

俠士行（彈劍江湖故事集）滄海客·著

彈劍江湖，且高歌休訴，俠士京華行，狂歌當哭，心懷家國，却
日醉裡乾坤，壺中日月，雖云英雄莫問出處，亦不由他不羞言出身借
，却不料在那醉鄉[illegible]中[illegible]識了一個紅顏知己……

$3.50

1091

編者話

亡命江湖故事集雖暫告一段落，但餘情未了。今期刊出的彈劍江湖故事⌊俠士行⌉，就是把上集的人物另番際遇描述出來，過程比前集更精采、更離奇、更哀艷、更……

⌊俠士行⌉是描述一個不甘寂寞的劍婢，私自離家出走，初生之犢，竟然學人獨自仗劍走江湖，彈劍仗義，因而武林道上又掀起一番軒然風波！這是滄海客繼⌊紅塵劫⌉後之簇新作品，幸勿錯過。

**　　**　　**

秦紅的中篇⌊武林大奇案⌉今期終結，有關導致⌊江南第一家⌉和⌊江北第一家⌉的一段恩怨仇讎，事情總算水落石出，眞相大白了。如想知道罪魁禍首，眞正兇手是誰？千萬留意今期的刋出。

**　　**　　**

下期我們特別推荐一部智慧型武俠奇情小說給各位，是篇由輟筆已久的老牌名作家司馬翎先生執筆。⌊劍雨情烟兩迷離⌉有很好的故事題材，透過作者明快清麗的筆法，把深邃而又饒有趣味的哲理，融入奇詭變幻的故事情節中寫出，脫俗輕鬆，別創一格，推理、鬥智、兼而有之，希望各位喜愛。

武俠世界

第109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劍江湖故事集

俠士行

滄海客·文
盧令·圖

「喂！」那姑娘望着熱氣騰騰的麥餅，嚥了口口水，說：「你這麥餅……多少錢一個？」

「一個錢。」賣麥餅的老漢說。

老漢已注意這姑娘半天了，因爲她在灶前走過來，又走過去，去了又回頭，她那伸進懷裏的手兒，伸出來時倒也握得緊緊的，只不過到了灶前，又放回去了，又嚥了口口水，走了，一會，這又回來了。

那姑娘嘆了口氣，攤開手掌，汗濕的掌心裏，有兩個銅錢，姑娘拿了一個給老漢，把另一個捏得見汗的銅錢小心翼翼地放回懷裏。

那是一個通往保定府的小鎮，不是站頭，雖在大道上，是小鎮很荒涼，其實不算是鎮，總共也不過三二十戶人家。

客舍青青俠士行

鋪臨街，灶在鋪前，也臨着街，灶傍邊有張長桌，擺着幾碟鷄子豆腐干，也還有幾碟小菜。

老漢拿起一個麥餅，有甚麼不明白的，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英雄無錢，寸步難行，何況是個姑娘，不，還是小姑娘，沒錯兒，準還不到十四歲，有些十二三歲的姑娘也有她這麼高了。

老漢和顏悅色的說道：「聽你的口音，姑娘，你是打黃河岸邊來的吧，可是近着開封府，那可眞是個好地方，年輕時候，我到過，啊，剛出籠的麥餅，燙手，我給你個盤兒，你一定走了老遠的路吧，為何不坐會兒？」

老漢不瞧那姑娘，也不由分說，取過盤兒來盛着麥餅，放在傍邊桌上。

姑娘道：「只是……我……」

老漢道：「你一定也渴啦，往常來買麥餅的，也都在這裏歇會兒腳，喝口老鷹茶，姑娘若不嫌骯髒……」

姑娘道：「多謝老大爺，敢情好，啊！我……老大爺，我只要一個麥餅。」

老漢道：「姑娘你瞧，這是甚麼時候啦，太陽都快落山了，今兒是再沒客人路過了，這麥餅賣不出，豈不可惜，另一個是老漢送姑娘的。還有，這小菜賣不出明兒就餿了，我也不收姑娘的錢。」

說着，送了兩碟小菜到姑娘面前。

那姑娘瞅了老大爺一眼，心下也明白，麥餅是熱的，可不燙手，北地人那家不是吃的隔夜麥餅，隔十天八天也壞不了不過可眞餓了，那老大爺知趣得很，再不言語，轉過身去，在灶下忙去了。

那老漢在心下暗暗地納罕，這姑娘年紀並不大，怎生獨個兒出遠門，而且穿着可眞不俗，雖非穿綢着緞，但分明不是窮人家的姑娘，啊，不，那金泥鳳衣，分明比綢緞更高貴，只不過風塵滿身，掩了顏色。

可眞難為他這一雙老眼了，這姑娘端的是甚麼人？風衣下，露出黃色的絲纏兒來，是一把劍，短短的劍，若不是她坐下來，還眞不會看出來。

老漢更看到一樣令他驚訝的物兒，玉玦，姑娘項下用金鍊兒掛着一塊翠綠的玉玦，貴重得可眞稀罕，別瞧他是個賣麥餅的窮老漢，既在大道上開鋪有年，那會不見得多，聽得也多，這玉玦眞是千金的寶物兒，眞罕曾見，他勤勞一生，便是一個子兒也不花用，也買不起這樣的半塊玉玦。

但這姑娘，可憐生，只怕一兩日沒飲食了，身上只得兩個銅錢，已給了他一個，只賸下一個小錢墜袋兒。

老漢乘她不覺，又悄悄放了個麥餅在她空了的盤兒裏，其實他不怕姑娘瞧見的，眞不用他去假裝不瞧人家，因爲那姑娘在避開他，雖然坐在桌邊，却半側過身兒，面向裏。

那姑娘吃得斯文些了，手上還賸下小半個麥餅，不捨得急忙吞下？還是想要留下？

老漢說道：「姑娘，請用茶。到底姑娘家斯文，半天只吃了半個麥餅，要不要我把這個麥餅給你包起來，你帶在路上去吃？」

這個麥餅？姑娘的眼睛睜大了，瞧瞧盤裏的麥餅！又瞧瞧老漢，盤裏眞還有個麥餅，但她分明……

老漢把那麥餅用荷葉包起來，瞞不見，又塞了一個在荷葉包裏，再又加上兩塊豆腐干子。

那姑娘心裏明白，瞧得也明白，眼兒有些潤濕了，說道：「老大爺，你眞……好！」

老漢輕輕嘆了口氣，說：「我那孫女兒若在，怕不也和姑娘你一般大了，那年我那不成器的兒子上了京，一去無消息，她娘兒倆個苦等了幾年，上京尋找，去也不回頭。我說啊，不行，若是我把鋪兒一關，上京尋不到他們，他們倒回了來，怎麼辦，就這麼等啊等，一等就是十來年，等到我這兩條老腿上不了路，眼也望穿，我也不再指望了，姑娘，你也是上京去的吧？」

姑娘道：「老大爺，你那兒子叫甚麼名兒，你告訴我，若是我遇上了，替你捎個信兒。」

老漢搖了搖頭，說道：「人海茫茫，再說，快二十年了，我也再不指望，打從京裏下來的人，那一日沒百十個，他若還活着，心裏有我這個老爹，要捎信，早就捎來了，姑娘，這茶是涼了些兒，倒也不很冷，不再喝一碗麼？這麼說，姑娘也是上京去的了？」

姑娘說：「老大爺，你眞好。」

姑娘的眼兒可不是又明亮了，打保定府上京，不過三四日路程，鄉下日子難捱

，小夥子有幾個不想往京裏跑的，老漢倒不像是編出來的古兒，轉彎抹角，探問姑娘是眞，顯然也借此來岔開話題，不讓姑娘難過，不讓她的一雙潤濕的眼兒再盯着荷葉包。

老漢望望天，說：「啊喲，怎麼太陽就落山啦，可糟了。」

姑娘道：「老大爺，什麼糟啦。」

老漢道：「我是担心姑娘你，打從這兒走保定府，還有近三十里路程，便是脚程快的，起更時也趕不到的了，趕到了，也入不了城，這也罷啦，這年頭，地方上可不平靜得很。」

姑娘道：「老大爺，你是說路上有翦徑的賊？」

可不奇了麼，姑娘非但無懼色，一雙眼兒陡然更明亮了。

老漢道：「可不是麼，這些年來，皇上龍體欠安，聽說十日半月也不臨朝一次，那東宮却又仍然空懸……」

姑娘道：「於是，朝中亂糟糟。」

老漢道：「正是，姑娘，你別瞧老漢冬瓜大的字也識不得一蘿，我這裏却多有衙門裏的人來歇歇脚，那些辭官歸故里的人多了，偶然也有一個兩個的在老漢我這裏下馬，故爾漸漸懂得些兒朝中事。」

姑娘道：「難道宮主沒回宮麼？啊，是了，公主不是太子，自是不入東宮的，老大爺，你可曾聽人提及宮主麼，喏！就是貴妃所生，皇上尋訪了多年的公主？」

老漢目不轉睛地望着姑娘，怎生提起朝中事，這姑娘就顯然緊張起來，而且知道早已被人遺忘了的貴妃．更無人知道有的公主，這姑娘也曉得？

老漢的老眼也亮了起來，心想：就憑這姑娘項下那塊寶玉，便知大有來歷了，果然，道：「除了老漢，眞不知還有沒有人曉得。」

姑娘霍地站了起來，氣促道：「你盼得，可是公主回了宮？」

老漢搖搖手，說：「我是說，老漢倒是聽說貴妃生了一個公主，還是半年前的事了，那日有兩個平常百姓打扮的人來這裏歇脚，敢情是宮裏的侍衛大人，見我是偌大年紀的鄉老兒，說話自也少了顧忌，我也才盼得那年被刦出宮的貴妃，生了一位公主。」

姑娘道：「那一年……」

「那一年，」老漢說：「姑娘，其實那兩位侍衛大人的言談，錯非是我老漢，別人也聽不明白，只因那一年，事隔多少年啦，一想起來，那就不由心驚胆戰，姑娘，你試一試，這碟花生蠻香的，小地方，不興嗑瓜子兒。」

老漢不知何時推了一碟花生在姑娘面前，不知她瞧見沒有，老大爺不時望望天色，若是瞄見了，就知老大爺在故意把話兒拖慢來說。

偏是那姑娘的眼兒雖是睜不能再大了，偏是沒注意，催促道：「說啊，老大爺，敢是當年，你趕上啦，你親眼瞧見？」

老漢道：「眞怕人，如何不是親眼瞧見，但不是趕上啦，那事就是發生在這我這鋪門外，莫約半夜才過，一陣脚步聲，吆喝聲，把我驚醒過來，你知啦，這兒仍算是太行山下，山裏有强人，只道又是下山來打家刦舍，那知從門縫兒往外一張，才知是官老爺在追趕一個滿身鮮血的人，那人在催促一個女人快往西逃，當時我可沒瞧見，月光也照不到簷下，原來那女人靠在這柱兒上喘息，喏，就這根柱兒。」

「你是說灶外面那根？」

老漢說：「夜裏關上鋪門，就是鋪外了，我打從門縫兒向外張，自是瞧不見的，那時吆喝聲越來越近，可還未追到，那血人吩咐了幾句，女的方轉出來，走到月光下，嘿！可把我嚇壞了，年輕時候，我也上過京，那宮妝一瞧便認出來，才知是宮裏人。」

「我眞嚇壞了。」老漢說：「小百姓最怕就是見官，何況是宮裏的人，嚇得我不敢再瞧，跑去後面躲起來，總算外面不久就靜了下來，姑娘，這事兒，事隔多年了，這還是第一次向人提起，怕惹禍上身，連我兒面前也未提起過。」

姑娘道：「你怎麼知那女人就是貴妃呢？」

老漢道：「後來我才曉得，這裏離京城不遠，又是去東必經之路，不多幾日，就從京裏傳揚開來了，聽說還是皇上最最寵愛的妃子，而且身懷六甲了，來，姑娘，再吃一個麥餅，閒着也是閒着。」

老漢把蒸籠裏最後一個麥餅取出來給姑娘，說話間，他已把灶頭收拾得差不多，蒸籠裏的麥餅，已收入一個籃兒裏。

「故爾我才明白，」老漢繼續說道：「敢情那女人就是貴妃，也才知道，貴妃已身懷六甲，是以，那日兩個侍衛大人言來無心，我却聽者有意。」

姑娘已把麥餅啃了兩口，這才發覺似的，啊了一聲，說：「老大爺，我……」

「你沒錢，是不是？」老大爺慈祥的笑啦，說：「賣給你的才要錢，你又沒買，那送給你的，可就是不要錢的，姑娘，今兒可眞多謝你啦。」

「你！多謝我？」

老漢說：「多謝姑娘陪我說了半天話兒，你沒瞧見麼，這裏是個兩頭不到站的地方，打從保定府下來的，已過去好半天啦，往北走的，別說日落黃昏，晚半天上路的也進不了城，日日這時候，我這個孤老兒都悶得發慌，姑娘你瞧，除了店裏這個醉倒的相公，有人路過，也再沒人來照顧我啦，這時候，姑娘你却來啦，啊呀，却是姑娘你……」

那姑娘這才發現，敢情鋪裏眞還有一個人，蜷臥在屋角兩張拼攏來的長櫈上，天色已漸漸黑下來了，却又還不到掌燈時候，是以看不眞切，聽得老漢啊呀一聲，回頭道：「老大爺，做甚麼啊？」

老漢道：「這可是天留客了，姑娘，你往前走，便找不到宿頭，何況又是一個姑娘，你瞧，先前咱們說着說着，竟把話題岔開了，因是皇上龍體欠安，少臨朝，這兩年，越來越亂了，太行山原有一夥强人，這一帶最近太行山脚，又是來往京城必經之路，是以……」

姑娘的眉兒一挑，說：「也常在這一帶出沒，打刦來往客商。」

老漢嘆了口氣，瞅了姑娘項下的玉玦一眼，道：「這也就是太陽還高高懸在山頭上，道上便絕了行人之故，姑娘，這裏

也還有三二十戶人家，你瞧，有幾戶人家是人有出入的。」

姑娘道：「敢是有一點錢的人家，都遷離了，怪不得街道總不見有行人，難道地方官兒就不管事，任山賊橫行霸道？」

老漢又大大嘆了口氣，道：「姑娘你那會知曉，咱們這裏壓根兒就沒有錢人家，太行山的山賊老遠成羣結隊下山來，打家刦舍，也刦不到咱們頭上，不瞞姑娘說，別說兎兒也不吃窩邊草，那山賊倒希望咱們這裏興旺些，旅客不絕於途，他們也才有肥羊兒到手……」

姑娘不知怎麼的，老漢提起肥羊兒，那姑娘忽然噗嗤一聲。

老漢只道姑娘不知甚麼是肥羊兒，解釋道：「是客商，也必有錢財，多金銀，那山賊就叫客商做肥羊兒，是以山賊雖在道上出沒，反倒與咱們這裏的人家相安無事，不料山賊不爲患，爲患的倒是賊過興的兵，那官府那管你客商死活，離鄉別井的客商，死了也沒苦主，姑娘，你等一等，待老漢把燈掌起來。」

不知不覺間，那天色巳黑下來了，街道上更是荒凉冷清，晚風也更遒勁了，把道上的落葉吹得簌簌作响，姑娘往外一瞄，心想：這鋪兒一關，不就如鬼域了！

老漢掌了燈，連鋪板也上了，只不過灶案前幾塊鋪板，那還不簡單。回身道：「姑娘，適才咱們又說到那裏了，你瞧，老漢可不是老沒有用了，說得下句，就忘了上句。」

姑娘道：「人命關天，客商死了，便沒苦主，難道地方官不管了？」

老漢道：「奈何是賊過興的兵，山賊的影兒也瞄不到，咱們百姓倒遭了殃，山賊瞧不上眼的，倒被他們洗刦得更乾凈，連一件光鮮些兒衣衫也順手牽羊，更諸多貪索，要吃又要喝。」

姑娘杏眼兒圓睜，道：「豈不是沒王法啦！」

老漢道：「王法如何沒有，誰要敢說個不字，一聲通賊，你家裏的物兒便成了賊贓，那時可就知王法的厲害啦，保不了物兒，倒會送上性命，從輕發落你，也少不了牢獄之災，姑娘，你可明白了，尤其是那人家有小媳婦，有大姑娘的，誰還不遷地爲良，只有像老漢一般走不動的，才留下來了。」

拍的一聲，姑娘猛可裏一拍桌子，說：「這豈不是逃官不逃賊，豈不是沒天日啦！」

老漢一怔，看不出，小姑娘勁道可眞不小，倒沒嚇着老漢，却把那醉相公驚醒了，只聽那人大大打了個呵欠，冷道：「彈劍江湖出帝京，客舍青青俠士行……」

姑娘也是一怔，說：「老大爺，他……說甚麼啊？」

老漢苦笑搖頭，道：「姑娘，你不見又沒聲音了麼，必是說夢話兒，這位相公比你早來了不祇一個時辰，酒喝得多了，姑娘未到門口，他巳醉倒了，八成兒是名落孫山，下第的舉子。」

當眞，案頭上還有個酒罈，敢情還是兼賣酒的。姑娘眨着眼兒，說：「甚麼名落孫山，又是下第舉子啊？」

老漢愕然，心說：不成是我猜錯啦？道：「姑娘，你這一問，可考着老漢了，不過是每逢大比之年，聽那些打京裏下來的垂頭喪氣的相公多如是說，聽得多，也就記下了，我猜就是金榜不題名，考不上官兒的意思，想想却也堪憐，十年寒窗苦讀書，不過是求售帝王家，官兒考不上，怎生不垂頭喪氣，姑娘，敢情你也不懂，老漢只道你上京，尋找的人非富即貴。」

姑娘一怔，道：「你怎知我尋找的人非富即貴？」

老漢向姑娘的項下一指，道：「老漢這雙老眼不花，姑娘你這玉玦非是平常百姓家之物，乃是一件寶物兒。」

姑娘啊了一聲，說道：「原來你指這個。」

老漢正色道：「姑娘，却是我有一言，老早就該說了，有道是財不可露眼，這條道上又不寧靜，你倒掛着貴重的物兒走路，何況姑娘年輕貌又美。」

姑娘一笑，竟也笑得嫣然，說：「老大爺，我明白了，你轉彎抹角說了老半天，不過是怕我孤身一人走夜路，會遇上山賊。」

老漢道：「姑娘明白就好了，別說黃昏日落，走夜路更休提了，便是大白天，不成羣結隊，就沒人敢過五里外那黑松林，打保定府再北上，近着狠牙山，更了不得，連一個外調的京官也被打刦了，保定府的官兵倒認眞剿過一次，不料捉不得一個山賊，抬回來的却是二十多個官兵的死屍，姑娘，你說怕不怕人。」

姑娘一些兒也不怕，眼兒一瞪，眉梢兒一揚，脆生生一聲笑，一掀泥金風衣，拍一下腰間劍，道：「好啊，我不用去找山賊，只要掛出這玉玦，山賊就會送到我面前來，妙極啦，老大爺，多謝你的麥餅，黑松林在五里外，到那裏也該是起更時候啦，我這就上路。」

老漢嚇慌了，道：「姑娘你……」

姑娘笑着站起身來，道：「老大爺，你可眞是好人，等着吧，好心必有好報，不瞞老大爺你說，這樣的毛賊，百十個也不放在我眼兒裏，咱們回頭見。」

老漢楞住了，却又心想：「人不可貌相，姑娘年歲雖不多大，既不怕賊，只怕眞有本領？」

姑娘巳走到門口，回頭道：「你說甚麼？」

老漢說：「我……我說了甚麼嗎？我說……姑娘，只怕你眞有些本領，平常聽說有賊，那腿兒早軟了。」

姑娘噗哧一聲笑，說：「老大爺，那麼你瞧瞧，我的腿兒軟了沒有？」

「但是，」老漢說：「姑娘你强煞也只得一個人，又年輕……姑娘，你眞要走，老漢也留不得你，這荷葉包兒你帶去吧，任你英雄了得，身上無錢，可也寸步難行，姑娘，你必是把盤纏用光了，出門在外，又那有扛着金山銀山走路的，想着我那孫女兒若在，也有你這麼大了……這包兒裏有……有幾分銀子。」

姑娘推出去的手，停住了，說：「老大爺，你先替我放着，不用三更天，我就回來。」

手中兀自拿着荷葉包兒的老漢，楞住了，怎麼燈光只暗得一暗，姑娘就不見了

，待覺一陣風涼，才發現板門開了條縫。

老漢探出頭去，向冷清清的街道上瞄了瞄，那月兒剛剛從東邊山頭上的雲堆裏擠出來，洒了滿街清輝，那杳無人跡的街道，也顯得更淒清荒涼了。

對面街王二太爺家不見燈火，竟忘了送些燈油去，晚半天來了這姑娘，倒把這事兒忘了。

老漢又嘆了口氣，王二太爺和他的老件兒，也是這小鎮上走不動的兩個，是這鎮上唯一讀過書，識得字的人了，是以雖沒功名，也人人尊敬，叫他二太爺，早年不鬧山賊，那日子倒好過，替人書書寫寫，查查皇曆，也還多少有些進益，現在老兩口只靠種兩塊荒地，嚙菜根過日子了，反倒不如老漢的小買賣，只要有人客歇脚，旺半日，就够三五日盤纏，是以不時送些賣賸的麥餅和燈火過去。

老漢又搖搖頭，嘆口氣，月亮已昇得這麼高了，那兩老口早已睡了，還送去做甚麼，何況這姑娘令他牽腸掛肚，不僅是他想起了孫女兒，這姑娘也眞討人喜歡，又怪可憐生，想想看，身上只得兩個錢，不，給了他一個，只賸下一個了，上京就算找得到親人，可也得三四日，連買麥餅的錢也沒有，還有錢住店麼？

他見過的姑娘多了，可沒一個及得上這姑娘可愛的，再長大些，怕不是個美人兒，其實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了，鄉下人家，像她這樣年紀，也作得人家的媳婦兒了，更可愛的是，她既不怕山賊，她的本事一定比山賊大了……

嘿！他這是怎麼啦，敢是老得糊塗了，竟想到人家寧窮不作女大王，人家可是有教養的好姑娘。

再瞄一瞄，街上冷冷清清，老漢又搖搖頭，也皺緊了眉頭，他實在不信這姑娘的本事，竟會大過山賊，何況山賊結隊成羣，但願菩薩保祐，姑娘遇不上山賊就好了。

八月的天氣，夜裏有寒意了，老漢嘆了口氣，回過身來。

啊喲！怎生會有冷風撲面，是眞的，案上的油燈差點兒沒被刮起來的那陣冷風吹熄了，乍暗又還明。

一個行將就木的孤老兒，還有甚麼好怕的，活了這麼大把年紀，年輕時候也不信邪，年老了倒怕鬼不成。但那燈火復明，老漢却感到寒毛豎立起來了，這不是邪門麼，醉倒在長櫈上的相公，竟然踪跡不見。

店是有後門的，但後門好好的關在那裏，適才打開來的大門只容一人通過，他又堵在門口，可不又邪得出奇麼。怪事見得多，可沒見過這般奇怪的。

老漢取燈在手，把店裏照了一遍，暗角兒也沒人，那相公若在店裏，又爲什麼要躲到暗角兒裏去。

他楞了半天，不禁把那相公來到店裏的情景又想了一遍，那相公不但是個活生生的人，而且還儒雅有禮，對老人家最是尊敬不過，眞的，他活了這大把年紀，還沒見過這麼多禮的相公，雖不比姑娘聲聲大爺叫得親熱，可也老人家不離口。

想想看，那相公可有甚麼怪異的地方麼？沒有，隨手不過帶着個方方的包袱，看來有些沉重，衣服不光鮮可也不寒酸。

不，那個相公不會就這麼走了，那長凳頭前不是那個包袱麼，再說，他多時沒見過銀塊兒了，賣一個銅錢一個的麥餅，要多少個才有一分銀子？一分銀子不過是一兩多，說句眞話，爲這個他已發了好半天愁，他拿甚麼來找給人家，幾碗酒和小菜，也不過三兩分銀，這還是他取出了留下來給貴客飲的好酒，偶然也會一兩個貴客路過歇脚，沒好酒怎麼行。

可是他老糊塗了，也許出去方便一下，先前只顧和那姑娘說話兒，沒瞧見？

但說甚麼也該回來了啊，那姑娘已出去好一陣子了，忽然間，他又打了個寒戰，莫不是這相公去了，遇上了山賊？

老漢眼巴巴望着再又打開了的門兒，姑娘沒帶去的荷葉包在案上，相公的包袱仍在長櫈脚頭，都會回來麼？

過了多久了，眼前陡然一亮，老眊的老漢驀地驚醒了，敢情是爆燈花，燈油乾了。

那半滿的燈盞，油乾了，啊喲，必是午夜已過了，他急忙在燈盞裏添了油。

店裏又明亮了，老漢也楞住了，不知何時，那相公又回到了長櫈上，難道相公其實並沒出門，是他先前眼花了，忽然，老漢又打了個冷戰，因爲打身後的門口，刮進一股凉風，他尚未轉身，只聽有人說道：「老大爺，你還沒睡啊。」

老漢早沒這麼大喜過了，是姑娘的聲音。

可不是那姑娘麼，俏生生站在他面前，忽又返身，把開着大門關了，說：「老大爺，可還有茶麼？」

老漢連聲說：「有有，只是凉了。」

「我渴極啦。」姑娘說，搶先去自斟了一大碗冷茶，三兩口就喝了。

燈光下，她的臉兒紅得好生嬌艷，眞的，她不是個小姑娘了，她這一定是跑了老遠的路。

姑娘抹了抹咀，說：「老大爺，幹嗎瞧着我不轉眼？」

老漢子囁嚅道：「姑娘，你……眞去了黑松林？好教老漢担心，你終於平安無事回來了。」

姑娘不答，大大打了個呵欠，那老漢搔搔頭，說：「却是怎好，灶後倒有一張爛棉絮，只是骯髒得緊，而且……」

老漢溜了那相公一眼，姑娘笑啦，怎生去半夜回頭，姑娘像變了個人兒似的，臉兒紅紅，也有笑了，說：「老大爺，你也不瞧這是什麼時候了，天就亮啦，我這就要上路，不瞞老大爺你說，我已兩日夜沒睡覺了，到了保定府，找個店房，再睡個大覺也不遲。老大爺，你也一夜沒睡覺罷，你眞好，不知怎麼着，在老大爺面前，我就想起我爺爺，作一日買賣，能賺得多少銀子，今兒不用開鋪門，老大爺你也歇一日。」

老漢道：「可是眞……天亮啦？不作買賣怎行，一見姑娘平安無事回來，我一高興，也不睏啦，姑娘你瞧，我挺精神。姑娘，你要是有甚麼好歹，老漢死了也不安樂，先時我不過怕姑娘不知兇險，才提說那黑松林，不料姑娘小小年紀，胆大包

天。」

姑娘格格一笑，說：「老大爺，這麼說，你替我担心一夜啦，別說幾個翦徑的毛賊，便是大夥兒山賊我也不怕。」

老漢又上上下下打量了姑娘一會，只怕這姑娘眞有些本事也說不定，人倒是不可貌相的，道：「不，不成，姑娘，這可不行。」

姑娘道：「甚麼不行啊？」

老漢道：「住店得要店錢，姑娘你瞞不了我，你懷裏只賸一個銅錢了，如何住得店，依我說，待會我作我的買賣，等那相公起了身，我在屋角塊裏舖一張床，歇半日上路，也可趕得及晚半天上路的一夥客商，平平安安到保定，老漢偌大年紀，孫女兒也有你這麼大了……」

拍的一聲响，姑娘掏出個包兒來，放在桌上，說：「誰說我沒錢，老大爺，我眞不瞞你，我有個爺爺，也有個姐姐，三個月前出來尋訪了一個人，在江南地轉了轉，溜躂了三個月，才上北邊來，盤纏就用光啦，昨兒是眞只賸下一個子兒，老大爺，眞多謝你。」

老漢只道她是說麥餅那回事，道：「姑娘快別提起，一個錢一個的麥餅……」

姑娘道：「我不是說這個，是多謝老大爺提醒了我，今晚後，我再不愁沒有盤纏啦，你瞧，這是甚麼？」

老漢早啊了一聲，張大的咀兒也合不攏來，姑娘把桌上的布包兒打開，晨曦已經門縫裏透進來了，但燈光還亮着，黃的是金、白的是銀，這老漢有生以來，那見過這麼多金銀。張大了咀兒，那還說得出話來，但不是驚喜，初時倒也有一些兒，漸漸，那驚喜成爲恐懼了。

姑娘如何不明白，眉兒一挑，說道：「這是不義之財，就是打從那些毛賊處得來的，老大爺，這豈不是替地方除了害，我也再不愁沒盤纏啦。」

老漢說：「姑娘你眞……有這麼大的本事？」

姑娘說：「眞沒趣，豈知一招不到，那五個毛賊連我是怎麼樣兒也沒瞧清楚，就忙着向陰曹地府報到去啦，這銀子是你的，那怕你拿去周濟人呢，昨兒你說得眞不錯，任你英雄了得，無錢也寸步難行，而今我才明白，一個錢眞是逼死英雄漢，老大爺，我也說過，你善有善報。」

老漢嘆了口氣，道：「不知多早晚，我這兩脚一伸，也許就能望到我那朝思暮念的女兒了，還要錢來做甚麼，老漢見得多，也捱過饑餓，也就懂得身上無錢的苦處。」

姑娘留下幾塊金葉，取了兩塊碎銀，把餘下的包起來，硬塞入老大爺懷裏，道：「這裏怕不有五七十兩銀子，人人都有，金葉兒替你留下，你不但無處使用，只怕還會招災惹禍，我携帶倒更便當些！」

不知怎麼着，老漢心上掠過一抹寒意，現下他不能不信了，那麼，這姑娘眞把賊殺了！竟說還是五個，更是一些兒不假，那黑松林的毛賊，有時夜半摸上他這兒來，他那有甚麼值錢的物兒是賊子瞧得上眼的，不過是要吃要喝，而且從沒難爲過他，不是兔兒不吃窩邊草，而是留下他來供他們差遣，那樣一個小店裏，竟也有醉倒那相公的好酒，便是這個緣故，而那麼五個殺人不眨眼的莽漢，竟被這姑娘殺了！但她，還揚着眉兒笑，怎不令他心上掠過一絲寒意。

老漢滿是老繭的手招了招，又放下了，老眼不自覺溜了她那泥金斗篷下露出來的劍柄一眼。

姑娘噗嗤一聲，笑着摟着老漢的肩頭，道：「老大爺，你不是怕我吧。」

「不不！」老漢說：「我是驚訝，姑娘這點兒年紀，怎生有這麼大的本事，不但敢獨個闖江湖了。姑娘你把銀子給了我，老漢不敢不收，就照姑娘的吩咐，替姑娘你多做善事，菩薩保佑你一路平安，早早找到姑娘尋訪的人，啊……」

他想起昨日姑娘的話來，姑娘項下這寶玉，聯想到貴妃、公主，想到昨日說起當年宮中侍衞追趕一個血人，這姑娘就尖起了耳朶來，那神情便也凝重了，莫非這姑娘尋訪的人，與貴妃公主有關？

老漢的一雙老眼從姑娘胸前的碧玉，移到姑娘的臉上，說：「莫非姑娘尋訪的人是……是貴妃，老漢眞蠢，姑娘胸前掛的這寶玉，除了人間帝王家，也不會有這寶物兒！」

姑娘說：「貴妃早已不在人世，還從那兒去尋訪，老大爺，你可眞有眼光，我這寶玉，正是宮中之物。咦……你……你做甚麼？」

老漢雙膝一跪，叩頭道：「原來是公主駕到，老漢該死。」

姑娘噗嗤一聲，笑道：「還不快起來，誰說我是公主啦。」

姑娘手上的力道可眞不小，把老漢一把提了起來，按他坐回椅上，道：「寶玉倒是宮中物，老大爺，我也不怕告訴你，是公主賜給我的，我尋訪的正是公主。」

姑娘的咀兒噘起來了，這會兒，倒眞是個天眞的小姑娘，說：「我啊，把大江南北都尋遍了，繞個圈兒溜到北邊來，只怕公主和陸公子上了京也說不定，那皇城原是公主的家，便是不願去享受富貴榮華，難道去瞧一瞧也不想麼，半年前，宮中寺衞尋訪公主可尋訪得緊，現今又漸漸冷下來啦，八成兒也進了京。」

老漢把蒼頭連點說：「倒也不差。」

姑娘說：「甚麼不差，可是你聽到公主甚麼信息？」

老漢道：「那日兩位侍衞大人在這裏歇脚，從他們的言談中，老漢也才知道貴妃敢情生了個公主，再就甚麼也不知道了，憑我這個孤陋的小老兒，從何得知，却是當年貴妃出宮，已身懷有孕了，當眞若生下公主，怕不已十八九歲啦，我瞧姑娘你十四歲也不到吧？怎會是公主。」

姑娘道：「老大爺，你好眼力，今兒就是我十四歲生日，十足十四歲啦，你說，我不小啦，是不是？」

姑娘說着，把胸脯兒挺了挺，眉梢兒揚了揚，道：「今而後誰敢再叫我小青兒，我就給他兩個耳括子，不過，爺爺還是叫得的，啊，不行……」

老大爺笑啦，笑得滿臉的皺紋擠做一堆兒，道：「當然不行，你訪到了公主，難不成公主叫你小青兒，你也打她一個耳括子不成？那還了得。」

姑娘也笑了，說：「老爺子，這個你可別担心，我要打得着公主，那就好了，別瞧昨晚那幾個毛賊，連我的影兒也瞄不着，就沒命啦，公主的本事，可比我大得多了，公主只要這麼……這麼一拍。」

姑娘一指腰間的劍兒，登時有輕微的金鐵交鳴聲響，道：「任你本領有多大，白光一閃，就巳人頭落了地。」

老大爺吐出了舌頭，道：「公主豈不是劍仙啦？」

姑娘越說越高興，打從她溜出來，溜躂了半年有多，久巳沒說過這麼多話兒了，活潑的小姑娘是個畫眉兒，吱吱喳喳說溜了咀，那還收得住咀，點點頭兒，道：「也差不離多少啦，說了你也不會明白，那時候，公主巳能十步取人首級了，你聽說過漢江一日間，江上有三個無頭死屍麼？還有一個在破廟裏，那一個侍衞本事更要大，全都……啊啊，老大爺，你還是不聽得好。」

因爲屋角裏有了聲響，顯然是那醉鬼相公在板櫈上翻了個身，弄得板櫈發出咯吱聲響。

老漢也瞄了屋角一眼，怎麼奇事全出在一朝，這姑娘巳够奇了，昨晚這相公忽然沒了踪跡，忽又好端端地睡在櫈上，醉了四五個時辰，當眞也該醒了。

眞怕人，也眞敎他難以相信，就算被殺的是大惡人吧，怎生這麼個美貌的姑娘，說出來倒像家常便飯。

老大爺不禁心下又掠過一絲寒意，道：「那公主必也是個極美的美人兒。」

姑娘道：「老大爺，你沒看淸貴妃是怎麼個模樣兒麼？眞可惜，嘖嘖，公主像極了她娘，她娘是皇上最最寵愛的貴妃，你就知道有多美了！那宮中侍衞傾巢而出，人人都懷着貴妃的一張圖形，也都根據那圖形來尋訪公主。」

老大爺作了個手式，眼瞧着屋角，示意姑娘別出聲，呶了呶咀。

姑娘道：「怕啥，說本事，誰也大不過一個死盲公，便公主也怕他幾分，老大爺，你信不信，我要再遇到那死盲公，他要是敢再打我的……我的，呸！」

姑娘狠狠地啐了一口，說出了盲公打她的屁股來，那有多丟人。說道：「不把他的山羊鬍兒拔光，我就不是小青兒，啊喲！」

逗得老大爺也笑啦，不，老大爺抿着咀，只是鬍髭梢兒見笑，怎麼有呵呵的笑聲？

只聽那呵呵笑聲，接連着一個大大的呵欠，老大爺可沒張咀打呵欠！

「呵呵！好睡。」原來是那個醉鬼相公，似吟還唱，說：「紅日三竿上，大夢我初醒，誰說身是客，且會夢裏人。」

啊！可不是日上三竿了，陽光巳從門縫裏投進來，令油燈無光了，老漢和姑娘只顧說話兒，竟不知道這麼晚了，姑娘說：「敢情眞不早了，我要趕路啦。」

不料一言未了，驀聽馬蹄聲響，老漢剛打開了大門，忙不迭又關上，背轉身來，把背靠門上，面色變了。

小青兒一怔，說：『老大爺，你怎麼啦？是甚麼人啊？」

老漢聽了聽，說：「低聲點！賊！是山賊！」

那醉相公啊呀一聲，慌忙抱起櫈頭的包袱來，老漢瞧了他一眼，欲言又止，姑娘說道：「準是發現那五個同夥被人殺了，前來追查仇家，好啊，這回一不做，二不休……」

老漢嚇慌了，更是臉色大變，皆因奔馬轟然又傳，不知有多少騎，總算沒停留，打門外疾馳而過，一會巳去遠了。老漢這才說得出話來，道：「小……青兒姑娘，你是不知，黑松林那五個賊，不過是嘍囉，不過是踩綫兒的，山裏還有好多大小頭目，據說總寨在狼牙山，那山大王好生了得，五個嘍囉被人殺，賊子們怎肯干休，姑娘你强煞也是孤身一人。」

小青兒眉兒一挑，但眼珠一轉再轉，心想：倒是山賊殺不盡，若山賊知道她在這裏落過脚，老大爺身上有從嘍囉身上搜來的銀兩，豈不害了老大爺，道：「老大爺，多謝你關心，我該上路啦。」

那醉相公嚷道：「小小大姑娘，好心，等我一道兒。」

小青兒一瞪眼睛，說道：「你叫我甚麼。」

醉相公把包袱緊緊地抱在懷裏，討好地笑道：「小小大姑娘不喜歡，那就叫你大大小青兒如何，好心帶我一道，我這包兒裏盡是金銀珠寶，遇上賊，可連命兒也不保啦。」

敢情適才她和老大爺的談話，被醉相公聽了去，小青兒啐了一口，敢情他早醒啦，裝睡。眞沒出息，這麼大個兒，聽到賊就打哆嗦。

那醉相公又千求萬求，說：「大大小青兒姑娘，你那裏不行好，我知道你是大大的女英雄，仗義又行俠，你要不送我上京，我準沒命了。」

小青兒好笑又好氣，不過心兒裏也着實高興，這還是第一遭兒人家叫她女英雄，說她行俠仗義，雖然迂腐得可笑，却胆怯得可憐，道：「住咀，小青兒也是你叫的，加個大大也不行，聽着了，你這醉鬼，你叫我青青，啊不……」

不行，這成啥話，青青和親親聽來一些分別也沒有，也透着親熱了些！呸！

小青兒說：「不，不准你叫青青。」

東昇的旭日斜照進了舖，不知是否紅太陽照紅了她的臉，還是小青兒臉紅了，到底，她巳不小了，十四歲的姑娘豈眞不懂事。

那醉相公臉兒扭歪了，要忍住不笑，那臉兒怎會不扭歪，喜道：「那麼，姑娘答應啦，不，青青，不不，我是說！青青姑娘，啊喲，敎人聽到豈不成了親姑娘啦，也不好，姑娘，你貴姓？」

小青兒眼睛子眞轉，可不能把眞姓告訴他，傳到爺爺耳裏，準會揪她回去，哈！有了。

小青兒說：「我姓穆，好吧，今兒後，你就叫我穆青青。」

好主意，穆青青在江湖道上揚揚名兒，別人不知，公主準會猜得出是她，因爲木兒公主姓穆啊，怎會猜不出是她來，木兒公主從她娘的姓，也姓了穆，知道的人沒多幾個。

那醉相公說：「好姓，穆青青姑娘，怎生女英雄盡出你們穆家，那大破天門陣，掛帥的穆桂英，名留青史，好生英雄了得，不怪姑娘你也恁地英雄，八成兒你們是一家來吧。」

小青兒道：「別囉嗦，瞧你可憐，姑娘我送你一程，走啦。老大爺，趁那般賊子沒回頭，我們這就走。」

老漢道：「姑娘小心，啊！這位相公且慢走，你還有銀子存下。」

醉相公說：「老大爺，送你買酒喝，但願早早見到你那孫女兒。」

老漢一怔！只道這醉相公濫醉如泥，敢情全被他聽了去，分明醉非眞醉。

他這裏仍在發楞，小青兒急急在前，醉相公拖着那沉重的大包袱在後追趕，早巳轉過前面街角，去得無影無踪了。

謝天謝地，再沒賊人來，過去的賊子也沒回頭，但願兩人遇不上就好了。

太陽昇得更高了，眞是熱烘烘的太陽，這不是作夢。老漢越想越想不通的是那個醉相公。越想越覺奇怪。

不，趕快把銀子藏好，開門做買賣是正經。但願老天爺保佑，小青兒姑娘不會遇上山賊。

一劍威鎮黑松林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秋風送來桂花香，行人道上馬蹄忙，佳節正中秋，卜算子把小倩和小青兒押解回到朱仙鎭。在渦河之曲，老英雄柳中岳洗手江湖，築有一個家園，只道安享晚年的田園之樂，不料白頭人送了黑頭人，死了兒子，繼而又死了媳婦，給他留下兩個孫女，可憐兩個孩兒自幼沒了父母，柳中岳老英雄難免寵愛驕縱了些，小倩大兩歲倒懂事些，小青兒可被寵壞了，從小就成了個野丫頭，待到從爺爺傳了一身功夫，小青兒雖年小兩歲，功夫却不在姐姐小倩之上，兩個姑娘逐漸成長大了，老英雄柳中岳自也更衰老了，要管敎也力不從心了，小野丫頭也更就成了個大野丫頭，小倩武功又和她不相上下，小倩雖懂事些，管不了也是枉然，那媚娘在武昌東湖珞珈山開府立宗，乃是百年來江湖罕有的盛會，小青兒說聲瞧熱鬧去，就這麼溜了，小倩倒是追上了她，旣然年輕的姑娘又學了一身功夫，旣然又出來了，又有了題兒可借，小青兒不用三言兩語，就把小倩說得肯了，姐妹倒結了伴，溜去武昌瞧熱鬧，卜算子受柳中岳所託，就便辦完了事，押解兩人回朱仙鎭。

不料兩個姑娘有了奇遇，遇上了由西域回轉中原的木兒公主，說是收兩個姑娘作丫頭，其實不過是臨時作戲，要兩人暫扮丫頭是眞，傳了兩個姑娘絕世輕功妙步大挪移，雖是小巧功夫！兩個姑娘的功夫無異在數日之間，陡增了一倍也不止，因爲對敵之時，人家連她們的身形也難瞄到，她們出手對方却躲不過，武功如何不倍增，何況柳中岳又巳傾囊把一身功夫傳給了兩個姑娘。

那卜算子江湖遊戲，武功蓋世，其實喜愛兩個姑娘，更喜愛小青兒活潑聰明，眞個是物以類聚，卜算子遊戲風塵，調皮搗蛋的小青兒自也和他投了緣，是以一路之上，以盲公竹代劍，把雲台十三門的風雷劍中顚倒循環三絕劍傳了她。

那雲台十三門的風雷劍，領袖大河南北武林，顚倒循環三絕劍更是風雷劍的精華，若非循序漸進，沒十年八年功夫也會而難精，卜算子有心成全，也是要考驗小青兒的悟性，能否有成，就看小青兒的造化了。從武昌府北上朱仙鎭，不過十日八日脚程，又能傳授得多少功夫，在卜算子心下想來，小青兒不用精，只要會了，亦可補她家傳劍法之不足。卜算子和柳中岳相交多年，柳家劍法的優劣盡知，却又不便明言，不料小青兒回到爺爺身邊，卜算子別過去了，不用百日功夫，竟巳盡悟三絕劍的奧秘，只差年幼功力尚有不足而巳，用以融滙於家傳劍法中，招中藏招，增添了無窮變化，絕劍循環，也發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妙用，本就是個野丫頭，怎不更心野了，再加大挪移的絕世輕功妙步，更見火候，巳達到白日幻形的境界！說一聲找木兒公主去又獨個兒溜了出來。

她倒是巴不得找人試試新練成的功夫劍術，但不行，一旦露了形藏，爺爺和小倩追來，可又會把她揪回去了。她不怕小倩，可怕爺爺，而且訪木兒公主要緊。木兒公主從沒眞把她當作丫頭，更親熱過小倩姐姐。木兒公主有陸羽陪伴，人家是一雙情侶了，會喜歡她跟在身邊麼？小青兒可沒想過，她心兒裏想的是，木兒公主早晚必會上京，聽說京城六市三街，繁華極了，人家帝王家，她眞想去瞧瞧怎麼金碧輝煌，畫棟又雕樑，那可是木兒公主的家啊，公主上了京，豈會不回家。

這才是小青兒出來尋訪木兒公主的緣故，旣然江南沒踪跡，準是到京城去了。

眞要多謝那老大爺，現在她再也不愁沒盤纏了，她眞蠢，怎會想不到有賊子，就有不義之財，試了功夫，又行了俠，除了害，又仗了義。

眞妙極了，小青兒！她不小了，今兒她十足十四歲，過了今兒她就是十五歲啦，若是照南邊兒算法，那就是虛歲十六。

不，她不再是小青兒，也不是柳青青，這主意也妙極了，改姓穆，爺爺聽到風聲不知是她，木兒公主聽到，却會猜出她來，眞妙啊。

「穆青青，穆青青，喂！」她回頭說：「你記住了沒有，我名叫穆青青。」

抱着大包袱，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醉相公說：「記住啦，誰敢再叫你小青兒，就給他兩個耳括子。」

「穆青青，穆青青，穆青青。」她又連唸了兩遍：「穆青青，穆青青。」

得唸順了口兒才行，咦！她覺得有甚麼不對勁兒？

「對啦。」醉相公說：「得唸順了口兒才行，要不然，一不小心，咀裏溜出小青兒來，那可糟啦！」

「呔！」

穆青青姑娘一瞪眼，喝了一聲，仍然覺得有甚麼不對勁兒，却又找不出渣兒來？也是她透着奇怪，她是心裏想：得唸順了口兒才行，這醉相公却把她心想的說了出來，莫非她心裏想咀兒裏也說了出來？

「呸！」她又啐了一口，只不過這麼吠了一聲，眞沒出息，胆小鬼，醉相公就打了個哆嗦，連脖子也縮起來了，敎她那

個眼兒瞧得上。

既然瞧着他也眼寃，爲何還要瞧，說眞的，這還是她第一遭兒，在太陽底下，面對面，把他瞧得清楚了，這醉相公的年紀敢情也比她大不了多少，和陸羽公子不相上下，模樣兒也還生得不難看，只怕也還說得上整齊，是不是也英俊呢？

她可沒功夫理他英俊不英俊，但這麼一打岔，她更找不出渣兒來了，她也有太多事要想的，她得記住了，今兒後姓穆，不姓柳。

說：「喂！記住啦，我姓穆，不是姓柳。」

她又轉身走了，多說兩遍，說順咀兒，也記得更牢些兒。

「穆青青，不是柳青青。」醉相公說：「呵哈！我記住啦。」

呔！他怎麼又笑啦，笑得蹊蹺，小青兒霍地又轉過身去，啊唷，那醉相大叫一聲，嚇了他一大跳。

她是要啐一口的，不知怎麼的，變成了噗哧一聲，却也不能怪她，小青兒就快是大青兒了，可從沒人這麼怕過她，怎不令她感到威風又得意，便也就饒了他這一遭兒，也是她忽然又想到了一樁事兒，也無暇去追究他爲啥好笑。

「我也不是朱仙鎭人，記住啦，人家問起，就說……就說……」

說是那裏人呢？一時可又想不起來。

醉相公說：「朱仙鎭在河南，近着中牟縣，是不是啊，穆青青不是柳青青，朱仙鎭有柳青青的家園，家園裏有個爺爺，可不是穆青青的家……」

「你你……」小青兒眼睛瞪大了，她有些明白是甚麼不對勁了。

醉相公急忙又說道：「穆家寨可在山東。」

「穆家寨？」該死，她剛剛才有些兒明白，明白是甚麼不對勁，被醉相公一打岔，她又抓不牢那剛剛露出來的一點兒端倪，可也奇怪，怎生他忽然提起穆家寨？

「喏！」醉相公說：「女英雄穆桂英未曾掛帥領兵大破天門陣之前，就是落草在穆家寨，穆家寨在山東，不在河南，和朱仙鎭相隔不祇千兒八百里，說姑娘你家在山東，不就沒人想到朱仙鎭上有個小青兒……啊喲，我是說柳青青。」

她明白了，小青兒非但不蠢，而且聰明不過，要不是她高興得忘形，得意得令她加倍忘形，早該明白了，她上前一步，醉相公睜大了恐懼的眼睛，也急退一步，她又再上一步，說：「呔……你端的是甚麼人，我的事兒，你全都知道！」

「不不！」醉相公慌忙搖手，搖手就得抽出手來，手可抱着四方大包袱，這麼一來，那沉重的包袱險險落下地來，登時鬧得他手亂脚忙，跌跌撞撞。眼看就落地了，小青兒啐了一口，飛起脚尖兒一勾一盤，其實那包袱並不十分沉重，這麼大個人啦，眞沒用。

眞沒用的醉相公終於又抱得穩牢了，眞好笑，他大大地舒了口氣道：「我不過……該死，不過是偷聽到姑娘你和老大爺說話兒，我可不是有心。誰教我在屋子裏，偏又那麼巧，不早也不晚竟醒了來。」

不差，當眞，她說過，說也有個爺，說家在河南，說穆青青不是柳青青，也是她說的。

小青兒可不是個不講情理的人，是不是啊，刁蠻得不講理，可就不是大姑娘了，再說，怕啥被他曉得，這醉相公又不是人在江湖，胆小又如鼠，便是曉得更多些，她又怕啥，哼！

「好罷，我就姓穆，名青青，山東穆家寨人氏。好罷，家裏有個爺爺，誰又沒爺爺呢？是不是啊。」

「是是，」醉相公說：「天下的大英雄，盡出穆家，姑娘你也英雄了得。」

「山東穆青青。」小青兒說。

「山東有個穆家寨，穆家寨有個穆青青。」醉相公說：「蹂躁脚兒天下亂顫，打盡人間不平事，懲惡鋤奸把名揚，十年闖中人不識，一舉揚名天下聞。」

小青兒的胸脯兒越挺越高了，聽得她怪舒服的，驀可裏一掌拍出，蓬的一聲大響，嚇得醉相公大叫啊呀！原來小青兒拍在他的包袱上，說：「妙哇！好主意。」

醉相公驚魂甫定，說：「敢情你是高興，不是打我，可嚇死我啦。」

小青兒高興上頭，也就免了啐他一口，雖然奇怪手兒有些痛，包袱是硬物兒，也不去查究是否是木箱，喜孜孜，說道：「眞好主意，一旦揚了名兒，自是天下皆聞。」

醉相公道：「人海茫茫，你要從茫茫人海中去找一個人，便是甚麼公主，也是大不易。」

小青兒道：「我若一朝揚了名兒，我要找的人任他在海角天涯，他却知道我啦，妙極了。」

醉相公說道：「啊喲，說着說着，不經不覺，咱們已來到黑松林啦，好一個惡林！」

可不是來到了黑松林，左面山高，右面山低，山高接雲，低的一面也遠比綿綿不絕的羣山高峻，大道却在兩山之間穿過，黑壓壓，好一個一望無際的惡松林。

醉相公抱着那大包袱，面現惶懼，不往前走，却往後退，啊呀，醉相公顫聲叫道：「不好了。」

不過是打身後傳來奔馬的蹄聲，小青兒回頭一瞧，不禁又啐了一口，不過是一夥客商罷了，近年時候，打前一站上的，到達黑松林正是時候，前面一騎開道，迅速奔來近了，一夥客商約有二十來人，有兩乘轎，七八匹驢馬，餘外的人担着行囊，約在一箭之後。

當先的一乘馬打從兩人身前馳過，馬上人還跨着一把腰刀，一邊綁着鏢囊，一瞧便是個護院的，馳過了，馬上人立即勒馬，兜圈兒又回頭，只不過瞄了兩人一眼，就向後面的人打手式，那意思是示意道上太平。

醉相公閉起眼睛，長長舒口氣，說：「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小青兒道：「你說甚麼？」

醉相公瞅着那馬上人已躍馬回頭走了，道：「這不是菩薩保祐麼，瞧着這惡林，不由我心驚胆戰，偏是不早也不晚，就來了這一夥人，咱們就不怕啦！」

小青兒沒好氣，道：「好啊，有伴兒了，你走你的道兒。」

小青兒轉身就走，忐怪，那醉相公這番却挪得出手來了，一把揪着她的泥金風衣，小青兒不防，竟被他揪得打了個盤旋，眼兒一睜，喝道：「放手。」

醉相公道：「青青姑娘……」

小青兒呔了一聲，醉相公說：「穆青青，姑娘姓穆名青青，你瞧，我沒老啊，嘿，只不過我一人記住啦，名兒可不揚天下，休道天涯海角啦，便是北京城，也不知有位蹂躁脚天下亂顫的女英雄穆青青，我說：你是要不要揚名兒？」

怎麼不想，小青兒動了心，脚兒也停下了。

醉相公道：「姑娘你可少了計較，譬如說：你獨個兒往前走了，黑松林一聲鑼響，震天價一聲呼嘯，奔出一夥賊子來，那爲首的一個賊子吠了一聲，手中大刀向姑娘一指，說：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錢財拿過來。」

小青兒忽然噗嗤一聲，別瞧這醉鬼窩囊，竟也懂得黑道上的黑話兒，但只有她才明白爲什麼好笑，半年之前，她和姐姐小倩在漢江少了盤纏，是她出的主意，想捉個肥羊兒，那自是一半貪玩兒，不料却被木兒公主捉住了她們，那一晚，嘿，眞醜死人。

小青兒不自覺摸着項下的翠玉玦，道：「錯啦，是留下買路財。」

醉相公說：「啊！莫非，姑娘你也作過女大王，要不，你怎會懂得。」

小青兒道：「你胡說，本姑娘闖蕩江湖，不是嚇你，劍會過三山五岳的英雄，拳打過四海五湖的好漢，有什麼不懂得，那後面兩句是：若無買路財，一刀一個土內埋，嘿嘿！那時節，我手起劍落，把賊子們殺得乾乾淨淨，我可費事去埋。」

醉相公說：「可惜啊，可惜，女英雄大展神威，惡是懲啦，賊也殺盡啦，可惜揚不得名兒。」

小青兒說道：「怎麼，還揚不得名兒嗎？」

醉相公道：「所以我說姑娘少了計較，山東穆青青，揚威黑松林，有誰見到？沒有啊？沒人見，又那能傳揚天下。」

小青兒瞪大了的眼睛，那眼珠子一轉，再轉，嘿，這話兒可也有道理。

醉相公向來路一指，那夥客商來得近了，跨腰刀那漢子又掉轉了馬頭，一馬當先。

「瞧見那兩乘轎沒有？」醉相公說：「轎裏必是個不大不小的官兒，怎生帶着跟隨的人，又有保鏢護院的，多少客商，也就有多少張咀，也就有多少雙眼睛，兩條腿會走路，不用說也就要過府穿州。」

「好主意。」小青兒的眼睛明亮了起來。

「嘿，新鮮事兒年年有，這一樁兒最威風，」醉相公竟也揚了眉兒，說：「山東穆家寨，巾幗出英雄，一舞劍氣動四方，保定道上把名揚。」

小青兒摸着玉玦的手兒，落在劍柄上了，說：「於是，一傳十，十傳百。」

醉相公道：「若問英雄名和姓，姑娘姓穆名青青，鋤奸懲惡行俠義，一舉成名天下聞。」

小青兒樂得心花兒朶朶開，說：「原來你是個說書的。」

醉相公正色道：「我雖不說書，英雄事蹟傳天下，嘿！怕不編入鼓兒詞，河南梆子响叮噹，山東大鼓聲悠揚，嘈嘈切切琵琶聲，又聽京音領姑娘，噓……」

醉相公示意她別出聲，那躍馬的漢子又到了跟前。

「喂！」馬上的漢子道：「你兩人不知天高地厚，好大的胆子，一個小姑娘，一個酸秀才，竟敢闖黑松林，可是不要命了。」

那漢子的眼睛從醉相公緊抱在懷裏的包袱上，移到小青兒胸前的玉玦，眉頭皺了，頭也搖了起來，眼睛也睜得更大了。

不知怎麼着，醉相公懷裏的包袱像突然間沉重起來，移近中天的太陽，也更令小青兒胸前的玉玦生輝，若不是醉相公暗中牽了牽她的袖兒，小青兒已發作了。

那漢子轉頭對走近來的兩個跨着腰刀的漢子，指着小青兒和醉相公道：「你們瞧，這兩隻小肥羊兒，竟敢闖黑松林。」

那兩個漢子也直搖頭，一個道：「算他們祖宗有德，遇上了咱們。」

一個道：「喂，你兩個八成兒沒出過遠門，是吧，敢是怕山賊不知你們身有金銀珠寶。」

一言未了，馬上漢子喝道：「小心，你們聽！」

黑松林裏塵頭大起，人喧馬嘶，馬上漢子揚手示意後面的人止步，兩個馬下的漢子拉刀，霍地一分，醉相公却一把揪住小青兒，搖搖頭，低聲道：「不過是一夥客商，不是賊。」

小青兒一怔，奇道：「你……你怎曉得？」

醉相公道：「羊肉到了咀邊，倒不以逸代勞麼，那不是來了。」

可不是儍出一夥客商來，不下二十來個挑担的壯漢，後跟着五七個客商。

醉相公道：「女英雄你天下無敵，蹂脚兒天下亂顫，看來北邊京城地，你還是少到，要知那京貨工精藝巧，別說江南了，便是過得黃河，亦有數倍之利，馱着銀子上京，就擄來這大担小担，嘿，山賊要的只是金銀，這大担小担，多費手脚，銀子人人有，可沒得記認，官府若眞追查，累贅的貨物可就是賊臟，有這麼笨的山賊麼？」

小青兒心說：「瞧不出你這醉鬼，倒也有些兒見識。」道：「我明白啦，金銀乾淨又俐落　貨物累贅又易闖禍。」

醉相公讚道：「了不得，姑娘不但天下無敵，更絕頂聰明。」

小青兒好生得意，這醉鬼……不！人家又沒醉酒啦，怎麼仍叫人家醉鬼，這陣看來，越覺他順眼了，若是不蓬頭，若是衣服光鮮些，怕不也挺英俊的，忐怪，怎麼越瞧他倒年輕了。

便是大道，又能有多寬，小青兒和醉相公退到路邊，因爲那馬上的漢子下了馬，過得黑松林，那出林來的客商顯然奔得太急了，出了險地，全都揮汗，張大咀兒喘氣，還不停下來歇會兒麼。

馬上下來的漢子走上前去，向路邊坐下來抹汗的客商拱手道：「貴客想是今兒早上打保定府起身的了？路上倒也太平無

阻。」

那客抹一把汗，把布巾作扇，道：「正是，各位要過黑松林，最好別停留。」

其實那客人顯然餘怯猶存，臉上兀自變顏變色。

客人向漢子的身後望了一眼，再又打量了漢子一眼，漢子瞧出有些蹊蹺，說道：「黑松林中，可是有不妥麼？貴客何不坦誠相告。」

客人道：「賊人沒有，死屍却有五具，担夫中有遇見過的說道：正是常在黑松林出沒的山賊，這位爺必是久走江湖的了，有甚麼不明白的，山賊刦的錢財，對那車船店脚衙，却是不傷害的，是來去多有遇上過，據說山賊尚有頭兒，那五個賊子不過是嘍囉，趁山賊頭兒尚未得報前來，趁早過黑松林，只怕倒平安無阻。」

小青兒低聲道：「甚麼車船店脚衙啊，山賊爲什麼不傷害？」

醉相公只把眉兒掀了掀，立即斂了笑容，道：「店是店家，船是船夫，車是說趕大車的，喏，脚就是那挑担的脚夫了，你想想，肥羊兒全靠這些人送上門來，傷了這些人，豈不是絕了衣食。」

小青兒道：「你說漏了一樣啦，還有衙呢？」

「嘿！」醉相公說：「殺官就是造反，衙就是衙門中人，除非是大夥山賊，毛賊豈敢和官家作對。」

那漢子在那邊巳拱手道：「有勞指點了。」即刻上馬，向後一招，馬下的兩個漢子退到一乘轎傍，即急急奔入黑松林。

醉相公說：「走啊！走慢了，可就揚不了名兒。」

不料醉鬼相公倒眞懂得不少，小青兒如何不聽話，道：「喂！你說，賊頭兒眞會來麼？」

醉相公道：「你殺了人家四個嘍囉，一個小頭目，如何不報仇。」

「我我……你你，呔！你怎會曉得？」小青兒斜跨一大步！這醉鬼相公怎知是她殺的，連她也不知五個賊子中有個頭目，他也曉得。

醉相公噓了一聲，伸食指兒按在唇上，向前呶呶咀，還好，前面的一行人奔得急，和最後一人也相隔有三兩丈的距離，必沒人聽到，說：「你不說，我又怎生會曉得。」

不錯，昨兒夜裏和老大爺的一席話，既然都被他聽了去，又怎會不知黑松林的五個賊子是她殺的，不，她可不知五人中有一個頭目，她壓根兒就不曉得，又怎會說來？

醉相公道：「這有何不明白的，黑松林的賊不過是一個分舵，賊子的大寨在狠牙山，老巢原本在太行山上。皇帝不臨朝，命不久長了，各家王爺忙着奪位爭權，誰來理會百姓的疾苦。」

「哼！」小青兒說：「東平王那老賊狠子野心，最最不是東西。」

醉相公急道：「低聲些，咦！」

小青兒說：「做甚麼？」

醉相公道：「沒……沒甚麼。」轉着眼珠子，把小青兒連瞧了兩眼，心想，忑怪，江湖上的事她一些兒不懂，却知東平王狠子野心。啊！

醉相公忙不迭把目光從小青兒項下的翠玉玦上收回去，他明白了，這姑娘尋訪的人，分明就是當今皇上的公主，又怎會不知有東平王。

醉相公道：「人家都去遠啦，若是山大王突然出現，這夥人有了死傷，穆青青的名兒就揚不起來了。」

啊喲，可不是前面的人巳盡入黑松林，小青兒才不怕追趕不上，怕的是這醉鬼書生抱着個大包袱，那能跑得快。

小青兒道：「你是說，朝中一亂，山賊就下了太行？」

醉相公竟能跟得上，而且不見氣喘，邊走邊答道：「不趁火打刦，也不成賊了，正是那話兒，樹黨豈會不營私，少不了要錢財……」

小青兒眉梢高揚，可說到她懂得的事兒上頭了，道：「東平王那老賊用大量金銀，不但收買了江湖匪類，且收買了無數統兵官兒，自是要錢財。」

醉相公暗自點了點頭，道：「錢財可是搜刮而來，那搜刮得來的金銀珠寶，或明或暗，不用說，也源源不絕送到京中，別出聲，必是那話兒來了。」

奔馬的聲音立即入了耳，來得甚急，却是打來路而來，小青兒也聽得出是兩匹奔馬。

小青兒不自覺摸着了劍柄，不料那兩騎眨眨眼，就打面前過去了，快得幾乎是剛在山道林隙間出現，立即就在山道林隙中沒了。馬蹄之聲漸漸遠去，漸漸不聞，小青兒竟然也心驚起來。似乎山那邊，有千軍萬馬殺到，聽那聲勢不下千數百人。

忑怪，這個胆小如鼠，窩囊廢的醉鬼相公，一些兒也不驚，倒睨着她笑？

呸！小青兒啐一口，說：「喂！醉鬼，你笑……笑什麼？」

醉相公說：「那不是千軍萬馬，不過是松濤聲，冬至一陽生，風勁了些，漫山松林，風從北面山口灌進來，沒走過這條道兒的人，乍聽起來，直似萬馬奔騰，可也眞令人心驚，不過麼，山東穆家寨，青青穆姑娘，便眞個來了千軍萬馬，自也不驚的，是不是？」

小青兒臉上一紅，剛才她着實驚了一下，顯然沒逃過醉貓的一雙醉眼。

哈！醉貓，昨兒他蜷伏在兩條長櫈上睡了一夜，可不像個醉貓麼，叫他醉貓，多有趣。

小青兒又得意起來了，因爲替他取了個有趣的名兒，怎不得意。

「你是醉貓。」小青兒說：「我曉得你叫甚麼名兒了，哈！你是醉貓。」

醉相公嘆了口氣，說：「爲人莫貪杯，貪一次杯兒就洗不清，只不過再不趕快些兒，女英雄可成了睡貓，揚不了名兒，你聽！」

聽！是聽前面發起一聲喊來，不好，必是來了山賊，小青兒按劍一挫腰，接連兩個起落，她認出來，正是昨兒夜裏她遇到山賊之處，大道穿山過，入林約莫兩里，林中有塊空曠地，顯是多年前塌了山崖造成的，大道從亂石堆中開出來，是以道傍的亂石堆，長不出高大的樹來，只有荊棘高與人齊。

前行的人停下來了，徒步的人，圍着兩乘轎，騎馬的漢子亦巳跳下馬來，另兩個漢子的刀皆巳出鞘，好賊子，約莫也有二十來個，高一頭，低一臂，不，是亂石堆或高或低，賊子們都站在亂石堆，五個賊子一字兒排開，阻住了大道的去路。

先前過去的兩匹馬正兜了回來，到了那五人身後，霍地一勒韁，那馬兩聲長嘶，登時人立而起，敢情馬上兩個漢子也是賊，好身手，齊飄身，落下馬來，各自在馬屁股上拍了一掌，兩匹馬立即竄入林中去了。

那不過是小青兒飛掠而來的一瞬間，人在高處，自是一眼便把當前的情勢看清了。

只聽身邊有人道：「不到時候，別動手。」

是醉貓，小青兒一怔，她飛掠而來，那有多快，怎生落地這醉貓巳在身側。

小青兒無暇去理會，因爲那個馬上下來的漢子不拔刀，却拱了拱手，朗聲說道：「在下金陵五龍鏢局，少會北道上的朋友，不知各位在此開窰立寨，未曾投帖拜山，敢情高抬貴手，讓條道兒。」

對面那爲首的賊頭兒一聲呵呵，說道：「江南地，倒也聽說有隻五龍旗兒，大江南北，通行無阻。」

這漢子道：「不敢，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不過是道上朋友賜幾分薄面，賞碗飯吃。」

那賊頭兒傍邊一人道：「他一不亮旗兒，二不拜山，分明不把咱們哥兒幾個放在眼裏。」

這漢子忙道：「各位休生誤會，只因在下此番上京，並非押解鏢銀，亦無紅貨暗鏢，不過是護送撫台大人的總管上京，現在轎中。」

却是漢子向後一指，小青兒這才發現那圍住兩乘轎的人，敢情都巳亮出兵刄來，顯然不是甚麼客商，担兒歇在轎後，做一堆兒停放。

馬上躍下的兩個賊子忽地趨前，一人道：「五十里地內都不見有道上朋友，甚至沒有一個碍眼的。」另一個怒哼一聲，說：「好朋友就在眼前，不過人家眞人不露相，大哥，你瞧見啦。」

誰不瞧見，斯文的客商拽起了袍角，都把藏在衣裏的兵刄取在手中，扮作負販的從背囊裏取出了三節棍，兩人從腰間解下了練子鎗。嘿！更有一個亮出了判官筆，那賊頭兒登時仰面一聲長嘯。

只聽另一個漢子又道：「那四担金葉少說值十萬雪花銀，轎裏的總管更身嬌肉貴，懷中抱着的箱兒盡是珠寶翠玉。」

傍邊一個賊虎吼一聲，說：「咱們那五個兒弟可也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血債得血來還，大哥……」

敢情這面爲首的漢子是五龍鏢局的鏢師，巳知不能善了，便也不多費唇舌，巳退了回來，啊！原來他不是束緊腰帶，而是解下……軟劍！

竟是軟劍，這門兵刄武林還是少見得很，小青兒聽說過，還沒見過，對面散在亂石堆上的賊子有了一陣輕微的騷動，誰都知道，能用軟劍的人，內家功夫便不等閒。

那賊頭兒狂笑道：「當眞是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哥兒們，上！」

登時轟然發起一聲喊，敢情亂石堆後，荊棘叢裏，亦埋伏有賊子，黑松林裏奔出了更多的賊子來，一時叱喝連天，金鐵交鳴之聲震撼山林，醉相公叫道：「救命啦，我得躲。」

逃命不向外逃，倒抱着大包袱向殺聲連天的刀光人影中竄，呸！醉貓一定是嚇傻了。小青兒也手脚無措，不，是不知打從那裏下手啊，才交上手，不過三兩招功夫，道上轎傍巳躺倒了四個，也分不清被殺的是賊，還是鏢行的人，賊頭兒和那使軟劍的漢子打在一起，不好！賊子這面人多勢衆，那鏢行的人只一會功夫，巳被賊子們分隔開來，更逼近轎邊了，先前在林邊所見跟在馬後的兩個漢子，巳渾身浴血，小青兒猛可裏一跺脚，醉貓必是嚇傻了，恰見他從那浴血的漢子身邊鑽出來，大叫大嚷：「救命啦，觀世音菩薩啊！」

不好了，醉貓必是被甚麼絆倒了，就地一滾，就有那麼巧，堪堪躲過一個賊子砍下的一刀，那渾身浴血的漢子一個踉蹌，倒撞在那賊子身上，再找醉貓，却巳踪影不見。

小青兒又那有功夫去找醉貓，不好了，只見賊子們在喊殺連天，使軟劍的漢子巳被迫連連後退，眨眨眼間，地上又七横八豎，十數人躺在血泊裏了，那慘呼聲，狂笑聲，更此起彼落。

小青兒一聲嬌叱，才一挫腰，不知醉貓的聲音打從那兒傳來，那聲音大得出奇，竟把金鐵交鳴聲，狂呼慘叫聲都掩蓋了，叫道：「山東穆家寨，姑娘穆青青在此，好賊子！」

這不是醉貓叫她動手是甚麼，對了，叫道：「好賊子……」要提氣，提起丹田一口氣，可就不能再叫了，伏腰一掠，旋乾轉坤，出巽門走離方，一時之間，但見寒濤滾滾，驚呼慘叫之聲不絕於耳，斷腿斷臂在地上慘叫打滾的人，又把驚惶失措嚇得傻傻的人，絆倒了好幾個，莫不是人影尚未瞄清，一片寒濤巳捲到，不是腿斷，就是臂折。

驀聽有人高聲叫道：「哥兒們，風緊，扯活！」

小青兒一怔，甚麼風緊扯活啊？一怔，脚下自然也慢了，小青兒也現出身形來，啊呀！這麼多人，可都是她殺的！身邊，四處，躺倒滿地打滾慘叫的人，先前原巳有十數人倒地了，這又增多了一倍也不止，倒把小青兒也嚇了一跳，心兒寒起來，退走的賊子在奔跑，眨眨眼，竄入黑松林不見了，連那個賊頭兒也去得無影無踪。

醉貓呢？小青兒這時候竟不忘醉貓，噯呀！會不會……會不會……

總算死傷人堆中不見有醉貓，她正在尋找，那使軟劍的漢子巳來到她跟前，拱手道：「多謝姑娘拔刀相助，在下……」

小青兒在鞋底上抹掉劍上的血跡，還劍入鞘，還好，泥金風衣上倒沒被血污，說：「我曉得，你是金陵五龍鏢局。」

漢子道：「慚愧，今日若非姑娘相救，在下等必遭賊子毒手……」

「我姓穆，」小青兒說，東望西瞧，醉貓死到那裏去啦？

只見那面轎簾一掀走出個老者來，頭髮已花白了，走近前來，拱手道：「姑娘可是姓穆芳名青青，山東穆家寨人氏？」

小青兒一怔，說：「你知道？我……」山東是否有個穆家寨，是否是醉貓胡扯的，連她也不曉得，莫非眞有個穆家寨？這老者又是甚麼人啊？

老者道：「姑娘武功絕世無雙，老朽旣感且愧，今日若非穆姑娘一劍震羣賊，賊衆我寡，老朽又有病在身，我等必巳大刧難過，作了刀下鬼了。姑娘大恩大德，沒齒難忘。」

對！一劍震羣賊，小青兒眉梢揚了，頭兒也揚了起來說：「罷啦，我是仗義行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你又是誰？」

心想只怕就是那個撫台大人的總管吧？不料老者道：「慚愧得很。」

那漢子道：「便是五陵鏢局總鏢頭，孟當家的。」

那孟當家的道：「適才聽得有人高呼姑娘名姓，穆姑娘可有同伴麼，何不請來相見。」

當眞，醉貓當時可不是在轎邊嚷嚷麼，不怪這老兒曉得，道：「本姑娘彈劍江湖，獨來獨往，北道上認識我的，倒是大有人在。」

她咀裏如此說，眼兒却四下瞄，嘿！幾句話功夫，竟圍攏十數個人來，連帶傷的也一跛一拐，擠近前來，只見各人張口張舌，瞪大了眼睛，望着小青兒。

孟當家的道：「爾等還不謝過穆家姑娘，姑娘姓穆芳名青青，我等今日得保性命，皆穆姑娘所賜。」

那夥人齊聲唱了個大喏！道：「多謝穆青青姑娘。」

孟當家道：「姑娘休怪他等不懂禮數，便老朽一見姑娘才這點年紀，亦敬佩得無以復加，他等更把姑娘驚爲天人，却是不敢請敎姑娘的貴大門派，抑或是家傳武學。」

小青兒正得意間，可着了慌，不好，要露馬脚，慌忙擺手道：「我沒門沒派，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相見，後會有期。」

說是從卜算子學劍，倒也不怕告人，但若無木兒公主傳授的絕世輕功，如何能在頃刻間嚇退羣賊，這木兒公主可是說得的麼。

孟當家高聲叫：「穆姑娘請留步。」

小青兒更是要人前顯能，旋身巳是溜烟，眨眼巳去無踪跡。

小青兒走出了老遠，那身後讚嘆中夾驚呼之聲，兀自隱隱可聞。

其實小青兒倒也不全是怕會露出馬脚，而是怕見那滿地死屍，怕聽那不絕於耳慘叫之聲，昨兒雖也殺了五個賊子，那可是在黑夜之中，不見死屍，今兒可是大白天，雖說劍上沒眼，到底她殺了人，而且不在少數，若是她爺爺和卜算子知道了，那還了得。

小青兒一口氣奔到了黑松林盡頭，就差那麼一箭之地，就是松林外的朗朗乾坤，驀見道傍樹後人影倏地一幌。

小青兒即時收住脚步，叫道：「呔！甚麼人！」

莫非是山賊？好哇，殺不盡的山賊。

她才拉劍，只見一株大松樹爬出一個人來，叫道：「大大……大王饒命！」

小青兒一怔，隨即呸了一口，敢情是醉貓，不怪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敢情巳逃到這裏來。

小青兒哼了一聲說：「抬起頭來。」

醉貓說：「大……大王饒命，不敢抬頭。」

小青兒樂啦，說：「你叫我甚麼？」

醉貓嚇得叩頭如搗蒜，說：「該死，該死，我是說，我該死，原來是女大王，女大王饒命，小人家裏有個八十歲的老爺爺。」

小青兒狠狠啐了一口，一飄身，一脚踩在醉貓的屁股上，醉貓大叫一聲啊呀！不，只叫得半聲，皆因他被踢得一滾，可也把小青兒瞧清楚啦，一滾翻，爬了起來，嘿！別瞧醉貓！竟也俐落得很，却是小青兒也才看清了，醉貓兀自把包袱緊緊抱在懷裏。

醉貓眉開眼笑，說：「我那三魂七魄這才歸了竅啦，敢情是山東穆家寨，姑娘穆青青。恭喜姑娘，恭喜姑娘。啊喲！」抱着個大包袱，又如何能作揖，差點掉落地。

小青兒啐了一口，忑是作怪，一見醉貓，不是因他口頭恭喜，而是一見巳先心中喜了。說：「油咀滑舌，恭喜甚麼？」

不，她得綳緊臉兒，別笑出聲來。

醉貓可變成活糟貓啦，本巳滿身風塵，這麼在地上打個滾，那會不土臉灰頭，模樣兒滑稽，脚亂手忙更笨得滑稽，不，笑不得，她是山東穆家寨，姑娘穆青青，她是大個女的女英雄啦。

醉貓說：「彈劍江湖，仗義行俠，黑松林裏蕩羣魔，保定道上把名揚，若問英雄名和姓，姑娘芳名穆青青。」

小青兒一怔，又有甚麼不對勁兒？偏又一時弄不明白，但又着實心下大樂，心下一樂加上得意，那還能忍得住不笑出聲來。

但小青兒只笑得半聲，笑臉又綳緊了，她知道是甚麼不對勁了：「呔，剛才你說甚麼？彈劍江湖！」

她記得了，這是她和那孟當家的說的最後一句話兒，說了就跑，嘿！當今天下，論脚下功夫，有幾人能快得過她的，這醉鬼相公難道竟快得過她，除非他眞是個醉鬼，鬼相公！

「是啊，」醉貓說，且還幌腦搖頭，說道：不，是吟道：「穆家有女兮青青，顏如玉兮娉婷，劍氣縱橫兮霹靂（火旁），賊何沮喪兮天地低昂……」

小青兒說：「喂喂，你說甚麼？」

醉貓道：「姑娘你一舞劍器動四方，嬌如雷霆收震怒，羣賊爲之色沮喪，威震黑松林，名揚河北道，豈可不彈劍而歌。歌在江湖，是之謂彈劍江湖也。」

那醉貓雖然恍腦頭，的是可笑，但小青兒沒笑，她雖不十分懂得，却明白是在誇讚她，是好話兒。眼兒翻，眼珠子再轉又再轉，心說：沒錯兒，這話原是她從卜算子和她爺爺的談話中聽來的，記在心中，今日順口就說了出來。

小青兒不再疑惑，也不追問，道：「罷啦，咱們保定府打尖去，我可餓啦。」

醉貓道：「可是姑娘提醒了我，我說啊，怎生這兩條腿沒了勁，敢是餓啦。」

說着，抱着包袱就跑，嘿，沒勁兒，跑起來可快，醉貓像是知道她在想甚麼，邊跑邊說：「常言說得好，笨鳥兒先飛，打旗兒的先上。」

小青兒不言語，緊跟在後，只不過是不脫小孩兒心性，其實聰明，豈有不覺出這醉相公的奇異之處來，且不僅一樁兒，這江湖中事，她自幼耳濡目染，但這醉相公分明比她懂得更多更多，再說先前在黑松林裏，說他是嚇得儍了吧，但在賊堆裏，在刀光劍影中鑽來竄去，怎生一點兒也沒傷損？五龍鏢局的鏢師和那夥賊子，不下五十多人，做一堆兒砍殺，皂白不分，他竟會毫髮無損？

小青兒心下動疑，疑心也更大了，就說眼下，他在前面跑，抱着個沉重的大包袱，脚下可不見慢，這那像是個好酒貪杯的斯文相公，聽，也聽不出有氣喘聲來，先前亦復如是面對了面，他就上氣不接下氣，喘吁吁，轉背可就不聞喘聲了。

小青兒暗哼了一聲，忽然想起五龍鏢局那鏢師的一句話兒來：「眞人不露相」。莫非他才是眞人不露相？

「喂！」小青兒說道：「當眞還忘了問你，你叫甚麼名兒？老大爺叫你醉相公，我知道，那不是你的眞名兒，你瞞不了我。」

醉相公說：「眞是假時假亦眞，姑娘你不是賞了我一個名兒，又何必問，狗兒貓兒，不都一樣是個名兒。」

「醉貓？」小青兒暗哼一聲，一句話功夫，她竟落後了，顯然這醉貓趁她不注意，暗地裏脚下也加快了，她可不能露出痕迹來，瞧，小青兒一點也不蠢。

醉貓道：「若問狂生名和姓，青青姑娘贈芳名，醉裏乾坤無眼大，醉貓羨煞世間人。」

小青兒心下其實樂，却啐了一口，說：「敢情你是個賣唱的。」

醉貓更唱道：「我本一狂生，笑傲江湖吟，古來聖賢多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醉傲江湖復長嘯，但願常醉伴青青。」

小青兒心想：「這倒不錯，有這醉貓爲伴，可眞不寂寞。」

自她從爺爺身邊溜了出來，這幾月來江湖浪蕩，一年容易又中秋，獨個兒有多寂寞，偏又不敢太過顯露行藏，怕的是爺爺和小倩得到風聲，追來揪她回去，是以遇上事，也不敢伸手，那大挪移配合上三絕劍，越更精妙也更精進，那會不技癢，是以豈僅寂寞，更蹩得慌，眞把小青兒悶煞了，半年來走南闖北，從沒像這一日般樂過，想想這一陣工夫她巳啐了多少口。

小青兒說：「好啊，那我今兒後就叫你醉貓。」

醉貓道：「多謝青青姑娘，姑娘今兒後名揚天下，我醉貓這美名兒也天下流傳。姑娘，來此巳是保定府。」

可不是到了保定府，乃京畿咽喉，兵家必爭之地，自是城高池險，旣又是南來北往必經之地，自也就是商賈雲集之埠，只見城門大開，商旅攘往熙來。

醉貓道：「黑松林裏地覆天翻，趁保定府尚未驚擾，咱們落店。」

小青兒道：「好，我餓得慌，不如先上酒樓。」

醉貓道：「保定府南大街，入城不遠，有個大客棧，眞個是士官下馬，往來無白丁，姑娘巳是名揚天下的女英雄，噹噹響的大豪俠，別一家店，也不配姑娘落脚，喏，就是那一家了。」

「鴻燕賓館。」小青兒說：「就是罷，北邊棧房的名兒也雅得很啊。」

醉貓道：「學而優則仕，十年寒窻下，讀書爲何來，不就是售與帝王家，這道上還少得了騷人墨客麼。」

小青兒可不懂這名兒和騷人墨客有什麼關係，這醉貓可懂得不少，倒是少問爲妙，說不懂，多丟人。

小青兒說：「好，就在鴻燕賓館落脚吧。」

當下昂然走進店去，哼！若是店家知道她就是黑松林一劍蕩羣寇的女英雄，怕不倒履相逢，不過，且饒他們這遭兒。不知不罪，她小青兒可不是不講理的人。

一個夥計懶洋洋侍候，開了正院兩個廂房，不瞅少睬，轉身就走了。

醉貓衣舊，頭髮蓬鬆，小青兒泥金風衣染滿風塵，這時光，原不是旅客落店時光，夥計也沒多兩個。

小青兒只想快快上酒樓，那理會房間大小好歹，亦不理會店小二侍候得週不週到，早敲着板壁叫道：「走啦，喂！」

眞好笑，她是個大姑娘啦，進房也沒關上門兒，醉貓却進房反手就把門關上了，直等得小青兒在他那門外等得有些兒着惱，醉貓開了門出來，且急忙關上，不待小青兒瞪眼，醉貓巳伸手按在唇兒，瞧清無人，這才低聲說道：「不成落了店，也帶着一箱寶貝不成，自是要收藏得嚴密一些。」

小青兒心想：「不知醉貓的箱兒是什麼寶貝，總不見他放下手來，不錯，包袱裏是個木箱，那重量顯然也不輕，只怕眞是甚麼稀罕的寶物兒。」

打從昨兒午後吃過兩個饅頭，就再沒進飲食了，眞是又飢又渴，小青兒大方得很，道：「醉貓，帶路，敢情你對這保定府倒熟悉得很。酒樓要大，餚饌要精，價錢不怕貴。」

醉貓說：「得令，請女英雄起駕。打旗兒的先上，醉貓侍候。」

當下帶路出店，敢情街對面就是個大酒樓，酒樓有名兒：鴻燕居，是啦，賓館酒樓必是一家兒，兩人逕上樓頭，找了個臨街的位兒，這倒不錯，對面賓館便在眼底下，進出的人都瞧得清清楚楚。

醉貓喚來夥計，道：「好酒好菜，只管取來，餚饌要精，價錢不怕貴。」

小青兒道：「還要快，快快取來。」

酒樓的夥計倒好眼力，不但瞧出小青兒風衣下的短劍，而且她那項下的翠玉生輝，就知有來頭，一些兒也不敢怠慢，大盤小盞，陸續送了上來。

小青兒好些日子來巳是一個錢一個地計算着用了，雖沒三月，少說巳有個多月不知肉味，何況懷裏有了金銀，那還和醉貓客氣，她有生以來，又何曾客氣過，難道和爺爺姐姐客氣不成，一個不知有閨閣，從小玩刀兒劍兒，認識的盡皆粗獷又豪邁的江湖中人，亦在江湖中長大的妞兒

，會客氣，那才好笑得緊。

那醉貓眞沒改錯名兒，酒到咀，杯兒乾，這可不行，醉貓若又爛醉如泥，誰陪她說話兒。

不料小青兒才瞪眼，忽聽人喧馬嘶，別以她少見識，小青兒一瞧便知來的是馬快兵丁，馬快的馬也快，剛才馳過，一隊兵丁也快步隨後而來，向城門口去了，正是他們的來路。街道上紛紛讓道的行人，立即交頭接耳。

幾乎就在這一功夫，打城門口那面也來了一夥人。尚在遠處，小青兒已啊了一聲。

她認得當先那馬上人，五龍鏢局的鏢師，軟劍雖已扣回了腰間，却不掩藏，在斜照的陽光下閃閃生輝。

緊跟着又是排兒三四馬。馬後是兩乘轎，四個挑担兒的，在兩傍七八個抱刀的漢子護衞下，走在最後。

「孟當家的。」小青兒說：「嘿！來得可眞快。」

却好，醉貓雖已兩壺酒落肚，却未爛醉如泥，道：「好啊，好戲就得瞧啦。」

小青兒啊了一聲，皺了眉兒，道：「怎生這麼巧，他們也落在鴻燕賓館。」

小青兒先前在黑松林，若不是怕露馬脚，她也不那麼急急地跑了。不是寃家怎生也會路窄，眞討厭。

醉貓却在點着頭兒數，不怪那孟當家的不乘轎而乘馬了，原來轎子用來抬受傷的人。轎一停下，兩個傷者立被七手八脚抬進店裏去了。待得四個挑担的已進了店，才見六個經傷的人互相攙扶着，正從街角轉出來。六人中只有兩個傷腿的，和一個吊着左臂的人傷得重些。却不見有死屍抬來。小青兒眞還弄不明白，不知她可曾錯手沒有，不下三四十人錯雜砍殺，她實在難把鏢行中人和賊子分別清楚，因爲都是模樣差不多的勁裝。若不是皂白難分，她的短劍必會喋更多的血。

原來醉貓猶在數，後來的幾個傷者，道：「不多，只死了三個，看來五龍鏢局是精銳齊出啦。」

小青兒說：「你，怎曉得？」

「怎會不曉得。」醉貓說：「一行二十八人，賸下了二十五個。」

待得那後面受傷的漢子進了門，只見一乘官轎又打這面如飛來，也在賓館前面停下，街上這麼一陣，樓上的酒客多擠在窻口來瞧，小青兒聽得身後一人道：「府台大人也來啦，看來這夥人有些來頭。」

一個客人插了咀，說道：「好像伙，轎裏抬出來的兩人怕沒命啦，後面還有六個血人。」

有人道：「各位聽聽，下面亂嘈嘈，八成兒是山賊下了狠牙山，遇上這夥人客了。」

「豈僅亂嘈嘈，整個保定府也轟動啦。各位爺今兒可要多乾一杯。」

有人叫小二哥，有人叫夥計，一個嗓門兒大的人說道：「喂！這夥人落在你們賓館裏，就必然曉得，這是怎麼回事？」

正是小二哥，色舞眉兒飛，口沫也在飛濺，道：「可不是麼，這夥人沒到，府衙門裏已派人來知會了，原來是金陵來的一位大總管。」

有人擠過來插咀道：「不對，知府大人是四品皇堂，算他是宰相家人，也不過才得七品官兒，金陵的官兒最大不過一品巡撫，你們說，大總管是幾品，府台大人會飛轎來拜會他麼？」

小二哥道：「王師爺，論官品，沒人強得過你去，可也有師爺你不曉得的，聽說這大總管是東平王的人，再加又在保定府的地面上出了事，縣大爺已趕去黑松林驗屍了，死了多少人還不知道，你倒是想想，府台大人會不會魄散魂飛。」

登時響起了一陣啊啊之聲，有人道：「那麼，小二哥，怎麼你又說我們得多乾一杯？」

小二哥道：「我是聽說，聽說狠牙山的山賊死傷不知其數，若是這話兒果眞，咱們這保定府就天下太平了，各位的生意買賣就會做得飛來旺，各位，你們說值不值得多乾一杯。」

有人在發楞，更多人在搖頭，一個說了，道：「這話兒多半不眞，狠牙山的山賊是打太行山下來的，官兵剿了多少次，咱們派了多少次餉銀，結果屍橫遍野的倒是官兵，若不是綠營兵馬駐守宛平城和長辛店，只怕京城也不得安寧，王師爺，你最清楚不過，我說的是也不是，飛天虎手下的活閻羅和黑無常，再加上跳澗虎三兄弟，連京城萬字旗萬勝刀大當家的，走鏢亦要買路，就憑這夥人就能打跑山賊，我可不信。」

那王師爺道：「吳爺曾作禁軍敎頭有年，這刀槍拳脚上的事兒，誰也不比你清楚，但據我看來，小二哥這話也有些兒可信，適才都見到了，那兩乘轎不是抬過了黑松林麼？還有四件担兒，倒要八個人抱着鋼刀保護，可知珠寶亦是金銀……」

「沒錯兒，」一人快步走過來，是一個剛走上樓來的小二哥，興高采烈的說道：「怪事年年有，這樁事兒嚇死人，簡直稀奇又神奇。」

大夥兒轉身相向，那小二哥一抹嘴，興冲冲說道：「護送大總管的是金陵甚麼五龍鏢局的鏢師，在石家莊加僱了四個挑夫，因爲担兒太重了，五里一換班，是挑夫認出了山賊，今日竟是飛天虎親自出馬，活閻羅和黑無常各率二十多個嘍囉，一上手就放倒了三個鏢師，一半兒已帶了傷，眼看……」

吳敎頭一跺脚，道：「罷了，賊人如是衆多，賊勢如是大，一個飛天虎已是難鬥了，何況閻羅無常併肩子一齊出馬。」

小二哥說：「便在那當兒，眼看鏢局的人無一能逃得性命，不料那功夫，陡然之間，霞光萬道，瑞氣千條……」

「還有，口沫橫飛。」有人打了聲哈哈。

小二哥可不是說得口沫橫飛，大夥兒雖然都急於要知究竟，也忍不住笑了。

只有吳敎頭一個人不笑，人在江湖，自是更關心江湖中事，道：「別打岔，聽他說。」

「萬確千眞，」小二哥興奮得臉也紅了，一股正經，說道：「那個挑夫是有名的王老實。」

「到底他怎麼說？」幾個人在異口同聲催促。

小二哥道：「就在那瞬間，一個美貌如花的姑娘從天而降，一時之間，只見寒濤匝地，紫電騰空，嬌叱聲中，那山賊不是斷腰就是折臂，驚呼慘嗥之聲，不絕於耳，別說那般山賊了，便王老實和那三個挑夫躲在松樹後面，身在土坡上，傍觀也沒瞧清，只不過那麼眨眼的工夫，五個山賊已屍橫就地，斷腿折臂的，不下十數個，嘿！你們猜怎麼着？」

「怎麼着？」不約而同！齊聲急問。

小二哥道：「提起活閻羅，保定道上小兒也不敢夜哭，誰撞到他，眞個誰見閻羅，當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吳敎頭吸了一口長氣，說：「可是……死啦！」

小二哥道：「老王實說：八成兒沒命了，一條左臂被那姑娘活生生卸了下來，却因這緣故，飛天虎也才飛了天，黑無常也變成了沒胆的小鬼，一聲風緊扯活，只恨他們的爹娘少生了兩條腿。」

「哼！」及時伸過一隻手來，堵住了小青兒的嘴，那句「敢情那賊是活閻羅」話到嘴邊，才硬嚥了下去。

一時之間，只有張大了的嘴，沒一人出聲，才聽出街道上沸沸騰騰，馬蹄踏在石板街上，像踏在大夥兒心中，夾雜着快步奔跑聲。

「又是賊過興兵，哼！」是誰在說，却是這人一聲哼，掩蓋了小青兒的那一聲哼。

誰也沒去注意小青兒和醉貓，誰又會在這當兒，去注意一個小姑娘和一個窮酸秀才。

半晌，才有人打破靜寂，說：「豈不是神乎其神，世間上眞有這麼武功蓋世的姑娘？」是那個王師爺，道：「吳敎頭，你說，你信不信？」

「這個……」吳敎頭道：「但山賊死傷無數，鏢局的人仍能活着來到這裏，那四担財物和兩乘轎也都保全下來，却又不像假。」

小二哥色舞眉飛，說道：「那還假得了，王老實還說：那姑娘從天而降之前，有人高叫山東穆家寨，姑娘名青青，後來賊子們跑了，那鏢局當家的聽說姓孟，還對姑娘千多謝，萬多謝，多謝姑娘救命之恩……」

一言未了，只聽下面發起一陣喊來，有人高聲叫：「就是他，截住了，休被他逃了。」

小青兒一瞧，不禁就怔住了，醉貓，打從對面賓館裏，奔出五七人來，立把醉貓逼住在店門口，圍成了個半圓圈兒。

身邊可不是沒了醉貓，眞恨得小青兒咬牙，幾時溜走了，也不對她說一聲。

是見那使軟劍的鏢師提着軟劍，搶了出來，隨見孟當家的也快步走出，在賓館門口的簷下一站。但却側着身子，嘿！頭戴烏紗的府台人陪着個頭戴逍遙巾，一身錦服的中年人也走出來了，不用問，甚至不用猜，亦知就是東平王的大總管了。

這是怎麼回事？別人好奇不關心，小青兒却關心又好奇，這是怎麼回事？

那孟當家的道：「總管大人，可認得便是此人？」

總管面白如紙，道：「正是，轎簾掀起一角，我還道是賊，我我……」

孟當家的道：「你可是嚇得閉上了眼睛，縮在轎角兒裏？」

總管說：「但我却已瞧得清楚，是這人，因爲他和賊子們全不一樣。」

「是他！是他！」兩人同聲說。

一人上前道：「當家的，我那時腿上被賊子的劃了一道口子，恰在閃避招架的當兒，便也更近轎門口，這人不知打從那兒竄出來，像是嚇傻了，抱着個包袱亂竄亂跑，我也不怕丟臉，却虧他這麼一竄，倒把那賊子絆了一交，我也才能從那賊子的刀下逃出命來。」

「是他，」另一人上前說：「我正拚命殺退一個賊，一刀剁在他的大胯上，驀見身後人影，只道是賊，保護總管大人要緊，我急忙抽刀回身，恰見這人從轎下鑽出來，偏又搶來了一個賊，我這麼一分神，便已不見了這人。」

孟當家的呵呵一笑，道：「敢情兄台眞人不露相。」

醉貓像是嚇得手脚無措，兩條腿兒直抖，縮着頭，驚惶躲藏，加上那手提軟劍的鏢師，七個亮着兵刃的人把他圍在門口，自是躲無處躲，藏無處藏，却是他每一移步，移近的那鏢師便上步亮刀，必又嚇得他一跳，叫道：「你……你們做什麼！救命，打刦啦！」

孟當家的哼了一聲，說道：「兄台貴姓大名？那條道上的朋友？眞人面前，又何必裝模作樣。」

使軟劍的鏢師喝道：「朋友好身手，趁早交出寶箱，山不轉路轉，咱們交你這個朋友。」

寶箱！小青兒心說：甚麼寶箱啊？

醉貓却如不聞，眼睛忽然亮了起來，瞪着那孟當家的，而且眨動起來，說：「我……我貴姓大名，着哇！」

醉貓怎麼啦，竟忽然間拍了一下大腿，那頭兒也立即昂了起來，說：「呔！山東穆家寨，姑娘穆青青……」

只見大夥兒一怔，橫在胸前的刀立即垂了下來，一聲脆響，是軟劍的劍梢觸着了地上石板，孟當家的更退了半步，說：「穆姑娘！是你的甚麼人？」

醉貓的頭兒揚得更高了，又唱，小青兒是見怪不怪，那心兒先已樂了，雖不知醉貓要唱些什麼，但她却已見到了自家的威風，這般人一聽到她的名兒，便已刀劍不舉。

醉貓唱道：「若問大名和尊姓，醉貓姑娘賜我名。」

孟當家的嘿了一聲，差點被這小子寃啦，跟着又哼了一聲，說道：「不過是穆姑娘叫你醉貓。」那臉兒再又沉了起來。

只見那府台大人開了尊口，道：「這穆家姑娘，端的是何許人？」

孟當家的躬身道：「回稟府台大人，便是仗劍退羣賊，殺死活閻羅的那位武功絕世無雙的穆姑娘。」

府台大人用手一指醉貓，道：「這又是何人？」

孟當家的道：「便是賊人圍攻我等，正亂之頃，這人曾在總管大人轎前身，隨即失去踪跡，適才來到店中，總管大人檢查寶箱，才發現箱中的奇珍異寶已失去了

，被換成了一箱石子。」

府台道：「此人不過在混亂之際，在總管大人的轎子左右現了現身，怎知便是他所爲。」

「回稟大人，」孟當家的道：「打從今日晨早上路，直到此刻落店，除了此人，再無陌生人走近總管大人的轎前，便是狠牙山的賊子，亦無一賊近至總管大人五步之內，却是這人曾從總管大人轎中鑽出，乃是我這鏢師親見目睹。」

那總管突然發了話，說道：「寶箱乃是在貴府地面失去，若尋不回寶箱，有了差池，貴府可脫不了干係，東平王責問下來，我也只能實說了。」

府台大人登時驚惶失色，喝道：「來人啦！」

兩個衙役立即轉出來，道：「小人侍候。」

府台道：「抄手問賊賊豈招，給我拿下了。」

醉貓大叫：「大人寃枉，青青姑娘，救命啦。」

小青兒那還忍耐得住，一按窗椽，飛掠出窗，那樓上樓下，登時發起一陣喊來，近街心恰有一人仰面望，一聲媽呀尚未叫出口來，小青兒的脚尖已點在他的頭上，略一借力，已飛落在醉貓身前。

那店前登時大亂，孟當家的大叫一聲：「快保護兩位大人，啊！」

他這裏才錯雙掌，掌立即變拳，拱手道：「原來是穆姑娘。」七八個鏢師也立即抱劍抱刀，衝着姑娘唱了個大喏，小青兒何曾似這般威風過，雖說從不怕爺爺，更不怕小倩，但被人恁地敬重，這還是第一遭兒。嘿！這滋味兒可眞妙不可言。

「罷啦！」那醉貓登時神氣起來，把手一擺，道：「免禮。」

孟老當家的兀自拱手道：「原來此人果與姑娘相識，先前不知，多有得罪。」

醉貓氣昂昂道：「不知者不罪，姑娘恕爾等無罪。」

小青兒瞪了醉貓一眼，那醉貓搶出姑娘身前，自是看不見，孟老當家的却已一揖到地，道：「敢請姑娘作主。今日姑娘雖是救了我等一場刧難，若尋不回失去的寶箱，我等亦有死無生。」

那府台大人忽然上前一步，向小青一點頭，却向孟老當家的道：「便是這位姑娘爲民除害，力退山賊麼，可眞教人難信，端的好一個無雙俠女，巾幗的英豪，且待此間事了，敢請姑娘移玉，下官尚有事奉懇。」

小青兒雖非沒見過世面，可還是第一遭和官兒面對面說話，一時不知如何對答，不自覺拿眼兒來瞧醉貓。

醉貓可就似奉了聖旨一般，昂昂然，一拂袖，說道：「那官兒免禮，看你頭戴烏紗，可就是這保定府的地方官兒。」

知府登時把臉一沉，可慌了孟當家的，忙道：「正是府台大人，穆姑娘……」

醉貓竟也把臉兒一繃，道：「身爲父母之官，不除暴安良，綏靖地方，任憑盜賊橫行，商旅阻於途，四野鬼唱歌……」

孟老當家的急得額現青筋，再又叫道：「穆穆……穆姑娘……」

只道小青兒必要阻止，不料她直如不見也不聞。倒去瞧那街道上漸漸圍攏來的人，這功夫，早一傳十，十傳百，轟傳了開去，誰不要把這個年輕又美貌的無雙俠女瞧得更清楚些，因是府台大人在此，那前面的人先還不敢走得太近了，奈何你推我勇，身不由己，擠近前來，只這麼一會功夫，已是千頭鑽動。

偏那府台大人不發作，倒汗顏了，道：「非不解民於倒懸，奈何下官一介文員，無兵無勇，雖也曾三番五次申報上憲，却又賊强勢大，一時未能剷除。」

小青兒回過頭來，怔了一怔，這不像是醉貓啊？

醉貓顯然也大出意外，府台大人被責不惱，倒愧現顏色，看來這府台還是個好官，可也就責不出口了。

孟當家的慌忙又再拱手，道：「請穆姑娘作主，寶箱若不尋回，在下非但身家性命不保，府台大人亦難脫關係，恕我斗胆，這位相公今日既在當場出現，又在總管大人轎傍走來，可否請這位相公到府衙一行。」

「呔！」醉貓道：「休得血口噴人，好哇！惡賊你們管不了我這個大大的好人，你們倒當賊辦。」

孟當家的忙又說道：「非是難忘姑娘大恩大德，此事實是關係重大。請問姑娘，這位相公是姑娘何人，何處何時相識，聽口音，顯非姑娘同鄉。」

府台大人道：「雖是下官責無旁貸，但這江湖武林中事，非同民情，寶箱由孟老鏢頭一路護送而來，失去寶箱時又在當場，若無老鏢頭相助査究，如何得能水落石出，穆姑娘你造福一鄉，已解老鏢頭等一場刧難，有道是救人須救徹，還請解救老鏢頭和下官這步厄難，東平王追究下來，實是担當不起。」

嘿嘿，府台大人竟也對她拱了拱手，小青兒這個臉可露的太大，萬頭鑽動，那是多少雙眼睛，府台大人乃是四品皇堂，却也對她拱手。

那小青兒不脫孩子兒心性是眞，非但不蠢，還極聰明，若不是絕頂聰明，如何能在百日之內，練成雲台三絕劍，更把三絕劍融會貫通，和木兒公主絕妙輕功大挪移配合施爲，發揮出無窮大的威力來，說眞話，今日她還是首次施爲，這無窮大的威力，令她也曾驚駭無比。

不，她非是不管，非是無聞，是在想，想到醉貓不醉，她早已生疑了，令她生疑的事兒越來越多，越想越多，想到他在刀光劍影中穿行無阻，不受傷分毫，想到黑松林邊他已先在，却知她對孟當家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兒，想到打從黑松林前來保定府，一路行來，反倒是她小青兒脚下一再加勁，才能跟得上他。她心兒裏已是想一椿，哼了一聲，她已記不淸，哼了多少聲。

不知怎麼着，她忽然想到了死盲公，那殺千刀的卜算子，盲公何曾盲，遊戲風塵，五次三番戲弄她，莫非……哼！

小青兒瞟了醉貓一眼，心兒裏再又狠狠地哼了一聲，道：「這相公和我萍水相逢，不過晨早方始結伴，非親亦非故，孟當家的，府台大人，你們公事公辦。」

孟當家的如釋重負，道：「憑地時，

斗胆了。」

府台大人再揮手，道：「拿下了，蔣都頭何在。」

府台大人身後早又轉出那兩人來，敢情是都頭，一抖手，嘩啦啦一聲响，鐵鍊當頭向醉貓罩下，小青兒又一怔，醉貓竟是束手就縛，只嚷嚷：「救苦救難，青青姑娘，救命啊。」更是撞天價叫起屈來。

小青兒道：「府台大人公正嚴明，孟老當家的目光如炬，必不寃枉好人，快快住嘴。」

忽然之間，連小青兒感覺得她長大了，她可曾似這般繃着臉說話兒麼？

可也不容她想：那孟老當家的已在對府台大人道：「敢情大人立即審問，遲恐有變，穆姑娘在此，亦可相助一臂。」

府台大人道：「正合我意，總管大人王命在身，却也遲延不得。」

立即吩咐設案，那府裏跟隨前來的人，七手八脚，咄嗟之間，便在店堂裏設下公案，閉了店門，小青兒長了這麼大，眞還沒見過官兒審案，東望西張，好不新奇，一眼望見醉貓，心下不由又是一動，醉貓苦着臉兒，像是嚇傻了，但小青兒和他目光一接觸，却分明覺出又有甚麼不對勁兒，覺得醉貓目光有些異樣，却又不明白是笑意，還是得意，不，像是都有些兒。

「有請穆姑娘。」

「我！」

小青兒有些着慌，甚麼，請她上坐！

那一瞬間，從來不流淚的小青兒，却想哭了，一朝飛上枝頭，她小青兒變了鳳凰啦。忽然之間，她感到眼前一片模糊。

幾疑仙姬降人寰

多有趣，前不久還被死盲公打屁股的小青兒，竟坐上了專打人犯屁股的公堂。雖然只是搬開前堂的桌兒，設下的臨時公堂，到底也是公堂，雖然她不過坐在府台大人身邊，可也算是堂上，府台那一邊，坐着王爺的總管，憑甚麼一個總管也稱大人，她可眞不明白。

雖然她眞不習慣，但坐到堂上，她可知道，不繃着臉兒可不行。何況她不已是個大姑娘了麼。

醉貓在那裏啊？她不知道她是否喜歡他，但喜歡和醉貓在一起，那是眞的，從來沒人像醉貓一樣逗得她這麼開心過，怎會不喜歡。

她看到了，兩個衙役分自兩邊抓住醉貓的兩臂，那個甚麼蔣都頭，哼！抓着鎖拿醉貓的鐵鍊另一頭，怎麼孟老當家的和那個使軟劍鏢師亦分站在醉貓的左右？可是怕被醉貓脫逃。

忽見孟當家的上前半步，拱手道：「請府台大人作主。」

府台對那總管一點頭，道：「有僭了，不知總管大人有何話說。」

那總管苦着臉道：「寶箱失去，我已六神無主，此寶若非關係重大，也不差遣我親自下江南了，只怕……只怕……貴府的前程，孟老鏢頭和我的性命……」

府台大人一點頭，打從府台走出店來，那時鎖的眉頭就不會舒展了，他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對孟老當家的道：「老鏢頭久走江湖，確實知道除了此人，便再無可疑之人？」

孟當家的道：「稟大人，寶箱關係重大，更是王爺坐守之物，草民那敢不日夜小心，總管大人的四個轎夫其實皆鏢局鏢師改扮，爲的是暗中日夜保護，才能不着痕跡，故爾沿途皆另僱轎夫，除了四人之外，草民亦明裏派出四個鏢師護轎，不論誰是，亦不能走近總管大人十步之內。」

那總管接口道：「老鏢頭事前確實有過知會，一路此來，都平安無事，不料今日到了貴府地面……」

府台面色微沉對孟老當家的道：「你也確信山賊今日未曾接近總管的官轎？」

老當家的戚然道：「便爲保護總管大人，不教賊子走近，我的兩位鏢師因爲屍橫轎傍，另三人亦不顧性命，重傷之下亦未曾離開官轎半步，始能擊退山賊。」

那總管又插言道：「便是此刻我仍餘悸猶存，老鏢頭所言句句是實，我在轎簾後親眼見到，兩位英勇捐軀的鏢師莫不是以一敵三，雖然身亡，却也重傷了來犯的山賊，之後這位穆姑娘也就到了。」

府台大人道：「下官請問總管大人，那寶箱始終抱在你懷中，實是一刻也不曾離手？」

忽見一個鏢師打後面急急走出，向孟老當家的耳語了幾句。老當家的立即上前一步，道：「稟大人，這位相公懷中當時亦懷抱一個包袱，打從林邊起，直到遇上山賊這相公的包袱亦不曾離手，甚至他從轎下鑽出，他亦把包袱緊抱懷中。」

小青兒幾乎啊了一聲，心想：「這醉貓若眞的有如卜算子一般，是一位遊戲風塵的奇人，趁這總管魄散魂飛，連眼兒也不敢睁的當兒，換過總管懷中的包袱，可就不難，亦不易爲人覺察了，想想那刀光劍影，血肉横飛之際，力敵山賊的鏢師連命也顧不了，倒會去注意一個手無寸鐵的相公麼？」

府台大人道：「那便又如何，老鏢頭有何見地？」

老鏢頭道：「府台大人請想想，那可是性命交關的時刻，非我便是敵，混戰之中，賊我雙方不下七八十人……」

府台大人一拍桌子，八成兒是他用驚堂木拍壞了公案，現下用桌子臨時替代了公案，却未替他備下驚堂木，啊喲！必是他把手拍痛了，痛得他臉兒也歪了，但仍然說道：「你們和山賊都不識他，自是全都當他是敵方，他豈不到處受敵？」

老鏢頭道：「大人明鑑，實是聖明不過，而他却在刀光劍影中穿行，毫髮無損，且還懷抱一個大包袱。」

府台大人道：「他抱着個大包袱，那自是更加笨手笨脚，而他到處受敵，而他在刀光劍影中鑽行，竟毫髮不損？不損一根毫髮？老鏢頭，你們江湖中，可有這麼一句話訣：天堂有路他不去，地獄無門闖進來！」

「大人，正是如此。」孟老當家的道：「只不過他是沒人用刀逼着他，黑松林有的是路可逃走，他却偏向險中行，向刀光劍影中鑽進去，而且鑽進總管大人轎下，鑽進又鑽出。」

「正是如此，」小青兒暗地裏一拍腿

兒，不過話沒說出口來，是在心裏說的：「我早該想到，我若是想到就好了……」

老鏢頭繼續說道：「他鑽進又鑽出，都抱着那個大包袱，那包袱的大小，和總管大人的寶箱，簡直一模一樣，大人，一模一樣。」

老鏢頭加重了語氣，目光落在醉貓身上了，小青兒的目光却早已轉向醉貓，半天沒聲息的醉貓像是嚇傻了，傻兮兮，東瞧西望，像眼前的事兒和他沒關連，但老鏢頭的目光一落在他的面上，偏又不傻了，偏又忽然叫起撞天屈來，叫道：「大人，寃枉哇。」

府台大人舉起手來，必是那手兀自發痛，是以不敢拍落，便又放落下來，道：「帶上來，你姓甚名何，報上名來，何方人氏。」

兩個衙役恰似老鷹搏兎，硬生生把醉貓提了起來，上前兩步，喝道：「報上名來，大人問話。跪下了。」

醉貓忽然大嚷大叫：「有辱斯文，敢是反了。」

府台大人一擺手，道：「讓他站着答話，這麼說，你是在學，是個秀才了。」

醉貓道：「你等聽着了！明年大比，春闈後我就是天子門生，爾等有辱斯文，該當何罪？」

府台道：「這麼說，你是個擧子了。那擧子報上名來。」

醉貓搖頭擺腦，道：「先師至聖孔仲尼，擧子豈無名和姓，青青姑娘作見證，醉貓便是我姓名。」

小青兒心想：「敢情他還是個擧人，只怕這就叫做出口成章了。」

府台大人道：「原來你姓崔名牧，何處人氏。」

小青兒心下一聲啊，不怪他口中的醉貓，聽來有異了，敢情他名崔牧，各地方言有別，鄉音有異，醉貓崔牧，略似而非，哼！

小青兒並沒咬牙，可也在心裏哼了一聲，這不是被醉貓戲弄了麼？好醉貓！

怎麼還叫他醉貓，不，偏就要叫他醉貓，死醉貓，殺千刀的醉貓。

小青兒自是恨在心裏，叫也叫在心裏，而今她是無雙女俠，噹噹响的女英雄啦，這臉兒無光之事，怎可教人知。

只見那崔牧道：「家在六朝金粉地，秦淮河畔，胭脂井傍，那巍巍鍾山下。」

府台大人道：「聽你的口音，果是金陵人氏……」

崔牧忽然「拍」了一聲，說道：「那衙役，好不曉事，大人沒了驚堂木，豈不是少了威風，還不快快替大人取過驚堂木來，好啦，大人，往下問。」

却是他這麼一說，大夥兒也才知道爲什麼府台大人的手高高擧起，又輕輕放落下來，也才明白爲何他拍了一聲，敢情是替大人以音代木，這豈又不是……呔，不成話，堂下的人，倒吩咐堂上的人問話，這還成啥話。

府台大人那還忍耐得住，怒道：「那狂生，休得佯顚狂，你那包袱何在，快快取來。」

孟當家的再上前一步，道：「稟大人，適才得店家相告，可眞成了天堂有路他不去了！竟先我等落在這店中，住在正院西廂房裏，他懷抱包袱而來，空手出店，可知那包袱在房中。」

崔牧嘻嘻笑，說：「妙哇，妙極。」

大夥兒一怔，不料大夥兒轉頭瞧他，他已繃緊了臉兒說道：「大人，這老兒大大有罪，他說我落到這店裏來，是天堂有路我不去，豈不是說大人你這公案之下，成了人間地獄，豈不是當衆蔑視公堂，辱罵大人？他心中沒有公堂，沒有大人，還有皇上嗎，豈不就是欺君，欺君豈不就是造反，那還了得。大人，法有律例，他該當何罪。」

分明是他在擾亂公堂，聽來可又句句有理，孟當家的着了慌，惶恐道：「大人，他眼見就要搜出他的罪證來，故爾以言惑衆，便請大人傳令搜查。」

府台大人道：「蔣都頭何在，即刻帶人去搜查，老鏢頭，有勞你也走一遭。」

孟當家的應了聲是，那手提軟劍的鏢師連忙接過蔣都頭手中鐵鍊，當下由小二哥帶路，一行人急忙入內去了。小青兒可不明白，她怎生會替醉貓担心着急起來，却又好生佩服孟老當家的，薑是老的辣，可眞是一點兒也不錯，完了，一旦罪證俱在，這醉貓可有死無生。

小青兒倒是明白了一樁兒，原來她不是眞恨醉貓，恨也不想死醉貓殺頭，罵他死醉貓，可不是眞要他死！

孟老當家的一夥人去得快，回來得也快，只見抬出一個包袱來，正是醉貓之物。那總管大人一見，面上立見血色了，喜道：「大人，正是我那寶箱。」

兩個衙役抬來包袱，在桌前一放，崔牧立即嚷了起來，叫道：「打刦啦，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這豈不是無日無天啦，敢情官兒也就是賊，你們是明火打刦。」

衙役立即大喝堂威，府台震怒，道：「那狂生，這包袱可是你的，包袱裏包着何物？」

崔牧道：「你們仗倚人多勢衆，搶奪我寶箱，那可不行。寶箱是我的命，你們搶我寶箱，就是要我的命，我的青青，救命啦。」

一些兒也不假，這包袱打從昨兒在那老大爺店中，就在醉貓身邊，今日不離手，醉貓抱在懷中的，分明就是這包袱，那總管怎會認作是他的？

小青兒欲言尚未開口！總管大人已道：「大人，這包袱實是我失去之物，爲掩人耳目，把民間常用的包袱換了錦袱，大人命人解開便知。」

不但兩衙役守在一傍，便是蔣都頭和孟老當家的亦緊守在側，府台大人一點頭，蔣都頭立即把包袱解開來，孟老當家的眼睛登時一亮，道：「稟大人，打從金陵動身之時，草民已然驗過，正是寶箱。」

包袱是尋常物件，寶箱可不尋常，箱上浮雕，人物栩栩如生，顯是巧匠精工雕成。

那崔牧急得臉也紅了，叫道：「你們搶奪我的寶箱，那可不行，奪我的寶箱，就是要我的命，青青姑娘救命啦，你見死不救，算啥無雙女俠，巾幗英豪。」

府台大人轉面道：「穆姑娘，這狂生說寶箱是他之物……」

總管急得額現青筋叫道：「胡說，分明是王爺的寶箱，老鏢頭亦驗明在先。」

小青兒道：「這醉貓雖是包袱未離手，却也未曾見所包何物。」

崔牧急得大嚷，道：「天理何在，王法何曾，這包袱在我落店之前，從未離手，適才在對面樓頭，眼見這總管落轎，他那包袱分明亦在他的懷中！」

府台大人忘了疼痛，一拍桌子，喝道：「敢再咆哮公堂，重打一百大板，教你識得王法。」

衙役登時喊堂威，却嚇不倒崔牧，道：「大人，天有理，王有法，我是講理，我這包袱未曾離手，總管的包袱亦未離懷，皆目睹有人。」

總管怒道：「那狂生還敢强辯，寶箱乃我親自選購，老鏢頭親自驗過。」

崔牧說道：「着哇，敢情這箱是你選購而來，我且問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世間人萬萬千，也難找出十足相似的人來……」

府台大人喝道：「那狂生，休得言語支吾，總管大人說的是箱。」

崔牧道：「多謝大人，却是你提醒了我，請問府台大人，你頭上可是戴着烏紗帽，這普天之下，多少個府台大人，可是也戴烏紗，府台大人名有別，這頭上烏紗，可也有別麼？人各有別的府台，却戴同樣烏紗，是則總管大人選購的木箱，王法可是不許平民百姓購買？他自秦淮河畔來，王法可是也不許我離胭脂井，我這箱購自烏衣巷口，朱鵲橋邊，老字號，金字招牌，王二瘸子造箱，江南第一家，有據有憑。」

一時之間，堂中鴉鵲無聲，崔牧說得如此有根有據，合情又合理，不由大夥兒都怔住了。

崔牧再又說道：「大人，我懷抱包袱進店，總管大人也懷抱包袱落轎，皆有目共睹，我的包袱已在此了，總管大人的包袱却不敢來，是否有欠公平，這店中既有兩個包袱，若包袱中也有同樣兩個木箱，可知就不是我偸了他時，物有相同，是他寃枉了夫子的門徒，天子的門生，若不還我公道，我一狀告到衙前，嘿嘿，只怕天下烏紗帽雖多，偏就是少了大人你頭上一頂。」

大比還待明年，春闈還待大地春回，這狂生竟然口口聲聲自稱天子門生，當眞好笑得緊，自也嚇不倒府台，也不去理他，那知府對總管道：「可否請總管大人取來包袱，好教這狂生口服心服。」

總管道：「有何不可。」他一擺手，咄嗟間，包袱取到，當堂解開，眞個分毫不差。令當場衆人皆是一呆。

崔牧得理不饒人，理直氣也更壯了，道：「大人，這總管口口聲聲，說我這箱乃是他的寶箱，物有相同，事有巧合，倒也不能明證我沒偸他的，爲何不打開箱兒來瞧瞧，他說失了寶箱，寶箱中端地是啥寶貝！且慢，府台大人，是否也該問問我這個夫子的門徒，天子的門生，箱中的是何物？你們大夥兒……寃枉我。」

小青兒說：「噯喲！可憐兒的醉貓，這麼說，可眞是他們寃枉你啦。別哭啊，你不哭，是不是？」

「如何不是，」醉貓抹了一下沒有淚痕的臉，破苦爲笑了，旣然沒眼淚，當然也就不是破涕爲笑，說：「青青姑娘，你眞好，你不但武功蓋世無雙，更有一副菩薩的好心腸，眞是我親親的青青姑娘，剛才我本是要哭的，那眼淚兒聽到你那可愛的聲音，就滾不出來啦。」

衆目睽睽之下，大夥兒眞是又驚駭，可又非强忍住笑不可，驚訝的是怎麼一眨眼間，小青兒已不在她那座兒上，已到了崔牧的面前，怎又不好笑呢？被哄的人牛高馬大，哄他的却是一個嬌小又美貌的姑娘，聽，她又在說甚麼？

小青兒想到適才也信了片面之言，竟也眞當可憐兒的醉貓是賊了，好生過意不去，別瞧她一日夜殺了十個賊子，那可是罪大惡極，該死的賊啊，其實她心腸是挺好的，眞是個好心腸的姑娘，她不再是小青兒，是大姑娘了，過了今日她就十五歲啦，十五歲的姑娘，就不是不知好歹的姑娘，聽！她又在說甚麼？

「噯呀！怎麼你沒眼淚？」

小青兒才不在乎大夥兒在瞧她哩，只覺得錯怪了醉貓，心下有愧，竟在衆目睽睽之下，掏出手絹來替醉貓抹眼淚。

但這是怎麼回事，醉貓明明傷心地在哭啊？怎麼沒有眼淚？

「我哭了的，」醉貓說：「我說過了啊，那淚珠兒聽到你那可愛的像仙樂一般的聲音，再滾不出來啦。」

「那麼，你不再哭了，是不是，可憐的醉貓。」小青兒柔聲說。眞是一些兒也不假，她語軟聲柔，眞像仙樂一樣，眞好聽。忽又啊了一聲：「不不，我也不再叫你醉貓了。」

「不，不不，」醉貓說：「在別人面前，我是崔牧，在親親的青青姑娘面前，我仍然是最最溫馴的醉貓。」

小青兒說：「就是罷，那麼我仍然叫你醉貓，可憐兒的醉貓，你別哭，我替你作主，呔！那官兒，還有你，孟老頭兒，還不動手做甚麼？」

孟老當家忙道：「是是，但是……動甚麼手啊！」

再不能怪孟老當家的這麼個老江湖也驚惶失措，休道人家對他們有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憑小青兒天人一般的功夫，眨眨眼間十多個賊子非死亦傷也不說了，那活閻羅何其了得，竟也在一招不到，就斷臂受擒，姑娘一瞪，他還敢說個不字麼？

却是那府台大人到底是專打人板子的官兒，可明白小青兒的意思，忙道：「姑娘說得是，來人。啊，且慢，總管大人請移步，老鏢頭也請過來，崔擧人，你是事主兒，自也該親自打開木箱。」

小青兒可不客氣，只一旋身，已站在兩個木箱之間，孟老當家的早巳把眼兒瞪大了。

「且慢，」崔牧道：「總管尚未說出寶箱內是何寶物，大人請借筆墨一用。」

府台點頭道：「正該如此，蔣都頭，替他開了鎖鍊。你說箱是你所有，箱中之物必須開列明白。」

府台聽崔牧說得句句有理，說得如此理直氣壯，又見兩個木箱一般無二，就知崔牧的木箱必非總管的寶箱了，別說這崔

牧實是難惹，若無來頭，豈敢如此佯狂，何況還有一個武功絕世的女俠，又親見兩人恁地親熱相好，他心下那會不着懷，鎖人容易，待開箱驗明人家是冤枉，那是想再開鎖，可就難了。聽崔牧這麼一說，倒鬆了一口氣，這豈不是不着痕迹，就把鎖開了。

其實那鐵鍊只是栓而未鎖，蔣都頭從鏢師手中接過鐵鍊，只一抖，即已收回，反而是崔牧不曾作難，倒令知府吁了一口氣。

崔牧把寫好的紙張摺疊了起來，說道：「請大人開箱驗明，若有虛假，任憑發落。」

府台大人道：「好，總管大人……」

總管忙說道：「王爺心愛之物，況價值連城，王爺從不對人提及，實是不便說出。」

府台瞧了崔牧一眼，方自爲難，不料崔牧倒大方得很，說道：「不必了，大人只管把我這木箱打開，且查對是否與我書寫的相脗合，不就眞相大白了。再說，總管大人失去的乃無價寶，我這箱中之物，別說送給總管大人總管也不要，只怕多一眼也不瞧，却是木箱倒還値得幾兩銀子，請這位大哥休要損壞。」

府台這才吩咐開箱，早已侍候在傍的衙役立即打開箱來，箱豈僅沒鎖，壓根兒就沒有鎖。

那箱一開，登時啊啊連聲，總管那已是白如紙的臉色，登時成了死灰一般，孟當家的若不是身後的鏢師急忙把他扶住了，險險栽倒在地，那知府大人却是早在意料之中，且已知箱中是何物，是以毫不驚奇，當下對崔牧道：「其實事出誤會，巧在舉人你這木箱與總管大人的一般無二，舉人休要見怪。」

小青兒逐個兒瞧了一眼，她倒是希望有人先說出來，那箱中端的是甚麼物件兒，但誰也不說，她再也忍耐不住了，忙道：「醉貓，你這箱中……箱中是……怎麼會是……」

「石頭。」崔牧說。

小青兒說：「你箱不離手，我還道是甚麼稀罕的寶物兒。」

崔牧道：「正是稀罕的寶物兒，大人，你貴爲四品黃堂，自是多攻書史的了，別人不識，大人必知此石的來歷，請大人一說。」

崔牧兢兢業業，小心翼翼，用袖向石上一拂，那石上立即現出八個字來，不，倒像是甚麼符咒，不但小青兒不識，孟老當家提起精神，看得仔細！竟也一字不識，皆因他到底是個老江湖，心中已然生疑！崔牧豈會把石頭當寶貝，抱在懷中不離手，莫非有詐？其實有古怪？是以瞧得最是仔細。

「古篆！」府台大人一怔。

崔牧道：「這八字大人可識麼？」

府台大人讀道：「箕子箕子，孤臣孽子。」

崔牧道：「大人果然是學識淵博，再請教大人，距今二千五百有四年……」

府台大人不待他說下去，接口道：「歲在丁卯，西伯昌薨，世子發嗣，是爲武王，開有周八百年天下。」

崔牧拱手道：「大人宏儒博學，的是可敬，武王在位十之二年，戊寅之歲，無道紂王殺少卿比干，囚箕子，微子去元。又一年……」

府台大人接口道：「歲在己卯，武王與商紂戰於牧野，紂王自焚而死，乃是上古一大紀事，商紂從此絕滅，封建亦由此而始。」

崔牧道：「再又一年……」

府台大人道：「是爲武王在位一十四年，是歲庚辰，武王封……封箕子於朝鮮，啊……」

崔牧道：「無道紂既死，即釋箕子之囚，那箕子自也成爲孤臣孽子，黯然離了商丘，牽從北來，一日止於邯鄲，對月傷懷，吟去兮去兮不復還之歌，即命人刻此石，埋於旅邸牆下。」

府台大人道：「箕子與紂王一母所生，爲紂王之弟，武王寬宏，不殺而封之朝鮮，去國豈有復還之日。此石果然寶貴非常。」

崔牧呵呵笑道：「大人，若非大人學識淵博，在凡夫俗子眼中，不過一塊頑石而已，却不知總管大人寶箱之寶物，能更寶貴於此石麼？」

府台大人道：「此石實是價値連城，十萬金亦不易，下官今日得睹異寶，便因總管大人失去寶箱，下官失去了頭上這項烏紗，斷送了前程，亦無所憾了。」

崔牧道：「不識廬山眞面目，都緣身在此山中，當局者迷，此之謂也，其實總管大人何曾失寶，不過是大人與老鏢頭一噕失寶，便已亂了方寸，不去冷靜思考而已。」

那孟老當家的開箱見石，本來已有病在身，既失所望，早已死去了一半了，得那鏢師攙扶，才能勉强站立，聞言登時一振，那府台大人聞言，倒先他一步，嘿！四品黃堂，竟禮下一個舉子，躬身一揖道：「適才下官魯莽，對舉人實是無禮，望乞海涵，下官前程事小，老鏢頭身家性命事大……」

小青兒道：「呔……眞眞悶煞人，你們說甚麼，怎生我總不明白，醉貓，既知失寶所在，快快說了。」

崔牧道：「是，姑娘有命，醉貓敢不尊命，孟老鏢頭，請問，從金陵起程之日，可是驗箱而未驗寶？」

孟老鏢頭道：「老朽此行，乃是奉撫台大人之命差遣，不得不來，箱中之寶，乃是東平王爺心愛的珍藏，老朽一介草民，斗胆亦不敢開啓寶箱。」

崔牧道：「這一路行來，寶箱皆由總管携帶，箱不離身？」

孟老鏢頭道：「豈僅箱不離身，便是晚間總管亦枕箱而眠，一路之上，更無閒雜人等接近總管。」

崔牧道：「便是今日山賊來襲，貴鏢局的鏢師夥計，拚死拒賊，亦無一賊走近轎傍。」

孟老鏢頭道：「便總管大人亦所目睹，適才亦對府台大人承認。」

「好極了，」崔牧說：「來到這店中，那寶箱亦在總管懷抱之中，開啓寶箱，老鏢頭亦不在當場，嘿嘿！大人，你已聽得明白，起程之時，老鏢頭其實不知箱中有寶無寶，不過只憑總管一言，來到此間，總管言說失去箱中寶物，亦是憑他一人一口之言。」

當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府台大人和老鏢頭不約而同，目光都轉向總管，那總管本已面如死灰，被兩人這一瞧，額上的冷汗更大顆大顆地滾落下來，他倚桌而立，連桌子也顫動起來，說道：「老鏢頭雖未開箱驗過，但撫台大人却知箱中珍藏，乃價値連城的奇珍。」

崔牧呵呵笑道：「好一個却知，不用說，亦不過是你總管大人告知的了，老鏢頭，這麼說，豈僅你不知箱中是何奇珍異寶，連撫台大人亦未眼見了，其實，該說是老鏢頭你壓根兒不知箱中是否有寶，老鏢頭，行有行規，我姓崔的雖不是吃的鏢行這碗飯，你起程之時所驗者此箱，而今此箱本無恙，是則箱中是否有寶，有寶是否失去，又與你何干，大人。」

崔牧轉向府台大人道：「大人管轄保定府地界，若然失了此箱，可眞難辭其咎，現今此箱未失，你又何罪之有？却是山賊爲患商旅已有年，上憲兵剿多次，非但賊勢未稍戢，倒折將損兵，大人以一介文官，倒殺賊誅其首惡，若說大人頭上的烏紗不保，只因換了頂戴，因功升賞，從此騰達飛黃。」

只聽連聲呼喚總管大人，原來是那總管已暈了過去，府台大人一使眼色，吩咐道：「蔣都頭何在，快扶總管大人回房，祇要小心伺候，傳令下去，命守備調派馬步兵丁，即日護道大人上京。」

蔣都頭如何不理會得，甚麼侍候，監視才是眞，府台大人再又傳令道：「東平王爺寶箱，除總管大人的跟隨人等，不准觸及，一路之上，更不許任何閒雜人等，接近半步。」

蔣都頭應道：「屬下遵辦。」

這面王府的人扶總管回房，抬回寶箱，那面知府衙門的人已分頭傳令去了，店堂中亂而復靜，府台大人再又一揖，道：「舉人一言驚醒夢中人，多承指點，令下官既愧且感，此間事了，請舉人與穆姑娘移玉府衙，下官尚要拜謝。」

崔牧一笑道：「大人，此間事，何曾了，大人應即一面申報上憲，休提寶箱之事，只說殺賊擒王，更快馬專文禀告東平王，說總管有驚無險，寶箱安然無恙，爲保前途安全，特派守備領兵護送上京。」

府台大人深深一揖，道：「舉人見識非凡，下官不求飛黃騰達，得免這場飛來橫禍，眞沒齒難忘，只是務懇兩位留駕，山賊首惡三人，大小頭目數十，嘍囉以百計，雖得穆姑娘仗義行俠，但僅誅一惡，尚不能除暴而安民，下官爲民請命，再懇姑娘除惡務盡。」

崔牧道：「大人請放心，其實不知那賊首雖是飛天虎，論武功，活閻羅才是第一把交椅，穆姑娘一招不到，活閻羅便已授首，那夥山賊如何不魂飛魄散，府台大人若然不信，派人一探，便可明白，此刻必已賊去巢空了，却是賊去山寨在，那賊巢却也是留不得的，大人無兵可派，只要派府中衙役，便可掃穴犂庭，一把火，把山寨夷爲平地，那時申報上憲論功行賞，大人怕不加官晉爵。」

若不是尚有衙役在當場，府台大人眞恨不得爬下去叩頭，那心中之感激，眞個是無以復加，只道是大禍從天降，却原來是鴻運當頭。

崔牧不待他開口，又道：「我這木箱是大人命人搬出來的，有勞大人也命人搬回我那房去，青青姑娘，人家有貴人忙，我這醉貓還得買醉，咱們別在這裏礙手礙腳，走啦。」

府台大人道：「這樣無價的古董，你竟放心……」

崔牧道：「不放心的是大人若不趕緊行動，只怕到手的功勞爲他人所有了。」

拖了小青兒就跑，一出店門，街道上登時又一陣騷動，一人大叫道：「出來了。」人羣立即圍攏來，七咀八舌，嚷叫快看女英雄，先前那店門一關，倒也走了不少人，但走去的人却把天仙一樣的年紀輕

輕的女英雄殺賊的英勇事兒傳了開去，眞個是一傳十，十傳百，倒來了更多，只因府台大人在內，府衙的三班衙役，似虎如狼，守在店門外，倒也無人敢近前，但小青兒一沉身，你推我擠，前面的人站不住脚，不由他不跌跌撞撞，往前竄來，那小青便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也從沒見過這大聲勢，雖沒嚇着，却慌了手脚。

崔牧呵呵笑道：「這便是一舉成名天下聞啦，姑娘你不是要揚名兒麼，現在你不想名揚天下，可也不行。」

小青兒心下着慌，說：「咱們，……怎辦？」

崔牧道：「咱們分道走，城東見。」

小青兒才喂了一聲，崔牧向湧來的人羣中一鑽，登時不見了，她也不敢怠慢，跺脚，騰身一掠，人羣中登時發出一陣喊來，要打房上走，那自是輕而易舉，但小青兒要追崔牧，說不得啦，沒法兒不借人家的人頭，她人小身輕似燕，倒也不怕踏傷人，竟接連三個起落，街道上才有落脚之處，雖然奔來的人仍然不絕，總算疏落了些，她身形快似風飄，人又矮小，左鑽右竄，奔跑的人衆那能發現出她來，轉過街口，鑽入一條僻靜的小巷，小青兒才鬆了口氣。

啊喲！醉貓呢？不錯，城東見，醉貓是這麼說的，小巷恰是通東城，轉出又一條大街，總算再沒人注意她了，小青兒仍怕被人認出來，脚下可仍不慢，出了東城門，望來望去，就是不見醉貓。

該死的醉貓，你在那裏啊？

敢情城外也這麼熱鬧，雖不及西城外繁華，亦人烟輻輳，迎面一個大酒樓，小青兒心中一動，八成兒是在這裏了，醉貓說過買醉的。

才走到店門，一個夥計已迎了上來，說道：「可是穆姑娘麼，一位相公在樓上恭候。」

小青兒一怔，除了醉貓，還有誰來，不，不能啊，眞不信醉貓能快得過她。

但醉貓就是快過她，已在樓上了，而且已要了酒菜，她才打樓梯口露出頭來，醉貓一聲啊呀，跳了起來，一揖到地，說：「不知女英雄來得恁快，醉貓失了迎迓，罪該萬死。」

她，怎麼啦，忽地一幌身，只聽拍拍兩聲，又脆又响，醉貓啊唷連天，摸着臉，說：「你，爲什麼打我？」

那兩個咀巴子可打得眞不輕，醉貓的臉上兩邊都現了紅痕。

不料小青兒怔得一怔，瞧瞧自己的兩手，忽然問……忽然問……小青兒竟然哭啦？雖然沒哭出聲來，但那眼淚像斷了綫的珠兒，大顆大顆地滾落，一跺脚，震得樓梯轟然一聲响。

眞把醉貓嚇壞了，雖然小青兒成了淚人兒，眞是梨花帶雨，可不知她不是爲了傷心，他明白了，女孩子兒家傷心會落淚，氣起上來也會哭的。

「好哇！」小青兒再跺跺脚，哭道：你……你欺負我？」

「我沒有啊！」醉貓是眞惶恐了。

小青兒狠狠地抹一把眼淚，說：「還說沒有，你欺負我，你壞透啦，原來你一直瞞着我。」

她是怎麼啦，卜算子打她的屁股，她也沒傷心，也不曾氣得哭的，怎麼她而今長了一歲，也更大一歲啦，大姑娘竟在一個剛認識不久，在衆目睽睽之下哭啦，眞的，她已記不得久多以前哭過了，而且是在爺爺面前，但這醉貓却是個剛認識不久，知道人家的眞姓名，也還不到一個時辰，而他，竟然哭了。」

她又狠狠地抹一把眼淚，眞丢人，她是氣極了，這醉貓分明有一身了不得的功夫，她早就有些疑心了，現在，他再騙不過她了，她是打人頭上飛出來的，一路上也沒停過步兒，而醉貓，這壞透了的醉貓，竟早已來到這裏了。醉貓把眼睛睜大了，臉上的指印更紅了，出其不意，小青兒打得着實不輕。

「我瞞你？」醉貓大睜的眼睛，顯然要知道小青兒到底知道了多少？

「那麼，」小青兒說：「你承認啦，有一身了不得的功夫，却瞞得我好，還不是欺負我麼？」

原來是這麼回事，「別哭啊。」醉貓對小青兒說。因爲小青兒的眼淚滾滾落，抹了却又流出更多來。「別哭啊！」醉貓溫柔地說：「我沒瞞你，誰斗胆敢欺負山東穆家寨，青青穆姑娘，對了，快別哭，來來……」

是他走近小青兒，先前在店中，小青兒多好，當着那麼多人面前，竟掏出手絹兒替他抹淚，雖然他不過是假裝傷心，不是眞哭，現在小青兒却是眞哭，眞傷心得成了淚人兒。

「來，」醉貓說：「快別哭了，你是噹噹响的女英雄呀，你不願以淚人兒名揚天下，是不是，英雄是不落淚的啊。」

他也掏出手絹來，也溫溫柔柔地替她抹去滾落的珠淚，他仍是小青兒身邊最最溫馴的醉貓，但殺賊眨不眼的女英雄，却成了最最柔馴的小綿羊兒了。

「你瞞我，」把頭靠在醉貓肩上，溫馴地任他抹淚的小青兒說：「你要不是有身了不得的功夫，怎倒先來等候我啦。」

原來是這麼回事，醉貓叫起屈來，說：「不過是我熟路，穿過一條橫街，就來到這裏了，而且那成千上萬的人要瞧的是天下聞名的女英雄，我跑來自也是一路無阻。」

不錯，可不是她曾在小巷中轉來轉去，才尋到這東面的大街，人家却熟路啊，也不用打說人頭上走路，那麼，是她錯怪人家了。

「嘖嘖，」醉貓退開一步，他知道，酒樓上有多少雙眼在瞧他們，只不過裝做不見，說：「你不哭了，多美，大姑娘是不哭的，英雄也不落淚啊。」

小青兒才不管樓中有多少雙眼在瞧他們，她眼中只有一個醉貓，這裏也沒人知道她是山東穆家寨，穆青青姑娘，醉貓不着痕跡地退開去，她却挨近他身去，因爲她也才見到了醉貓臉上紅紅的指印，她眞不是不講理的姑娘，先前她不過在心下寃枉了醉貓，她也難過愧咎，何況她打了醉貓，打得着實不輕，不錯啊，她要是有一身了不得的功夫，剛才怎會躲不開。那麼，她是眞又寃枉人家了。

小青兒說：「你……痛不痛啊？」

他也無視衆目睽睽，既然他是她身邊最最溫馴的醉貓，他怎能躲開小青兒憐惜的撫摸呢。

小青兒撫摸着他的臉兒說：「我打痛了你麼？爲啥不說話啊，你恨我，是不是，我……我又寃枉了你。」

「不不，」醉貓臉上的紅痕突然消失了，只不過他雖無視衆目睽睽，却仍然知道有睽睽衆目在無聲的瞧他們，他的臉紅怎會不紅透了，紅透的臉色也掩蓋了那指印的紅痕，到底那指印的紅痕，其實也不十分顯著的。

醉貓握着她的手兒，若然她爺爺和小倩見到了，必然大吃一驚，潑辣辣調皮又搗蛋的小青兒，竟成了小綿羊兒，必然驚覺小青兒已不小，是個情竇已開的大姑娘了。

不，誰說小青兒長大了，一個長大了的姑娘，竟會在衆目睽睽之下，和一個男子漢這麼毫不忌憚地親熱麼？全沒一些嬌羞的姑娘，是長大了的姑娘麼？

醉貓不敢笑，可又尷尬，迅速瞟了樓中的酒客一眼，道：「你沒有打痛我啊，來，咱們先前沒好好地吃喝，我已要了酒菜，這兒再也沒人打擾咱們了。」

她乖乖地跟隨着他，在位兒上坐了下來，醉貓却直皺眉，低聲說：「別不轉眼的瞧我行不行，你瞧人家都在望咱們。」

一個家中壓根兒就沒有閨門，從小野慣又任性的姑娘，從小在男人堆中長大，唯一的女伴兒只不過是比她大不到兩歲的小倩，在她的心目中竟會有男女之別麼？

小青兒的眼睛倒睜得更大了，說：「嗳呀，原來你不老啊？你和陸公子差不多年歲兒。」

醉貓不敢笑，心下嘆了口氣，說：「原來你一直以爲我老了麼？」

是眞的，最初這醉貓令她覺得可笑，後來越更覺得他有趣了，一個從小就歡笑聲不絕的小青兒，數月來浪蕩在江湖上，有甚麼值得她歡笑的呢，今天，這醉貓却把那已失去了數月的歡笑，給她帶了回來，但從未像此刻一樣，認爲仔細地瞧過醉貓。

小青兒竟才驚訝的發現，若然他不是頭髮蓬亂，若然他的衣服不是如此殘舊不整，陸公子能比得下他去麼？想到木兒公主却千方百計討好陸公子，半點也不敢拂忤陸公子，而她却……

小青兒說：「你……還痛不痛啊，我再不打你啦，可憐兒的醉貓，我也再不許人家欺負你，誰要敢欺負你……」

「你就給他兩個咀巴子。」醉貓說：「就像剛才你打我兩個咀巴子一樣。」

小青兒竟看不出可憐兒的醉貓眼兒在笑。說：「那是不一樣的。」說的一股正經，「一年前，也是這差不多的時候，一天晚上，我給東平王那奸賊的四個侍衛每人兩個咀巴子，你……望甚麼？」

醉貓急掃了一眼，倒鬆了一口氣，樓中的人客再沒人注意他們了，到底自認爲已長大了的小青兒，在人家眼中，不過仍是一個小妞兒，而且必是個寵壞了的小妞兒。沒人注意，那麼沒人聽到小青兒叫東平王做奸賊了。

「說下去。」醉貓說道：「別提名道姓。」

小青兒道：「原來你怕，我可不怕那奸賊，那一晚，我打了那四個侍衛每人兩個咀巴子，沒逼他們把打落的牙齒和血吞下，已是我手下留情了，也因這緣故，那奸賊才連夜溜回北京來，再不敢在武昌府興風作浪了。」

醉貓眼中的笑意消失了。

小青兒繼續說道：「後來，死盲公又傳了我循環三絕劍，那可是得內外兼修才成的，因此，我的內家功力大增了，其實木兒公主也傳了我修練內家功夫的口訣，只不過我還沒時間練而已。」

又是木兒公主，醉貓忍住了沒動聲色，道：「青青姑娘，你對我眞好，雖然你先前誤會我，也不過輕輕兒地打我兩個咀巴子，要不然我以後再沒牙兒吃飯了。我知道，不，我不過聽說過，木兒公主是當今皇上尋訪了十多年的公主，就是當年被崑崙奴刦出宮來的那位貴妃所生。」

「你！你知道？」

「我知道，」醉貓說：「死盲公就是卜算子，當然姓不假，名兒可不眞。」

小青兒的眼睛睜圓了，說：「你還知道多少？」

醉貓說：「只不過一丁點兒，也知道其實山東沒有穆家寨，也許早年有，不過現在已是野史上的名兒了，當然也就沒有穆青青。我知道，你是朱仙鎭上柳青青，你爺爺是位了不得的大英雄，只不過洗手江湖，再不理武林恩怨了。也知道有一位小倩姐姐，比你大了兩歲，也有一身好本領。」

「原來你全都知道！」小青兒說：「你！你端的是甚麼人？」

「在別人面前，我姓崔名牧，夫子的門徒，明兒就是天子的門生。」醉貓說：「但在青青姑娘你身邊，我不過是個可憐兒的醉貓，姑娘你手下留情，才能保全下牙兒來吃飯的可憐兒的醉貓。」

「我再不打你啦。可憐兒的醉貓。」

「那麼，」醉貓說：「朱仙鎭上柳青青姑娘，也再不瞞我啦，你放心，在別人面前，你仍然是山東穆家寨，姑娘穆青青，任他是誰，我也不說，要不然你爺爺知道你的踪跡，就會來揪你回去了，你也就不能再尋訪木兒公主的下落了。」

雖然他的聲音低得只有小青兒才能聽得到，但仍然瞄着四處，原已不多的人客，又已走了些，那時光，太陽雖然已偏了西，黃昏却還未步上樓頭，夜市也還不到時候。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還瞞你做甚麼。」小青兒說：「我改姓穆，只因爲木兒公主的娘，就是貴妃，本姓穆，她恨皇上當年把她搶進宮去，故爾生下公主，也不許公主姓朱。」

醉貓說：「我明白，姑娘而今揚名天下聞，木兒公主當然也會聽到，這位女英豪是誰啊，不用說，公主是曉得你的名兒的，就會猜到是你了。」

小青兒說：「名兒有相同，便不就會猜到是我，但一聽說一招不到，就殺死那麼多賊子……」

「尤其是斷了活閻羅的一條胳膊。」醉貓補充說。

小青兒道：「公主就會知道是我了，因爲越是對方人多，大挪移的輕功威力也越大。因爲這門功夫是公主教我的。」

「大挪移！」醉貓說：「那是忍大師俗家的家傳功夫，是不是？」

小青兒點點頭，竟不驚奇這醉貓怎會曉得。道：「那崑崙奴是忍大師的侄兒，崑崙奴傳給貴妃，貴妃生前傳給公主。」

「公主又傳給了你？」

小青兒說：「還有死盲公，若不是忍大師也指點過他，雲台十三門的劍法再奇絕，也不能領袖大河南北武林了，只不過那不是雲台的本門功夫，盲公却未將此傳給門下弟子。也因這緣故，死盲公在江湖上行走，從未遇到過敵手。」

醉貓說：「因此，姑娘你本巳是家學淵源，再加上忍大師的神秘輕功，盲公的無雙劍法，今日就一舉揚名天下聞了。羣賊望風披靡了。」

小青兒色舞眉兒飛，說：「醉貓，我不瞞你，我說過的。」

「你說過，」醉貓說：「但你還忘了把陸公子告訴我，青青姑娘，那陸公子又是誰啊？」

小青兒道：「我眞沒瞞你，今兒我才知道，原來公主傳我的大挪移，和死盲公傳我的循環三絕劍配合運用，竟是如此威力奇大。」

「那是當然啦，」醉貓說：「人家連你的人影也還沒瞧清楚，你却身快劍更快，因爲劍在身先，甚至對方尚未瞄見你的影兒，你的劍巳先要了對方的命，誰還能抵擋得了你的疾攻。好啦，你該告訴我啦，那陸公子是誰？木兒公主一定和他要好得像糖黏豆兒一樣，是不是啊？」

「我只知他是死盲公的師侄孫。」小青兒說：「你不是江湖中人，眞可惜，要不然就知道陸公子的大師兄妒嫉他，把師傅石雷殺死了，却把罪名推到他身上。」

「於是，這陸公子就亡命天涯。」醉貓說：「於是，他大師兄石開山，就撒發出武林帖來，其實並非爲了要人協助緝拿他，助雲台清理門戶，不過是要天下人皆知這陸公子是弑師的兇手，雲台門的叛徒，於是，那石開山也就無異在天下人面前，順理成章，堂而皇之的接掌了門戶，原來你說的陸公子，是他呀。」

小青兒心下疑雲再起，眼兒又再越睜越大了。

醉貓慌忙說道：「青青姑娘，你是在猜，我怎麼知道是不是，你說，我是不是也人在江湖？分別只不過在武林與文林而巳，我在江湖上行走，何處碰不到江湖中人，武昌府聖姑開府立宗，誰不津津樂道，盲公卜算子清理門戶，那自是也人人談說。」

「原來如此。」小青兒說。那心下可在說：幸是我沒再錯怪他。

「就是如此，」醉貓道：「如此今兒青青姑娘你揚威保定道，威震黑松林，北往南來的旅人到了何處，你這英雄事蹟，也就傳達到那裏，再加上一傳十，十傳百，不出一月，還怕不天下人人皆知，姑娘，是時候了，咱們也該走啦。」

「走啦？」小青兒說道：「咱們那去啊？」

醉貓道：「姑娘怎生忘了，我那寶箱仍在店中，天色巳黑下來，不回店，如何過夜。」

不說過夜，小青兒尚忘了倦，登時大大打了個呵欠，她巳三日兩夜沒合過眼了，道：「我，眞想睡一個大覺，走啊，小二哥走來。」

走來的却是店家道：「兩位要走了麼，今日得蒙女英雄和舉人光臨，眞個是蓬蓽生輝，小店無限光榮，女英雄又豈僅造福我保定府一方，請還請不到，豈敢收受兩位賞賜。」

小青兒一怔！說：「你認識咱們？」

醉貓道：「他倒不識，那知府大人巳派人在此了。你瞧。」

傍邊早轉出一人來，道：「府台大人吩咐，不敢驚擾，唯恐接待不週，派小人攜帶銀兩前來，偏這店家得知是女英雄，定要表示一分心意，兩位請便。」

醉貓道：「恁地時，多謝了。」當下收了銀子，和小青出店，那天色黃昏，店裏多有掌燈的，街道上却昏暗下來，是以沒人認出小青兒來。醉貓顯然帶着她，走的亦是偏靜的街巷，忽然停了步，道：「姑娘，要想清靜，就休被人發覺，你打房上回店。」

原來巳到了鴻燕賓館的後門，小青兒說好，越房而入，只見店中冷冷清清，只有兩個房間亮着燈，偌大一個店房，竟無人客，小青兒一時間那能認得出房間來，正尋間，只聽醉貓的聲音在下面傳來，道：「姑娘，請下來。」

一聲未落，只見院中亮了兩盞紗燈，不但有兩個小二哥，還有兩個衙役。

小青兒跳下房來一瞧，說：「這不是咱們那房間啊？」

一個衙役上前道：「府台大人巳命下役在此侍候，掃榻相迎，女英雄請。」

醉貓呵呵笑道：「知府坐享大功，如何不感激青青姑娘你，受之無愧，接待女英雄，自是賓館中最好的上房。」

衙役道：「便是相公的寶箱，亦巳搬入上房了。」

小青兒入房一瞧，眼睛就是一亮，那是甚麼旅店客房，直是富貴人家的閨閣，錦榻垂羅帳，地上亦舖着厚厚的地氈，小青兒一見錦榻，早呵欠連天，反手關了門，倒頭便睡。

一覺醒來，竟巳是紅日滿窗，但賓館中靜悄悄，小青兒好生奇怪，第一個想到的竟是醉貓，打開門一瞧，門外竟有兩個僕婦，兩個丫環，捧着盥洗之具，一個體面些的丫環屈膝道：「奉府台大人命，特來侍候女英雄。」

小青兒可不是被人侍候慣了的人，可也不由她拒絕，梳洗巳畢，又請更衣，原來府台大人想得可眞週到，竟連夜照她的身上的衣着，縫製了兩套新衣，說眞的，小青兒巳不知身上的衣衫巳有多久沒更換過了，其實比醉貓的衣衫更要敝舊，不錯，醉貓說得不錯，却之不恭，受之無愧。

小青兒身上的衣着還是年前木兒公主在武昌府時替她買的，買的是武昌府能買到的最華貴的衣衫，是以她更換了新衣，兩個僕婦和兩個丫環，莫不是一邊侍候，一邊嘖嘖連聲，小青兒奇道：「你們這是

做甚麼？」

那體面的丫環道：「小姐，你別是仙女下凡吧？誰也不會相信小姐會有那麼大的本事，聽說小姐眨眨眼，就殺死了無數萬惡的山賊？」

那兩個僕婦那還忍耐得住，一個說：「小姐眞是個美人兒。」一個說：「眞是人要衣妝，小姐身上那衣衫雖好，只是小得不稱身，這一換上了稱身的新衣，不但更美了，人也像長了兩歲，可不是成了天仙般的美人兒。」

小青兒最愛聽的可只得一句，長了兩歲，那麼，她眞不再是小姑娘了。一個丫環早捧過銅鏡來，一見鏡中的影兒，便她也呆住了，鏡中可眞是她小青兒麼？

她爺爺家中倒是有一面銅鏡，却只有小倩不時顧影自憐，小青兒這野丫頭若會照鏡兒，那也不成其野丫頭了。現在，她才發現，敢情她小青兒也不醜，自從見到木兒公主，她知道何謂美了，公主像極了貴妃，貴妃若不是天下最最美的美人兒，也不會成皇上的寵妃了，敢情她雖及不得公主的美，却也挺好看的。連她自已瞧見也呆住了。

那麼，貓醉要是見到了她……怎麼無端端的，心兒會劇跳起來。

她更願聽到醉貓的讚美，她小青兒可不蠢，醉貓一直把她當作小姑娘的。

「喂！」小青兒道：「你們說，我換過衣衫，眞像長了兩歲啦？」

四個女人倒像長了八張咀，小青兒終於聽得明白了，衣衫更稱身是其次，主要的是一個僕婦把她的小姑娘的髮髻，改變了雲鬢堆雅，看來如何不年長兩歲，何況一個從小掄拳踢腿，舞劍弄刀的姑娘，自是比一個閨中弱質更長得健壯，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理該是個大姑娘了，只不過那小姑娘的思想年齡，可不是能改變得了的。

醉貓若是見到，必定認不出她來啦，醉貓呢？

門口忽然走來一人，小青兒認得，蔣都頭。

蔣都頭捧着個包袱，在門口唱了個大喏，但一抬頭，可就楞住了。

小青兒格格一笑，倒把身子轉了轉，蔣都頭說：「這位是，咦！穆姑娘呢？」

那麼，四個丫環僕婦所說是眞的了，小青兒好不得意，四個僕婦抿着咀兒笑，笑得蔣都頭啊了一聲，道：「差點兒不認識姑娘了，只道天仙下了凡塵，稟穆姑娘，府台大人伴同總管大人晉了京，特命人把銀子換成了金葉，姑娘攜帶也方便。」

說甚麼金銀，小青兒只想快點見到醉貓，她才不理會知府上沒上京，道：「醉貓呢，在那裏啊？」

蔣都頭道：「銀子是五千兩，按價折換了金葉，請姑娘點收，雖是五個賊人的首級懸賞千兩，但姑娘昨日大展神威，餘下的賊子果如崔相公所料，巳棄了狠牙山賊巢，逃去無影無踪，竟不用我們費事，賊子們倒自己放起一把火來，把山寨燒爲一片平地，可知是再也不敢捲土重來的了，是以五千兩賞銀，理應爲穆姑娘所有，府台大人命在下再三致意，未能親自欵待姑娘。」

小青兒半句也沒聽入耳，兀自在想：：醉貓見到她，必也像這蔣都頭一般模樣，多好玩兒，不耐道：「我問你醉貓。」

蔣都頭終於明白了，道：「穆姑娘原來問崔相公，今日天亮不久，約在一個時辰之前，巳然上路了。」

小青兒忽然感到眼睛熱辣辣的，小時候，每當她調皮不聽話，爺爺就不睬她，故意讓小倩來氣她，總要氣得她哭起來爲止，後來大了，雖然不再哭了，但也有這時候被遺棄的感覺。

小青兒驀可裏一跺脚，蔣都頭慌了，叫道：「姑娘慢走，你的包袱。」

小青兒抓起包袱就跑，那管甚麼光天化日，跳上房，一路無阻，出了西門，醉貓是要晉京，自是走北上的路，她脚下有多快，半個時辰下來，巳出去三五十里了，但道上就沒見到一個行路人，雖說狠牙山的賊巢巳被敉平了，但知道官兵仍在用兵到處搜捕餘匪，那常年在江湖上行走的人都明白，這時候官匪最是難分，誰敢上路，是以商旅絕途。

小青兒是氣極了，狂奔了一陣，來到一個坡上，只見前面是個渡口，坡下是一個密林，大道穿林而過，那眼中熱辣辣的感覺漸漸消失了，只是仍然酸酸的，到底她也不再是不懂事的小姑娘了，當眞她憑甚麼生人家的氣，她和醉貓不過是萍水相逢，人家有人家的前程，她有她的陽關大道，難不成要人家伴她闖蕩江湖不成。

却是連她也不明白，怎生一聽說醉貓不辭而別，意會恁地氣惱！咦！

忽然間，她發現林中有人，一個人影一幌！

這一路行來，都沒見人，却知醉貓上了路，一個時辰前動身，不正該來到這裏麼？莫非林中人是醉貓？

哼！還不知是否便是醉貓，小青兒頓又氣從心上起，當眞氣從何來，人家讚她美若天仙，雖高興，可不稀罕，她希望聽到醉貓讚美，該死的醉貓却不辭而別了，她是多失望，怎又不感到被遺棄的悲哀。

難道小青兒眞長大了，巳長大到爲悅已者容的年齡？

不，醉貓若是喜歡她，也就不會不辭而別了，就憑這一樁，巳足够她氣惱了。

小青兒咬緊了牙兒，飛掠進入林中，穿林繞樹，可不是醉貓麼？

不料她未顧到脚下，被甚麼一絆，差點兒跌了一交。

小青兒倒會跌交麼，霍地一旋身，才知是被一塊石頭絆着了。

咦！這不是醉貓的寶貝麼？怎倒棄在地上？

正是那塊去兮去兮不復還的石頭，甚麼箕子箕子，孤臣孽子，石上的刻字仍在，她如何不認得。

却是這一來，小青兒八成沒即刻撲去，醉貓也才免了兩個咀巴子。

既是無價之寶，眼前林中那草地上，也只得醉貓一人坐地，怎生棄在這裏？

醉貓顯然沒發覺她，背對着她，面向渡口那面坐地，那隻盛於寶貝石頭的木箱，就在他身邊，箱蓋掀在一邊。

醉貓在作甚麼？

小青兒不瞧猶可，她騰身上樹，再竄

上右前面一株大樹，差點兒沒驚呼出聲，她明白了，這瞬間可才眞是怒從心上起。

啊呀！原來這醉貓才是飛天大賊！

來自草原那一邊

那移近中天的太陽，從林隙中投到地上，映出醉貓面前霞光萬道，包袱皮舖在地上，舖在醉貓面前，寶氣珠光，映日生輝。

小青兒從沒見過這麼多珠寶，但便有再多的珠寶，也休想她多瞧一眼，甚麼珠寶？在她眼中，眞如糞土一般，她胸前那塊玉她卻是珍惜的，只因那是公主賜給她的，她掛出來也不是爲了作爲裝飾，不過爲了有助她尋訪公主。

呸！小青兒啐了一口，這醉貓眞沒出息，拿起一件珠寶欣賞一會，嘖嘖兩聲，換一件，又是嘖嘖連聲。

她明白了，甚麼箕子箕子，孤臣孽子，分明是這醉貓愚弄人的玩意，分明他掉換了那總管的寶箱，嗳呀！是了，必是這醉貓從金陵先買下了一個一模一樣的寶箱，一路跟隨下來，明知這裏道上有狠牙山的賊子出沒，是以候在張老爹那小店中，伺機下手，來了這麼大一隻肥羊兒，山賊如何不大舉出來，他就趁亂之下掉了箱。

她明白了，小青兒想到她前一晚殺了五個嘍囉，才引得羣賊大舉而來，也才亂上加亂，偏她又助了五龍鏢局的鏢師一臂之力，殺退了賊子，也無異助了這醉貓掉箱……後來……後來……

小青兒想到後來在府台大人和鏢師面前，竟替醉貓證明確有此箱，且箱未離手，再又被醉貓利用，如何不怒火三千丈。

呔！小青兒大喝一聲，身快劍也快，不不，可不能這麼便宜了醉貓，她是氣極了，但又不知怎麼的，手中劍在她腳尖點到地的刹那，竟失了準頭。

那醉貓啊呀一聲，叩頭如搗蒜，叫道：「大王饒命，可憐我有個老爺爺，還有一個小姐姐，我醉貓雖然該死，若是不見青姑娘一面，醉貓死也不瞑目，求大大王劍下留情。」

小青兒喝道：「你胡說甚麼？」

醉貓兀自叩頭如搗蒜，道：「大王有所不知，那青青姑娘最最可愛不過，不但長得像天仙一般美，也最最好心腸，又最最憐惜我這個可憐兒的醉貓，大王，你必也聽到過山東穆家寨，姑娘穆青青，威震保定道，殺賊黑松林，無雙美俠女，巾幗稱英豪，大王，我可是爲你好，八成兒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嘿！不是嚇你，我就是穆家姑娘可憐兒的醉貓，你殺了我不要緊，姑娘一惱，嘿嘿，問你大王有幾個腦袋，我是打旗兒的先上，穆姑娘隨後就到，渡頭就在腳下，爲什麼我在這林子裏坐地，不瞞你說，就是等候穆姑娘，姑娘昨兒一劍掃平了狠牙山，殺得賊子四散奔逃，我這打旗兒的爲什麼先上啊，就是爲了替姑娘清道兒，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最難防，道上有沒有東逃西散的賊子埋伏，那下五門的賊子最是陰毒不過，我醉貓寧可替姑娘去死，也不願穆姑娘遇險。」

小青兒手中早已軟下來了，嗳呀！敢情醉貓非但不是不辭而別，對她還恁地耿耿忠心。

不，小青兒劍要還鞘，又停下手來，這地上的大堆珠寶又怎說？

呔！小青兒大喝道：「醉貓！抬起頭來。」

醉貓說：「啊呀，原來不是大王，是位仙子，我醉貓沒醉啊？是不是？不不，我清早起來，記得清清楚楚，滴酒沒喝。」醉貓兩眼直勾勾如痴如呆地站了起來。

小青兒道：「你胡說甚麼？」

醉貓揉揉眼，說：「好熟的聲音啊，只道青青姑娘的聲音也像仙樂一般，敢情這位仙子的聲音也像極了青青姑娘 是啦，我沒醉，那麼一定是在夢裏了，不不，這不是夢裏啊？」

醉貓把他的頭敲得蓬蓬作响，小青兒那還忍得住，噗嗤一聲，笑啦，說：「可憐兒的醉貓，你再瞧一瞧，我是誰啊？」

小青兒便有滿肚子的怒火，也早化爲烏有了。

醉貓道：「我如何認不得，你是天上王母的七仙女，準沒錯兒，王母娘娘有七個女兒 那第七個仙女妹妹最美，即使在天上，也是最美不過，故爾我認得出來，可被我猜着啦，是不是？」

小青兒喜得心花朵朵開，笑得也像花朵兒一般亂顫，可也就瞧不出醉貓的眼睛也在笑，說：「醉貓啊，你沒醉，也不是在做夢，你再仔細瞧瞧我是誰，我像不像朱仙鎭上柳青青。」

醉貓在左瞧右瞧，揉揉眼，再瞧個仔細，嗳呀！醉貓說：「敢情眞是……眞是朱仙鎭上柳青青，嗳呀，原來眞是姑娘你，嘖嘖，那王母娘娘的七仙女可也眞被你比下去啦。」

小青兒竟也有被瞧得忸怩起來的時候，說：「好啦，你還沒瞧夠麼？」

醉貓正色道：「好心的青青姑娘，你讓可憐兒的醉貓瞧多兩眼行不行，今生今世，我是永遠也瞧不夠的了。」

醉貓眼中的笑意消失了，笑意變成了訝異，顯然也眞驚訝起來，一個黃毛野丫頭，妝扮起來，竟成了罕見的美人兒，尤其是小青兒竟也露出幾分嬌羞，令人覺得她眞不再是一個小丫頭了。

「啊喲！」醉貓一閃身，說：「你怎麼拿劍來扎我？」

不料小青兒出其不意，霍地一劍刺出，這一劍本來是虛，醉貓一閃身，劍可就變實了，說：「油咀滑舌，原來你一直在戲弄我，趁早兒從實招了。」

雖說不論醉貓是眞心還是假意，那讚美的話兒都聽不厭的，但現在證據在眼前，他不承認已不行了，不僅是承認偷了珠寶，那還在其次，她急於要證明的是醉貓究竟功夫如何了得。

要試出醉貓的功夫如何了得，只有一個法兒，出其不意，拿劍來扎他，不怕他不露出本面目來，自然那是眞扎。

「啊喲，」醉貓大叫道：「我可沒命啦。」

一而再，再而三，三番五次信了他的巧語花言，醉貓再不能騙她了，只不過她不惱了，倒高興起來，醉貓接連躲過她三劍，三劍莫不是虛虛實實 都被醉貓躲過了，這不是他已招認他有一身了得的功夫麼，她不再氣他瞞騙，而是高興從今而後闖江湖有了伴兒。

「從實招來，」小青兒把劍招再又一緊，只不過用的是家傳劍招，不是盲公傳她的顚倒循環三絕劍，脚下也沒走出大挪移的部位來。

「醉貓願招，」醉貓說：「多謝姑娘手下留情。」

小青兒哼了一聲，他也知道她手下留情，挫腕劍指天，道：「你明白就好，瞧你敢不敢再瞞騙我。」

醉貓閉着眼睛，吸了一口長氣，才道：「你不講理，青青姑娘，原是你瞞騙我在先。」

小青兒道：「我幾時瞞你啦，我對那[illegible]大爺說的句句是眞，你假裝酒醉，其實句句聽得眞，你一開始就騙人。」

那劍尖不指天，又指他了，醉貓慌忙搖手道：「我不是說這個，你故意扮成那個小姑娘，眞沒騙你，初時只覺得你怪好玩兒的，那知道……原來你，你不僅是大姑娘了，而且，這麼美，眞的，我要是早知道，我該死，要是我早知道啊原來姑娘你是比天仙還要美的美人兒，姑娘你便劍架在我的脖子上，要我說半句假話兒也不行，還有……」

醉貓向脚邊地上一指，地上的珠寶閃閃生輝。

小青兒道：「我替你說了罷，你打從金陵一路跟踪而來，就爲了那寶箱中的珠寶，不能露出眞面目來，那麼，你也不是眞姓崔名牧。」

「那是眞的，」醉貓說：「江湖上還沒人知有我崔牧，爲什麼我要改名換姓，這就是假作眞時眞亦假，眞作假時假亦眞了。」

小青兒翻翻眼，這倒是眞的，壓根兒沒問過他的姓名，就叫人家醉貓了，道：「好，我信你，從實招來。說下去。」

她不就是爲了未曾得到醉貓的讚美，而恨他獨自走了麼，她不是誰也不稀罕，只盼望得到醉貓的讚美麼？

現在，她已得到啦，那麼，心中充滿了醉貓的蜜語甜言，怎麼還拿劍來指着他呢。

啊，怎麼還叫他醉貓，壓根兒他就不是好酒貪杯，日在醉鄉的人。

「崔……牧，」小青兒說：「你這名兒倒也不拗口啊，崔牧。」

「我寧願姑娘叫我醉貓。」崔牧說。

「爲甚麼？」小青兒奇道。

「因爲那是姑娘賜的名兒啊，」崔牧說：「但願永遠永遠，永遠作青青姑娘身邊可憐兒的醉貓，一個最溫馴的醉貓。」

小青兒手中的劍怎生到了他手中，她竟也不覺，因爲醉貓忽然喝了起來，他那宏亮而又溫柔的聲音，唱道：

「在那遙遠的地方。

有一個好姑娘……」

他唱甚麼啊？爲何忽然唱起來？但小青兒不願打岔，他唱得多好聽，只是歌聲有些兒悲愴，小青兒的心像也被歌聲帶去了一個遙遠的地方。

他又爲何不唱了啊，原來他把她從手中取下來的劍，替她還了鞘，一個好姑娘，自然也不動輒拿劍來指着人家的。

「唱啊，唱下去。」

醉貓昨兒就是以歌唱一般的出口成章，來贏得她的歡心的，歌聲中，小青兒的臉兒上不但出現了笑靨，而且從她眼中的迷幻，他已知道如何來降服這個野性的姑娘。

「那是大草原上的一首歌兒，」醉貓說：「大草原在遙遠地方，你要聽麼？」

「我要聽，」小青兒說：「我愛聽，唱啊。」

醉貓又唱道：

「她那粉紅的笑臉，好像紅太陽。

她那美麗動人的眼睛，

好像天上明媚的月亮。」

忽然間，小青兒的心兒不是隨着歌聲飛揚，而是在往下沉，小青兒的美麗動人的眼睛，却漸漸睜大了起來。

可是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一個他心愛的姑娘？

醉貓又繼續唱道：

「我願變隻小羊，跟在她身傍。

我願他那皮鞭啊……

不斷輕輕打在我身上。」

他不唱了，不言，也不動。

原來他在遙望天邊，遙望那遙遠遙遠的地方。

「原來你來自那遙遠的地方？」小青兒說：「那遙遠的大草原上？」

忽然間，小青兒想發怒，不，是想哭，不不，只不過是一股酸溜溜的滋味勇上了心頭，她弄不清，因爲那是她從未感覺到的滋味。

醉貓從遙遠的天邊，收回了他的目光來，道：「青青姑娘，你眞聰明，我正是來自那個大草原上。」

「大草原上……」小青兒感到有些兒窒息，那呼吸也急促起來，說：「那大草原上，有一個你心愛的姑娘，你騙不了我，剛才你的心兒已飛去了那個遙遠的地方，飛到你那心愛的姑娘身邊去啦。」

醉貓一怔，毫不掩飾他的驚訝，他眼前那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姑娘。

醉貓忽然笑了說：「青青姑娘，你只說對了一丁點兒，心愛的姑娘不在天邊，就在眼前，我要作姑娘你身邊的醉貓。」

醉貓忽然嘆了口氣，道：「中原沒有大草原，也沒有牧羊的姑娘，我倒是願意變隻小羊兒的，沒奈何，我只能作姑娘身邊的醉貓啦，所以，我寧願姑娘你叫我醉貓，也不願你叫我崔牧。」

「但我只有劍兒，」小青兒說：「可沒有皮鞭啊，劍兒輕輕打在你身上，也會流血的，你不怕麼？」

小青兒目不轉睛地瞧着他，忽然間，她明白了，她明白他爲何取名牧，一定是他紀念一個有粉紅笑臉的牧羊姑娘。

醉貓道：「不，我不怕，因爲劍兒雖利，姑娘不會打我，却是我再不隱瞞了，姑娘你眞心相待，我豈敢再對姑娘隱瞞，姑娘，來，坐下來。」

坐在草地上的小青兒說：「說你來自大草原，大草原上有一個……」

「少年郎，不，該說是個小孩兒。」

他說了，目光又游移到天邊。

小青兒不再言語了，因爲醉貓一臉的肅容令她驚訝，雖然她和這醉貓相處還不

到兩日，但別說肅容了，這醉貓就從沒正正經經地說過一句話兒。

「那是多少多少年了，那個少年只知道，當他還是小孩兒的時候，一夜醒了來，身邊不再是浩渺的烟波，而變成了一望無垠的大草原，他從小沒了娘，只有一個從來不關心他的爹，而爹也不見了，却有一個白鬍子的爺爺陪伴他，後來長大了，他才知道原來他該叫外公，原來是外公在他睡夢中走了來，把他帶去了那個遙遠的地方。」

「那麼，」小青兒說：「原來你家在江南，烟波浩渺，那麼是個大湖泊了。」

「就是近着金陵的太湖。」醉貓說。

「那少年就是你，」小青兒說道：「可憐兒的醉貓，那麼，你從小就沒了娘，是啦，你外公倦遊歸來，才知道你娘已不在人世了，而你的爹一點也不關心你，於是……」

「於是外公一怒之下，就把我抱走了。」醉貓說：「那一覺，我不知怎會睡了那麼久，醒來已在大草原上。」

「大草原上有牛羊，也有牧羊的姑娘，說下去啊，我要聽，那牧羊的姑娘有着粉紅的笑臉，美麗的眼睛像天上明媚的月亮。」

小青兒眼巴巴地望着他。

醉貓說：「羊兒項下掛鈴鐺，風吹銅鈴叮噹响，小小的羊兒就跟着媽，我却跟着爺爺，爺爺把他的一身功夫傳授給了我，後來爺爺又帶我進了山。」

小青兒自己也不明白，她是失望呢，還是欣慰，那麼，山裏沒有牧羊的姑娘了，他說後來，那自是他長大了些，由孩兒長成了個少年郎，當眞，小小羊兒跟着媽，他追逐着羊兒，那時他是太小了。

醉貓道：「那積雪的高山上，爺爺說：是練功夫的最好的地方，山上沒羊兒，也沒牧羊的姑娘，却有一個遍山奔跑的野姑娘，野姑娘和他的娘，住在山脚下，我和爺爺都不知道她們的名姓，後來那個姑娘悄悄兒地告訴我，我才知道，原來她姓穆。」

小青兒啊了一聲，說：「我知道了，那山是崑崙山，那野姑娘叫木兒。」

「她娘叫她木兒。」醉貓說：「可惜不久就再見不到她了，爺爺說：那娘兒們是中原來的，不許我對人提起，必是躲避甚麼最厲害的仇家，爺爺好生過意不去，說必是被我們無意中遇見了，怕張揚開去，故爾躲避去了，我却知道，那木兒也和我一樣，一定好生失望，因爲她長到十二歲了，才有了我這個伴兒，而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一個伴兒，却又失去了。」

小青兒說：「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啦，那時，木兒公主十二歲，那麼你……啊，原來你心愛的姑娘不是甚麼牧羊姑娘。」

醉貓說：「牧羊姑娘的歌聲在大草原上飄揚，後來，我又來到那大草原上了，因爲爺爺死了，我把爺爺埋葬在崑崙山上，那歌聲指引着我，我就回到大草原上了，却不能在牧羊的姑娘中尋找到兒時的友伴。」

「你是說木兒？」小青兒說：「你一直沒忘記她啊？其實，離了崑崙山，她和她的娘就回到了中原。」

醉貓輕悄悄地點了點頭，說道：「青青姑娘，當你年紀再大幾歲，你就會明白了，可愛的人兒和兒時的友伴最難忘，我記不得娘是甚麼模樣，不知她是怎麼死的，爹在我的記憶中也模糊了，我最難忘的只有兩個人，爺爺和木兒，爺爺死了，活在我記憶裏的，就只有木兒了。」

「所以你尋找她。」小青兒說。

「我也該走了，」醉貓說：「爺爺臨死時的時候，指點了我的方向，錦繡的江南，到處是綠水青山，那是我該去的地方，正如爺爺要回到崑崙山下一樣，爺爺說落葉要歸根，我忽然想到爺爺說過，木兒的母女也來自中原，那麼，是否也回到中原來了呢？」

「於是，你就回到中原來了。」小青兒，大大的吐了一氣。原來沒有甚麼牧羊的姑娘，他來尋找木兒，只因那是他唯一活在他記憶裏的人了，而那時，都不過才十一二歲，他和她在崑崙中追逐奔跑的日子，也太短暫了。

小青兒忽然明白了，不怪她昨日提及木兒，他的神情就有異，又再三問及陸公子，他顯然知道還不多，但一定已知這木兒身邊有了個陸公子了。

小青兒心說：「你念念不忘木兒，公主壓根兒就記不得你了。」

「那麼，」小青兒道：「你已回了家，見到你爹了。」

醉貓忽然放開環抱着的膝頭，站了起來，顯然在躲避小青兒的目光，但她清楚的看到他胸前有一陣劇烈的起伏。

他這是做甚麼啊？她知道的是，當一個人激動的時候，胸脯就會如此起伏的。她也知道，是她提及他的爹，醉貓才如此的，於是，小青兒明白了，他一定不喜歡他爹，也許還恨他爹。

瞧，小青兒其實挺聰明的。眞不再是不懂事的姑娘了。她也知道，在這時候，最好安慰的話也別說。壓根兒甚麼也不知道，她又如何安慰人家。

好半晌，只有强勁的秋風在林梢呼嘯，原來已是日移中天了，陽光不再是從搖幌的樹木中篩落下來，而是從林空洒滿草地。

「我見到的是哀鴻遍野，」醉貓說了，道：「本是魚米之鄉，却在洪水泛濫後廬舍廢墟，田園蓬蒿，那金陵城中却盈耳笙歌，處處管弦，爲民父母的官兒不恤民，却爲斂財忙，因爲東平王的總管下了江南，招兵買馬要大量金銀，收買朝中王公大臣要更多珠寶，這江浙兩省，淮海太湖，乃是他根本之地。」

小青兒跳了起來，說：「可憐兒的醉貓，我差點兒又錯怪了你。原來你不是……不是……」

「是，」醉貓說：「那是偷，青青姑娘，你沒有錯怪我，我把他們搶來的，替他們還之於民。」

「好主意，」小青兒叫道：「你這主意兒眞好，可憐兒的……啊，不，你才是行俠仗義，你是個了不得的醉貓，但我不明白，你也再不能瞞我了，你有一身了不得的功夫，那是你叫爺爺的外公傳授給你的，當然是啦，那麼，你爲何辛苦跟踪這麼遠來，到了這保定道才下手。」

醉貓道：「這有甚麼不明白的，那東平王急於需要金銀珠寶，若我在他們未動身之前偷了他們的寶箱，那結果是甚麼？必然又在民不聊生的江南地加倍再搜刮，苦了百姓，反而更益了這總管和撫台，不用說，也益了那些奉命搜刮的大大小小的官兒們，青青姑娘，你不知道，那東平王若是搜刮到手十萬兩雪花銀，就不祇二十萬兩到了這般人的手中，只有加倍苦了百姓。」

小青兒說：「我明白了，你眞是個聰明的醉貓，只是，那東平王失了寶箱，又急需金銀珠寶，又豈肯干休。一聲令下，江南地的百姓豈不仍然要遭殃，你不怕保定的百姓也會受到池魚之殃？豈不是更多的百姓會因而受苦受難。」

醉貓說：「青青姑娘，你眞好，你眞是個聰明的好姑娘，你說得對了，即使狠牙山的賊子搶奪了寶箱，遭殃的仍然是百姓，故爾我造了一個一模一樣的寶箱，跟踪到了黑松林才下手，我讓大夥兒有目共睹，那寶箱仍在總管懷中，並未被刦奪，我讓那知府當衆開箱，驗明寶箱中其實無寶，然後，我要讓東平王從那總管的家中把寶箱搜出來。」

「妙啊，」小青兒說：「原來你掉換了寶箱，到了店中，取出了珠寶，放入那塊甚麼箕子箕子，孤臣孽子的石頭，現在我才明白了，不怪你入到房中，躲在裏面老大半天不出。却是你又那來那塊石頭呢？進房的時候，不見你帶着石頭啊，那麼大的一塊石頭，衣底也掩藏不了的。」

醉貓忽然呵呵笑了，道：「青青姑娘，那箕子去兮去兮不復還，我且問你，他把石頭埋在何處？」

小青兒想了想，說：「我記得了，你們說，他把石頭埋在牆脚。」

「着哇，」醉貓說：「何處牆脚不用石頭，我把床移開，挖出一塊牆脚的石頭來，於是，連寶箱中的珠寶，也有了埋藏的地方，這就是我老大半天才走出房來的緣故。」

小青兒大吃一驚！說：「那麼……那麼，石上的字是你臨時刻上的了，你你……你才多大一點年紀！」

醉貓道：「我那爹爹說得不錯，那高寒的崑崙山頭，是練功夫最好的地方，與世隔絕，心無旁騖，連一個遊玩的伴兒也沒有，便只有一心一意練功夫了。」

「你用指頭在石上刻出字來！」小青兒說：「除非是指點，也刻劃不出那麼圓滑的字迹來，何況你身上沒有刀劍。」

「青青姑娘，你好眼力。」醉貓說：「又爲何要用刀劍呢？既然飛花摘葉，都可作爲傷人的武器，何況隨處遍地都有石頭，可惜我還練不到爺爺飛沙打穴的功夫，彈指傷人於十步之外。」

小青兒更是驚得目瞪口呆，彈指亦能傷人於十步之外，豈不是比木兒公主和陸公子的崑崙飛刀還要厲害無數倍！

忽然問，她記起來了，昨日在黑松林中，其他的小賊不用說了，那個甚麼活閻羅，若不是舉刀相迎的時候忽然那麼一窒，她才輕易斬斷了那賊子的一隻胳膊，當時不在意，只因不知那賊子就是保定道上小兒聞名也不敢夜哭的活閻羅，據那孟當家的說！這賊子比飛天虎的武功還要高强，江湖中人眞是聞名喪胆，若不然，狠牙山的賊子豈會因爲傷了一個活閻羅，便立即四散亡命逃走去了。

會不會是醉貓暗中相助，活閻羅分明能夠招架她那一劍的，突然一窒，是不是着了這醉貓的道兒？

噯呀！眞羞死人，若眞是如此，可眞羞死人了。

醉貓已在把地上的珠寶包起來，作爲一個包袱來揹在背上，道：「姑娘昨日人多，又恐隔牆有耳，非是我敢相瞞，故我今日先來此間等候，再者我若不先走一步，可就趕不上先他們一步到京了。」

小青兒道：「醉貓啊，那麼，我若不趕來，你就獨個兒走，不理我啦。」

醉貓一怔，小青兒把嘴噘了起來，太陽可不是打西邊出來的啊，怎生這一瞬間，名揚天下的女英豪竟然楚楚可憐起來。

醉貓道：「我實是刻不容緩，若不先把珠寶送入總管家中，立即知會東平王，待得那總管回家發現，便前功盡棄了。」

小青兒道：「我却又不明白啦，你說取來這珠寶，要還之於民，怎生取來又送了回去。」

醉貓掀眉笑啦，道：「青青姑娘，那東平王一生搜刮了多少錢財，又有多少落入那總管的私囊，便非富可敵國，少說也該以百萬計了，青青姑娘，我且問你，那東平王從他家中搜出失去的珠寶來，惱不惱怒？」

小青兒拍手叫道：「好主意，東平王一怒，怕不抄他的家。」

醉貓道：「咱們要抄他的家，可就不容易，爲何不借東平王的手，把他的家財搜集在一塊兒，咱們說一聲有勞了……」

小青兒大喜道：「可愛的醉貓，你眞好，那麼，你不是丢下我獨自一個，要我跟你去啊？你眞好。」

小青兒撲上去，抱着醉貓的胳膊，喜得跳了起來。

醉貓眼兒裏勇出了一股柔情，道：「爲何我要丢下你啊，青青姑娘，你要尋訪木兒公主，我早巳知道，兒時崑崙山那個小野姑娘，便是當今皇上的公主了，我還知道好多好多，知道聖姑在珞珈山開府立宗，也知道那逍遙君回轉太湖，再無面見人了。」

小青兒扳過醉貓的身子來，直視着他的眼睛，道：「當眞，我怎會想不起來，那逍遙君在太湖稱霸，太湖也是你的家鄉，他他……逍遙君是你的甚麼人？」

醉貓急忙掉開臉去，道：「青青姑娘，你說，咱們說一聲有勞了，之後……」

「之後，」小青兒說：「咱們捲成兩個包袱兒，揹了就下江南，拯濟那些嗷嗷待哺的黎民百姓，把他們取之於的財寶，用之於民，也就還之於民。」

醉貓說：「你……不再尋訪木兒公主啦？」

小青兒道：「我不過在爺爺身邊悶得慌，公主巳有了陸公子她才不要我哩，醉貓……啊，我不該再叫你醉貓啦。崔大英雄，請。」

崔牧臉上又現了笑容，道：「只不過我還得在人前叫你穆姑娘。」

小青兒說：「爲甚麼啊？」

崔牧道：「我怕老爺爺知道了你的行踪，把你從我身邊捉了回去。」

小青兒喜極了，說：「醉貓……啊！崔牧，你眞好，那麼我們快走。」

崔牧說：「我倒願意你叫我醉貓，別跑得這快啊。」

小青兒道：「那又是爲甚麼啊？」

「因爲，」崔牧說：「因爲這名兒是青青姑娘取的，醉貓也要永遠跟在她身傍，作個最最溫馴的醉貓。」

小青兒的心兒像掉在糖缸裏了，說：「可是，我手中只有劍兒，沒有皮鞭啊，那梢公，擺渡來。」

宮門一入深如海

崔牧一覺醒來，大大伸了個懶腰，紅日巳爬上了紗窗，但他不願起身，不是他倦意未消，仍有些戀枕依衾，而是……

一個微笑在他唇邊浮現了，因爲他腦中浮現出青青姑娘的倩影，讓她多睡一會兒，昨晚溜回店中來，街上的更鼓恰傳來四更三點，天色巳近黎明了。想想看，只不過半夜工夫，他和青青姑娘有多少事要辦，尋到那總管的家不難，但要尋到那總管的寶庫，再把珠寶放入寶庫中，可得費些兒手脚，因爲既是寶庫所在，自然也少不了有守夜，若不是青青姑娘調虎離山，一人可更要費手脚了。之後，當然還得趕去東平王府，在那簽押房中留柬。他放心得很，東平王一心接掌江山，這是最緊要的時刻，稟事的人多了，不怕他不一早就到簽押房，崔牧想得可眞細密，若作爲一個來去無踪的高手留柬，東平王會不會想到這高手也能把珠寶放入總管的寶庫呢？是以，得作爲王府中人告密，揭發總管的隱私。

崔牧又打了個呵欠，微笑在他的唇邊也更加深了，人家說女大十八變，可眞不假，不過一夜之間，小妞兒竟會變成了個天仙化人的大姑娘，佛要金裝，人要衣裝，可眞沒錯兒。

崔牧的微笑後面，也難免隱着歉意的，前日她來到老大爺那店中，第一個印象是楚楚可憐，後來才發覺她天眞可愛，待到她夜入黑松林，收拾那五個嘍囉，可令他大大驚訝了，竟沒料到她小小年紀，竟有那麼一身絕俗的功夫，他倒暗中跟隨着她相助，敢情人家游刃有餘。却也在這時候，也才發現她頑皮活潑的另一面，崔牧也更加喜歡她，只不過，在她的心目中，她仍不過是一個小姑娘而巳。

當眞，一個武林女兒，豈同於閨中弱質，原該比同樣年齡的姑娘長得高大一些，看起來原該有十五六歲，該像個大姑娘了，若是她的衣衫不是太小了些，頭上不是梳着兩個小姑娘的丫髻，他就不會有此刻的歉意了，他眞後悔，把她當作小姑娘來戲要了一天。

崔牧閉着眼兒，深深吸了一口氣，青青姑娘到底不脫天眞純樸，非是不知他戲要她，但半點兒也沒惱他。

窗外有人影閃過，是陽光把人影投到窗上，一閃而過，那人影投到窗前地上，眞是日上三竿了。

只聽青青姑娘敲着門，叫道：「懶貓，太陽晒着屁股啦。」

崔牧哈哈一笑，若然他適才心下有些兒歉意，也登時雲散烟消了，翻身坐了起來。

噫！衣服呢？床邊的衣服不見了。是他的衣服不見了，却有一叠新衣，簇新的，映着日光閃閃生輝的衣衫。

崔牧怔住了，他的衣衫去了那裏？新衣又何來？

他和青青姑娘昨兒夜裏才到京，寸步也不離，天不亮一同回轉店房，房門仍然關在那裏。

他別無選擇了，只得把新衣穿上，穿上新衣，崔牧又是一怔，這新衣分明是爲他而縫製的，那長短寬窄，比起他的舊衣更要合身，眞是增一分太長，減一分太短了，衣衫也是他原有的式樣，儒服而無冠，不怪閃閃生輝了，敢情是軟緞縫製的。

他穿上新衣，這時才發現，敢情脚上穿的也是簇新的鞋襪，崔牧不禁失笑了，若不是發覺衣巳更換，只怕一時還發覺不出來。

他笑了，還會有第二個人麼，不用猜，巳知是誰了，要不，穿在身上，怎會倍常溫暖！

轟然一聲響，門被踢開了，叉腰而立的是一個憤怒的姑娘，杏眼兒圓睜，手中拿着一根皮鞭，但一見崔牧巳穿好了衣衫，那眉兒就彎彎，眼兒也細了，說：「哼！怕你這懶貓不起身。」

是柳青青，但這時候，分明仍是小青兒。說：「再不起身，可就不是太陽晒着你的屁股啦。」

崔牧也不知是眞還是假，跺着脚悔道：「早知姑娘你找來了皮鞭啊，我就不該起身。」

到底還是小青兒，眼又睜圓了，說：「爲甚麼？」

崔牧溜了門外一眼，低聲唱道：「我願也那皮鞭啊，不斷輕輕打在我身上。」

「噯呀！你！」小青兒一掄鞭，拍的一聲響，只不過是打在門柱上，說：「休想，我要重重，重重地的打在你身上。」

崔牧道：「我才不怕哩，就只怕有人不依。」

「誰！誰敢！」

崔牧道：「姑娘你重重打下，打爛了衫兒，那位費盡心思送我這新衫兒的姑娘，豈肯和你甘休，這衫兒若是姑娘你送的，自然也更不敢重重地打下了。」

小青兒說：「我爲何不敢？」

崔牧呵呵笑道：「姑娘承認是你送的了。多謝姑娘。」

小青兒扔了皮鞭，道：「原來你使壞，快，快讓我瞧一瞧。」

小青兒把他拖去陽光下，繞着崔牧左瞧右瞧，左打量，右打量，也就逐漸色舞眉飛揚起來，道：「果然如我所料，那陸公子可被你比下去啦。」

「陸公子！」崔牧說，心下有些兒明白了。道：「原來你要我穿上新衣，是爲了比較陸公子？」

小青兒噘着咀道：「木兒公主有了陸公子，就不要我和小倩啦，公主把陸公子

打扮成個翩翩佳公子，我也要把你……」

「把我扮成翩翩佳公子，」崔牧有些兒失望，道：「只是爲了這個麼？」

「不，你比陸公子本事更大，而且……你是至聖先師的門徒，天子的門生啊。」

瞧着小青兒說得正經，崔牧不禁歉然的笑了，道：「敢情你巳信以爲眞了，那不過是和那知府胡扯一通，是我爺爺的門徒才眞，大草原上只有歌聲飄揚，可沒有朗朗書聲，我連學也沒入過，那能中擧，春闈還待春暖花開，怎麼就成爲天子的門生了。」

小青兒倒也沒惱，說：「原來又是你胡扯的，不過我曉得，你挺有學問，可也强過陸公子，走啦。你這懶貓，也不瞧瞧這是甚麼時候了？」

崔牧瞧了瞧日影，說：「啊唷，眞不早了，那東平王該是發現留柬告密的時候，也該發作了。」

兩人急忙忙，來到一座酒樓，臨窗的位兒斜對着那總管的大門，崔牧在昨晚巳選定了地方，午時未屆，時候是早了些，酒樓上一個人客也沒有，不料兩人這裏才坐定，驀聽樓梯一陣响亮，上來了一夥人，當先一人直奔近前，拱手道：「穆姑娘和崔相公也來了，眞個萬千之喜。」

小青兒一怔，怎生這麼巧，來的竟是五龍鏢局的一夥鏢師，孟老當家的當先，他身後不下十餘人，也對兩人齊聲喝喏。

崔牧起身還禮，道：「老當家的，這地方不是再好不過麼，你我可眞算得是英雄所見了，啊哈！我雖不是甚麼英雄，却也以一睹那奸狡之徒伏法爲快。」

那孟老當家的激動渾身也抖顫了，再一揖道：「相公大恩，老朽沒齒難忘，若非相公相助，我等眞死無葬身之地了。」

崔牧道：「老當家的行色匆匆，莫不是才脫囹圄麼？」

孟老當家的一聲浩嘆，道：「相公果然見識過人，被你猜對了，昨日深夜我們方始到京，那東平王如何便信，非但老朽等人，便府台大人亦被王爺拘押了，只道這番身家性命兩皆難保，不料適才竟蒙釋放，囑我等在外候命，却是府台大人知悉了原委，王爺失去了珠寶，巳自總管的家中搜出。」

崔牧和小青兒對望了一眼，那小青兒瞪了他一眼，那自是罵他是懶貓，誤了時刻。

崔牧一笑，道：「咱們來得還正是時候，好戲還就快上演了，東平王一怒，怕不即刻派人來查抄他的家，孟老當家的，你們雖然受了一些驚恐，而今眼看那奸狡之徒得此惡報，不也一大快事麼？各位請坐。」

不用他說，那一夥人巳紛紛據窗而坐了，孟老當家的道：「天可見憐，只道今生今世無緣得見穆姑娘和崔相公，以未能報答兩位於萬一爲憾，不料此間竟得相見，老朽今日要多敬兩位幾杯，兩位不可推辭。」

老當家的即刻命店家整治酒筵，崔牧心中一動，道：「今日得遇老當家的，豈非無緣，便是我等亦有一事相託。」

孟老當家的忙道：「兩位但有差遣，可是老朽萬千之幸了，但有吩咐，雖蹈湯赴火，亦不敢辭。」

崔牧道：「老當家的言重了，只不過趁各位回返金陵之便，有勞各位替我們捎幾個包兒去。老當家的在京中必不久留，託帶之物，現下尚未備妥，各位也只管上路，稍後即便送上。」

這裏嗟咄筵開，兩個騎馬的官兒巳牽領一隊官兵到了，把那總管的家團團圍困，跟着來了兩乘轎，打轎裏出來的，其中一個竟是那保定府的知府，另一乘轎裏也是個四品官兒，跟着又來了幾乘小轎，匆匆進內去了。

小青兒幾番欲言，都被崔牧即時止住了，賭氣噘了咀，去瞧那街景，忽見街那面來了三人，當先一人似曾相識。

小青兒不由一怔！這京城之地，怎會有相識之人？

只聽崔牧又在對孟當家的道：「却是我有一言，老當家的休要誤會。」

那老鏢頭道：「崔相公對我等恩重有如山岳，何出此言，相公必有見地。」

崔牧道：「老鏢頭雖久走江湖，這京師地只怕也生疏吧，現今未曾惹禍上身，却也成了是非之地，若然是我，便即刻向王爺請辭，早早離京。」

孟老當家的久走江湖，經過多少大風大浪，聞言雖然怔得一怔，却巳離座拱了手，道：「相公高瞻遠矚，見識高人一等，既如此說，必有緣故，老朽感激尚且來不及，那敢不遵。」

小青兒忽然啊了一聲，說：「我認得了，他不是京中勝字旗下，那萬勝刀的二當家麼？醉貓，你瞧，他怎麼也進店來了呢？」

言尚未了，只聽樓梯上一陣响亮，上來了三人，當先一個正是那萬勝刀二當家的，老遠巳對孟老鏢頭拱手道：「孟老當家的原來在此，在下好找。」

孟老鏢頭也拱手道：「便是我等奉王命差遣，身不由己，亦未曾拜會兩位當家的，尙請見諒。」

那二當家的道：「正是聽得老鏢頭北上途中有事，令各位受驚，我兄弟好生慚愧，適才從王府中得知各位向這面來了，是以……」

小青兒呔了一聲，一拍桌兒。皆因那萬勝刀二當家的一眼瞧見小青兒，就呆住了，不但面露驚容，而且連話也忘了說下去了。

孟老鏢頭着了慌，忙道：「二當家的端的好眼力，必是你巳猜着這位姑娘是誰了。」

老鏢頭是怕他冒犯了小青兒，但提及小青兒，却又不禁色舞眉飛。

崔牧也忙對小青兒連使眼色，呵呵笑道：「當眞是一擧揚名天下聞，姑娘揚威黑松林，必巳傳遍京師，這天子脚下也震動了。」

那意思是生怕小青兒魯莽，示意她這是天子脚下，休要胡來，人家還不過是猜出她便是揚威黑松林的女英雄。

「這位姑娘！啊啊！這位姑娘！」那屁股還不過才挨着板櫈的萬勝刀二當家，屁股又離了板櫈，却又不是站了起來，顯然是坐立不安，那兩條腿兒也不聽使喚，在打着抖顫。

「這位姑娘。」話聲有些兒顫抖，二當家的說：「好像……在那兒見過。」

孟老鏢頭道：「二當家的，你必已有個耳聞，已猜出這位姑娘就是山東穆家的穆姑娘，老朽和我鏢局這麼多人的性命，可說全是穆姑娘所救，說是穆姑娘所賜，也一點不為過，我是感激之極，也慚愧之極，可惜二當家的未曾親眼見到。」

那二當家的連呼吸也急促起來，眼兒也不斷向小青兒瞄，道：「頗有所聞，正要請老鏢頭賜告。」

崔牧挪近小青兒一些，暗中握着她的手兒，眨了眨眼，不輕也不重的把小青兒的手揑了一下，仍是那個意思，意思是說：「你不是要揚名兒麼，好啦，現下可眞揚了名兒。」

小青兒的眼珠子在轉，而且眨起來，崔牧可不知她在想甚麼。

小青兒在想：這二當家的說好像見過她，沒有啊？那日聖姑在珞珈山開府立宗，這位二當家的可不在呢，她清清楚楚記得，是卜算子那死盲公指給她看的，她見到也才認得這位二當家的，知他已投身東平王府，下武昌也是奉東平王之命而去的，她那時可在暗處，這位二當家的可不認得她。

可不是奇怪麼，小青兒在這時候，想起木兒公主對陸公子千依百順來，她不明白為何忽然想到這上頭，却明白崔牧示意她，這北京城乃是天子脚下，是胡來不得的。

「哼！」小青兒仍然哼了一聲，說：「我倒認識你！……」

崔牧忙打了個哈哈，說：「誰不認識穆姑娘，不認識，也聽說過，孟老鏢頭，你說是也不是。」

「是啊！」孟老鏢頭道：「二當家的，你我枉自在江湖中闖蕩了一生，前日才開眼了，我們被猿牙山的賊子實施襲擊，我又有病在身，在車內沒出來，賊子却以飛天虎為首傾巢而來，我們那是敵手，幾乎是一眨眼，我們已死傷了七八個人，就在那危急的瞬間，穆姑娘似從天降，那活閻羅手底下有多少功夫，二當家的自是比我清楚，甚至連我們也還沒看清楚穆姑娘的影兒，五個賊子已屍橫就地，斷腿折臂的更不知多少，簡直連一招也不到，那活閻羅已斷了一條胳膊……」

孟老鏢頭說得眉飛色舞，那二當家的像是驚極，已站了起來，而且離了座，說：「眞是……一招不到。」

他驚惶得出人意外，崔牧也覺奇怪，孟老鏢頭却不以為奇，道：「我不是說了麼，我因病坐在車中，誰也不及我傍觀者清。我姓孟的闖蕩江湖數十年，功夫雖然平常，却也會過天下英雄，經過大風大浪，賊子們雖傾巢突襲，令我們手足無措，我還不致於魄散魂飛，眼下發生的事也瞧不清楚，穆姑娘快如一縷輕烟，在賊衆中只轉得一轉，連活閻羅也被點成了死閻羅，就多那麼半口氣兒，才沒向閻王殿上報到去，二當家的若還不信，我這幾位鏢師皆可作見證。」

那二當家的、不見又已退後了一步，慌忙道：「我如何不信，老鏢頭請稍坐，請許我告一個便，我……去去就……來，各位，請多飲一杯，在下便回來奉陪。」

這二當家的不但在强自鎭定，臨走又瞧了小青兒一眼，隨向跟同前來的兩人作了個留下的手式，急忙忙去了！

看在崔牧的眼裏，不禁皺了眉頭一怔，連孟老鏢頭也愕然，轉面對小青兒道：「穆姑娘可是見過這位二當家的麼？」

小青兒啐了一口，說道：「我還知道，萬勝刀門下，盡成了東平王那叛賊的爪牙……」

崔牧慌了，道：「住口……」忙把聲調柔和了，道：「青青姑娘，這話可是隨便說得的麼？但姑娘既如此說，必有緣故，這二當家的忽忽趕了來，却又急忙忙去了，又豈無故。」

那孟老鏢頭忽然把一雙老眼睜大了，也摸着板櫈，竟也和剛才那二當家的初見小青兒時一般模樣，坐立不安，也望着小青兒不瞬間，惱得小青兒也把眼一瞪，崔牧忙道：「老鏢頭似已明白這二當家的為何匆匆便去，何不坦言相告。」

那老鏢頭忽地離了座，垂手低頭，一臉肅容，道：「老朽先有一言，我等這條命皆姑娘……我等該死，我等……罪該萬死……」

崔牧一伸手，抓住孟老鏢頭的胳膊，把已跪下一條腿的老鏢頭提了起來，忽地打了個哈哈，說道：「我明白了，那萬勝刀二當家的，必以為穆姑娘便是當今皇上尋訪的公主了，你一見到他如此，也似有所悟……」

老鏢頭道：「可不是該死了，這二當家的年前下江南，也曾去鏢局盤桓了兩日，承其坦言相告，也才知道宮中錦衣衞盡出江湖，已尋訪貴妃和公主有年了，說京中數日前得到八百里傳書，已發現了公主的踪跡，他便是為了此事下江南，說是一場天大的富貴，二當家的身不在官門，却懷有貴妃的畫影圖形，老朽當時也不在意，不怪這二當家的一見，一見便坐立不安，驚惶失措，……」

崔牧道：「你是說穆姑娘與圖形相似麼？」

小青兒道：「胡說，我那兒像公主，公主據說可眞像極了貴妃。」

崔牧道：「那麼，公主也像極貴妃的畫影圖形了，這就不怪了。」

小青兒踩起脚兒來，道：「噯呀！你這醉貓，怎生也胡說了，難道你也以為我便是公主麼？」

崔牧搖了搖頭，道：「却是不怪他們錯認為你是公主了，唯有我却不會，木兒公主少說比青青姑娘你長了兩歲，這可是錯不了的。」

那孟老鏢頭已知小青兒不是公主了，但仍然大驚，道：「這麼說，穆姑娘雖非公主，兩位必知公主的下落，且知之甚詳了？」

崔牧急掃了一眼，樓中除了五龍鏢局的人以外，並無人客，忙道：「此事關係重大，若然各位對外有所洩露，雖無殺身之禍，難免也大禍臨頭。」

孟老鏢頭忙道：「崔相公放心，我等身在江湖，這官非避之尚來不及，豈不知禍從口出。」

崔牧道：「我便不瞞各位，貴妃當年被刦出宮之事，各位必已有所聞了，貴妃後來生下一女，取名木兒，那木兒公主兒時不但曾與我為伴，更與這穆姑娘情如姊妹，現在我倒明白了，這位萬勝刀二當家的，不僅見穆姑娘為貴妃的畫影圖形相似，只怕還認出穆姑娘胸前所懸翠玉，乃是當年貴妃出宮時携出的宮中之物，皆因錦衣衞遍佈江湖，尋訪公主，不但指在貴妃的圖形，也盡知她所帶走的珍寶。」

孟老鏢頭道：「這都是我等所不知的了，不怪那二當家的一見公主，便目不轉睛，再有……那二當家的聽說穆姑娘一招不到，猿牙山的羣賊已披靡，必是他已聯想到四個錦衣衞連公主的面上沒見到，便已身首異處了，似這般駭人聽聞的絕世功夫，普天之下能有幾人，必也更信穆姑娘便是那木兒公主了。」

崔牧道：「既如此，各位，可不是我趕各位走路，這二當家的此去，必是邀功報信，只怕即刻就有人來，各位若不願惹這場官非，最好即刻上路。」

孟老鏢頭道：「這個……只是穆姑娘和崔相公……」

崔牧呵呵笑道：「老鏢頭既然也相信穆姑娘非公主了，那有何妨，再說：憑穆姑娘一身絕世武功，誰能留難？却是各位在此，非但不能有助，我這話可不好聽一點，休怪，各位留下倒有碍穆姑娘的手脚了。事不宜遲，遲必有牽連，我們不送了，各位即刻就走，快請。」

崔牧不用連聲催促，那五龍鏢局的人衆早已人人變色了，話聲未落，已轟然起身。

孟老鏢頭忙說道：「恁地時，我先行一步了。請穆姑娘和崔相公多多保重，天可見憐，但盼老朽有活着拜謝兩位大恩之日。」

崔牧催促那夥人快走，却拉着孟老鏢頭，道：「若然我是你，老鏢頭，便不在金陵那撫台被押解來京之前，返回鏢局，濟南府距離京城可已不近，却又遠離金陵，家家泉，戶戶柳，可眞是個水秀山明的好地方，老鏢頭在刀口子上打滾了這麼多年，何不散淡一些日子。」

孟老鏢頭一聽，心中便明白了，匆忙又是一揖，說道：「多承崔相公指點，眞個是大恩不敢言謝了。但……崔相公託帶之物……」

崔牧道：「快走，有人來了，前途自有交待。」

老鏢頭匆忙去了，小青兒眼見他在街尾趕上了那一夥人，眨眼已在街角消失了，回身道：「誰來啦，沒人啊？」

崔牧道：「青青姑娘，你能不能够辨到眼中有人，心中無人。」

小青兒道：「哼！別以為你才懂得打幾句禪語，其實和死盲公的瘋言瘋語並沒多少區別，我如何不懂。」

崔牧呵呵笑，想到前兒一整天，這青青姑娘當着成千上萬的人面前，不也心中無人麼，尤其是在那酒樓之中，當着那麼多酒客面前，何曾避過一些兒男女之嫌，只怕得道的高僧，和她相比亦有所不如。

崔牧道：「好極了，有人來了。」

可不是打樓梯上有人來了，店小二身後是三個酒客，時已近午了，那有何奇，小青兒多一眼也不瞧那些人，只見小二走近前來，說道：「回相公，適才那位老人家已存下銀兩在櫃上，吩咐我等小心侍候這位姑娘和相公，若還要甚麼酒菜，只管吩咐。」

崔牧道：「這桌上的酒菜何曾動箸，却是已屆午膳時間，這一席撤了吧！」

小二哥連聲應是，喚來人把臨桌的酒席撤了，可就有那麼快，又打下面上來了三個人，別一桌也不去，逕來那臨桌坐了下去。

小青兒幾乎啊了一聲，這三人竟也面熟，忽然記起來了，一個姓呂，一個姓姜，那是在武昌府，也是死盲公指給她看的，原是勝字旗下的鏢師，那武功倒也平常，但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人頭更熟，是以入了錦衣衞，襄助尋訪公主的下落，其實是混入錦衣衞的東平王的爪牙，受宋希古的指揮。

小青兒剛想到那宋希古，只見打樓梯上又來了一行三人，當先的一個就是宋希古！

崔牧道：「青青姑娘，請，這餚饌倒也不惡，姑娘不但眼中有餚，心中可也得有餚才行，請。」

崔牧一舉筷子，可就遮去了半邊臉，低聲道：「姑娘，你認識的人看來還眞不少。」

小青兒目中無人，夾了一箸菜，放在嘴裏嚼，好一個蠱惑的姑娘，任誰見了也是見她分明在細細的品味，却有崔牧僅能聽聞的聲音細細地說出來，道：「別回頭，你身後那個鬍髭已花了白的老兒，姓宋名希古，錦衣衞中，可是個有數的內功高手，東平王的爪牙不少混入錦衣衞，這姓宋的便是個頭兒，忑怪，他分明認識我的，怎麼似不相識？」

崔牧笑道：「姑娘可眞擇飲擇食了，這滿席菜餚，怎倒獨沽一味？」

小青兒半閉了眼睛，細細嚼，說道：「木兒公主初試崑崙刀，那第一個身首異處的錦衣衞，便是這姓宋的兄長，是以也恨公主入骨，東平王派爪牙混入錦衣衞，阻止公主回朝尚在其次，那賊子更惡毒地要殺害公主，要搶在公主未被他人發現之前，便予以殺害，嘿嘿！可是惡有惡報了，公主偏就拿他來開刀。」

崔牧埋頭吃喝，有樣學樣，嘴裏菜少少，話却多多，說道：「那麼，其實無人識得公主了。」

小青兒道：「認得的人可不少，只不過公主改扮男妝，成了個翩翩佳公子，是以識得欽賜員外郎的盧家公子的人不少，却無人知便是公主。」

崔牧神往的道：「她像極了貴妃，扮作個少年郎，自是風度翩翩了，啊喲！不好了。」

小青兒瞄着又上來了四五個高一頭低一臂的人，一瞧就知無一弱者，小青兒心下不由着慌，皆因最後一人她亦識得，是打關外請來的奪命金環，這個主兒可不好惹，不由吸了一口涼氣，說道：「你說甚麼？」

崔牧道：「無人識得公主，八成兒全都把你當作公主了，你說那姓宋的認識你，我瞧，顯然已認不出你來了。其實，昨

兒不過一夜之隔，我不也幾乎認不出你來了麼？不過一夜，而他們，却隔了一年，青青姑娘，說句眞心話兒，你比一般姑娘高大些兒，看來比實際的年齡要長兩歲的，尤其是改了妝扮。」

「當眞，」小青兒說：「那姓宋的雖然見過我，可是他大敵當前的時候，而且也不過那麼一瞥之下，只怕剛上來的這個奪命金環，認識我倒更淸楚些。」

當眞，那是一年前了，一年前，木兒公主傳授她的大挪移，不過才初學乍練，死盲公也還未傳授給她的顚倒循環三絕劍，更不要說把這兩門功夫配合運用了，大姑娘的柳青青，已不再是小青兒，一年前怕了奪命金環的是小青兒，嘿，現下而今，大姑娘柳青青豈再怕他，她的眉梢兒又已揚了起來了。

「奪命金環！」崔牧又夾了一箸菜入咀裏，看來可眞是個斯文相公，說：「可是那個豹頭環眼的中年漢子，我見到了，倒更像來自苗疆，而不是來自關外，他兩臂上各有五隻小金環。」

「還有兩隻大的在他懷裏。」小青兒說：「他對敵時才取出來，你可休要小看了他，忑怪，他顯然也不認得我了。喂！快看，那府台大人出來了。」

崔牧只一抬頭，便瞧見了，可不是打那總管的家中出來了一夥人，保定府的知府和另一個四品官兒，當先走了出來，自後的人抬着兩口大箱，在一夥衙役和兵丁簇擁中，走出大門來了。

但崔牧可沒多瞧這夥人一眼，道：「糟了，青青姑娘，你瞧，若我猜得不錯，來的這個官兒可不小，像是京中的九門提督，啊啊……」驀聽鸞鈴聲喧，十數匹駿馬如飛而來，一對對衣甲鮮明的官兵之外，更來了八乘小轎，後面更有一乘以珠翠爲飾的大轎，便那八乘小轎，亦是民間罕見的，如飛來到店門口，轎中走出八個宮妝的女子來。

宮女！敢情是宮中來的！

崔牧迅速瞧了小青兒一眼，使小青兒也明白了，這必是萬勝刀那二當家的硬認定小青兒就是公主，顯然已驚動了皇上，是以錦衞當先，跟着宮女也飛轎而來。

小青兒慌了，急得崔牧也直搓手，若還只是來了錦衣衞，憑兩人的一身功夫，脫身可說易如反掌，而今由九門提督率領宮女也來了，可就不妙了，九門提督率領的是九城兵馬，雖然來的官兵不多，但一聲令下，京城之地就會頓成鐵壁銅牆，而且，難道對手無寸鐵的宮女動武不成？而且……

崔牧這是怎麼啦，小青兒急得要命，這醉貓敢是眞醉了，倒打起哈哈來，說道：「青青姑娘，而今你再不承認是公主也不行了。」

小青兒又急又怒，氣得把桌兒一拍，難道這醉貓也眞以爲她就是公主！

那崔牧的一聲哈哈，恰似一聲號令般，先前上樓來的十數個錦衣衞轟然離座，自然有那內功高手宋希古，和關外來的那奪命金環齊跨一大步，敢情是守住了兩面窗口，餘外的却非上前，反倒退了後，且無一亮出兵刄來的，盡皆垂手侍立。

原來是讓出地方來，早見那九門提督在前，四個手捧拂麈的太監隨後，跟隨着八個宮女，但這麼多人奔上樓來，入耳的却只是一陣細碎的脚步聲。

那九門提督當先走近小青兒身前，拱立道：「末將九門提督，迎接千歲大駕，願千歲千歲千千歲。」說着，竟叩下頭去，那四個太監一抖拂麈，八個宮女列兩旁，也盡皆叩下頭去，一時千歲千千歲之聲不絕於耳，同一瞬間，又來了兩個太監，扶住一個老公公，喘吁吁，顫巍巍，直走到小青兒面前，簡直要逼到小青兒臉上來，那小青兒正慌了手脚，氣不是，笑又笑不出來，這一來可把她惹惱了，喝道：「你做甚麼！」

不料那老公公噗通一聲，跪下了，聲音連喘帶顫，說道：「不錯的了，果然長得和貴妃一般無二，老奴叩請千歲福安，願千歲千歲千千歲。」

小青兒那還忍耐得住，急得跺脚，說：「你們胡說些甚麼，甚麼千歲。」

那老公公道：「公主端的不知，按祖宗家法，本來只有諸王才稱千歲，只因皇上日夕思念貴妃，當日貴妃出宮之時，已身懷六甲了，皇上屈指計時，言道：貴妃必已產下千歲了，是時宮中才女隨侍在側，立即記錄在册，是以貴妃雖然生下公主，亦已册封千歲在卷了。何況自貴妃出宮之後，皇上絕跡三宮，再不臨幸六院，夜夜在貴妃的寢宮，獨伴愁眠，十有八載，歲歲年年，竟是足不入昭陽，未央前殿，總不駕臨，任秋月冷淸了樓台，凋零了那綠柳春花。」

小青兒到底是個女孩兒，女兒情懷易感，孩兒心性，那自是危中不見危，亂中不見亂，稍一分神，便眼中有危心不危，眼中亂而心不亂，總算那句「可憐兒的皇上」，未曾說出口來，道：「這麼說，他可眞是個多情的皇帝啦。」

那老公公道：「皇上對貴妃情有獨寵，實是後宮粉黛三千，三千寵愛在一身，是以皇上除了公主，再無後嗣了。這一十八年來，眞個是上天入地尋之遍，天下茫茫皆不是。……」

崔牧忽然哈了半聲，是他要笑，却即時忍住了，心說：「這公公必是熟讀長恨歌，只差沒一古腦兒搬了出來。」

那時候，可是誰也不去睬去，更沒一人注意他，否則，必會發現他的一雙眼睛亮了起來，唇邊的笑意更濃了，是則豈僅是小青兒危中不見危，便崔牧也把身處樓中的如雲高手，全不放在眼裏。

那老公公顫聲繼續說道：「天可見憐，皇上龍體日見衰弱，近日已不能下龍床了，皆因年前傳說公主在漢江現身，皇上久病的龍體竟是不藥而癒了，老奴這麼多年來，從未見皇上那麼高興，雖非日日，但三五日中，也再臨朝了，不料錦衣衞回轉宮中，才知公主千歲的芳踪，僅如曇花一現，便又再不見踪影，皇上好生失望，聖躬又再違和，近月來已不下龍床，公主千歲適時返回京師，眞個皇天開眼……」

崔牧道：「這麼說，公主千歲回宮，到了皇上跟前，可就勝過仙丹妙藥了。公主千歲，你瞧這老公公偌大年紀，你再不開金口，他可就起不來的了。」

氣得小青兒把眼兒也急紅了，那蠻靴

兒把樓板跺得震天價响，急得話也說不清了，道：「怎麼你……嗳呀！連你也在胡說……」

老公公叩頭如搗蒜，他那身後的四太監八宮女，倒像事先已得到吩咐，齊聲唱道：「請公主千歲起駕回宮。」

老公公忽然厲聲喝道：「爾等好生大胆，還不跪下，懇請公主千歲起駕。」

原來老公公這時才發現那九門提督竟在一傍站而不跪，樓中和窗前的十數錦衣衞，以及遠遠站立在樓梯口邊的幾個文武官兒，也不知是何時上樓來的，也僅垂手而立，老公公這一聲喝，轟然一聲，一齊跪倒，使那宋希古和奪命金環，竟也身不由己，雙膝下跪，可知這老公公在皇上身邊極有權勢。

那崔牧自是不知，這老公公當年本是服侍貴妃的人，皇上寵愛貴妃，自也就愛屋及烏，加上這些年來皇上不離貴妃的寢宮，也就少不了這公公，近年來皇上體衰多愁，漸少臨朝了，朝中大臣有奏，皇上有甚麼旨意，自也無不經由這公公上奏和傳達，是以朝中大臣，即使貴爲公主，亦莫不要看這公公的顏色，那權與勢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崔牧那知許多，但這公公一聲喝，不禁也感到那懾人的威嚴，竟也……嘿！竟也感到膝蓋有些發軟，這就不怪那關外來的奪命金環也不由自主跪下了，但也有幾分明白，這九門提督乃是將軍，在朝中是官居一品，公公一聲喝，也慌忙下跪，自令那公公也不嚴而威了，只可憐那小青兒，更加手脚無措心兒慌，語不成聲，叫道：「你們……嗳呀……你們這是……」

可憐兮兮的小青兒向醉貓求助，那自是用眼兒求助，却不知可憐兒的醉貓也差點兒向她下跪了。

那老公公又再叩頭道：「尙沒請示公主千歲，貴妃現在何處，老奴回宮，即刻奏聞皇上，安排鸞駕迎接。」

小青兒沒好氣，道：「你們要接貴妃，路倒有一條，陰司地裏黃泉路。」

老公公登時老淚縱橫，放聲大哭，道：「原來貴妃已昇天了。」痛哉貴妃，豈僅大哭，而且把胸前的老骨頭搥得蓬蓬响，一時之間，哭聲震天，嘿！不但這老公公大哭，那四個太監，八個宮女，也嚎啕起來，呼天搶地，只慌得那扶着老公公的兩個太監雖也淚流滿面，却不敢哭出來聲來，忙請老公公節哀。

小青兒也慌了，有道是人不傷心不落淚，那眼淚可是再眞實不過的，不知如何是好，一時間手脚無措，尤其是兀自跪滿樓頭，那小青兒何曾經歷過這般局面，別人也罷了，老公公比她爺爺還要老，跪在一邊的九門提督馬大牛高。她早知京城有九門提督，官兒大得和巡撫一般，竟也直挺挺跪在她面前，任他再淘氣刁蠻，也不禁脚亂手忙，急得她直跺脚，叫道：「你們這是做甚麼，貴妃死了三年有多，還哭甚麼，還不起來。」

那兩個不敢哭的太監忙高聲道：「謝公主千歲，千千歲。」

兩人急忙扶起那公公來，連同太監宮女，慟哭無休止。本來哀聲已漸止了的，倒又嚎啕起來了。原來是她一句貴妃已死三年有多，令這些人又傷心起來。

是誰在她身後跺脚？敢情是崔牧，緊鎖雙眉，不敢言語，却直搖頭。

小青兒可眞不是傻姑娘，忽然間，明白了，也呆着了，可連跺脚也忘了。果然她又說錯了話，初時一上來，也許還能分辯，否認是公主千歲，現下完啦，她說貴妃已死，再又加上一句死去三年有多，她非公主，如何會曉得。啊！

忽然之間，她又急起了一事，那是一年之前，在武昌府，聖姑開府立宗的前一日，木兒公主從城中替她和小倩買了武昌府所能買到的最華美的衣衫，小青兒何曾着過那麼美的衫兒，任她從小掄刀弄劍，女孩兒家那有不愛美的，何況新奇，立即打扮起來，那情景，此刻想起來，直似在目前，她淸楚記得，忽然木兒公主的眼睛睜大了，問小倩小青兒是否有幾分像她。那畫舫中可沒銅鏡，但小青兒記得，那小倩說她不但像，只怕走出去，人家會以爲她們才是親姊妹，她記得，木兒公主還不十分信，又去把陸公子喚了來，陸公子可是個老實頭，從不討好公主的，也說像極了。

「像極了。」小青兒不但呆住了，心兒也在往下沉，那一年前，她還小，那麼現在也更像了，自是也更像貴妃了，現在她又失了言，說貴妃已死去三年有多，嗳呀！豈僅百口難辯，便有千張咀，也不能辯說得衆人相信，她不是公主千歲了。

却是她這麼呆得一陣，回想往事，老公公倒也漸漸止了悲聲，道：「皇上踏破鐵鞋無覓處，不料貴妃已仙遊了，不怪尋遍天下，也沒貴妃的踪跡了，天可見憐，皇天可也有眼的時候，公主千歲終於回宮中了，不知貴妃埋首何處，待老奴禀明皇上，即刻派人迎取貴妃骨骸回京安葬。」

小青兒嘆了口氣，她看得出來，這般人慟哭嚎啕，實是悲從中來，半分兒虛情假意也沒有，心想：貴妃確也可憐，死後豈僅無棺，連多一件衣衾也沒有，而且成了野鬼孤魂，逢年過節也沒人祭掃，她旣和公主主婢又兼師徒，情更如姊妹，若不是爲了想念木兒公主，她也不離開爺爺出來闖蕩江湖了。旣已千口難辯，何不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說了，倒替公主盡了孝，貴妃死而得到安息。

小青兒也不禁悽然道：「桐柏山中高處，兩峯對峙之下，有一石洞，其旁便是貴妃埋骨之處，其前有一大槐樹，雖然無碑，但石壁却刻字爲記，是以極易尋找，早些前去，只怕骨骸尙存，老公公可認得此玉麼？」

小青兒從懷中掏出那塊翠玉來，她本來一直掛在項下的，是今日崔牧說道：若被宮中之人認出，痲煩可就多了，是以小青兒收入懷中。

那老公公一見翠玉，頓又老淚雙流，顫聲道：「老奴如何不認得，此玉原是一對，乃緬甸國進貢之物，當年皇上賜給貴妃，尙有一件不知現在何處？」

小青兒嘆了口氣，道：「另一件便在貴妃口中，是以貴妃的骨骸極易辨認。」

原來那日在畫舫之中，木兒公主聽說小青兒像她，一時高興，取出此玉給了小青兒，說知其事，是故她記在心中。

那老公公哭得地慘天愁，四個太監與八個宮女，亦悲悲切切，直似沒個完兒，小青兒的眉頭皺了又皺，亦被哭得她心兒陣陣痠，眼兒陣陣熱，有甚麼在她臉兒上爬？敢情是珠淚兒。

是誰在說「罷了？」小青兒剛覺出聲音發自身後，才想起崔牧，不料回頭一瞧，那崔牧已踪跡不見，却因她這麼一回頭，恰好瞄見那宋希古不知何時已移近奪命金環身側，但却在和那姓呂和姓姜的兩個錦衞在耳語，一個在皺眉，一個在搔頭。

却在這功夫，那老公公又在說了，道：「公主千歲必不知曉，自從貴妃去後，杳無音信，皇上日夕思念，終日以淚洗面，那淚眼何曾有晴之時，下旨召集天下畫工巧手，繪了數百幅貴妃畫相，不但錦衣衞各人一張，那寢宮中不用說了，便是皇上日常必經以及起坐之處，亦莫不懸掛，皇上若是抬眼睜眼，不見畫像，龍顏必震怒，是故這麼些年來，宮中上下人等，莫不感到無時無刻不與貴妃同在，貴妃實已活在宮中衆人心中。這就是這般宮女驟聞貴妃已仙逝，莫不悲慟之故。」

那九門提督在傍，早已欲言又止，老公公語聲才落，忙道：「老公公豈是忘了，聖上在宮望眼欲穿。」

老公公啊呀一聲，說：「可是我老懵啦，一見公主千歲，不禁悲喜交集，正是，請公主千歲起駕回宮，皇上一見公主，不知有多喜歡。」

那九門提督道：「亦是天下蒼生，我滿朝文武鴻福，恭請公主千歲起駕。」

老公公顫巍巍，道：「皇上一見公主千歲，必然不藥而癒，日內必可臨朝理事了，可不是天下蒼生，和我滿朝文武之福麼。」

說着，只一揮手，只聽樓梯口兩個太監齊聲高唱：「公主千歲起駕回宮。」

唱聲未落，早聽樓下店門口，唱聲立起，刹時間，一聲聲接連一聲聲，由近而遠，宛若空谷傳音一般，此落彼起，小青兒向窗外一瞄，竟也感到一陣窒息，張口說不出聲來。皆因這麼一陣功夫，那街道之上，家家關門，人人閉戶，只見一乘珠玉爲飾的大轎停在門口，兩傍各有十數乘華轎，衣甲鮮明的御林軍列隊街道兩傍，何止千數，直排到街的後頭，但竟聽不到半聲响，正因肅然無聲，倍增威儀。

小青兒嘆了口氣，說道：「老公公，你說皇上見到了我，我是說：…皇上眞會不藥而癒，便會臨朝理事了麼？」

老公公忙道：「只是請公主千歲，暫將貴妃仙逝之事密而不宣，皇上一見公主千歲回宮，龍顏大悅，何愁病體不癒，要知皇上政躬違和，不過是思念貴妃而起，暮暮朝朝，無日或忘，終致萬念盡灰，懨懨成病，若見公主千歲無異貴妃再世，如何不霍然而癒，適才得奏知公主千歲回宮，皇上心中一喜，便已立即步下龍床了，若非老奴一再勸阻，皇上甚至要親來接取公主千歲。」

小青兒嘆了口氣，道：「老公公，你說皇上病體痊癒，即是天下蒼生之福，不瞞老公公你說，我雖不在京中，這朝中之事，倒也略知一二，既然如此，好吧，我就和你們走一遭。」

老公公立即退過一傍，四個太監立即前面開路，八宮女隨侍在後，老公公在兩個太監扶持之下，亦步亦趨，緊隨在側。

那知小青兒下得樓來，驀聽轟然一聲，千百人齊聲唱道：「公主千歲千千歲。」倒幾乎把小青兒嚇了一大跳，到得門口，更是黑壓壓，跪了一大片，大門兩邊更跪着六個蟒袍玉帶的官兒，逐個兒向她報上名來，小青兒一時也記不得許多，却一眼瞧見那跪在右面最後的一個官兒，不由一怔，道：「那官兒，不是保定府麼？」

正是那保定府台，才自總管家中抄家而出，才知御林軍已封鎖了街道，任是文武官員，亦不許行走，原來那另一個四品黃堂，乃是京師府台，既是在京師爲官，如何不識得宮轎，何況轎傍尚有四個扶轎的小太監，且既出動了御林軍，雖知不是聖駕，必也是那一位娘娘，兩人奉東平王之命，家事總是和，幾乎嚇得他魄散魂飛，幸是他應變得快，得知是公主千歲回京，忙一拉保定府，逕來店門口侍候，算他機警，四個府第在近處的京官得報，恰好也官帶了趕來，是故也無人查問，壓根兒就沒人敢開口。

却不料偏被小青兒認出了保定府來，嚇得他跪前一步，俯伏道：「卑職保定府，叩請公主千歲千千歲。」

小青兒道：「那知府，爲何不抬起頭來。」

知府答道：「卑職微末前程，不敢抬頭。」

小青兒這一忽然停步，前導的四個太監立即退列兩傍，却是那老公公上了前，就知必有緣故，忙道：「公主千歲命爾抬頭，還不抬起頭來。」那四個太監尖聲細氣，立即也一聲喝：「抬頭！」

那知府抬起頭來，可眞魄散魂飛了，立即叩頭有如搗蒜，道：「卑職罪該萬死，昨日不知是公主千歲，卑職該死！」

說着，忙忙取下頭上的烏紗帽，早已臉如死灰。

那老公公一怔，道：「可是這知府冒犯了公主千歲麼？大胆！」

小青兒一擺手，道：「既然不知，何罪之有。」

原來小青兒一見這保定府，心中一動，立即又有了主意，要知小青兒雖然淘氣，好玩兒，也聰明絕頂，事有重輕，却也分得清楚。小青兒今日突然默認是公主，半句也不辯說，便那崔牧也大出意外，只道小青兒是一時貪得意好玩，那知小青兒竟是大有見地，之所以突然之間改變了主意，將錯就錯，只因唯有她才知道東平王陰謀篡奪王位，狠子野心，年前忍大師和卜算子在武昌府，費盡了心力，把一場瀰天浩刦的刀兵之災，化解於無形，嚇退了東平王連夜回京師，她小青兒知之其詳，更知道東平王之所以敢陰謀叛逆，一是因皇上無後，二爲思念貴妃成疾，不理朝政，以致大權日漸傍落，不料這老公公是侍候貴妃的人，竟也說她像極了貴妃，認定她眞就是木兒公主，再加她一時失言，說出了貴妃已不在人世，這一來便知是百口莫辯了，但這也還不是小青兒將錯就錯之故，而是她忽然想到她與木兒公主名爲主婢，份屬師徒，情更逾姊妹，皇上說甚麼也

是公主生身之父，若然她將錯就錯，索性默認是公主，皇上因而眞個不藥而癒，豈不是替公主盡了孝。這却還在其次，那是皇上病體痊癒，臨朝理事了，傍落的大權再又回到皇上手中，東平王便不敢妄動刀兵，就她所知，朝中爭奪王位的尚止東平王一人，一旦皇上駕崩，必然天下大亂的，這一來豈不息了爭，止了亂，她身邊這老公公如何不知朝政日非，事在危急，是以今日有「天下蒼生之福」之言，別人不明白，却是她小青兒最清楚不過，當眞她默認是公主，可就不僅是替公主盡孝，眞是造福天下蒼生了，眞個是忍大師說禪：功德無量了。

這就是小青兒不再辯白之故，不過半個時辰功夫，她由惶恐而困擾，因替公主盡孝而安慰，進而因息爭止亂，造福天下蒼生而大是得意，本來就是天不怕，地也不怕的小青兒，雖非甚麼福至心靈，那氣概也眞個無異於公主千歲了，她雖沒有忘記崔牧，這般時候，又那能顧得了崔牧，更何況一見這保定知府，小青兒心下登時又有了主意。

小青兒道：「公公誤會了，這府台倒也是個好官兒，時刻以黎民百姓爲念，日前路過保定府，待我其實優禮有加。」

那知府惶恐，再又連連叩頭，道：「公主千歲神威聖武，澤被黎民，卑職食君之祿，却不能解民於倒懸，公主千歲不加罪責，已是卑職萬千之幸，皇恩浩蕩，再賜獎譽，更令卑職愧慚無地自容。」

老公公愕然道：「這是怎說？公主千歲神威聖武麼？果有此事？」

小青兒登時得意起來，眉兒一掀，說道：「那知府，稟告公公，只是要簡略些兒。」

當下知府把太行賊寇下山，盤據狠牙，官兵一再進剿無功，爲患地方商旅之事稟告老公公。

那老公公浩嘆了一聲，瞧了身邊的九門提督一眼，道：「山賊爲患，雖不見奏章，咱家亦有所聞。」

九門提督道：「奈何御林兵馬防禦京師，不能輕易調離，致令山賊坐大，現兵部已抽調居庸關總兵率部南下，會合青州兵馬進剿，掃穴犁庭，指日可待了。」

知府道：「卑職公文申報上憲需時，不怪提督大人尚不知曉，何勞興師動衆，公主千歲神威聖武，前日山賊傾巢而下狠牙山，與公主千歲遭遇於黑松林，公主千歲手起劍落，那悍賊之首惡名活閻羅者即已伏誅，斬賊首十有三級，羣賊胆落，立即四散奔逃，狠牙山賊寨卑職亦已命守備率屬下馬步兵丁，即日予以剷平了。」

知府之言未落，早已把那九門提督驚得目瞪口呆，小青兒叫道：「公公，公公，你怎麼啦。」

老公公渾身顫抖，道：「那知府……此話……果眞！」

知府稟道：「公主千歲一劍蕩羣寇，保定合城百姓莫不馨香禱頌，現有東平王府總管在此，更親見目睹，如何不眞，公主千歲神威聖武，實是曠古罕有，若非聖上鴻福齊天，何得天降公主千歲。」

「你說！你說！」老公公一把抓住小青兒，顫聲道：「他說的……果眞？啊唷

練功秘訣之十七

馬鞍功

靈空子

馬鞍功爲完全硬功，練習雖與紙箋相似，而功效則不相同。且馬鞍功練成之後，拳如鐵鎚，可以穿石，若着人身，即不洞穿，而傷必極重，立致死亡。練此之人，有特徵可以察驗，蓋其拳部，骨節完全扁平，毫無稜角突出也。初練時用斤量較輕之馬鞍石，每日用拳從橫撞擊，或用扁腿踢之，初時石固着於地，不能移動，習之既久，漸能躍出，至不須費力，以拳擊石，石即應手而出爲度。然後乃易較巨之馬鞍石，如法行之，亦能指揮如意時，更易最大之馬鞍石，重逾二三百斤者，按日擊之，數年之後，亦能應拳躍出，其功乃竟，但功成之後，此拳即永無他用。觸人人傷，觸物物損，往往有偶不輕意而舉手傷人者，是宜愼也，故老武師之教人習此功者，恒以左手，蓋吾人日常用右手較用左手時爲多，左手習之，或可免無意傷人也。

馬鞍功

，老奴該死！老奴該死。」

老公公忙不迭放開手，因惶恐，顫抖得更厲害了，小青兒急忙把他扶住，點着頭兒道：「公公，可惜我孤劍獨人，未能盡誅山賊，終被衆多賊寇逃去，公公，你站好啦。」

那公公一時興奮得忘了形，發覺竟然抓住公主千歲的手兒來，如何不惶恐，不料公主千歲非但不罪，反而把他半扶半摟，又如何不感激涕零，忽然又雙膝一跪，他這麼一跪不打緊，連同在轎邊的一共十個太監，和那八個宮女，登時又跪了一大片。

小青兒噯了一聲，跺脚道：「你們這又是做甚麼？」

只見那老公公再拜而後道：「皇上病篤之時，社稷危亡之秋，公主千歲從天而降，既無異貴妃重生，又如此神威聖武，豈僅皇上鴻福，更福澤天下蒼生，老奴如何不拜謝皇天后土。公主此番回宮，皇上病體得癒，何愁朝剛不整。」小青兒微微一怔，心想：「只道僅有我才知道天下之亂已在眉睫，這老公公亦洞若觀火，明察秋毫。」

小青兒有感於這老公公對皇上的耿耿忠心，更感於他時刻亦以天下蒼生爲念，若然先前還有些迫於無奈何，現下倒反而慶幸她被誤會是公主千歲了，眞是萬萬想不到的，一時被逼，倒反而完成了天大的無量功德。是以不用再催促，道：「公公，此非談話之所，顯然父王現在宮中立等，我們這就即刻回宮。」

小青兒伸手把他扶起來，倒又惹得老公公再又感激得老淚縱橫，道：「老奴粉身碎骨，亦難報皇上貴妃恩德於萬一，公主千歲快請上轎。」隨對那保定知府道：「那知府，隨咱家回朝，午門候旨。」

知府應了聲是，即忙退過一傍，轎傍的四個太監立即俯伏在地，小青兒身邊的四個太監，兩人搶上掀起轎簾，兩人一抖拂塵，一個拖長了尖聲怪氣，唱道：「公主千歲，起駕回宮。」一個唱道：「鳴鑼擺駕，肅靜廻避。」

嘿！敢情還有半副鸞駕，只見街兩傍轉出一對對金瓜玉斧，轎前就位，那轎剛昇，鑼聲立即入耳，祇聽遠遠傳來聲聲肅靜廻避，怕不在半條街外，那兩傍的御林兵馬，馬隊在前，步卒隨後，弓上弦，刀出鞘，槍上紅纓映日生輝，之後是二十四面徑丈的龍鳳大旗迎風飄揚，之後才是八個宮女，四個手捧拂塵的太監分左右，那兩個扶侍老公公的太監，竟把老公公抬上一匹小馬，直虧他還能坐得穩雕鞍，嘿！那是甚麼鞍，簡直就是裝在馬背上的圈椅，老公公手上可沒空着，捧着一把長有尺許的玉如意。

小青兒那許轎簾垂下，索性就是她自己動手，捲了起來，往後一瞧，好傢伙，也不知從那兒鑽出那麼多頭戴烏紗，身穿蟒袍的官兒來，想是隨後聞訊，紛紛匆忙趕來的，黑壓壓的一大羣。

噯呀！她怎生把可憐兒的醉貓忘了，可憐兒的醉貓，你在那裏啊？

她看見走在那些官兒傍邊的錦衣衞，認出了宋希古和那個可惡的奪命金環，今兒這兩人上了酒樓，眞還嚇了她一大跳，眞也令她難以相信，這兩人竟然沒有認出她來，人家說女大十八變，看來可是眞的了。

可憐兒的醉貓，你在那裏啊？

前前後後沒有，左右也不見，當眞所過之處，家家閉戶，人人廻避，他醉貓一介平民，不怕殺頭麼，小青兒忽然想起一齣戲詞兒來，心想：那戲詞兒上說誰要瞧了御妹劉金定一眼，就要殺頭的，看來是眞的了。

不不，小青兒心想，我可不殺醉貓的頭，可憐兒的醉貓，我可恕他無罪的，我倒眞願他瞧瞧我有多威風。但死罪免了，活罪是否也饒他呢？好吧，我就輕輕兒的打他一頓鞭子。

她正尋找間，驀聽一絲破空聲响，啊呀！小青兒霍地一縮身，伸手接住，敢情不過是紙頭包着的一顆小石子兒。打來雖疾，但一入手，便已消失了勁道。

小青兒心中一動，急忙打開來一瞧，只見紙上寫道：

「烟波湖上疑曾見，
秦淮河畔再度逢；
的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醉貓！可不是醉貓，那字句後面，還畫了一隻栩栩如生的可愛的小貓兒。

小青兒識字也解得書，一瞧就明白了，醉貓家在太湖烟波深處，秦淮河浪淘盡六朝金粉，乃在金陵地，石頭城下，落花時節又逢君，更易明白了，這不是醉貓傳書給她，約定明年暮春時節，在太湖之上，或秦淮河畔相見麼？原來醉貓在暗中跟隨，並未便去。

小青兒正尋望間，驀覺那轎兒一落，她才知已到了宮門口了，果然皇宮禁城地，氣象非凡，遙見陽光之下，琉璃瓦映出萬道霞光，紫禁城門大開，就不知奔出了多少個宮娥彩女，當先奔來的五個黃門，已跪在轎前，霎時之間，千歲千千歲之聲高唱入雲，原來那黃門是跪請公主千歲落轎，皇上已駕臨親自迎接公主，只慌得那老公公連滾帶跌落下雕鞍，四個太監又已把轎簾高高挑了起來，小青兒竟也有些兒心慌。

再見了，可憐兒的醉貓。啊！不不，小青兒驀然覺得，可憐兒的其實是她，因爲從此宮門一入深如海了。醉貓却海闊天空，嘯傲武林，彈劍江湖。

啊！可憐兒的小青兒。

（本章完，全文未完）

要知道小青兒一入宮門之後，如何重振朝綱，誅除奸王，請留意本故事之二「逍遙君」便知分曉。

奪命銀星傳奇故事

鐵翅·文
盧令·圖

血風腥霧

滿腔難平恨

血淚交迸

民謠的形成，不一定要詩文大家來動筆。也不必文藝權威來批准。而它們，却自然而然地，爲老百姓接納，傳誦，然後，流傳下來……

明末的「老天爺」，就是在如此之情形下出現。並且，一唱就唱了幾百年，筆者相信，即使少有人唱，而今天，依然沒絕了跡。

老百姓是率直的、純樸的。他們黑白分明，有極强烈的是非觀！

在流亡途中，災民他們受到了多少的壓抑，曲辱……他們又經受了多少的苦難與死亡。

他們看到戴了面具的狼，也看到了吃人不吐骨的官。但是，他們忍受、忍受、忍受。

爲了苟延殘喘！

爲了重建家園！

爲了親人團聚！

爲了以後，以後……

可是，當他們看到了爲民奔走請命的好人，死在惡徒的手中時，他們迸發了怒吼。可惜，他們發覺了，他們無拳無勇。權不抓在他們窮人災民手中，他們只能懷念死者，喝出不平，踏上返還家鄉的路。

人羣走啊走的，有多少災民啊……他們自然而然的結合在一起，滙成了一股人潮……

心切報夫仇

該想得到，在這股災民人潮中，隱藏着火花……對朝政不修的火花……

還有，對武林道的怒火……

這種怒火始終會迸發，只不過，看醞釀的時間長短、久暫而已！

現在，這一股難民大軍在走着無休無止的路！不過他們不論男、女、老、幼，在走近一輛大車時，他們有的默視，有的示敬，有幾個婦女，牽了孩子在叩頭！

跨車轅的是個又黑又瘦的孩子，可是，一對大眼睛挺有精神，不過，他的眼睛中，永遠有着淚水……

車廂中，坐着個白衣如雪的少婦。還有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少女。

少婦是昏昏沉沉的，隨着車子的顛簸而搖晃着。

少女却如服侍長親那樣，看視着少婦。車子「嘎」然停止了……少女心中一凜，探頭向外，却看見了車子有幾個災民阻住了，並且在車廂四週，跪伏着不少人。

少女大爲驚惶：「您們這是幹什麼？難道非把那些惡徒引來，再害死惠姑娘不成？你們這不是淸楚明白的，告訴了那些惡徒了？」

「風姑娘，我們人多，我們全想到了，我們決不至於引來惡徒！」

「對！請讓我們見一見惠俠女！」

「是啊！恩公，她老人家怎樣了？」

「我們得見一面，向她陳情……」

「那怕敍談幾句家常話……我們……

多麼想見見她啊！」

人多言雜，但是，誰也聽得出，那些災民是渴望着見一個人！那個他們口中的恩公！

從他們語氣中顯示了，對恩公的强烈的關懷，無窮的敬情……

可惜，風姑娘的回答是：「她尚未醒呢！」

他們越形焦急了，担心了，怕恩公有什麼意外！

「死了那多的好人，沒天理的賊老天啊！」

「你不會做天，你坍了吧！」

「別咒罵老天了，想想，怎樣救得恩公平安無事！」

誰也束手無策！

風姑娘凄苦道：「走吧！別再有那些個引鬼上門的舉動了，我相信，恩公一定會平安無事的！」

人們漸漸的走了，但是，他們誰也有着担心，担心車中的恩公！當然，有不少人是不得不相信風姑娘的話：「恩公一定會平安無事的！」現在，除了默祝，祈禱之外，也只有相信一點是一點了……

風姑娘又鑽進了車廂，不過，她却對掌車的大孩子道：「二拴！多留點神！」

孩子應了一聲，語氣挺凄涼。

車廂中，陰沉沉的，白衣少婦任車顛簸。而風姑娘看了少婦一眼，突然，半跪在車廂地板上，將個頭埋在少婦的膝間，她哭了，自言自語：「寒姨，我不得不這樣做，我將你迷倒了！用醉靈芝！將你迷倒了。因爲，我怕你會死！寒姨，石大叔的話對啊！我們該報仇，如果，你也死了，那麼，惡人，該由誰來收拾他們？

「求天是不成的，你聽，那些窮苦的叔伯、兄弟們唱得對，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坍了吧……

「得靠自己，而我們，總得有個頭，而你，是個頭。將來，我們如果想報仇，我們就得靠自己，用智、用力、或者用手段，就算卑汚、無恥、下流，也得用上。殺他們，叫他們下地獄……」

夜了！有多少人送來了食物！

風姑娘是鄭重的退還了那些比較好的食物，她與二拴咬着粗餅，喝着凉水。

「寒姨自從救了我之後，她與石大叔，就沒吃過一口好的，喝過一口香的，他們只求救得了所有災民平安，那麼，他們或者會吃得好些。不過，寒姨只是說：罪過！她看到咱們窮哥們！賣兒鬻女，而孩子有的給人活宰活割，她說……她永不會忘記這些……能吃飽肚子，已是上上之福，可是，這樣個好人啊！而今……」

風姑娘飲泣了，聽的人也哽咽了。

但是，遠處傳來了慘叫聲：「惡徒來了！」

人，如浪潮般，向那慘叫聲來處撲過去！而另一面，有幾聲車輪响動，向四外馳去！

人羣宛如亂了一鍋粥…慘叫聲，此起彼落…

「如不說出實話，我們可是殺人不眨眼的，殺人也不會手軟的！講！不講！」語聲未畢，一聲孩子的嘶叫！而後是個婦女的哭叫聲。分明，孩子的娘向殺人兇手拚上了命！唉！你們那能是武林人士的對手啊！

車輪如飛，人羣馬上讓出一條路！而幾聲厲叫！幾條黑影，宛如大蝙蝠般，向那大車追上，有幾個還在吆喝着車掌停下來！

但是，大車沒命的向前奔馳！

不好，前面是一個懸崖！

「不可！快停……」

馬聲慘嘶，而山石震耳中，大車向懸崖沉墮……

五個黑衣人已站定在懸崖邊，看着令人怵目驚心的深淵，個個心中有着股忿怒！他們恨極了那些人……他們明白，這輛車中，分明有他們想找的人，還有東西！

果然，後面傳來了人聲，是同伴們來齊合！那些同伴，已阻攔住那些飛馳的大車，有幾個動了手，殺了人。有幾個只不過是詳盡的搜查着車廂中，一切可疑之物，他們全失望了。

「奇怪，何老七，這些窮棒子也真蠻得可憐，好言好語問他們，他們死也不肯講。殺了一個，第二個爭住伸頸子！搶着往刀口送，爲什麼？」

「我那會明白這是爲什麼？」

「根本沒見過這種人！」

「現在，可讓你看見了吧？」

「就是不明白，他們……不怕死！」

「因爲，活得不耐煩了啊！」

一聲長嘆中，那些個江湖兇人是走了。事實俱在，自從石天縱死了之後，他的秘本被搜了去之後，由姬長空爲首的一行江湖人物，已算是大功告成！事後，發現了奪命銀星口訣是假的時，他們就想到了這多的災民，他們雖然沒這大的能耐，與這多的人作對，但是，他們不肯放鬆，他們暗暗的盯緊了這批流民，偶而來次騷擾，希望逼出奪命銀星，而最大的用意在乎：相信奪命銀星始終得脫羣而出！

不料，這一次他們得到了確訊……

就在大車墮崖之處，有多少災民在號哭，在叫魂，有多少災民在咒罵老天！又有多少人在拋擲食物！

奪命銀星一行人死了！

從災民的口中，他們聽出了，奪命銀星的持有者，因爲她怕自己累負太多無辜，她是搶出災民羣中，她希望引走武林人士，她希望別再累及災民。可是，她發現自己不死，那麼，始終無法可以脫災民於毒手。因爲武林人士，是志在必得，因此她只得犧牲自己！

她墮了崖，可以說，她是自殺！

災民咒罵老天，也咒罵那些武林人物。更罵到了那些自命不凡的江湖大豪！爲什麼？因爲，在他們災民心目中的好人，「恩公」！是應該得上天庇佑的。老天是年老昏聵，那麼，你們這些名門正派的大俠，就不該拔刀相助？而是任令那些禽獸不如的惡徒，橫行不法？

這批武林人士，有幾個竟然拍掌稱好！因爲，他們罵得可有道理！

有幾個突然的有所驚悟，自己，原來是如此的兇殘。人，最怕你敢想，越想，你就越會發現了，自己眞個是禽獸不如！

因爲，他們在災民羣中耀武揚威，他們橫行慣了的人，天性兇殘，稍有拂逆，

拔刀相向，災民們爲求恩公無恙，有不少人是豁出了命，好，兩下一撞一湊，人，殺了不少。但是，被殺者，一是手無寸鐵，二是無拳無勇，殺的時候，仗一時之氣，事後，你不想，也就算了。如果想……一想，二想，再想，嗨嗨，想到了他們這樣殺人，逞的是那門子的英雄，道的是什麼樣的好漢？如果，眞的有正派人士經過，眞的有人仗義拔刀，後果又會如何？

姑不論誰勝誰敗，說情論理，自己是錯了一大截。嗨嗨，這個時候，自己是名不正，言不順，在這聲勢上，先就矮了一截，請教，怎能出手？怎能對付……。

當然，有不少殺人兇手，他們自以爲還挺有理呢。他們始終認爲，這些災民是自己找死，而自己是成全了他們如此而已……還有呢，這些個窮棒子該死，該殺。如果，他們早些講出來，也不至於勞而無功，讓這輛大車，載了她們，墮下懸崖，連奪命銀星也告消失，在主子前，交不出個賬來，何况，有多可恨！

其中一個黑瘦高個子，抬手射出一枚旗火訊號，他們走了！

從此後，武林人士算是眞正的離開了這股災民浪潮，因爲，他們以爲，人已死了，奪命銀星是永遠不會再出現江湖，事情也該告一段落……

難道不會計中有計？唉！他們全是江湖上，有名的陰狠狡猾之輩，他們跟踪了這一大羣災民，已有多日，從來沒有聽見他們如此哭號，也從來沒見過他們，如此的眞情激露，還有，依照惠寒菁的爲人，她之甘心自殺，不，或者是希望這一躍，躍出條生路來，那可是大有可能，也因此，他們吃準了，這一次是眞的！

他們也該幹其他之事。老實說，江湖上，還有不少風波，在暗中激盪中，轉眼，這熊耳山頂五老會，又將開始　今次，將有塲極大的風波出現！

老實說，五派長老雖閉門不出，可是，手下的小接觸已時有發生，更可怖的是；有不少正派人物，化裝爲邪教人物，露面江湖。當然也免不了有邪派好手，假扮成正派人物，這種你虞我詐，無非希望探詢各派之秘密！然後，希望窺伺要害，而一舉成功！

五派長老的圖謀，却造成了江湖上的一個空檔。而這十年來，另一股勢力，希望在這一會，異軍突起，而篡奪這武林盟主之位，而這一股勢力之代表人物，竟是個不會武林深悉的人物！

可是，這個武林新軍主者，却已滿佈爪牙，勾引各派人物，入其彀中……

這是個武林大患，但是，中原武林道，却依然在夢中。還在爾攻我訐的，姬長空這一批武林黑手，就是這股新生組織中的中堅份子。

他們是在等…也在奉命出擊。但是，他們明白，這個武林，是該換個主了……日期逼近，奪命銀星既已失了跡，斷了綫，他們該另籌他計；不必守株待兔，所以，他們離開了災民羣……

武林殺星之再生

災民在走……

有的抱着孩子，那血跡模糊的屍身，有的拖着木筏，筏上有傷者，也有死屍！

有的在哽咽，有的在飲泣。

可是，一聲怒叱，劃破了長空。

「寒姨，寒姨，不可，不可！」

「你，這是……幹什麼？」

「寒姨，你，請你……看看……看看他們！」

「我，爲什麼？我……倦了……我該……死！」

「不！」

「唉，石風，我該死，其實，縱哥，他不希望多管閒事，他只求解決了個武林風波，是我，我學藝不精，可有着多事的習性，好逞能，自命不凡，結果，我害死了縱哥。」

「寒姨，誰說你害死了石大叔？」

「我自己……」

「難道，我們該死，該受凌辱，該被生宰活割。」

「你……」

「寒姨，石大叔說得對，報仇，該報仇啊！你想，大叔是一心一意的放在災民身上，可是有誰來可憐我們？除了你們之外，再也沒有人，有的只是借我們中飽私囊，借我們陞官發財，如果沒了你們，我們不知該死多少人。」

「而今我們力已盡了，事已辦了。」

「不。」

「爲什麼？」

「寒姨，我怕你自殺，我一直將你用醉靈芝醉到，我總以爲，你死過一次，你全明白，但是，寒姨，你看！」風姑娘邊說邊已打開了車廂側窗。

「恩公……恩公……」

有多少人擁了上來，有多少張誠樸的面，露出了眞純的笑，有一個婦人，手中捧起了個血跡模糊的孩子屍身，但是，婦人笑得極驕傲。

「這是爲什麼？」惠寒菁簡直抖戰了，她突然開了車廂，她爬上了車轅，二拴向他笑，而臉上滿是淚水。

寒菁跳下了車，她跑到了那個孩子的媽媽身邊……

「大嫂……他……」

「死了，恩公，我家狗兒死得值！」

「啊！」突然，她看到更多的人，也看到更多的血，漸漸，她明白了，爲了自己，有多少人，甘心情願的死，爲了掩護自己，爲了保護自己，武林的黑手兇殺、刀架在他們頸上，有些個更陰狠，竟然當着孩子的媽媽，指着孩子問媽媽——說出自己的踪跡，誰也不說，有幾個，根本是將自己的頭頸往刀口上碰。

寒菁笑了。

但是，災民在笑，即使是有淚的笑，並且，他們說：「恩公，別傷心，別難過，賊羔子們害死了石大爺、侯大爺……可再不能害死你惠姑娘！」

「但是，爲了我，死了那麼多的鄉親朋友……」寒菁無法再講下去。

「恩公，沒有你們，咱們早死了……死得更多、更痛心！」

「只要你恩公長命百歲，唉，多一個孩子，多一個沒用莊稼漢……有鳥用！」

「別放肆，別那麼粗。」

「我，可是說的是良心話，眞，我們

是沒用的廢物，聽人宰割的貨，誰也無法對付天災、人禍……可是你，恩公，你老人家一個頂我們千萬個，你得好好活下去啊……」

寒菁怔住了。

當夜，她在災民羣中，與他們話家常，第二天，她是沉思了一個上午，然後，她與石風有所商量。

「誰說他們窮人沒用？石風，記住了，他們可比我……懂得更多啊，我悟出個道理來，我們得好好的想個辦法，我要報仇。」

「啊！」石風姑娘與奮得幾乎跳了起來。

「這是血海深仇，不，這是莫可名狀的抗爭，武林中人；他們只顧自己，不顧他人，說什麼英雄俠義，說什麼普渡衆生，哼哼，全是鼠目寸光，全是做他們自己想做的大夢……起先，你大叔想揭穿件武林陰謀，現在，不，我也得來製造個武林大風波，石風，你是個聰慧的女子，有不少地方，你比我强，你能帮助我。」

「寒姨，你叫我死一百次也成。」

「好！走。」

「跟他們走？」

「對，跟他們走，我只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個。」

災民在走，本來，無目的，無落脚點，現在，有了個目標，只要走到一處，可供開墾之所，他們會留下來。

大明，末代皇帝登了基，一時間，看來有些新氣象，可惜，這個剛愎、多疑的皇帝，並不能將朝政引上清明，反而在他的狂妄自大，愚而好自用之個性激引下，朝政開始了翻覆無常，而陷於更混亂之境地中。

皇帝永不會覺醒自己的錯失，反而是文過飾非的，借排斥大臣百官作爲回答。

朝廷上多了些阿諛奉承的貪祿戀爵之徒。朝政是，表面看來不壞，其實內中是千瘡百孔，不堪問聞。

唉，中原武林道却不理這些，依然在爲什麼盟主啊，領袖啊，鬧得烏烟瘴氣。

熊耳山的百丈峯，峯頂有個試劍亭，亭中有塊論劍石，據說，十年前，有五位名震一時的尊者、長老，在此試劍論技。

這五派掌門是，少林寺外家傳人；韋釋玄居士。峨嵋派的靈和道長。武當派的衞春暉。崆峒派的創派老祖。與及丐帮帮主邢紫衣。

當時五位長老是互相問難，各展神通，其中，衞春暉是唯一的不慕虛名，眞正希望藉此一會，互相交流心法者，可惜，其餘四位，不是爲敎規所限，就是意氣用事，結果，論是論不出個高低來，試也試不出勝負來，好，就此訂下十年之約，希望十年後，或自己，或再傳弟子，再臨熊耳山，決一個勝負、雌雄……

十年期屆，會期在九月重九。

不想，七月中，就有人上了山，來人乃是七個……個個身材魁梧，英姿奮發，並且，各人的身上均有一件奇形兵刄，顯得聲勢浩大。

這七人乃是衡山派中的七判官。

上一次衡山派未見有人上熊耳山。因爲，衡山主者雲幻眞君自言，年老力衰，不克參加，不料熊耳山事完，不出二年，衡山派突然聲勢大增，雲幻眞君告卸掌門，而授與大弟子屈武年。

屈武年就此以血閻羅的聲號，打出了個極大萬兒來。而與屈武年同時習技却不同師長的七位師弟，十三個師侄，竟然建立了衡山一閻羅，七判官，十三鬼王的善惡世界來。

如今七判官的來到，分明，他們是有意前來參預盛會。即使他們不敢覬覦大位，這閻羅看來是有力一爭是席的，不過，他們爲什麼這早時候來到。

七人來到了試劍亭後，七人是各拔兵刄，對準了陽光，分七面抖動各人手中的奇門兵刄。

其時，正當午正，陽光當頂，就在熊耳山中的試劍亭前，七股不同顏色的彩光在陽光下閃耀，可不知他們在搗什麼鬼？

試測光影，或者，研究日光對兵刄折光之理，這全說不通，誰不知道，重九之日的陽光有，抑或無，更何况深秋之日光顯然與初秋有所分別。

那麼，他們來此作什？

突然，一陣香氣傳來，是風送山花之香，不像，七判官均是江湖能手，七截神兵又在手中，近年來，可以說是極少出手，可以說，江湖上極少有人能强得過這七人聯手的七截靈曜陣……不過，對這陣上知名的花香，却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還有，他們更不知道這陣花香的來龍去脈，有什作用？

七人已聚在一起。

花香却越來越濃，漸漸，七人個個對這陣香氣，有了反應，只覺得這陣香似蘭似麝，令人心情一暢。

又傳來一陣環珮聲，奇怪，此地有人，而且是女人，七判官多歷事故，一聞環珮聲，心神一震，不自覺向發聲處望去。

一個身穿杏黃衫裙的少婦，緩步走出，七人只見這少婦美艷不可方物，長挑身材，嬝嬝婷婷，而雙眉斜飛，雙目神光湛然，面上帶笑，却在左頰上，現出一個淺淺梨渦，走得從容，而山風偶來，吹動衣裙，環珮叮噹中，顯示出儀態萬千。

七判官却是無心欣賞這少婦之神態，七人的面上個個有着緊張之色。

老大祝侃正色地，打了一恭道：「不敢請問姑娘來歷，敢問，來此作什麼？」

「前來殺人。」

少婦的說話是溫柔的，並且，十分的自然，面上還帶着幾分笑意，可是這四個字的回答，却令人有至寒至慄之感受……

「殺誰？」祝侃是明知少婦的說話，針對自己，但是，自己與她面不相識，她爲何找上自己，這該問個清楚明白，也可能，她想殺的是另有其人。

「見人就殺！」

嘿嘿，這就令人震住了，什麼？殺人，見人就殺，誰有這大的權力？不，誰又會如何的肆無忌憚。

「你是誰？」

「我，我是人，不是閻羅，也不是判官，你們想助你的師兄，前來試劍論技，我看不慣，我就趕了來，來殺人，其實，我已殺了不少人了。」

「啊！」祝侃連同六判官，異口同聲

的叫了出來，什麼她已動手了，她已殺過人了，什麼？還有誰，比我們更早到這兒來，還有，她，到底是誰？一個人敢如此的侃侃而談，一無所懼，難道眞有過人之能。

「你看！」少婦只說了兩個字，手指望往七人身後一指，七人順手回頭一看，啊，只見亭後有一排屍體，排在山樹之上，其中，七判官認得的就有三個，而三個是崆峒派的張天偉，少林派的大靜禪師，峨嵋派的梅金娘。

既然有這三個好手，而且代表三個不同的門派，那麼，其他人，想不必也有些名堂，至於他們來此作什麼？分明是和自己一樣，來趟盤子甚或佈埋伏。

熊耳山論劍，根本是你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場合。自己當然不能說他們有什麼不是……可是，莫名其妙的死在這個少婦身上，這就奇了。

「你！」祝侃還想有所詢問，一個你字才出口，心頭莫名其妙的一震，咦！一股寒意由心底泛起，而你一聲啊呀，我一聲嚷，七個人個個將手中七截神兵鬆了手，而且，一個個明白了，中了暗算，至於如何中的暗算，中的是什麼暗算，他們可一個也說不上來。

「你們可曾聽說過奪命銀星？」

七人不禁個個一凜，奪命銀星？不是早已失了踪？

「你們先前爲寒蓮七香散所中，不必怕，寒蓮七香散，不是毒藥，也不會毀了你們的功力，可是，奪命銀星，可會引使這寒蓮七香散，變成劇毒，風兒，你說是不是？」少婦還是軟語欵欵，從容不迫。

七判官現在正與那股寒意在抗衡，聽了這個話，心中明白，這股香，依然要了他們的命，但是，他們可不明白，這少婦是誰？幾時，江湖上有了個這樣陰狠的毒婦！

「七判官，奪命銀星已被改裝了，唉，你們是不會再被那爆散的銀光，炸成粉碎，可是，變成了一股寒炁，却更可以殺人於無形，而你們，就是爲看死屍，好，將你們也變成了死屍。」

七判官是想不到，大船翻在陰溝中，莫名其妙的中了寒毒，可惜，他們是不明白，眞，到死也不明白，這寒毒，這奪命銀星，究竟是什麼樣的，而自己又怎樣中的……不料，少婦突然口一張，噴出一口鮮血，一條青影飛來，一個廿歲左右的少女，已扶住了少婦。

「我，不要緊，去搜他們的身上，可有什麼東西，那怕一頁一經，一點一滴，對我們也有不少好處。」

少女是應了一聲。

七判官誰也明白了，這個少婦的功力不足，而且，她是志在殺人滅口，謀奪各派的功訣等物，可惜，他們明白了，而自己也得向閻王報到了。

少林、嵋峨困羣兇

山下傳來幾聲胡哨聲！然後，有步聲傳來……

一個英挺、黝黑的少年，瘦似猿猴的，翻山越嶺而來……一見地下七人，他那尖利的大眼睛中，射出寒芒，面上透着幾分輕視之意：「師父！」原來，來人是少婦之弟子。「有華山門下，冒充了少林人物，借住在縣治南城關內的太平客棧中，看來，不懷好意！不過，奇怪的是，他們爲什麼冒充少林門！」

少婦是微微點了點頭，一面又吐了口血！

少年皺了皺眉道：「師父，你……又不顧自己的身體了，你這是何苦？」

「爲了報仇！」

這四個字雖然聲浪不高，却是透着無比之肅殺之感。少年是凜了一凜，連那個少女也低下了頭……不再多言多語了！

「二珊，命人將這些屍身收拾了，不可稍露痕跡，石風，我們走！」語聲中，只見兩條極苗條之身形，在這試劍亭前一晃，宛如星丸彈跳般，向山下走去！

少年微微拍了幾下手，依稀聽得幾聲拍手回聲，不久，來了三個黑衣黑褲的鄉農打扮的漢子，推了三輛大車上來，手法極快的，將那幾個屍體，連七判官一齊擲上了大車！一聲呼哨，走向曲徑深處，一瞬時，此地又轉爲寂靜，時間已開始未末，太陽開始下山！

一座前後七進的大宅子。在深夜時分，顯得有些陰森之感受，一無燈光，莊宅就如座大墳墓那樣，秋夜的月光，發出淡淡的暈華，照得那座莊院，越發的陰森、冷酷。一陣陣秋虫聲，就像在唱着哀曲……一陣風起，幾片葉落，襯得那莊院，有秋景荒凉、凄然之感了。

「老計啊，你看如何？」

有了人聲！並且，來得人不少……可不知是早已埋伏在此，還是從地裏迸出來的！

「有些不對勁。」

「老計，這該怎辦？」

「上頭的吩咐，你我怎敢有違……不過，得小心在意。老實說，峨嵋派的方志凡，改名換姓，隱居在此五年，不見得毫無作爲……又何况，蓋了這大的莊院，院中難保沒好手！還有，上頭雖說，莊中絕無機關消息，不過，加多了一分小心，總是好的！」

「嗯！我看，命烈火旗打頭陣！」

「這個辦法好，發號令吧！」

這個姓計的，與那個對話的，看來是個頭！只見兩人手一揚，如果你眼光不壞，就可看出，其中一人的手指，捏了個訣印……宛如燄火之狀！

空中突然有一點火星，不知是誰發的旗火，不過，一亮即滅，眼快的可以清楚看到了，旗火也是燄火形！

旗火才滅，轟轟發發，烈火亮起，這座前後七進的大莊院，一瞬時，四週爲火被圍……

這火燒得快，並且，燒得猛，還有個厲害處，就是火頭宛如由人操縱那樣！包住了莊院！簡直是無地無縫……

秋風轉動，分明是火熱引風！

風聲中，依稀傳來了叫罵聲……慘叫聲！

偶然有幾枝勁箭，利刄擲出……看來，莊中人爲火所襲，個個因禍起猝然，而措手不及！叫罵聲，慘號聲，已可聽到莊中人的狼狽神態，至於發射暗器，擲出利

又，那更是絕望之表示了！

「老計啊！大功告成！」

「唉，上頭，到底收買了多少的門派啊！」

「老計啊，說話得小心啊！」

「老馬，我可不是心生叛意，事實俱在，唉！我們，誰也沒這能耐，可以脫出上頭的控制！老實說，這一塲火，可讓我看出來了，連烈火老兒也成了上頭的手下……你我不乖乖的，奉命唯謹啊，哼哼，只怕……」

「死無葬身之地！」那個姓馬的接了一句。

「你我死了又算得了什麼，我怕咱們的家人、親屬，也難得個好死……」

「桀桀桀——計青連，馬世元，算你們有見識，還不滅火入院，看一個清楚明白！」

嗨嗨！在這秋夜蕭殺之境，半空中突然傳來了一陣梟鳴的語聲，平使此地越有肅然之感！看來，計、馬兩個主持者之後，還有個監視人物，而這個監視人物是一行之主……

這批放火者，放火有技巧，滅火更有本領。至於這一座前後七進的莊院，現在已成了一片焦土，有幾座根本已通了頂，坍了牆，倒了壁……

大旗迎風，獵獵作响中，十二個壯漢，揮動十二面大旗，算是在前開路，後面是二十四個手持刀、劍、鉤、鉞的武林人士。然後，四面四個主持人物！東方是那個姓計的，南方是姓馬的，西、北兩方也有一個！不過，全是羽士打扮……

十二面大旗漸漸的會合在一起，成了個不小的圓形。旗聲獵獵，不休不止，分明，他們不是舞來示威……或者表現什麼技巧，而是作爲一種戒備……一種護身之法……

而二十四個武士，在四週踩踏……突然，有人驚叫：「爲何不見屍首……」

「莫不是燒化了！」

「燒化了也得有些痕跡……」

「啊呀不好……」在連聲的呼叫中，突然，殘棟斷樑，破壁敗牆之間，發生了個大變化，地面突陷……好，首先是十二個大旗手陷入地底……

「有地道！」

二十四名壯漢發覺不妙，各各騰身飛起……突然，一股股黑水，由地底激射而出……二十四名壯漢，個個有不乏之身手，可惜，饒是如此，也有幾個爲黑水所中，這黑水分明是種極厲害的酸性腐蝕劑。而那幾個不幸爲黑水所中者，除了慘聲號叫之外，墮入了地底！一聲聲長號傳來，這已可說明了，每一個墮入地底的人，沒一個可脫厄運了……

計青連、馬世元與及兩個道人，做夢也想不到，這裏的人，竟然有這樣的耐性、可怖的陷阱！他們已知自己一行人之來，他們甘心情願，毀了莊院，而在地底潛伏。自己以爲大獲全勝，不想，他們來個反客爲主，幾乎令自己一行人全軍覆沒……十二個大旗手是報銷了，爲黑水所中七個高手也凶多吉少。現在，只剩下自己，及十七個四方陣的人員。至於峨嵋健者方志凡，他到底有多少好手在等他們，還是個未知之數！本來，是敵明我暗，現在，反而變成敵暗我明了！

計青連是華山派中的長老。而馬世元更是竹山敎中尊者，至於兩個道人，一名吟風，一名松岩，正是武當門下棄徒。其實，這四個人，不改名換姓，不形跡詭異，他們也該算是一門一派的健者。可就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們變得如此低卑下流，甘心爲人作奴，爲虎作倀……

偷襲方志凡的七遁莊，分明是有着極大的關連。不過，聽得出，他們只不過奉命行事。那麼，問題先在乎，誰是他們的主子！

「計青連，我看……你們已爲人所賣了！」

聲到人到，只見一條魁梧的身形，已由火塲中落在計青連面前。秋月淡暉下，只見此人，紫巍巍的面色，一部紫髯，根根見肉。濃眉環眼，鼻直口方，在計青連面前只一站，只見他淵停嶽峙，聲勢不凡。又何況他一開口就說明了，你們爲人所賣，這就引起了在塲人的思慮……

「計青連，老實說，自從血濺五龍觀這件事開始，有不少江湖無頭案子，分明是有人冒名頂替，就如你今夜對付老夫那樣。別以爲五長老是閉門練武，不理江湖事，其實，他們全已看出來，有人在暗中佈置，希望搗亂武林門戶，引起大風大波。然後，在五派門戶，自相殘殺，爭了個你殘我傷之後，讓人取得其利……計青連，你只不過是火中取栗的貓脚爪而已！你本是一門之長老，何苦作出這種劣行來？從我相勸，你來……」

「方志凡，你說我冒名頂替，那麼你呢？在以前，你只是以一方巨商之面目出現，你自稱范大善士……你說自相殘殺，哼哼——崆峒派的不傷道長，及其門下七子，是誰殺的……」

「計青連，老夫是好意相勸，要你歸入正敎……」

「哈哈哈，你們自命爲名門正派！」

「你本出身名門！」

「我呸！什麼名門，什麼正派，全是狗屁不如！」

「死到臨頭，還敢放肆，計青連，你以爲，你那主子有後援，你以爲如此作效忠狀，可保得太平？哼哼，你來看！」方志凡用手一指，只見計青連等人身後，早已密密的佈滿了不少人……

「你們冒充少林門下，阿彌陀佛，少林僧人玄琳，向施主問訊了……」

嘿嘿！來了眞的少林門下，分明，他們得來找過塲，辨眞假……

「施主放心，說實在話，貧僧等並不想多事，只求你說出……」玄琳話未說完，突然，他是大袖翻飛，人似一只大蝴蝶那樣，轉了一個身，這個轉不打緊，可已將暗中發出的暗器，爲其轉身引帶起的天龍罡所阻……

「好厲害的暗器！」玄琳是在袍袖下擺處。拈出了三枚銀光閃閃的小針……在月光之下，而針細如髮。這和尚竟然能看清，能轉身，更能在袍袖揮舞下，吸住了幾枚在袍袖上，這份功力，豈同小可……

「是那位施主，使用如此陰狠毒辣的暗器？」

「是我！」西方的道士，跨前一步，認了！

「啊，你……你們武當派，幾時用上了這種暗器的？」

「貧道早已不是武當門下了！」

「陰風道友！你……」

「我們就是不希望你們東問西問，反正，我們來已來了，屋已燒了，想對付我們，請上……」

「你們一心要包庇這個魔頭，却是爲何？」

「至少，他是直認自己是魔頭。不像你們，自命名門正派，而究其實，却做着卑汚之勾當……」

吟風道人邊說邊已長劍出手，「刷」的一聲，直刺玄琳，武當門中，劍法果然與衆不同，雖說，武當門注重的後發制人，但是，他一樣可以先發尅敵……

玄琳是少林門下，後起一代的巨擘，他非但精通少林十二神技，並且，他天資聰穎，悟性奇高，更可貴的是，他善於創新，更擅於發揚舊招……十二門少林神技，現在經已有了極大的變革。

現在，武當長劍到，自己若是未得少林心法，眞可能毀在吟風之手下！

玄琳思慮如石火電光，一瞬即過，而身形領，一套羅漢拳已隨武當神劍而展開。吟風的奇門六劍，有幾次，就讓玄琳的羅漢拳，封住了位，阻住了門……

一聲龍吟，幾道銀虹，步法雜沓中，剩餘的十七方陣人員，已由一人領頭，四個一面的向方志凡意率領的對手衝殺……

「計青連，你竟然執迷不悟！」方志凡是一聲怒喝中，一條紫影已飛身入圍！好一塲激戰，這可算是少林、峨嵋困邪魔……

十七刀手、四個主持，全是一等好手，少林、峨嵋這次所出動的，也是精銳。

還有人來呢！

來了一羣叫化子，口中唱着蓮花落，却是兩個一排，一排接一排，宛如一條長龍，也似一枝巨臂那樣，强闖入圍。

「計青連，說罷，說出他們的主子來……你們已被出賣，何必再死掙……」

香風來，殺手現

這一塲兇殺，最後是計青連班人，失敗了。

吟風是自刎了事，松岩則爲方志凡擊斃……馬世元被生擒之時，莫名其妙的中了毒……尚幸如此一來，計青蓮算是讓玄琳用少林拈花手，點了七重大穴……然後生擒活捉！

十七刀手一個也不投降……

少林、峨嵋、丐帮雖說人多欺人少，却也死傷了十來個好手……

然後，由方志凡爲首，將火焚之莊院，來一個澈底破壞！這才率領衆人，走出城外一個大莊院中……

「不愧人稱爲鬼神爺……」玄琳笑着說，「狡兔三窟，看來，方老師父還有第三個莊宅……」

方志凡也不答這個問題，只是將計青連扣押入莊……祇有四人……來到一個左拔問前，他是一按門環……好，地形下陷……玄琳、丐帮長老鐵行脚全是一凜！什麼？又來這一套……

方志凡是哈哈一笑道：「爲求追出這個隱名魔頭，我們可不能絲毫大意，更不能稍有風聲外洩……」

玄琳同鐵行脚一想，却也不錯，再說，少林、丐帮各有弟子在外，却也不必怕得那多……兩人唯唯否否……在邊說邊行之下，竟然來到了個整潔清靜之所……

「計道友，你該明白我的苦心了！現在，你該說出個眞相來了吧？」方志凡滿面帶笑！可是，計青連是垂頭不語……方志凡不禁嘆了口氣道：「計道友，你爲何如此的固執。可知，這是關係着武林之氣運，更關係着中原各門各派的存亡……你那主子，行事乾淨俐落，實在是個可怕的對頭。又何況，他收買了……唉，直到今天，我們對此君之姓名來歷，他的組織，他的屬下，所知不多……如不是我早在此地建有基業，而你們所住的客棧，又是我的機關，我也不會想到你……也在他的手下……」

計青連是嘆了口氣，這表示了，他算是恍然有悟……自己的踪跡洩露，原來如此……

「你——」突然，方志凡一陣大笑道：「我忘了，計道友，你是中了玄琳大師的點穴法！唉，我們這也是爲了你，怕你步了馬朋友的後塵，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你如肯說！你如肯再爲中原武林門下，你點點頭……」

計青連是搖了搖頭！然後，他擧起抖顫的手，在桌面上劃字！

三人看得清清楚楚，三個大字：「快殺我！」

「計道友，我偏不殺你，我也不來折磨你，我可是非得要你回頭！」

方志凡邊說，邊已用手在脖上按摸！半空中，嘩喇一聲响，一張形如網兜的睡袋，掛了下來。方志凡是毫不怠慢，將計青連放了進去！現在可以看清了，原來，那張特製的睡袋，却是週到，計青連被裝進了，手、脚、頸項，全有極細緻的，形似鎧甲的小金屬片，將人扣住！如此一來，即使點穴失効，人在半空，又有這個網兜鎖住，他也無法脫得了身……

方志凡更用手法，撬開了計青連的口，詳細看了牙、喉之間，他是怕有烈性毒藥，藏在這種地方……

一切認爲妥當了，方志凡這才引領玄琳、鐵行脚出了這地下密室……

來到了地面，見到了天光，嗯，忙亂了一夜，天明了！玄琳、鐵行脚算是脚踏實地，放心了一半。不過方志凡却在說：「我每天餵他鹹魚！鹹飯，可不給他水喝……哈哈哈……口渴難忍，我看他，招是不招。認是不認，說是不說，啊……哈哈哈……」

這番說話，這陣笑聲，可令玄琳、鐵行脚，全有一陣寒意……

「興兒，興兒！」方志凡叫了幾聲，不見有人聲答應，突然，鼻端聞得一陣香氣……方志凡尚未在意，以爲是盆栽，或者花圃中的花香！他只是奇怪，爲什麼不見有人！人全到了那裏去了……

再叫了幾聲，又換了幾個名字，依然不見有人出來，有人應聲！

香味越來越濃了……

　玄琳、鐵行脚也聞到了香味，但是，兩人却突然有了陣寒意，他倆只覺得此地，突然之間，變得奇怪莫測。而且，這陣花香……

　方志凡何當不有着凜然之感。天色微明，晨光微熹，偌大一座莊院，突然之間，有着股陰風慘然的，試問，那會不有所寒心……

　花香味却越來越濃……

　方志凡聞得這陣香，似蘭非蘭似麝非麝。可是心情爽然，覺得有些奇怪……這花香味有些異樣……不料眼前一花，只見九個身穿淡黃衫裙的少婦，面上帶笑！緩步走來。

　方志凡看了那少婦一眼，只覺得少婦雖然在笑，但是，却有着令人心震之感受……還有，此人是誰？自己莊中，幾時有過這樣的美婦人……

　「你是誰？」

　老實說，即使方志凡不問，鐵行者也想問，就是玄琳，何當不想問？……

　「勾魂使者……」

　人是美艷無方，可惜這說話啊，冷得可怕……

　「什麼？你！你來作什……」方志凡有些抖戰地說……

　「殺人！唉！」少婦嘆了口氣：「可惜！有兩個，其實不算壞……可惜……」

　「可惜什麼？」這是鐵行者在問話！

　「也得死！」

　「啊……你……」

　「我巳說過，我是勾魂使者……」少婦是手指輕指，又嘆了口氣……可是，却又吐了口血……

　三人個個難明所以，少婦在鬧什麼鬼？突然，三人全感到有股寒炁正在體內激竄！而且，更可怕的是，心頭才覺得一陣冷，好，全身功力莫名其妙的消失個無影無踪……發覺不妙，還想拚一口眞氣，憑仗本身內力，強壓寒炁。不想，不運功還好，一運功！除了玄琳是晃了幾晃外，鐵行者與方志凡雙雙跌翻在地！只有喘氣的份……

　玄琳因為一身童眞，元陽未破……可是，也無法尅制這股陰寒之力……並且，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功力，多年之苦功，在一點一滴的向外濺。如果不運功，不運力，還可支持些時，如果再要強壓寒炁，那麼，消耗得越加快……

　「你……是……誰？」玄琳強忍着寒毒，詢問着。

　「我巳說過，我是勾魂使者……」

　「假名……我！我是問，你！本來……面目……」

　「說什麼本來，道什麼眞假……」

　「貧僧……自幼出家……實在未結個……半個仇……家！」

　「我明白！」

　「你……與我……並不相識……」

　「唉……」少婦只能嘆氣！

　「我……犯了什麼……死罪……」

　「我正想問……我丈夫……又犯了什麼死罪……和尚，我說過，你算是個好人……可惜，唉……我丈夫更是個好人，不也死了……」

　「少林……總算……是名門……正派吧……」

　「嗯……好，提起了名門正派，那麼，和尚，你去死吧，你們名門正派，到底做了些什麼好事？為什麼只顧爭什麼武林盟主，當什麼江湖至尊，就不理民間……看天災害人，人禍殘衆……為了一個什麼武林至尊，你虞我詐不算，還得殺人滅口，佈排毒計！你們算什麼名門……什麼正派……」

　「你到底是誰？」方志凡實在迸不住，他狂號了一聲……

　「我是個寡婦！本來，我也會死！不過，我活下來了，我恨極了你們！」

　「女檀樾，我明白了，你丈夫為人所殺……」

　「對……為宵小所殺……我得替他報仇！」

　「兇手是誰？」

　「是武林中人！」

　「不是我！」

　「我理得這麼多！總之，我，勾魂使者，見人就殺……」

　「啊……我……我的手下呢！」

　「他們自相殘殺！哼，名門正派，為了各為其主，為了希求自己一派，佔盡上風，他們自己借個藉口，就自鬨了……」

　三人是越聽越心驚，也越來越氣餒。因為，寒炁是越來越盛……功力則越來越弱……

　就在此時，進來了個少年，一身化郎打扮，鐵行者一見大喜，自己的手下趕到，這個少婦不知在搗什麼鬼，口噴鮮血……還在誇誇其談，分明，除了善於用毒之外，別無能耐，只要手下能趕走少婦，自己總該有個避禍求治之道。因此，他是戰聲道：「孩兒，出手……」

　「你！叫我？」少年化郎面上有着種萬分奇怪的表情。

　「不是叫你，是……命令你！」

　「你命令我，你也配……」

　小化郎是將面孔一擺一擄，然後冷冷的看了鐵行脚一眼道：「鐵行脚，你看看清楚，我是誰……我是你們的對頭，實不相瞞，是我挑起了丐帮與峨嵋的不和，也是我將少林門牽涉了漩渦中。現在，他們全怕你們知道，在外邊拚命打鬥……哈哈……到時候，我們再去收拾他們！你命令我，你叫我打自己師父？哈哈，看來名門正派，却是善於欺師滅祖的……」

　這一下可將三個主持者，鬧了個啼笑皆非。堂堂個丐帮，竟然有人混進了帮！並且，一個小小的三袋弟子，可以興風作浪，丐帮中那麼多的八袋，七袋長老，他們那會由得這個小子奸機得逞？

　「丐帮的！歷代祖師……我……無能……我可令……丐帮……摔了個……大觔斗啦……兩位……我……我這化子……眞太……對不起……你們……」

　鐵行脚果然不愧為江湖前輩，是非分明，勇於任過。不像一般江湖朋友，護短、諉過……錯，就是錯了……是自己領導無方，任令宵小混入，非但毀了丐帮不少弟子，看來，少林、峨嵋也難倖免……

　又一道青影投入，乃是個年輕的少女，一見少婦，微微一笑道：「寒姨，辦妥

了！」

　「嗯！收拾了多少！」

　「峨嵋派三十四人，少林派十八羅漢加上八部天龍，丐帮八袋至三袋，四十二人……」

　方志凡記得清楚，一場苦戰之後，峨嵋派是剩下三十四人，現在，好，三十四人死了個乾乾淨淨……

　少婦是微微一笑道：「將那個計青連帶走！」

　少年應了一聲！走了……

　少婦是看了三人一眼，長長的嘆了口氣：「可惜……可惜！」慢慢的……也走了……

　誰也不明白，她可惜些什麼！

　少年出來了，果然帶走了計青連！

　看來，有一對魔頭得大鬥法……好戲還在後頭呢！

　花香味是又轉濃……

　方志凡一聲微喟……連坐也坐不住了，頭一歪，身一側，伏地身死……

　然後是鐵行者……

　最後是少林高僧玄琳！可惜，這三個江湖好手，到死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死，死在什麼兵刃，毒器上？

誰是眞正之能者

　此地是一個陰暗的所在——

　看一看清，此地有着一蓬不太光亮的火把，晃動着，照耀着四週——宛如窰洞。也如土穴……正中，有一個土堆的，算它是座位吧！上面坐了個面色慘白，一身黃衫的少婦，她的神情是冷冷的，不過，誰也會看出，她是有些病態！可是，她却別有一股令人震懾之神光。

　在她左手，是一個身穿白衫的少女。右邊是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黑面少年。

　在土堆下首，有一張看來是臨時搬進來的矮几。還有一個蒲團，蒲團上坐了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人。此人正是一行之主，攻打方志凡莊院僅剩下的計青連——

　現在的計青連，看來神色正常——與兩女一男，談得挺投機——

　不過，一切的問話是由少女提出，至於少年則有時替補一二句。

　「這位大嫂，看來你我，並無見過面。但是，姓計的始終記得是你將我救了出來——不過，各門各派，有各門各派的規例——說句實在話，如果這位大姐，或者這位小朋友，或者一時失愼，為對頭所扣所擒，我相信你——大嫂！你也決不至於希望你的屬下，臨難苟避，而貪生怕死，洩露你們的秘密……」

　「計前輩，你說得不錯。別說主子為我們歷盡艱辛，血淚斑斑，即使我們自己身受，也令我們只有恨極那些對頭。我們別說有所洩露，連對他們這些兇手，說句話，也嫌汚了我們的口……」少女的說話是森厲的……

　「好，有志氣，那麼，我不希望你們，來逼問我啦！不過，說句老實話，你們不至於是我們師者之敵手！也可能，你們早巳在我師者之掌握之中。並不是我小視了你們，試問，又有多少江湖成名前輩，有的被逼，有的被收買，而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可是，又有誰能明白，這全是我師者之傑作！還有，到今天，有多少人想探問出我師者之眞正面目，身份來歷，可惜，有誰能眞正的識穿了他老人家的眞正身份，而你們也在追索着……以為我會說出，或者被逼無奈的，招出口供。漫說我也不知師者之來龍去脈，即使有所知曉一二，實在也語焉不詳！請教，我又怎能說出個詳情來？更可以說，我計青連肯不肯，敢不敢出賣師者之秘密……」

　那個少年面色大變，躍躍欲動！計青連雖說一敗塗地，却依然是目光如電。在塲人，稍有一絲動作，他可是看了個清清楚楚。其實，他是以進為退，他不求生，只求死，他希望，這個大孩子能出手，成全了自己……

　「二珊！」是少婦沉着的呼聲，少年被阻住了。

　聽語聲，少婦依稀有着內傷！雖然不太明顯，可是在老前輩的耳中聽來，却是難以遁形。計青連是個武術大行家，並且，到底出身正門！更具豐富之閱歷！所以，他心中別有打算！

　少婦在發話：「放他走吧！看來，誠如此君所言，我們不是此君之對手……」

　「恩師！放走此人，洩我機密……這不是太危險了——」

　「二珊，你想殺人滅口……」

　「至少，不能放他自由……」

　「你，越來越不長進了——」少婦頭一回，對少女道：「風兒，你意如何？」

　「誠如所言，我等目下，不是此君之對手，該放他走！」

　「好。放了他……」

　「且慢！」計青連突然開了口！「這位大嫂，我並非賣好，更非怕死……」

　「我明白！」

　「我，哈哈哈，突然看出來，你或者會成為另一股勢力，與師者分庭抗禮，更可能互爭雄長……可是，你的內傷不去，我怕你在武功一道，會落得個極大的下風呢！」

　「你巳知道我有內傷……」

　「唉，這位大嫂，這種事，你只能瞞得過那些二三流的江湖道，稍具見識，略窺堂奥者，全能聽出端倪。大嫂，以後，可得小心在意……」

　「為何不乘虛出擊……」

　「我！雖說不成器，可也不是個忘恩負義，不分事理之徒！大嫂，你我可能後會無期！這是我一點小心意！」邊說，邊巳由懷中取出一個荷包，包中有些小東西，金銀錠子，還有一本看來成長方形的——書……

　「這是我華山門中的秘籍，天元神解。大嫂，分明了，你是習功不純，分明你無人指引……這一部天元神解，或者可以助你療傷理氣……」

　「計長老，你這是為何？」

　「或者，我希望你代我保存了敝派的一部神解……」

　少婦不再言語了，老實說，她是多經事變，歷盡酸辛。現在，她巳學得心如止水，人也變得萬分冷。因冷而靜，她看事、料事，就不如以前那麼的，急燥、僨行。並且，善於推析，反應靈敏，見事極快且準……她從計青連那神老而彌辣的說話

中，經已看出，自己這一次的出手，有了敗着，更可能有後遺之失！

計青連之推頌師者，實在，這個無名而又無處不在的師者，實在有他不可輕視之實力！

她不想自己的眞相外露，再說，她的內傷實在令她感到痛苦……

陰枭玄煞是勉强習成，可惜施用之時，立即令自己之眞氣橫溢……玄煞隨奪命銀星出手時，立即得强收……不强收集，就得一發不可收拾，而眞氣勢必會破體而出……

强收！眞氣立即回撞……而自己就此爲本身之眞力所擊……即使她强將七煞神掌之內功附入，只因爲兩種陰陽互異之功力，非但不能互相融合，反而是互爲蝕消！因此，她一强收陰枭玄煞時，立即仗本身七煞神功相護……初次出手，只不過激引得眞氣互搏，鬧一個眞氣抖亂，還可勉强抑制，第二第三次的施展奪命銀星時，可憐，陰枭越來越强，也越來越難遏阻！仗一己之力强收，引使她氣血翻湧，而受傷深重……

她取得了方志凡的峨嵋八式，坐功運氣圖……也取得了玄琳大師的少林佛陀咒！她立即想到，報仇不在一時半日，先以他山之石，助己坐功紮實。然後，再作二次出山之舉！

當然，她必須，也希望得悉無形師者之眞面目，因此，她請問計青連，事實俱在，在對頭一面，也只有他一個，碩果僅存的活着——可惜，她從計青連的說話中，聽明白了一件事：無形師者比自己，高明十倍。因爲，他有辦法，收買、計誘、反逼那些武林前輩名宿，入其掌握。說話簡單，其實，其中有多少的緊張、刺激、陰謀、毒計存在啊！

這是個武林的大隱患。

這更是武林的大兇星！

但是，到如今，武林暗潮洶湧：所謂名門正派，讓他一手攪了個六缸水混。可沒半個人能看出此君之眞面目、眞來歷！於此可見，此君之陰狠厲害之一斑……

至於自己又如何？

說實在話，自己所憑仗的，乃是一大批，深受流離顚沛之苦的災民所助！人多心齊，並且，對天公無幻想，對世事不存僥倖，引致他們事實求是，脚踏實地……這個組織決不敢說，天下無敵，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的說，毫無作用……實實在在這是個怎能與江湖羣宵一鬥的團體……

自己就是憑仗了他們，敢輕捋虎鬚。

也因爲這一次出手，她發覺了自身的不足——

現在，再聽了計青連的說話。突然，她眼中放出神光，她取過了華山秘笈，沉聲的說道：「計長老，但願你我，後會有期……走……」

一陣甜香升起……計青連突的覺着頭一暈……老前輩立即有所警覺……不好，是迷藥……他還想掙扎……一陣語聲傳來：「別運氣，別强掙，好好的睡一覺！」

計青連倏的明白，這迷藥陰狠！如果强自運氣反抗，極可能令自己眞氣受挫。一個不得法，毒潛經脈，那麼，後果更爲嚴重！對方因爲自己贈送華山神解，根本沒有傷害自己之心，不過，她們想走，不想自己跟踪！

其實，自己之不會跟踪是一目了然的，如果，眞的心有不甘之意，也何必贈送秘笈。你以爲我眞的是爲求保存一項華山秘技？不，我還有更大的盤算……我希望你們能不負我望！豎起另一面大旗，然後，來個龍爭虎鬥！

五大派的長老是量窄見識淺。看來，決不是師者之對手，至少，師者已在暗中調排，令他們團團亂轉。爲了一門一派之私見！五大派長老只不遏，可以給與師者多少牽制麻煩，而不能對他形成危脅——

這個少婦，看來是名不經傳，可是，她雖說只解決了玄琳、鐵行脚、方志凡三股實力。不過，自己却毫無風聲可查……還有，分明連師者也未發覺……

如果師者有所發覺，現在，勢必已有所痕跡顯露了啊……還有，自己在攻打方志凡之莊院時，分明聽到四個大刑天尊之一，東方大刑天尊焦修的說話……他爲何不見現身……是個謎！當然，可能是自己眞的如方志凡所言，已爲人所賣……不過，就算焦修狂妄，也該看到這事件之最後結果啊。不然，到現在……並無動靜，這就可說明，焦修如此具有神通的大刑天尊，也會失着，這個少婦，定有她令人震懾之實力——

他之獻書，有着陰謀……也就是說，他已有怨恨之意。怪他的師者，將自己當作了秋後之扇……當然，最大的期望是，他眞的希望，有個勢力，能與那個無形師者相頡頏，相爭殺……

他滿意的……順從其意，他睡着了！

當他醒來時，發覺四週依然有光，他起身，他看到了有封柬帖，上面寫着——

「從你獻書之時起，我已具一勝之力！因爲，所謂『師者』也者，姑不論他如何精明厲害，在他的週圍，必然有不穩份子！此乃我之可勝之道也——尙請善自珍攝！以求後會有期——」

計青連看了不禁流下了汗！不過，他依然有興奮之情！因爲，這少婦比自己想像中，强得多！

可是，他却別具長才。只要你與他一見面，他的說話，他的判斷，甚至是他的計策，在在令你五體投地！事實上，他也的確代你做了不少好事：奪權的，令你如願以償。報仇的，也令你手刃親仇。那怕你想取得什麼：不論是名畫法帖、寶刀寶劍、奇珍異物，就算是絕色佳人、美貌的郎君，他也會千方百計，令你滿願不可！

這是他的神通，也是他的難能可貴。但是，也可說是他的厲害，他的毒藥……一帖令人致命的毒藥……

以後，突然，他有了個新構思。讓他們互相追索！讓他們相互猜忌……想到這兒，他又不得不摸索出路，還有，他希望能搜尋出一條綫索……

總算，他走出了這個山腹，洞外是陽光四射；看了看存身之地，原來是個幽靜的小山坳，可是地下馬蹄縱橫，車轍縱橫！前面……有錦緞發光……看看清，爲長草所掩的，是個人……此人身穿極華麗的長袍，爲何睡在這個小山徑中？

再看看清此人，他不禁心頭亂跳！因

爲，他越看越眼熟！是大刑天尊……東方焦修！他爲何在此……

他走近了，看清了，焦修是仰面朝天！面上帶着股極驚駭之神色……手中有個竹筒，筒蓋已開，筒中已空。他知道，這是師者所豢養之健翎神鴿……分明，焦修有所發現，不想，他本身踪跡也露，結果，爲人所殺！

是誰殺得了焦修……這個西域武林的霸主！

是少婦？……計青連不禁越形心顫！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不過，他心中明白，一個眞正的勁敵出現了。

又一塲同門相殘

平原上有着大批人馬在奔馳！

爲首是輛大車，突然，前面有個土坡……土坡邊有着長草山石……可是，却出現了一個人，一身墨綠色的衫褲……手中却抱着一個襁褓……

風聲中，傳來孩子的哭聲，婦人的叫聲。

兩騎黑馬突出，極快的來到了少婦的面前，而少婦却已一個翻身，跌翻在地，而孩子的哭聲更劇了……

「水，水……」少婦在叫！

馬背上人跳了下來，一個是廿左右的少女，一個是十六七歲的大小子，少女已扶起了少婦，大小子則抱起了那個襁褓！少婦突的似瘋了般，跳起身來搶：「還我，還我的孩子……」

少女已按住了少婦的脈門！而一面已阻止了少婦的跳動：「你是會家子！」

少婦，算是看清了四週，她，面色慘變！她掙扎着起身，少女却柔聲問：「你想怎樣……」

突然之間，少婦變得滿面惘然！「我……我該怎辦……」

「您貴姓！」

「我……我……」然後是一聲長嘆：「桓郎……讓我死了吧……」

嬰兒在哭，少婦全身一顫……她看了那個黑衣大小子，又看了看那個黑衣少女……她悽然的笑了笑道：「你們……是……什麼稱呼！」

「姊弟，大嫂，您貴姓，您有什麼難事，你儘管講！」

「我，我……只求你們一件事，收留我那苦命的孩子……他沒罪！至少，他沒叛門反教，再說！桓郎已死……他們也該算，得償所願了……」

「風兒，看，死人……」前面傳來了語聲，只見一個黃衫少婦，冷冷的看着長草中……

「是的，死人……是我丈夫……他殺的……」

「殺的全是武當門中的高手啊！」

「同門，相殘！」淒然的語聲，却令他們全一凜，什麼，同門相殘……少女扶了那個可憐的少婦走着，走不多時，她們眼前却出現了一幅慘景！一個白衣文士，滿面是血，盤趺坐定，而左右雙手却各抓住一個玄門修士……地下，橫七豎八的，有着斷劍，有着屍身。

墨綠色衫褲的少婦一見文士……她不禁撲了上去……叫一聲桓郎……她已暈倒了……

後面却傳來了人聲喧嘩……一聲極悠長的曼吟：「貧道武當修士呂玄通，敢請各位借一條路！」

又是武當門！

黃衫少婦打了個眼色，少女是撮唇作哨，哨聲清越，而一瞬時，有步聲傳來。

只見三個身材高大的道者，黃冠素服，手執拂塵，而爲首一個已來到黃衫少婦之前，當然，她已看清了當前的一切，這道士是面色大變，鼻中哼了一聲道：「玄清、玄妙兩位師弟看，這個叛走厲害不厲害……唉，怪只怪玉師伯偏心，養虎貽患……唉，作孽，作孽……」

後面兩個道士，連連作揖，口念無量佛……

「玄清師弟，搜……」

「其中一個中年道者聞言作揖，果然大踏步的走到了那白衣文士之前，伸手入懷……面色一喜，只見他取出一個布包……打開了布包一看，一聲哈哈，然後，身形一長，走到了那個自名呂玄通的面前：「師兄，武當三大譜，果然在他身上！」

「好，物歸舊宗！」

「可是，我依稀見得……那妖女還未死……」

「結果，就是……」

「還有個孩子！」

「豈不聞孽種不可留！」

「是……」

「道長！」黃衫少婦開口了，「你們是出家人！」

「呃……這位……」呂玄通有些爲難了！

「我不與你們談交扳情！我只是覺得，出家人那有這等心狠手辣！殺戮婦孺的。還有，我們借道與你，你連個情理也不通，禮貌也欠奉。一上塲，搜身，殺人……這那兒是出家人，簡直是形同翦徑，行如强盜……如此作爲，天理難容……」

呂玄通不禁大怒，一個毫不起眼，不知來歷的少婦，竟然敢如此大刺刺的，在武當三玄眞人面前口發狂言。老實說，他們之所以出現在此，實在是爲了門戶之事，誰不知道，武當門近十年已分崩離析，自從王太岳不理門戶之事後，由於不交待善，遺下了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惡性後果，而爲了七絕九宮譜，大昊魔神枭，無終拳譜之失踪，個個怪責武當掌門之懦弱無能，好，就此逼令玉休道長一怒下山，玉休子之徒弟桓英奇，年少有爲，更且素性怡退，他一直看不慣那些師門尊長，同道的狂妄，所以他只是在江湖行俠，決不與同門衝突，決不與同門合流，但是，爲了玉休子傳下三木武當神技經笈，及一柄三截勾連槍，爲他惹來了不少麻煩。

同門說他不是武當門下，有的更揚言要他交出神兵拳譜，否則，將其當作叛徒論辦！

桓英奇又因與巫山神羊門中，唯一傳人巫艷棠，同爲救巫峽船夫子而結識，桓英奇素無門戶成見？巫艷棠又是眞誠大方，兩人又得尊長之可議，好，就此成了親。這一來，又給了那些同門抓住了把柄，把個巫艷棠說成了個魔女、巫婆。說桓英奇自甘墮落，故而一批又一批的同門，向

他找過節……出手截殺。

桓英奇是個小輩中傑出英才，故而，他越來越看不起那些自命正統的司門的醜態！他避着、走着，即使逼得非出手不可，也是點到爲止，不想自稱爲武當三聖的三玄眞人中的呂玄通，竟然設下奸計，殺了巫艷棠娘家大少十七口，逼得桓英奇不得不動怒，出手……

最後，桓英奇被逼殺人，被坐實了叛師之罪名。

在巫艷棠屋子之後，桓英奇被暗算中毒……可是，他爲了保衞妻兒，他展開了全身之功力，槍挑七劍，最後，仗乾坤雙掌，擊斃了最後二個高手，落得一個司歸於盡……可是，巫艷棠是心神俱裂……如果不是孩子的一遞一聲哭叫，她早已自殺殉夫……

不想，三玄眞人之出現，將她又再逼入了一條死路，其實，三玄眞人如果稍有禮貌，那個黃衫少婦，素性不喜干涉這些武林門戶之爭，她是會抖手一走，讓三玄眞人去處理巫艷棠，那麼，三玄眞人大有可能奸計得逞，而取得武當三大神技之秘本……

因爲，黃衫少婦是看不慣三道人的狂妄，另一面，黑衣少女也已救醒了巫艷棠，問清了個前因後果，少女是個極具計智的人。並且，長期的壓抑，眼見的苦難，令她敢於愛，也敢於恨，她問明白了桓英奇的來歷，突然，她想起了，三年前，在自己率領衆災民開闢的山田莊院中，聽着對外聯絡的余大哥說過，巫山兩岸船夫子，牽夫的苦難情形，然後，自己奉命赴巫山，預備伺機救濟那帮不幸的，與巫江險灘拚命的人，她聽說過有桓英奇與巫艷棠的姓名，以及他夫婦倆的俠義事蹟。

現在，她是帮定了巫艷棠，又何況，那三個道人的說話無禮，殺氣騰騰……現在，自己的恩公，視之爲母的主人已出了口，她立即一聲暗號，引來了這一次帶出來的好手，拱衞在四週。

呂玄通那裏想得到，自己三人已爲人的監視，他還在據理力爭！

「哼哼，這乃是武當門中門戶之事，外人不得插口！」

「如今，我非但得插口，還得揷手！鐵烏鴉，上！」

哇咕咕連聲中，一團團黑影，交錯縱橫的，滾上滾下，而一道道銀虹，宛如長虹飛繞般，向武當三個自命不凡的好手捲到……

呂玄通本以爲借刀殺人，利用了三師叔座下的七子雙君，與桓英奇惡鬥一塲，在他以爲是互有死傷，然後，他們才來個畢收全功！想不到桓英奇是死了，七子雙君也無一倖免，這可更好，不費吹灰之力，得成大功，那不是大大的好事，那想到，樂極悲生，現在，竟然來了這些人……

看一看清，每一黑影，是手執團牌，另一手，一柄極精緻的斧頭……

三玄道人對武當三元神劍，有極深之造詣，三柄長劍，雖然在如此繁複，而又人多勢衆的斧陣下，依然進退有方，而劍氣森森，果然是武當門中心法，無極圈挾鑽，翻、螺旋、迴形之勁而臨，三招過後，三玄道人個個心中一定，哼，這些黑衣武士，所憑仗的是身壯力强，出手有力，還有，這一個陣法看來樸質無華，却反而有着一股力，逼使對手，不敢强打强衝！

三玄道人眼光如神，果然爲他們看出了陣中虛實。誠如他們所料，這廿四柄手斧，實在比不上江湖各門各派所學的武功，他們只是普通的莊稼漢，他們不懂什麼玄功秘訣，內外兼修，他們只是憑着一股勇氣，一個念頭，就是拚命……所以，他們的出手是不求多變，老老實實的，發揮着原始的用途，原始的實力……

三玄道人更加强了驕傲自滿，漸漸的，這個念頭令三人飄飄然……

呂玄通一聲笑中，喝一聲道：「叫你們見識見識眞正到家的高招……」劍虹似匹鍊，帶起聲聲尖嘯，一個連一個的勁圈，就如連成了一條長鍊，在他們三條劍虹將聯未連之際，呂玄通一聲着，劍虹突的爆散，化爲點點繁星般，向着這斧陣中罩下！

莫名其妙一股香味傳來，呂玄通是比較反應快，大喝一聲：「小心！」……而眼前一花，一道黃衫，在陣中出現，只見少婦在笑，而手揚起，玉指頻點。

呂玄通只覺得有股極勁、極細的巨力，竟然能突圍而入，一個重擊，令其心胸一凜……奇怪，一股極細極勁的寒意，已隨心脈，遊轉全身——

鼻端之香味，已越來越濃，似蘭非蘭，似麝非麝，而且這一股寒意，也越來越盛，呂玄通不禁心中明白，中了毒……可是，什麼毒，幾時中的，他不明白，也不清楚，再看看黃衫少婦，面色蒼白，微笑着道：「你們中了寒蓮七香散，這不是毒藥，不過，奪命銀星如果進了你們的身……那麼，你們所吸入的寒蓮七香，却會變成了另一種毒，令你們散功，令你們睡着，睡着，在睡夢中，見閻王！」

「你……你……」呂玄通，還想有所詢問，對不住，倦意已襲上了心頭。

「搜……」是黃衫少婦的語聲。

呂玄通是無力反抗，依稀中，看到了自己費盡心機，才得到手的三本武當秘籍，又入了別人的手，自己師弟風玄清、吳玄妙也被搜索一淸……

耳邊他依稀聽得黃衫少婦在說話。

「你的丈夫死得寃枉，那麼，你叫寃枉，可是向誰申訴呢？天，唉，那來什麼天理，這賊老天是耳聾眼花，它算得了什麼天？告訴你，我的丈夫死得更慘，嗱，他們全是見證。……」

呂玄通越來越倦……但是，他還想掙扎，可惜，眼睛已閉了，心在跳，而寒流滿身，他明白，他已一步一步走向地府。

突然，有一陣歌聲傳來。

「老天爺……

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

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

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

吃素看經的，活活餓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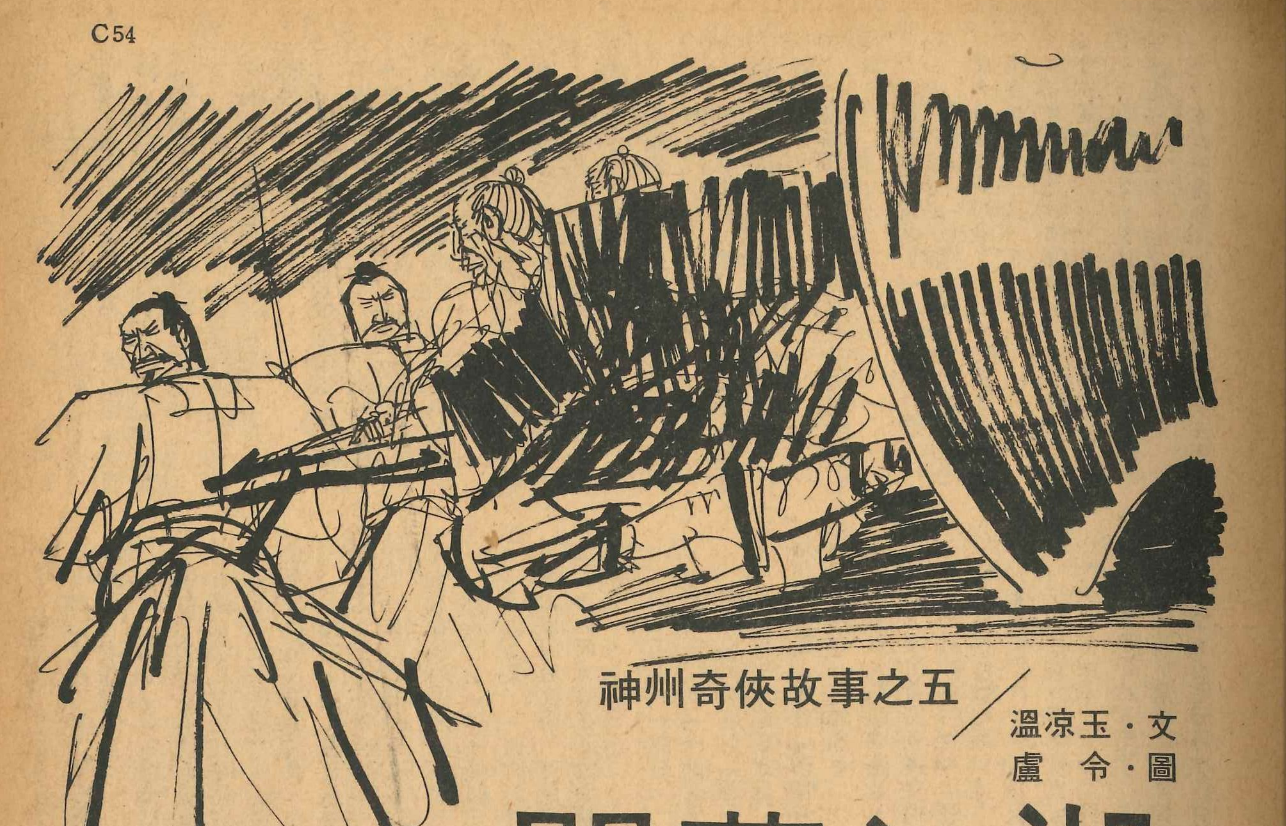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

「你坍了吧……」

天沒有坍，呂玄通、周玄清、吳妙玄却坍了——他們再也不能起身了……

車，走了，馬，走了，四週靜了，不過，多了十幾具屍體……

（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五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闖蕩江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羣豪圍困李沉舟於峨嵋金頂，欲奪取「忘情天書」，及見蕭秋水掏出五顆「無極先丹」交與李沉舟之際，蓋此丹乃武林至寶，服後可增加數倍功力，因此羣豪乃不惜你爭我奪。結果，五顆丹丸，被木歸眞、雍希羽、儲鐵誠、饒瘦極及九九上人各奪得一顆，各人奪得之後，隨即吞落肚中。豈知此五顆無極先丹，乃係贋品，且含劇毒，原爲邵流淚藉此毒殺李沉舟之用，輾轉落在屈寒山手上，臨終時托蕭秋水轉送李沉舟。羣豪不知就裏，搶來吞食，以致個個登時毒發身亡，其餘衆人，見此情景，均感悲憤，便紛紛退却：：

臨死傳衣缽　八人傾囊授

鐵騎銀瓶·東一劍西一劍

李沉舟嘆道：「你爭我奪，到頭來便是這樣的結果。」

蕭秋水驀然反問：「若果你不知這些丹藥是假的，是不是也在爭奪之中。」

李沉舟沉思了良久，終於說道：「是的。」

蕭秋水點點頭道：「我吃了三顆『無極先丹』，一顆係給邵流淚逼服的，還有兩顆，是宋姑娘顧全我……」

李沉舟頷首笑道：「這些明珠都有跟師容說起，師容轉告了我……她也服了一粒，一粒留給了我。」李沉舟笑意裏有說不出的狡獪，又有說不盡的好看：「她還說你是個眞君子。」

蕭秋水正想說話，忽然山下遠處，傳來猶近在耳邊的叱喝：「呔！權力帮的小子！快滾下來！」

蕭秋水一聽這語音好熟。李沉舟却微笑道：「赫！你們何不自己爬上來！」

他隨便漫聲一說，聲音却是開揚悠悠的傳了開去。

這時山巔「颼颼」射入了兩道人影，又急又快，所帶起的衣袂勁風，令在場中羣豪眼都睜不開來。

衆人只覺眼前一花，場中多出現了兩人，都是身着白袍，在場中年輕、中年甚至老年一輩，大都不識得。

但有數名近百歲的老前輩，却臉色大變，有一名還「咕咚」一聲跪了下去，顫聲叫：「祖師爺饒命。」

衆人不知所以。這兩名老人也不去理會他，銀髮金冠的倨然呼道：「誰是李沉舟？」

却見李沉舟也站了起來，態度甚是恭謹有禮。

衆人正在奇怪這兩人來頭好大之際，忽聽蕭秋水上前行禮，畢恭畢敬地招呼道：「晚輩拜見兩位前輩。」

原來這兩人不是誰，正是在丹霞嶺上，巧救蕭秋水與宋明珠的武當名宿：鐵騎道長，銀瓶眞人！

鐵騎、銀瓶兩人，著名的是劍、掌、

內功三絕，尤其是內功，已經到了爐火純青，至高至尚的階段，但他們當日，因不知蕭秋水已服「無極先丹」，幾喪命在蕭秋水手裏，一直到如今，他們兩人，心裏還暗暗感激，蕭秋水的手下留情。

二老一見蕭秋水，想起丹霞之敗，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鐵騎笑道：「小子，你也來了，姑娘呢？」

蕭秋水臉上一紅，想起當日在丹霞谷中的荒唐事，旖旎情景，銀瓶端詳了他一下，即道：「唉呀，怎麼還是內功好，武功不濟呀。」敢情他一眼就看出了蕭秋水的功力與武藝不調。

．蕭秋水一時也不知說些什麼是好。鐵騎又嚷嚷道：「這裏有沒有李沉舟在。」

李沉舟沉冷的站了出來，道：「我就是。」

鐵騎打量了他幾眼，喃喃道：「很好，很好。」

銀瓶也嘆了一聲，向鐵騎道：「英雄出少年，這句話眞是沒錯，看來我們早該退休啦。」

鐵騎苦笑道：「不過還得辦完此事才走。」

銀瓶也苦笑道：「這事不好辦吧。」

鐵騎道：「就算辦好，也要覓個好徒兒，單靠觀裏的庸才，怎能繼承你我的衣鉢？」

李沉舟從中截斷道：「兩位找我，有什麼事？」

鐵騎道：「你有無一個手下，叫做柳隨風。」

李沉舟點點頭。鐵騎軒眉道：「那就是了。他在浣花蕭家，殺了我派掌門太禪以及總觀主持守闕；我要替我的徒孫們雪這個恥，報這個仇。」

銀瓶道：「少林聽說也喪了掌門天正，還有七大高手中排第四的木蟬，排第五的木蝶，以及排第七的龍虎，據悉武功排第三的木葉和排第六的豹象兩人，也要前來金頂找柳五報仇雪恨……」

鐵騎道：「又聽說你在此地奪得『忘情天書』，你武功應不錯，加上『忘情天書』，那怎可以……所以我們先趕過來，要先木葉和地極之前會會你……」

銀瓶道：「你快叫柳五一齊出來。」

李沉舟笑了。他的笑喜似春山般悠遠，又似狐狸般狡獪，可是非常好看：「是誰告訴你們，我在這裏拿到『忘情天書』的？」

銀瓶道：「一封信。」

李沉舟問：「一封信？」

鐵騎肯定地道：「是一封信。」

李沉舟忽然揚聲問：「你們之所以得知我在這裏，還有『忘情天書』的事，都是因爲收到一封信？」

大多數人點頭或應是，小數人因戒備而緘默。李沉舟笑意裏有說不盡的揶揄：「爲了一封神秘的信，我們莫名其妙的在峨嵋金頂，大殺一番……」

蕭秋水忍不住問：「那末，以前『戰獅』古下巴被殺的傳聞，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李沉舟答：「古下巴那一行人，確是柳五和刀王等所弒的。我本來就把蛇王包圍在峨嵋，古下巴等人假借遊覽之名，想拯救他倆，而古下巴原來是武林四大世家『慕容、墨、南宮、唐』家中之慕容家門人，來意不善，似有意收攬蛇王之背叛，所以殺之。」李沉舟目中第一次有一絲毫、一些微的憤然：「所以，也因此暴露了形踪。」

銀瓶奇道：「那末說，這裏並沒有『忘情天書』這一回事了？」

李沉舟苦笑道：「『忘情天書』倒沒有，『無極先丹』却是先鬧了十幾條人命哩。」

銀瓶道：「不管有沒有，我們還是武當派的人，武當那一宗血案，這是要血債血償的。」

李沉舟笑道：「武林中以牙還牙，以血還血，本就是常事……兩位劍、掌、功力三大絕，在下早如雷貫耳，但兩位也知不知道，在我帮內，本有四大護法……」

銀瓶變色道：「『九手神鷹』孫金猿和『翻天蛟』沈潛龍早已死了……」

李沉舟却緊接着說：「還有藍放睛、姜丹書二人……」

只聽鐵騎、銀瓶二人一齊叫了出來：「東一劍、西一劍？」

李沉舟笑道：「正是。」

× × ×

鐵騎、銀瓶有他們的當年。他們年輕的時候，更好勇鬬狠，所向無敵，但他們有一對難兄難弟，像他倆一樣，在江湖上大大有名。

那便是著名的「東一劍、西一劍」。

東劍藍放睛，西劍姜丹書，他們兩人，在江湖上製造了不少血腥風暴，當然這一步步逼進東一劍、西一劍與鐵騎、銀瓶對決的到來。

他們就在天山一戰。

這一戰下來，眞是驚天動地。四人都還活着，但從今以後，鐵騎、銀瓶束髮爲道，東一劍、西一劍也歸屬權力帮，不再連袂闖蕩江湖如從前。

這一戰對這四個人，影响都極大，使他們都有退身的打算。但是這兩對人，却始終誰也沒服過誰，他們知道彼此還活着，就不斷的苦練下去，也許就是爲了日後必來一戰。

而今這必居的一戰，居然來了，而且就在今日。

這時忽聽「咚噹」一聲，置在金頂崖邊的鐘，突然飛起，裏面出現兩道電一般的閃光，飛奪鐵騎、銀瓶之背樑！

× × ×

藍放晴、姜丹書的劍法，幾乎可以算做近百年武林中兩個絕異的人，他們劍法走詭辛、倏忽、快急一路，迄今邪派劍術之中，尚無人能超越過他們的。

但鐵騎、銀瓶二人，出名的掌、劍、內功三絕，劍法乃得武當陰柔之正宗，掌法以得武當綿實的巔峯，至於功力，造詣之高，恐怕已不在當年武當派開山師祖張三豐之下。

鐵騎、銀瓶二人，素知東一劍、西一劍犀利，如單打獨鬥，正面相搏，其結果未可預知。

可是這一刻，大變驟然來。

那口巨鐘內，竟然就是東一劍、西一劍藏身之處。

兩道劍光，微若螢火，但迅若閃電，已刺入了鐵騎、銀瓶的脊樑內。

× × ×

東一劍、西一劍兩劍皆命中。

就在這刹那，鐵騎、銀瓶的內力有多深厚，才完全顯露出來。

他們一齊轉身。

東一劍、西一劍「拍拍」兩聲，兩劍齊折。

劍尖仍留在鐵騎、銀瓶背內。

鐵騎、銀瓶迴身，出劍。

東一劍、西一劍運用斷劍，一格。

鐵騎、銀瓶出掌。

掌勁「蓬」地打在東一劍、西一劍胸口上。

然後東一劍、西一劍的身軀就飛了出去，飛過之處，儘洒了鮮血。

但二人身子尚未到地，突然一扭，又向山下掠去。

鐵騎怒喝：「別逃——」聲音忽啞。

銀瓶斷喝：「追——」聲音巳噎。

兩人蹌蹌踉踉，但身法依然十分迅快，直追而去。

塲中只不過一下子，又沒了這四人的踪影，就似一塲來得快又去無痕的噩夢一般。

地上仍是留有觸目驚心的鮮血。

有的是東一劍、西一劍兩大高手的身上滴出來的，有的是鐵騎、銀瓶兩老前輩身上淌出來的，更有的是武林羣豪在捨死忘生的爭鬥中流下的。

× × ×

唯是在塲中眼光銳利的高手都看得出來：——

東一劍、西一劍雖施暗襲，但武功與銀瓶、鐵騎，絕不致相差太遠。

現下東一劍、西一劍身負重傷，權力帮僅賸的兩大護法，只怕難存了，但武當派的兩個耆宿，只怕也是一樣。

李沉舟由始到終，都沒有出過手。

× × ×

蕭秋水忍不住道：「不公平，這不公平！」

李沉舟偏首問：「怎麼不公平？」

蕭秋水跺足道：「這就是你的部下，偷襲鐵騎、銀瓶！算什麼英雄好漢！」

李沉舟側臉道：「東一劍、西一劍與鐵騎、銀瓶武功相仿，但稍半籌，這我是知道的，他們同時也是宿仇，姜丹書、藍放晴二人要殺兩個老道，那是力有未逮，難道我硬要規定他們面對面交手嗎？那豈不是置這二個替權力帮立過不少汗馬功勞的人於死地？如果是你的兄弟朋友，你又忍心這麼做嗎？所以我既不鼓勵，也不阻止，我不出手，已經是很好的了。如果是你的弟兄，眼看要死了，姑不論他們出手得光明不光明，但你能忍得住不插手嗎？嗯？」

蕭秋水一時無言。李沉舟笑笑又道：「其實要作爲一個武林高手，首先要耳聽八方，眼觀六路，而且隨時防備於未然，更常先置自己於絕地……鐵騎、銀瓶，武功雖高，但未免太天眞，還適合於這險詐江湖。」

蕭秋水沉默良久，終於抬頭，目中閃耀着精厲的光芒：「我不知道你說得對不對，但貴帮之所以腐敗，子弟之所以聲名極惡，也就是爲了這個：隨時可以爲目的而不擇手段，甚至改變了原則來遷就，並不惜棄信背義。」

李沉舟長笑道：「一門一派，是非曲直，豈有如此簡單？少林一脈，門戶森嚴，門規更是天下聞名，但也出了木蟬、木蝶這等賣友求榮的人……」李沉舟漫聲道：「木葉、豹象兩位大師，可以爲然？」

他的聲音雖平和，但悠悠的傳了開去，只聽山間傳來了極深厚、端靜的聲音：「阿彌陀佛，人誰無惡，唯佛是善。」

× × ×

只見山上不知何時，已多了兩名僧人。一名僧人，滿臉皺紋，形同朽木，但雙目湛然，背負長形布包。另一名僧人，十分慓悍，黑鬚滿腮，但目光甚是慈和，腰掛戒力。

李沉舟笑道：「這次峨嵋金頂，眞是熱鬧，衝着我李沉舟的面子，竟來了這麼多前輩高人。」

在塲中的武林高手，聽說是木葉、豹象兩位大師前來，都紛紛爲之動容。

原來少林寺除了行踪詭秘，不知尚在人間否的抱殘長老外，有七大名僧，他們師兄弟七人，在少林寺中各掌大任，而名滿江湖，天正便是大師兄，也是武功最高者，却已在蕭家劍廬中，爲權力帮徒所伏殺。

其他二師兄木葉，掌少林達摩堂、藏經樓要職，儼然少林派副掌門之勢，三師兄木蟬，掌羅漢、懺悔二堂要務，四師兄木蝶，則掌誦經堂，後來這木蟬，木蝶二人，皆是柳隨風之手下大將，終爲武當太禪眞人所殺。

五師兄地極，掌理少林寺監。六師兄龍虎，爲少林掌刑，却爲叛逆殺於川中。七師弟豹象，掌任普渡堂。現下天正、木蟬、木蝶、龍虎紛紛已逝，剩下的只有木葉和地極、豹象三人。

而今，豹象與木葉，已經上了峨嵋金頂。

× × ×

蕭秋水忽然想到很多事情。

他想到幾塲他所經歷的極大戰役。

——蕭家劍廬對權力帮之對峙；一公亭中「四絕一君」，十九神魔和自己一組人之對抗；五龍亭裏，兩廣十虎與權力帮、自己的一帮人廝鬥；別傳寺內，權力帮「八大天王」中的高手和朱大天王的手下及大俠梁斗等之廝殺……

——還有重返浣花蕭家時，古深、齊公子、八大門派高手，大俠梁斗等與權力帮「八大天王」中的四大天王之一役，到了後來，連少林天正，龍虎、武當太禪，守闕都出來了，還引出了柳隨風，和他的「一殺、雙翅、一鳳凰」……

但今天的情況，更加濃烈。

峨嵋金頂上，聚了四大門派掌門，以及各路豪傑，還來了少林高僧木葉與豹象，武當耆宿鐵騎與銀瓶，朱大天王的長老章殘金、萬醉玉，甚至還有權力帮的兩大護法，東一劍和西一劍……

好像有什麼大氣象，正在進行……

蕭秋水不禁挑上了雙眉。

他發現李沉舟正在怪有趣的望着他。

大敵當前，李沉舟不去注意木葉與豹象，反而還注意他。

李沉舟又問了一句令他費解的話：「你知道我最喜歡用的是什麼武器？」

蕭秋水搖頭。

李沉舟微笑着，舉起他一雙拳頭。

×　×　×

他的手秀氣。

他的手指有力。

他的指甲紅潤。

他的手指長而膚色白。

他的手像寫詩，更像畫畫者的手。

可是他握緊了拳頭。

「我不相信武器，」他說：「我只相信我的拳頭。」

×　×　×

「拳就是權。」

「握拳就是握權。」

「出拳有力就是權力。」

「所以我只相信我的拳頭！」

李沉舟有力地再重複了一遍。

×　×　×

李沉舟握着拳轉過身去，遙對豹象和木葉。

「少林寺對天正被弑之事，一直耿耿於懷，最主要是因爲貴派方丈，武功可說已臻超凡入聖之境界，若不是死於暗算，是不可能敗的。」

木葉細聆到這裏，低說了一聲：「善哉。」

李沉舟笑道：「少林數百年來名震天下，獨樹一格，向未見什麼門派能把少林的眞正實力消弭，這次天正既亡，有木葉大師在，確是少林之福。」

木葉道：「施主過奬。」

李沉舟道：「大師未出家時，是著名『心明活殺』派的才子，劍術已到了能禦劍、馭劍、心劍合一的地步，而且也是一代暗器名家，『滿天星』、『雨洒長街』這幾位暗器前輩，都曾在大師手下吃過大虧。」

木葉淡淡一笑：「可惜後來遇上唐老太太，沒有一個照面就敗下陣來。」

李沉舟笑道：「唐老太太絕足江湖，武功神秘莫測，大師能在她手下活命，已實屬難得，」李沉舟定定地道：「所以在下要與大師過招交手，定必要非常小心，非常的小心。」

木葉大師臉上緊皺的紋似乎鬆弛了一些，精悍的目色略帶一絲靄意，道：「李帮主儘管出手無妨，貧僧能不開殺戒，就儘可不造殺孽。」

李沉舟一揖，微笑道：「謝了。」

木葉大師雙目仍如電光，盯住李沉舟，道：「今日我不找你，帮主也定必找上少林，所以貧僧放肆了。」

李沉舟微笑，信步行入場內。

衆人紛紛讓出一大片空地來。

李沉舟衣袂飄飄，白衣悠然，微笑候於場中。

木葉大師長念：「阿彌陀佛。」向豹象大師深深一揖。

豹象道：「方丈保重。」

木葉道：「如果不測，請担大任。」

豹象愴然搖首：「師兄不可說這不吉利的話。」

木葉道：「無謂爲吉，或不吉，我有劍，乃慧劍，劍斬一切妄行。少林大業，尙要師弟垂顧。」

豹象悽然道：「是。」

木葉緩步而入場中，沉靜堅忍得就如一塊木石。

×　×　×

風來，木葉的僧袍飄，李沉舟的衣袂飄。

衆人圍觀的心，也猶似被風吹送出了口腔。

木葉猶如朽木，朽木不動，任由風吹過。

李沉舟却如不存在的事物一般，就存在於空無之中。

蕭秋水看得手心發汗，他想，要是柳五柳隨風，則猶如淸風，但衣袂、木葉、草塵揚處，尙可覺察，李沉舟的存在則如那青衣江上的一葉扁舟，已融入了天地之間。

他不知道李沉舟如何能達到這種高深的修爲。

×　×　×

這是武林中極重要的一戰。

白道中僅存的實力，少林寺歷代掌門，佛法高深，武功淵博的木葉大師，要與名震天下、且執江湖牛耳的第一大帮帮主李沉舟決戰。

這一場戰後，局面是如何，眞不堪設想，但圍觀之人，無一不想目覩此場戰役，無一忍于離開。

李沉舟微微一笑道：「大師，你的慧劍呢？」

木葉緩緩解上背掮的長包，一層又一層地，解開那極珍重的布裹。

他一面解開，一面說話：「這劍是一流的劍，是從一位武林朋友處借來殺你的。我以前練劍，後來能禦劍，禦劍時已鮮逢敵手。」

李沉舟謙虛地應：「是。」

木葉又道：「未出家前，我已練得馭劍之術，創『心明活殺』劍法，當時可謂劍術之翹楚，而當之無愧。」

李沉舟似乎毫不驚訝木葉大師的自讚自誇，反而稱是。

木葉接道：「但我劍術的眞正開始，乃在少林，在少林我練得慧劍，慧劍乃斬一切，那劍就是佛。」

這時他的包裹已解至最後一層，那長形的物體必定是極端珍貴的劍。

這未出家前已是一流的劍客仰天憬然道：「後來，我再得天正方丈大師兄的指點，又突破了『慧劍』的階段，成了『無劍』。」

「無劍」兩個字一出口，他的手突然伸出。

他的手發出了香火一般的光彩。

他的手融於火，調於水，滲透天地。

他的手就是劍。

甚至不是劍！

而是無劍！

×　×　×

那包裹裏有沒有劍，已不重要。

木葉的手才是劍。

木葉一出劍，李沉舟就倒飛出去。

衆人讓出那一大片空地，空地上空有串串茅花飛過，煞是好看。

李沉舟的身形就如茅花，不像自身拔起的，而是被風吹起的。

他忽然倒後而飛，白衣遮住了太陽，成了黑的物體。

太陽被遮，木葉臉上籠罩上陰影。

他一面疾退，一面發出暗器。

六七十種暗器。

但李沉舟沒有追擊。

太陽又是一亮，李沉舟已落了下來。

他落到人羣的第一欄去，突然揮拳，打倒了一人。

倒下的人赫然就是豹象大師。

豹象大師踣地吐血，他手上已握着一柄閃亮寒芒的戒刀。

李沉舟在他出手之前擊倒了他。

木葉豹象．章殘金萬碎玉

李沉舟不先打擊木葉，而先擊倒豹象，就是因爲他已看出，這少林新任掌門木葉大師的劍法，已臻化境。

所以他一說話，先讚美木葉，道出木葉的武功實力，跟木葉、豹象等人俱錯以爲李沉舟必聚精會神，會戰木葉，殊不知李沉舟第一個要先剪除的是豹象大師。

豹象大師，自幼投師少林，爲少林和尙中，殺性最强、殺氣最大的人，但他爲人品性慓悍，雖每造殺戮後，皆十分懺疚，他的一口戒刀，曾擊退過十次以上對少林的進犯，適才木葉向李沉舟出手之際，豹象已操戒刀在手。

但李沉舟猝然倒飛，不管他是否爲衞護木葉而夾擊，先擊中了他。

豹象大師倒下。

這時木葉大師漫天的暗器紛紛落地。

李沉舟身如飛燕，凌空反抄，暗器如雨，落在他飄飛的雙袖裏。

木葉大師見豹象倒地，目眦欲裂。

他猛剝開最後一層布帛，只有劍，沒有鞘。

這已是眞劍。

不是無劍，而是有劍。

木葉殺心已起。

李沉舟忽然袖子一捲，已在圍觀的一道人腰畔抽出一柄長劍。

這下鵲起鶻落，眞是迅雷不及掩耳。

道人只見眼前人影一閃，白衣倏飄，李沉舟已竄向木葉。

木葉刺出一劍。

無風，無活，無生，無命。

這一劍盡是死機。

死氣自劍鋒帶起。

可是死意陡止。

李沉舟手中的鞘，及時套住了木葉的劍。

木葉的劍有了鞘，等於裹起了層層布包。

這劍又回復了它「無」的狀態。

它縱有力量，已發揮不出，所以一切又活了。

所以木葉只好死了。

×　×　×

木葉的確不同等閒，在這種時候，他居然還打出暗器。

十七八種暗器。

李沉舟要弑他，必須要付出代價。

生命的代價。

可是李沉舟一攤手，也發出了暗器。

剛才他接的暗器，木葉的暗器。

一刹那暗器全都射了回去，有的廻旋，有的急轉，有的反彈，有的劇撞，全都打在一起，把木葉的暗器全打落了下去。

然後李沉舟的拳頭，就似閃電一般快，迅雷一般有力，擊中了他。

木葉萎然倒下。

如同一張朽葉一般。

×　×　×

李沉舟輕鬆地拍手，沒有絲毫驕態，但也不謙抑，只是悠閒的踱回場中。

就在這時，意想不到地，木葉、豹象兩位大師自地上急躍而起。

木葉大師是藏經樓主管，他嘗過無數心法內息的修練，所以李沉舟的拳頭震碎了他的五臟六腑，却不能使他立即死亡。

豹象大師則練就一身銅皮鐵骨，李沉舟搏打他時，仍存待大部份精神留意木葉大師的出手，並未用盡全力，李沉舟的一拳，只擊離了他的肺腑經脈，亦未能即刻使之斃命。

他們倒地，直至培養起一口氣，倏然跳起，力撲下山。

李沉舟回首時，他們已搶出了人羣。

李沉舟沒有追。

蕭秋水却「咦」了一聲。

原來木葉大師適才踣地的所在，留有那柄劍。

那柄劍落地時，又與劍鞘脫離，那麼好的劍，那道人的劍鞘根本罩它不住。

暫時使它消失了光芒的是李沉舟神奇的手，而並非劍鞘。

那柄劍斑剝、陳舊、古意，只有劍鋒口一處，隱冷地閃着一種似波光似水光但又如毒蛇藍牙般的寒芒。

這柄劍蕭秋水認得。而且非常熟悉。

因爲這柄劍就是寶劍「長歌」。

×　×　×

蕭家。劍廬。見天洞。神像前。

七星燈火晃閃，供奉拜祭的三牲酒醴，架有一柄劍——一柄蕭家歷代風雲人物闖蕩江湖的佩劍。

從架着的劍身之斑剝、陳舊、古意，可以見出這些巳物化的英雄人物昔日的事跡。

蕭家祠供前所奉祭的，就是這柄劍。

古劍「長歌」！

×　×　×

古劍長歌。

蕭家的鎭門寶劍，竟落在少林代理掌門木葉大師的手上！

蕭秋水馬上閃過木葉大師適才的話語：「這劍是一流的劍，是從一位武林朋友處借來殺你的。」

長歌寶劍在木葉手中出現，莫非爹媽的行踪跟少林也有關係？

蕭秋水因想到這裏，幾乎忍不住跳了起來。

×　×　×

他眞的一面跳起來，一邊叫喚，一邊追。

可是負重傷遁逃的木葉和豹象大師，又那裏能因他的呼喚而停止。

蕭秋水見父母可能有消息，心急如焚

，不顧一切，抄起地上的劍，狠命追去。

× × ×

蕭秋水一路追去，開始猶見地上血跡，再追下去，只有憑直覺判斷，他揣摸受傷者的心情與行踪，經過了來時的騎鶴鑽天坡，到了著名的九老洞時，突然聽到掌風和劍風的聲音。

蕭秋水從來沒有聽過如此凌厲的掌風和如此犀利的劍風聲。劍風响起時，蕭秋水的耳朵幾有被撕裂的感覺，掌風迴蕩時，如同大槌敲擊在心腔上。

蕭秋水見過龍虎大師的「霹靂雷霆」，也目覩過屈寒山的「無劍之劍」，但前者與現在的掌風與劍風一比，都變成了如同小兒持木劍嬉戲一般的追打而已。

× × ×

然後，他就看到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

洞中有八個人在竭力嘶聲拚鬥。

這八個人都盤膝而坐，頭頂上白烟裊裊，雖都是一流武林高手的氣態，但是都似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

這八個不是別人，都是蕭秋水所熟悉的。赫然就是鐵騎、銀瓶、木葉、豹象、以及東一劍，西一劍和章殘金，萬碎玉。

現刻的場面所形成的對峙是：武當的兩名耆宿和少林的兩名主持顯然已經聯手在一起，而朱大天王的兩名長老和李沉舟的兩名護法，也是在併肩作戰的狀況。

× × ×

共同點是，這八人，都受了傷。

東一劍、西一劍乃給鐵騎、銀瓶所掌傷，鐵騎、銀瓶背部亦爲藍放晴、姜丹書二人所刺中背脊，章殘金、萬碎玉、木葉、虎豹四人則俱爲李沉舟所傷。

現刻這八個人，亦即是雄霸一方的正宗大派中份位極高的老前輩，却因爲各種不同的情況下負了重傷，又因各所持的立場，而拚搏起來。

蕭秋水到的時候，拚鬥已近尾聲。

八人萎然垂坐，汗濕全身，已頹然無力。蕭秋水跪拜過去，扶着木葉急問：「大師，你醒醒，晚輩有事請教……」

木葉的眼光，已缺了神采，勉强擧目問：「你……施主何人……」

蕭秋水正想答話，銀瓶却一眼瞥見了他，叫道：「小子……你……過來。」

蕭秋水趨前過去，銀瓶氣喘吁吁地道：「你來得……正好……眞好……我是受了傷，要不然……我和鐵老兒的掌……劍……內功……三絕，天下無人能及……」

蕭秋水見對方氣如游絲，知其難久於人世，黯然應道：「是……是……」

銀瓶怪眼一翻，啐道：「是又何用！快……我跟你投緣，我把內功心法都傳你，你要證實給……給後世的人看！」

蕭秋水悚然一驚，鐵騎接道：「我傳你掌法……劍法，你去跟我宰了他們！」

蕭秋水慌忙接着：「道長，道長……我份……我不是武當弟子，怎能……」

鐵騎費力喝道：「胡說，傳功全靠機緣，不一定同門同宗，武當近年來沒有人才……你小子有天份，正好傳我倆的衣鉢……你……你不學也不成！」

蕭秋水還想拒絕，但鐵騎、銀瓶二人，已不管一切，向他解說起內功心法，劍理掌勁起來，蕭秋水情知這是絕代奇功，而且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這兩位武林前輩眼看就要不支，蓋世奇功眼看就要絕滅，蕭秋水更不忍拂逆，所以他用心去聽，全神去記。

蕭秋水記心强過人，但一直未曾好好練過武，但他因內功殊强，要練其他武學，便是十分容易，可謂一點就通，開始只是存心不想作忤拂鐵騎、銀瓶的好意，但一旦存得入神後，便渾然忘我潛心進修。

如此約莫一個對時，鐵騎、銀瓶一面以一手抵住蕭秋水之「命門穴」、「龍尾穴」，一面授以武功心法，蕭秋水一面强記死背，一面設法融會貫通，又邊感覺到內力源源湧來。

又過一個對時，蕭秋水大汗涔涔，猶如自大夢醒來，發覺鐵騎，銀瓶已經坐化，他大吃一驚，却聽一人靜靜地道：「你本來爲什麼事找老僧。」

蕭秋水一看，原來是木葉大師。

蕭秋水馬上記起他追來這裏的目的，忙遞劍恭問：「大師，晚輩是浣花劍派第二代弟子蕭秋水，……」

木葉「哦」了一聲道：「原來是蕭施主之子……」他臉色慘白，遍無血色，唇邊仍不斷湧溢出鮮血。

蕭秋水忙問：「晚輩目覩大師以此劍戰李沉舟，但此劍乃屬家嚴所有，不知大師……」

木葉苦笑道：「正是，你父親偕同令堂等人，自劍廬地道，脫困而出，潛來少林，本來……」

蕭秋水急問：「本來怎樣？」

木葉嘆道：「本來已逃脫權力帮之追踪，却不知如何，讓朱大天王得悉沿途截殺，浣花一脈，全軍覆沒，阿彌陀佛。」

蕭秋水轟隆一聲，只覺腦門一陣漆黑，眞如金星直冒，只覺找遍了千山萬水，忽然都絕了路，絕了路了。

木葉嘆道：「我與七師弟遇上令尊時，他已奄奄一息，告訴我『天下英雄令』還留在劍廬，幸好沒有携帶出來，否則給朱大天王搜去，而岳太夫人……却已被金人所擄……」

虎豹大師接道：「令尊把浣花寶劍交給我們，我們要奪回『天下英雄令』，我趕到浣花溪，才發覺方丈大師兄、福建少林方丈等皆已被殺，故趕來峨嵋，決意報仇，可惜……」

豹象說到這裏，一口氣已接不下去。

蕭秋水呆立原地，也看不出特別的悲傷。他靜靜的看着木葉和虎豹，這兩大武林高手，被天下第一大帮帮主李沉舟所重擊，已瀕臨死亡邊緣。

木葉忽然胆魄一寒，並不是由自他此刻身體的殘弱，而是感覺出一種從未遇過的駭人怖人的殺氣，來自蕭秋水沒有淚的雙眸。

蕭秋水再望向倒於地上的鐵騎、銀瓶的屍首……能掌握武林、力挽狂瀾奮救天下的正道人物，難道都這麼一個個都……

蕭秋水忽然跪了下去，「咚咚咚」叩了三個响頭。

木葉困難地道：「我知道你想求我什麼。」他向象豹艱難地說：「少林與武當，同爲武林正宗，但各有掌持，並多聯手

禦敵，向來結合一齊，而且也與宗教所見不同，無法合一，想是天意……但兩家武藝，博瀚深遠，也因各持已見，未能結合，今日我倆既無望無回少林，不如……」

豹象大師默然良久：「我少林及武當，盡歿於近日的江湖風險中，武林大局，確要人掌持……就算悖了門規，我們也要爲了日後天下人之福祉作一次……至於……至於兩家所長，能否貫通合一，成一代宗師，則要看小子的天資福份了。」

木葉道：「如此甚是，你起來。」

蕭秋水茫然起立。木葉大師道：「你殺性慓人，本不合於佛門子弟，亦不適於道教門人，但要對付權力帮，朱大天王這等人，則非要你這等人不可……」

木葉一隻手輕按蕭秋水額頂，語音低微，蕭秋水則靜聆，未幾二人如黏合一起，身上昇飄白烟裊裊。

豹象大師默誦一陣，也附掌往蕭秋水之背貼去，並傳少林練功絕技心法。

如此，三人黏合在一起，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豹象大師「咕咚」一聲，栽倒下去。

木葉大師長誦一聲，坐化端然。

只有蕭秋水，瞑目未睜，依然在遽增的內力與劇變的武功中沉緬忘返。

× × ×

又過了很久，蕭秋水一躍而起，居然收勢不住，頭頂「砰！」地撞在洞岩上。

這一下嚇得蕭秋水一跳，全力一收，但額頂依然撞中堅硬的岩石，喙簌簌一陣連响，數塊岩石被撞得粉碎。

蕭秋水跌撞幾步，出得了洞，只見洞外猶有微弱的叱喝之聲。

蕭秋水定睛一看，只見四人已心猶餘唯力不足，在奄奄一息中仍作殊死戰。

這四人居然就是章殘金、萬碎玉，與東一劍、西一劍。

× × ×

鐵騎、銀瓶因悉心戮力使蕭秋水武功增進，所以早歿，木葉和豹象也因心力交瘁，使蕭秋水盡得眞傳後亡斃，東一劍，西一劍與章殘金，萬碎玉却拚搏迄今，勝負未分。蕭秋水走出來的時候，這四人也快油盡燈枯了。

東一劍藍放晴看見蕭秋水，竭力的叫喚道：「喂，你來！」

蕭秋水走了過去，藍放晴嚷道：「你給我過去，把他們給殺了，如果他往左閃，你走寅位，劍揑天字訣，右『白虎奔雷』，劍尖取他『保壽官』，如他往右閃，則『玉環鴛鴦步』，右『採花燈』，左弓箭梢打，劍走中鋒，若他退後，挾掌攔劍，你抹劍走『天池勢』，橫掃他『採聽官』……」說到這裏，藍放晴叫道：「這招就叫『東日飛昇』！」

蕭秋水聽着，不覺橫擬起來，藍放晴等四人因已累倒，眞氣耗盡，故光能指點，不能出招。

蕭秋水深覺這一招高妙無窮，正在這時，那章殘金氣呼呼的道：「喂，小伙子，要是你使那一招，我既不退也不閃，右掌作切，左掌使斬，向劍身劍腹施壓力，扳反刺你的『凌雲』、『福堂』二穴，兼打『奸門』，『天倉』，你這老鬼所教的一招，不是都破了？」

蕭秋水本覺東一劍那一招「東日飛昇」，已是精妙無窮，如今一聽章殘金的拳招，才知道是破解的天衣無縫，而且反擊得無所遁形。只聽章殘金叫道：「這招叫『殘金破兵』，便宜你了，小子！」

四人爲爭一時之意氣，鬥爭方酣。這時只聽西一劍姜丹書叫道：「不怕。小子，你以右肘反撞，廻打『中堂』，踏子午馬，再轉燈籠步，突然上路出劍，以九道劍花奪其『山根』。記住，劍出要快直，但劍意如太極，意在圓先。」

姜丹書這般一說，蕭秋水忙深思默記。這時章殘金一聽之下，神色愀然。蕭秋水豁然而通，幾欣喜得飛跳起來，這招的確是制住剛才那一招「殘金破兵」的最好方法。蕭秋水喜問：「這招叫什麼名堂來着？」

姜丹書道：「『書劍恩仇』！」

章殘金一時慘然。萬碎玉却在稍加思索後，即道：「有了。只要吸氣退七尺閃開六尺……」

蕭秋水不解，即問：「吸氣又怎能先閃後避共十三尺呢？」

萬碎玉被打斷話柄，甚是不喜，怒叱：「傻瓜，你氣納丹田的動作，分兩次做，一次由鼻嘴吐納，一次由耳鼻吁出，不就行了，只要有三十年以上的內力修爲便就得了。」

蕭秋水十分聰明，一聽就懂，但這種掌路身法却十分逆行倒施，蕭秋水一時也無及多想，萬碎玉接道：「你再施分筋錯穴手，拿他左腕，但沉肘反踭，跳虎步上，右掌穿插他『旗門穴』，左掌劈臉……這招叫『玉石俱滅』。」

蕭秋水稍爲一呆道：「不可能。既是『虎跳』，如何取『旗門』……」

萬碎玉怒罵：「小兔崽子，虎跳時沉膝不就得了？」

蕭秋水一聽，完全通曉，大喜謝道：「謝謝前輩指教，這招連消帶打，確能破去『書劍恩仇』！」

只聽東一劍喝叱：「胡說。我只是走卯位，起震位，出掌雙鋒貫耳……」

這四人輪流爭講下去，雖無法動手，但依然要在一個青年陌生人面前爭個長短，也不顧別人學到了多少。到了最後四人各生恐懼，怕自己無招解對敵招，蕭秋水即可過來殺弒自己，所以更把家傳法寶絕招都抬了出來，而蕭秋水又根底極好，加上有敵人在後面指點，只要一點不詳實，很容易便一敗塗地，所以四人猶如泥足深陷，越吐露越多的秘技，簡直不可收拾。而這四人的劍法、掌法，確實是冠絕天下，蕭秋水這一下吸收，眞是受益良多。

直迄四人聲音逐漸微了下去，原來各已油盡燈枯，心力全耗，而他們大部份絕藝，已皆傳授到蕭秋水身上去了。

他們起初說得非常之快，後來越說越慢，因普通或熟稔的招式已用盡，他們必須公開絕招或再創秘技，始能破解對方的高招。但如今更是傷神。這四人已瀕臨死亡。章殘金這時只要思籌要擋姜丹書的快劍連襲，他在苦思道：「我先以左手『鐵門門』，再平踭破排，以金剛出洞逼走……至於最後三劍……最後三劍嘛……」

姜丹書的連劍共十七式，最後三劍尤

其是「出劍如龍，收劍若松」，氣勢無盡，章殘金罵一些想不到破解之法，其他三人亦然，章金殘只好說：「我只好……用右鶴頂法抽打，右馬拉……拉到左馬之後，再起以……卞莊擒虎勢……拚個……拚個同歸於盡……」

章殘金這一說，其他三人，都「呀」了一聲，但亦都無法可想，連姜丹書出劍，縱然棄招，也無法自救。

四人臉色慘變，蕭秋水一直在細聆，並比作招式，以求準確，現下忽然道：「為何不走丹陽勢，以雙劍切橋，脚踼遊龍，向拈來之劍勢闖破，反而能置之死地而後生呢！」

四人一時大悟，都喃喃喜道：「是……是……」

章殘金側了側臉，皺眉道：「唔？不對，要是雙劍切橋，又如何遊龍步勢？」

蕭秋水一笑道：「把少林紮鐵橋馬之穩重，融入武當圓形弧勢發力於腰中，便可以完美無缺了。」

四人不禁都頷首恍悟。萬碎玉倏然臉色慘變，澀聲道：「你……你究竟是……是什麼人？」

原來四人都沉耽於彼此比鬥厮殺之中，毫不覺意蕭秋水這年青小夥子的本身，而今驚聞蕭秋水能勘悟破解他們所執迷處，紛紛失驚。

但此刻蕭秋水已兼懷少林、武當、朱大天王、權力帮八大高手所長，已經不是任何其中一人所能敵，更何況這八人俱已接近癱瘓垂死之邊緣呢！

蕭秋水道：「我是蕭秋水。」

東一劍藍放晴臉色慘白，呆住了半晌，忽然問：「如果九子連環，劍走宮位，一星抛月，左脚迫你之右膝，劍取印堂，……你怎麼破解？」

蕭秋水毫不猶疑答：「搶在劍先，劍尖飛刺來劍劍身，即可破之，是為『飛星刺月』，專破『一星抛月』式。」

東劍藍放晴忽然長笑三聲，然後口吐鮮血，慘笑道：「很好，……很好。盡得我之眞傳……沒想到我臨死前……是不明不白……受了這麼一個……天質聰悟的徒兒……」藍放晴說完了這句話，猛噴出一口血箭，緩緩仆地。

姜丹書沉雄地瞪着蕭秋水，問：「如果對劍法比你高強但胆氣不如你之劍手，要用什麼劍法對付？」

蕭秋水不假思索答：「劍鍔之劍。」

姜丹書一怔，問道：「何謂『劍鍔之劍』？」

蕭秋水神速地道：「即以拚命劍術，不惜以劍鍔作為打擊，如此神勇必能毀碎對方劍鋒之劍的銳氣。」

姜丹書一拍大腿，斷喝一聲道：「好！可以成為我西一劍高徒而無愧……」話未說完，已斷了氣。

東一劍、西一劍先後斃命，只剩下章殘金和萬碎玉二人。二人相顧良久。章殘金問萬碎玉：「我們要不要問問他，看他從我們那兒學了多少？」

萬碎玉道：「好。」

章殘金道：「你問吧。」

萬碎玉道：「眞正的掌法，是掌的那個部位？」

蕭秋水爽然答：「眞正的掌功，是全身，不止于手掌一隅。」

萬碎玉滿意點頭，章殘金緊接着問：「若一雙手掌被高手所制，你怎樣？」

「用掌勢於全身，反擊！」

「如因雙掌受制以致無法動彈？」

「則棄劍。」

「劍？」

「棄劍即棄掌。」

「棄掌？」

「是。棄掌如棄履。」

章殘金望見萬碎玉，一字一句地道：「够狠，能果決，方才是掌法！他比我們還絕。」

萬碎玉沒有答，章殘金見他雙目緊閉，已沒了氣息，方才知道他已死了。然後抬頭望向蕭秋水，道：「這是名震天下的『殘金碎玉掌法』，你要好生運用。」

蕭秋水道：「是。」

章殘金望向萬碎玉的屍身，又望向姜丹書、藍放晴的遺體，苦笑道：「幾十年來，一直到這幾日來……我們如生如死的拚鬥，而今却有了一個共同的徒兒……」

他又笑了一下，笑意裏有無盡譏誚：「你們先上路了，怎能留下我一人？這世間路上，我們已走得厭了……黃泉好上路呀！」

他說着眺望山谷遠處的雲彩，喃喃道：「眞是寂寞……」

蕭秋水側了側耳，要向前去傾聽清楚，然而章殘金頭一歪，即已死了。

× × ×

蕭秋水在雲霧間的山坪上，緩緩拔出了古劍。

雲霧漸漸透來，似浸過了古劍，古劍若隱若現，終於看不見。

蕭秋水漸漸運眞力于劍身。

劍身又漸漸清澈。

劍芒若水。這劍身就似吸收雲霧一般，把雲霧都吸入劍之精華內。「幾時，它才能飲血呢？

殺不盡的仇人頭，流不盡的英雄血！

蕭秋水望着靄靄白雲，想起很多很多的往事。父親英凜、慈靄、辛勞的臉孔，變得好大好大，罩住天地，罩住一切。他又彷彿見到慈慧的母親在綉着他的征衣。

——髣髴是炊烟直送，晚靄初蒞，母親在灶下煮飯，一道一道的菜餚，總是幾手抄撈，平凡的菜色也成了好菜。父親在咳聲中磨劍，在某次他發燒的時候，用溫厚的大手摸壓他的額頭。

……依稀是浣花一脈，衆子弟在刷洗準備過新年，男男女女，喜氣洋洋，並皆以不諳燒菜煮飯為恥。聚在一起小賭怡情，阿嬙，阿箱逢賭必輸，阿黃最爛賭，有次病得幾乎命不保，還是要上桌來賭，阿環，阿巴最不會賭，亂開亂下注，結果輸到「一文不名」……爆竹聲響，一家歡樂融融，還有「十年會」的人，更是張燈結彩，帮忙打掃……可是現在都沒了。

權力帮來了，摧毁了浣花劍廬。朱大天王殺害了父母，遺葬在少林寺邊。

只剩下了寥寂的蕭開雁，失踪的蕭易人，沒有消息的蕭雪英……

還有在這山頭上——

蕭秋水和他的劍！

（未完）

兩月完侠情中篇小說

馬騰·文
盧令·圖

一劍挽狂瀾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丐帮帮主楊邁武率領該帮子弟，一行十多人，途經一個山崗時，楊邁武遙指前方，吩咐帮衆再前行五十多里，到該處一小鎭歇脚進食，然後再定行止。豈知這一行人繼續前進到一山坳處，突見「一槍斷魂」杜年率衆攔住去路，聲言要消滅丐帮，爭霸武林。雙方舌戰一番後，繼之而來的，便是眞刀眞槍。鏖戰中，刀光劍影，血肉橫飛，楊邁武已全身浴血，被杜年等人圍攻，險象環生，情況殆危。而風揚也被黃山砍傷，倒在地上，黃山箭步上前，正欲殺死風揚，反被石破天的流星鎚擊斃。勾魂娘子見風揚受傷倒地，即打出銷魂釘，射向風揚……

茶肆遭暗算　俱成階下囚

風揚雖然身受重傷，轉動不靈，但一條右臂還是靈活的，見銀光閃射至，手中鐵砵環身一繞，「叮叮叮」連响中，十二枚勾魂釘一根也不少，全被他接收在鐵砵中。

一眼瞥見帮主楊邁武被杜年、冼伯寧，陸榮中及四五名天地帮帮衆圍攻得險象環生，全身浴血，情況危殆。

心急手撈，砵中十二根勾魂釘射向圍攻楊邁武的人，杜年首先警覺，長槍一舞，擋落射向他的勾魂釘，陸榮中摺扇一張，篤篤篤，三根勾魂釘也被他擋落，冼伯寧長劍盤舞退身，亦避過射來勾魂釘，獨是那幾個帮衆，全被勾魂釘射個正着，倒地一陣抽搐死去！

就這剎間，楊邁武已望見坐在地上的風揚，心中大驚，身形騰空躍起，撲落風揚身旁，一把將他扶起，急聲道：「風長老，還能支持嗎？」

風揚道：「只要有一口氣，就和他們拚到底！」

任權正和溫若，阮木，錢通，荀勝拚力搏殺，身上傷口不下七八處，渾身血漬，形相可怖！

對方荀勝，錢通也受了傷，他四人合力，任權已顯得力不從心，左支右絀，血光一現，又被阮木乘虛在他大腿上刺了一個血洞！

大腿受傷，轉動更加不靈，一棒封擋得了溫若一鐧，荀勝一刀，却閃避不了錢通攔腰砸到的鐵算盤。

「噗」聲响，鐵算盤砸實在任權腰背上，身形前衝，口裂溢血，强忍一口氣，鬚髮戟張，猛擰身，五指電疾抓落錢通鐵算盤上，一抓不放！

錢通一掙不脫，一掌疾出，拍在任權肩上！

任權身軀幌了幌，仍然死抓不放！猛張口，蹩在喉間的一口熱血，迎面全噴在錢通臉上，撥火棒篤一聲，疾逾星火，插入錢通喉頭！

錢通「喔」一聲，雙目翻白，氣絕倒

地！

同時間，任權亦慘叫一聲，血光迸洩，隨着錢通倒下的身形，一齊倒在地上。

獰笑着，目中發出兇殘之光，溫若，阮木，荀勝，各自從任權身上抽回兵刃，野獸般看着倒在地上，被三人劈刺得不成人形的任權的屍體！

三人就像嗜血的魔鬼般，桀桀狂笑，聲如夜梟。

血腥，已激發起他們兇殘的本性，三人目光所及，見杜年，冼伯寧，陸榮中成品字形將楊邁武及重傷的風揚包圍，幾十名帮衆在外圍成一圈，三人身形一起，如巨鳥般騰撲向包圍圈，加入包圍。

一個輕傷，一個重傷，楊邁武與風揚在六大高手包圍中，顯得人單勢孤，情況非常之不利。

魚在網中，肉在俎上，杜年眼看楊、風兩人，雷打電閃也逃不了，不由哈哈狂笑起來！

雖然折損了不少人，但能够將楊、風兩人殺死，也是值得的。

「楊邁武，你是自裁或是由咱們亂刀分屍，任由你揀！」杜年狂放地道：「不過要快些決定，本帮主耐性有限！」

他已將楊、風兩人看作死人！

他們忽略了一點，困獸猶鬥，何況是人？人，每一個都不願束手就死，只要還有一絲力氣！

楊邁武眼見身陷重圍，自己和風揚皆受了傷，就算不受傷，在這六大高手和幾十個天地帮帮衆的包圍下，只怕亦很難倖免，他唔自在心中盤算一番，已打定了主意，能衝出重圍最好，如不能，拚死也殺多幾人作陪。

「杜年，虧你還是一帮之主，豈不聞困獸猶鬥這句話，楊某人今天就算要死，也要找多幾個墊背的！」楊邁武豪笑着，目中精光如電，冷厲地掃視了環身包圍着他兩人的六大高手一眼。

風揚坐在地上，勉力站起來，環顧敵人一眼，見敵人像餓狠一樣，目中閃着兇殘之光，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撲擊，他自知自己身受重傷，很難再有生望，他想到丐帮，丐帮如若沒有帮主，則如羣龍無首，一盤散沙，不難被天地帮消除，因此，帮主萬不能死，就算自己身受千刀萬剮，亦要助楊邁武脫困，逃離此地，好領導丐帮，和天地帮對抗到底！

「帮主，形勢對咱們不利，一有機會不要理會屬下，至緊要逃離此地，重整丐帮，和他們周旋到底！」風揚對楊邁武低語：「屬下將會拚死為帮主製造機會！」

楊邁武那裏肯聽，低聲道：「風長老，咱們一起衝出去！」

風揚急促地道：「帮主，屬下身受重傷，行動不便，很難走離此地，為了丐帮，你不要理會屬下！」

「風長老……」

「帮主！」風揚截斷楊邁武話頭，「丐帮覆全，繫於帮主一身！屬下的主意已決！」

楊邁武心中悚然一驚，無可奈何，沉痛地道：「風長老你說得對，無論如何不能死……」

杜年已不耐煩地大聲喝道：「你兩人已商量妥怎樣死了吧？那就快些死，本帮主不耐久等！」

豪笑一聲，楊邁武沉聲道：「作你的清秋大夢，本帮主不但不想死，還要生離此地！」

杜年臉色鐵青，獰厲道：「妄想，楊邁武，本帮主要你亂刀分屍而死！殺！」

「殺」聲出口，長槍急刺，急刺楊邁武咽喉。

一槍奪命，奪命斷魂！

杜年一動，冼伯寧等五人跟着亦動，三人猛攻風揚，兩人配合杜年，攻向楊邁武！

楊邁武見杜年槍勢凌厲勁急，頭一偏「刷」聲槍尖從頸側刺過，打狗棒一點，將溫若星瀾擊斜，一擰身，「嗤」聲阮木峨嵋刺從他腰側刺過，衣服擦破，好險！

同時間，冼伯寧長劍急刺風揚身前三大穴，陸榮中張扇如刀，一招「玄鳥劃沙」，飛割風揚雙腿。

此人好歹毒，明知風揚一腿受傷，轉動不靈，想一招廢去風揚雙腿！

荀勝破山刀白光連閃，連環十六刀，斬劈風揚頭、胸、腿！

風揚身受重傷，轉動不靈，眼看無法同時封擋閃避得開三人凌厲的攻勢，他本已抱必死之心，對攻到的三件兵刃，不閃不避，手一揚，「嗚」聲鐵砵脫手飛出，如電閃虹飛，呼嘯着飛擊三人！

冼伯寧等人知道厲害，若不顧一切，當可立斃風揚，但三人亦勢必傷在旋飛擊至的鐵砵下。

冼伯寧三人當然不會幹這賠本買賣，風、楊二人遲早會死在他們的夾攻下，反正已是煮熟的鴨子，走不了，俎上肉，任其宰割！

冼伯寧首先撤劍抽身閃退，陸榮中，荀勝兩人，自保要緊，有樣學樣，亦同時飄身閃退，避過電掣飛擊而至的鐵砵！

風揚本意是，死也拖敵人幾個下水，雖然未必一舉將三人擊斃或擊傷，至少可以將其中一二人擊至死傷，那麼，自己雖死，也可為楊邁武減輕壓力，令到楊邁武或許有機會逃生；如今，果然如他所願，雖然未傷到敵人，但也將敵人的圍攻擊退，並且露出空隙，時機不再，他一轉身，全力揮出一掌，逼退溫若，低喝道：「帮主快走，屬下為你擋着這三人！」

奮不顧身，雙掌舞起一片掌影，杜年長槍急刺十九槍，硬是突不入掌影中！

楊邁武自也知道機會稍縱即逝，一棒震開阮木峨嵋刺，急聲道：「風長老，跟在我背後，一齊衝！」他實在不忍心一個人衝出去留下風揚一人被幾人圍攻而死！

風揚已拚着一死，全力抵擋三人的夾攻，大聲叫道：「帮主快走，遲些就走不成了，不要理會屬下，為了丐帮，不要猶疑！」

這時，風揚脫手飛出的鐵砵，仍在飛旋追擊冼伯寧三人，那鐵砵像有靈性一樣，也不知風揚用的甚麼手法，任三人如何閃避點擊，鐵砵像黃蜂一樣，纏繞着三人，令到三人手慌脚亂，一時又想不出破解的招式。

楊邁武含淚望着正在全力抵抗杜年三人狂攻的風揚一眼，一咬牙，縱身向冼伯

寧三人頭上縱掠過，撲向外圍的天地帮帮衆！

十多名站在外圍的天地帮帮衆，一見楊邁武突圍而至，一擁上前，企圖將楊邁武截住，刀槍劍齊施，猛往楊邁武身上招呼！

楊邁武此刻，心知自己身負重責，一定要突圍而出，否則，稍遲，被杜年等人追截到，再想脫身，就比登天還難！是以，他有如出柙猛虎，身形不停，如旋風般捲進，打狗棒絕招連出，但聞慘叫連響，兵刃飛空，血花迸洩，天地帮衆一下子死傷了七八人，硬是被他殺出一條血路！

其餘的帮衆見楊邁武突圍而走，左右兩面蜂擁而上，企圖將他截住，但已遲了一步！

楊邁武已衝開一條血路，身形縱掠而起，向前飛掠！

身形剛起，驀然迎面一片銀光如網般兜頭迎面罩射而到，楊邁武一見，知是勾魂娘子的歹毒暗器——勾魂釘，沉喝一聲，打狗棒在身前舞起一團棒影，將全身護住，但聞「叮叮叮叮」一連串密響，罩射向他全身上下的勾魂釘，被他全數擊落在地！

而他也被迫得落回地上！

足剛沾地，剩下的三十多名天地帮衆，已然將他圍起來。

蕩笑聲起，一棵樹上縱落一人，站在楊邁武身前，正是發射勾魂釘將他阻截的勾魂娘子！

剛才不見了她，原來她一早就躲在樹上！

要不是她這麼一阻，楊邁武早已逃之夭夭。

「寃家，你還想走！」這個女人，眞是個妙人，說的話，眞不像一個隨時隨地可置人於死地的女煞星，直像一個捨不得情人離去的多情少婦。

楊邁武更不打話，打狗棒揮點之間，圈點勾魂娘子頭頸！

「喲！一上來就要拚命！」勾魂娘子柳腰一擰，手中已多了把七寸長的薄刃，手起袖揚，一片精光護住面門，蓮足一踹，踢向楊邁武下陰！

楊邁武橫移一步，一掌切向勾魂娘子足踝！

勾魂娘子嬌笑一聲，縮腿出手，纖纖五指，疾劃向楊邁武手腕。

楊邁武化掌為拳，還擊勾魂娘子五指，同時，手中棒一圈一點，突破精幕，迅如星火，直點勾魂娘子眉心！

勾魂娘子，驚呼一聲，腰如折柳，仰臉倒折。間不容髮間，打狗棒貼着面門擦過。

勾魂娘子也寒了，足下一蹬，整個人向後倒竄，袖一揚，七點銀光，疾射楊邁武身前七大穴！

如此近的距離下，又是猝然間，楊邁武已很難閃避。封擋也未必擋得了，不容他多作考慮，一掌當胸疾拍而出，一股强勁的掌力，如濤般湧擊向飛射至的勾魂釘，將其全數擊落！

機不可失，楊邁武身形斜縱而起，想縱竄入林。

但破空聲臨背，如不避擋，必然受傷，萬不得已，打狗棒反手迴掄，「噹」一聲暴響，擋煞背後襲到一刀！

就這瞬間，「颼颼」連聲，兩條身形，夾着大片風聲，縱掠在楊邁武身前身側，冷笑連連，正是冼伯寧與陸榮中！

勾魂娘子亦已回身躍到楊邁武身側，嬌聲笑道：「楊大帮主，還想走嗎？」

楊邁武今次眞的走不了，連身後五尺處站着荀勝，四大高手已將他圍起，加上近四十名天地帮衆，如鐵欄般圍了個水洩不通。

楊邁武正自暗中思量，如何才能闖出重圍，驀然間一聲慘呼傳來，令他心頭大震，急回首往叫聲處望去，目光所及，杜年正一槍刺在風揚小腹上，不由目眦欲裂，暴喝一聲，身形如風，捲襲向背後的荀勝。

荀勝先是被他一聲暴喝震得心中一跳，繼之見他棒影裹着身形，捲襲自己，猝不及防下，失了先機，有點手忙脚亂，加上楊邁武攻勢迅疾，荀勝不敢輕攖其鋒，身形橫躍五尺，閃在一旁！

楊邁武這時已如一頭受傷的猛獸，不理會閃在一旁的荀勝，直撲向徐徐倒地的風揚。

冼伯寧三人剛想攔截，無奈楊邁武身法太快，只好眼睜睜看着他疾撲向風揚！

人未到，一掌已斜出力拍——楊邁武瞥見溫若正一鐧力砸風揚頭面，這一鐧若讓溫若砸中，風揚立時腦袋碎裂而死！但他又來不及擋接，只好遙出一掌，擊向溫若身側肩臂。

溫若見杜年一槍刺入風揚小腹，槍抽回，血標湧，風揚一手按着傷處，慢慢倒向地上，溫若還恐風揚不死，目露兇光，獰笑着揚手一鐧砸向風揚頭頂！

怎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眼見一鐧砸落，風揚碎腦裂頭，怎知身側一股强勁無儔的勁力驀然襲到。想閃避，已然無及，「蓬」一聲，整個人被那股掌力勁風擊得整個人橫裏飛起，哇一聲，口噴鮮血，在二丈多外，撲跌在地，掙扎着想爬起，始終不能，只好像病狗一樣扒在地上，看來，受的內傷不輕！

人到手出，楊邁武一把攙起倒地的風揚，打狗棒順手電疾探出，迫退了阮木，俯首察看抱在懷中的風揚。

這時，冼伯寧等四人，及四十多名帮衆，已然追到，重新將楊邁武包圍起來。

楊邁武視如不見，風揚在他懷中，已是出氣多，入氣少，雙目緊閉，小腹上的鮮血，大股大股地從他指縫間湧冒出，楊邁武雙目熱淚盈眶，悲聲道：「風長老，風長老！你不能死，不能死！」

好奇怪，杜年等人，目中雖是兇光閃射，却沒有乘機對楊邁武出手！

大概他們認為，楊邁武已經是死人一個！

風揚忽然張開緊閉的雙目，目光渙散無光，臉容扭曲着，勉强顫着嘴唇，語聲微弱地道：「帮主……一……定要……要……衝……出……去！……為……了丐……帮！」

頭一歪，口微張，眼不閉，咽了氣。

楊邁武伸手，輕輕將風揚的眼瞼抹下，他不能讓死去的人死不瞑目，低語道：

「風長老，你安息吧！只要我不死！一定生離此地！重整丐帮，爲你們兩人報却此仇！」

「哈哈……」狂笑聲徹空，杜年一頓長槍，厲聲道：「楊邁武！你想生離此地，簡直是痴人說夢話，還是陪你兩位長老到陰曹地府吧！」

阮木這時也將溫若扶起，來到杜年身旁，悲聲道：「楊邁武，待我在你身上刺十八個透明窟窿，看你是生是死，是生，就放你走！」

楊邁武聽如不聞，輕輕將風揚的屍體放在地上，挺起身，平靜地道：「阮木，刺刺看。」

阮木瞪着眼，一時不敢動手。

勾魂娘子嬌聲道：「怎麼？阮兄，手軟了？」

阮木放開扶着的溫若，狂笑道：「勾魂娘子，阮某幾時有手軟過，楊邁武，阮某就動手刺給你看！」

話落手起，峨嵋刺分心就刺！

驀然間，一聲佛號響起：「停手！」聲音雖不響亮，但震得在場各人，無不心跳血湧。

阮木刺出去的峨嵋劍，半途亦不由一頓！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林中閃出一羣人，有和尚，也有道士，爲首兩人，正是少林圓智、武當冲虛。

杜年等一見，臉色大變，知道殺不了楊邁武，若不再走，只怕就走不了，當機立斷，杜年斷喝一聲：「撤！」

當先一個倒縱，竄掠出足有四五丈，回身飛掠而去！

冼伯寧等人，個個爭先，紛紛跟在杜年身後，飛奔竄掠！

楊邁武一見少林武當兩派人到，心中大喜，見杜年等人竄逃，怎容他們逃去，喝一聲，身形一起，就要追去！

身軀幌了幌，差點仆跌在地。

他忘了身上多處受傷，又經大戰，全身早巳力盡筋疲，剛才面對强敵，不過一口氣支撑着沒有倒下去，現在這一動，才知自己巳力不從心！

一條身形瀉落，手急眼快，一把將楊邁武扶住，是冲虛道長——七劍之首。

「楊帮主，咱們終於找到你！你沒事吧？」冲虛道長關切地注視着楊邁武，「啊，身上傷口不少，快坐下來，貧道爲你治傷！」

楊邁武看見杜年等人幌眼間消失在一座山崗後，急聲道：「道長，萬不能讓他們逃了！」

「楊施主，他們逃得今日，逃不了他朝，不要急，你身上的傷要緊！」圓智在他身旁緩聲道。

一衆武當及少林弟子，這時巳來到楊邁武身邊，打量着地上橫七豎八倒地，狀極恐怖的屍體，個個無不動容。

「阿爾陀佛，」圓智大師低喧佛號，「楊帮主，老衲等遲來一步，至令貴帮兩位長老及弟子慘死。」

楊邁武一邊讓冲虛爲他上藥裹傷，一邊感激地道：「大師，若不是你們及時趕到，楊某死定了！」

「楊施主，天地帮杜年，因何和貴帮作對，務要毀之而後快？」圓智問。

「在下也不大清楚，據杜年昔才說，他爲了爭霸武林，所以不惜挑起戰端，務要將本帮消滅！」

「善哉，善哉。」圓智大師道：「武林從此多事，又不知要死多少人了！」

「大師，你們因何會來這裏找在下？」楊邁武訝問。

「施主，老衲等是聽聞天地帮連續毀去貴帮十多處分舵，連天津分舵也毀了，施主及風、任兩位長老失踪，敝寺於是派出弟子下山探究，不想，連敝寺弟子也有幾個失踪了，加上老衲不久前接到一封信，說武林將有動亂，請老衲協助調查，而不少門派，亦接到一封請柬，言明一月後要到天姥山天姥峯會集，如有不遵，立遭滅門之禍，果然，有兩派不服從，當場撕了請柬，第二天就被殺個清光，敝寺掌門及武當掌門一致認爲事態嚴重，再不能袖手不理，故此，派老衲及冲虛道兄下山查究，老衲從貴帮護法金全無處，知悉施主今天將會經這裏到金陵，老衲與冲虛道兄於是急急率領門下弟子趕來，可惜遲了一步。」

楊邁武點頭道：「楊某之所以散出謠言，令江湖上相信在下失踪，一方面爲了療傷，另一方面是便於暗中查探天地帮的秘密，關於不少門派接到請柬的事，在下也探查到，莫不是那些請帖是天地帮送出的？」

這時冲虛巳爲楊邁武包扎好身上傷處，接口道：「楊帮主，不會吧，天地帮雖說有爭霸武林之心，但，以他們現在的力量，不敢與天下各門派爲敵吧！」

「道長有所不知，天地帮網羅了很多黑道高手，像剛才遁走的勾魂娘子，冼伯寧，阮木，溫若，及死去的錢通，石破天，雷猛等，全是黑道上有名人物，不知的，還不知有多少？」楊邁武激動地說。

「但，高公子信上說，另有一股神秘力量在活動，就拿青錢帮與神槍門之被毀，就不是天地帮幹的！」圓智說。

「高公子是誰？」楊邁武問。

「就是江湖上傳說多多，很少人識的倚劍樓主高樓劍！」圓智大師肅聲道。

「倚劍樓主高樓劍！大師認識他？此人在下心儀巳久，恨不識荊！」楊邁武向慕地說。

「不單老衲，冲虛道兄亦是高公子的知交。」圓智微笑。

楊邁武站起來：「大師，道長，幾時帶在下去見見高公子？」

「咱們也想去找他，現在去如何？」冲虛掃一眼地上的屍體，「掩埋了地上的屍體，咱們立即起程！」

接着楊邁武介紹了七劍中的三劍。冲靜、冲元、冲清。

楊邁武一一見過，圓智大師也爲他介紹了羅漢堂主持廣法大師，及少林門下弟子。

楊邁武親自動手，埋葬了風揚，任權兩人，並在墳前爲兩人立了塊石碑。

另外，將死去的十多名丐帮弟子，合葬在一起，也立了塊碑。

清理完地上的屍體，一行人立卽飛奔而去。

× × ×

「稟總座，揚州傳報，高樓劍等人沒有死，現在揚州！」一青衣漢子跪在堂前向長鬚老者稟報。

「什麼？」長鬚老者如被針刺，呼一聲從椅上站起來，目中精光連閃：「消息幾時到？」

「稟總座，剛剛到，消息上還說，草頭和尚，丐帮老祖宗凌醉，揚州分舵主趙恕，和他們在一起，看樣子會對天地帮分舵動手！」

「可恨！」長鬚老者咬牙握拳，「想不到高樓劍這小子命大，竟然死不了，一定是草頭禿驢帶人來將他救了，該死的禿驢！」

「總座有何示下！」跪着的青衣大漢恭聲問。

「立刻傳令狠山雙雄，金銀帮，盡速趕赴揚州，協助天地帮對抗高樓劍等人，不得有誤！」長鬚老者厲聲道。

「是！屬下速傳！」青衣漢子退步轉身而去。

「總座，屬下不明，何以會放棄槐林莊，而不在內設伏，乘機將打救高樓劍的草頭和尚一網打盡？」坐在左手的許自强問。

「不要提了！」長鬚老者握拳擊掌。煩燥地叱喝，隨又嘆了口氣，「本座以爲他們一定會跌個粉身碎骨，天知道，他們會不死！至於草頭禿驢，對咱們威脅不大，本座亦不知他會帶引多少人來，萬一他帶來的人數比咱們在槐林莊的還要多，到時豈不是很危險，爲了不過早暴露咱們的力量，故此才忍痛放棄了槐林莊！」

語聲一頓，接道：「本座之所以一直以來，都叫天地帮出面，而不叫你出面，就是不想暴露力量，因爲現在時機未至，同時，亦可造成一種錯覺，以爲武林中發生的一切事，都是天地帮所爲，但，現在看來不能了，咱們無論如何要將高樓劍等人擊殺在揚州，免得他們和少林圓智，武當冲虛會合，那時，本盟就危殆了！」

許自强自告奮勇道：「總座，派去的狠山雙雄等恐怕力量不够，屬下率領一批人趕去如何？」

長鬚老者沉思良久，以拳擊椅道：「好，豁出來幹吧！遲早也要公開的了，雖然現在時機未至，但現在情況有異，只好從權！你帶多些人去吧！」

「是！屬下當全力以赴，擊殺他們！」許自强站起身，向長鬚老者抱拳道：「屬下告退！」大步而去。

長鬚老者步到階前，仰首拈鬚，夜空高曠，夜涼如水，深長地吐出一口氣，自語道：「一步錯，眞的滿盤輸？」

× × ×

「回舵主，不到三個時辰，天地帮分舵先後來了兩批人。」一名丐帮弟子匆匆奔進丐帮巳被燒毀，但仍有一半完好的分舵向趙恕報告。

高樓劍等人沒有去住旅店，全部住進丐帮分舵，這樣行動上比較住客店方便得多，他們巳廣佈眼綫，密切注意天地帮的一切行動。

他們決定從天地帮下手，不管他們背後是否有人撑腰，能引出幕後人最好，不能，最少也助了丐帮一臂之力。

「來的是什麼人？」趙恕問。

「第一批來的是狠山雙兇，及金銀帮帮主與帮內十多名高手；第二批是風雲莊莊主許自强，及莊內大批高手！」

「狠山雙兇褚氏兄弟，投靠了天地帮，這沒有什麼出奇，最奇的是金錢帮與風雲莊，金錢帮在江湖上薄有名氣，聲譽不壞，而飛雲莊莊主許自强，出身峨嵋，素有俠名，風雲莊儼然江北一霸，怎會和天地帮勾結上，確是令人不解，以天地帮在武林中的地位，强過金錢帮，金錢帮投靠它還可說，但風雲莊地位實力和天地帮相差無幾，怎會和天地帮勾結？」趙恕不解地道。

「利益一致的時候就會了，許自强雖然素有俠名，但據在下觀察，多是沽名釣譽，而且此人野心不少，近年來勢力擴充了不少，不過，以杜年的實力與才幹，皆比不上許自强，唔，只怕是有人在背後操縱了這批人，有可能就是那幪面老者！」高樓劍與奮地望了衆人一眼。

「繼續密切注視天地帮一切動靜，一有消息，立即回報！」趙恕遣走了那名弟子。

「大有道理！」凌醉道：「不過，這只是忖測，想證實，或找出那名幪面人，恐怕很困難！」

「不管如何，咱們從天地帮着手，是與不是，很快就有分曉。」草頭和尚總是忘不了喝酒，話聲未落，乾了一杯。

「但現在天地帮來了這多人，咱們若照計劃動手，力量相差太大，依我之見，不如派人去通知圓智大師等人，和他們會合在一起，再採取行動。」崔菁菁提議。

「好是好。」高樓劍道：「不過，從狠山雙煞，金銀帮，風雲莊等大批人趕到揚州看來，咱們也在他們監視中，只怕等不到圓智大師等人前來，他們巳搶先對咱們採取行動了！」

「依你之見，咱們如何是好？」祖誼問。

「被動不如主動！」高樓劍沉思一會，接道：「凌老前輩，貴帮之所以處處吃虧，就在於被動，而天地帮主動，依在下之見，咱們搶在他們前面，爭取主動，出其不意，進攻他們，他們雖然人多，但在猝不及防下，他們不會佔到優勢，各位意下如何？」

草頭和尚首先讚成，各人自然沒有意見，認爲可行。但凌醉提出一個問題：「咱們可否想個辦法，分散他們的力量，各個擊破。」

崔菁菁拍掌道：「這是個好辦法，劍哥，何不就用計殲漳州五鼠的那辦法！」

高樓劍沉思一會，微笑道：「好，就用那個辦法，不過，咱們要改變一下。」

低聲向衆人說出了他要改變的部份。

草頭和尚聽完，舉杯道：「和尚預祝成功，首先乾他三大杯！」

一仰脖子，喝乾了一杯，連忙提壺又斟。

凌醉笑罵道：「野和尚，你這是借口喝酒！」

草頭和尚被凌醉說穿了，怪叫連連，跳脚道：「老丐兒，你專揭和尚的底！」

又喝乾了一杯。

衆人被草頭和尚的怪模樣逗得大笑起來！

× × ×

「稟告總座，圓智大師，冲虛道長，丐帮帮主楊邁武，不到金陵，直趕揚州，看樣子想和高樓劍等人會合，杜令主正嚴密監視他們，杜令主見總座示下！」又是那名青衣漢子稟報。

「幾時接到的消息，刻下杜令主他們身在何處？」長髯老者急聲問。

「消息剛接到，屬下立卽回報，消息上沒有寫明杜令主等人現在何處。」

「飯桶！」長髯老者低罵一聲，「連一個楊邁武也殺不了，現在又身在何處也不回報，簡直混帳！左右護法使。」

隨着喝聲椅後轉出兩名容貌枯槁的老者，齊抱拳躬身道：「總座有何吩咐？」

「立刻帶十八天罡，二十四地煞，跟踪帶回消息的信鴿，趕去會合杜令主，全力截殺圓智等人，萬不能讓他們與高樓劍會合，知道嗎？」長髯老者一疊聲吩咐。

「屬下知道，屬下當全力以赴。」左右護法使齊聲答。

「記住，不惜任何犧牲！」長髯老者臉容沉肅。

「屬下謹記！」左右護法齊聲道：「屬下立刻召集人手。」

轉身大步奔下台階而去。

× × ×

夜沉如水，秋風勁急。

全揚州城，都籠罩在黑夜中。

「失火了！」一聲驚叫，隨着一陣急促的鑼聲，驚動了天地帮揚州分舵的所有人，包括今天剛到天地帮分舵的許自强等人。

火勢很猛，失火的是左偏院。

天地帮揚州分舵舵主任發，首先領着帮衆，趕到失火現場，指揮帮衆撲救。

許自强，狼山雙兇，金銀帮帮主金銀重，及風雲莊的一衆高手，皆先後趕到現場。

「怎麼會失火的？」許自强皺着眉問任發。

「屬下也不大清楚，許令主，此火起得有點怪，屬下懷疑，有人放火。」任發眼望着七手八脚，正在撲救的手下，恭聲回答。

「莫非是丐帮放的火？」許自强問。

「屬下正想說是他們！」任發肯定地說。

「後面廚房又失火了！」有人大叫。

衆人循聲望去，果然後面廚房方向有烟火衝空而起。

怒喝一聲，狼山雙兇首先騰身掠空，撲向後面廚房。

金銀帮金銀重也跟着縱掠而去，不少帮衆亦紛紛趕去救火。

許自强原本也想趕去，但一想，可能還有事故發生，所以沒有去，站在原地，靜觀發展。

狼山雙兇首先掠奔到廚房失火處，火舌正四面蔓延，火勢很猛，「必必剝剝」之聲不絕於耳，兩人身形不停，一左一右，騰身躍上了左右院牆，——兩人想發現放火者。

果然被他們發現了。

站在右面牆頭的老大褚巨，剛躍上牆頭，一眼瞥見前面十多丈外，一條黑影飛奔而去，忙喝叫一聲：「老二，在這面。」縱身跌落牆頭，展開身形，追踪而去。

老二褚標也不慢，聞聲幾個縱躍，掠過左面牆頭，見老大在前面六七丈外，身形撲落地上，盡展身形，跟在其兄身後。

金銀帮主金銀重只不過先後脚到，已不見了狼山雙兇的踪影，見火勢太猛，不及多想，忙指揮隨後趕到的帮衆立卽動手救火。

× × ×

狼山雙兇一追就是十多里，任兩人展盡身形，始終離前面的人影有四五丈，恨得兩人牙癢癢的。

兩人一心只顧追上那人，擒捉回天地帮，沒有想到其他，一直到見前面那條人影倏然停下，才驀然感覺到不對勁。

兩人要不是收步得快，差點撞在那人身上。

前面七尺不到處，那人影如鬼，蓬髮亂鬚，雙目中精光如炬，盯視着兩人，眨也不眨。

兄弟兩人平日作惡多端，胆大生毛，此刻不覺也有點心虛。

因爲他兩人直到現在，才發現置身在一個亂葬崗中。

寒風陣陣，透體生寒，燐火點點，明滅閃動，兩人縱不知害怕的，現在也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前面那人影哈哈一聲長笑，才使兩人心定下來，知道那人影是人不是鬼，老大褚巨兇性發作，厲聲喝道：「你是誰，敢裝神扮鬼，火燒天地帮，俺兄弟今晚要你死在這野墳地裏！」

那人影笑聲一歇，不屑地道：「狼山雙兇，你兩個吹什麼大氣，今夜死的是你兩人！」

「你到底是誰？」褚巨再次喝問。

「連你祖宗我老花子也認不出，狼山雙兇是白活了。」那蓬髮人影原來是丐帮老祖宗凌醉。

「你是酒丐凌醉？」狼山雙兇雖然兇殘，但仍不由自主退了一步。

「既然知道是老花子，還不束手就縛。」凌醉近前兩步。

「發你的春秋夢，咱兄弟倆今天送你歸西才眞！」老二褚標大喝，不由又追了兩步。

「老二，這老花子奸似鬼，咱們不要中了他的圈套，走！」老大褚巨一拉老二，轉身想走。

「哪裏走！」在他兄弟轉身的同時，左右後的墳堆後，刹時冒出五條人影，將兩人的所有退路給截斷了。

兄弟倆見走不了，老大厲笑一聲，目閃兇光，一揚手中狠牙棒：「咱兄弟想走，哪個攔得了？」

仍是凌醉發話：「心虛了，少在老花子面前賣狂，老花子問你一個問題，據實回答，可放你倆一條生路，怎樣？」

兄弟兩人環顧一下身後左右如鬼魅般一聲不响的五人，知道身陷重圍，脫身不易，兩人雖然兇殘成性，但越兇殘的人，也越怕死，老二褚標巳心底生寒，聞言道：「凌前輩，請說！」

「幕後是否有人主使？」凌醉沉聲道：「他是誰？」

兄弟兩人交換了一瞥目光，兩人都低下了頭，一聲不出。

凌醉如電的目光盯視着兩人，催促道：「你兄弟倆不是變成啞巴了吧，怎不出聲？」

兄弟倆又互看一眼，老大搖頭道：「俺兄弟不能說！」

「難道不怕死？」凌醉踏前一步。

狠山雙兇不出聲。

凌醉再迫一句：「兩位想清楚未？」

倏的老二抬起頭，兇惡地說：「老花子，俺兄弟想清楚了，說，是死，不說，也是死，俺兄弟和你們拚了！」

陷於絕地，又激發起兩人狠一樣兇殘的本性。

兩兄弟幾乎同時動作，一齊撲向身前五尺不到的凌醉，手中狠牙棒互相配合，一攻上盤，一掃下盤。

兩人之所以身後左右不攻，而攻前面，是盤算過的，身後左右，隨便攻那一方，其他的人都能及時堵截，只有前方，只得凌醉一人，只要迫得凌醉閃退一旁，兄弟兩人就有逃生希望。

那知凌醉對兩人的攻擊，視如不見，腰上酒葫蘆一動，巳然拿在手上，手一拍葫蘆底，說來奇妙不可信，葫蘆嘴竟然激射出兩行酒箭，箭矢一樣射向兩人面門。

兄弟兩人但聞酒香撲鼻，酒箭後發先至，離面門不及一寸，倒吸了口氣，迫不得巳，身形一窒，向左右兩邊閃避。

兩股酒箭在兩人的頭側飛過，擦着耳邊。

一按葫蘆底，兩股酒箭如龍吸水一般，倏又暴縮回葫蘆內。

兄弟兩人瞧見凌醉以精純內力，一激一吸，葫蘆內的酒收發自如，不由心中暗慄。

前路不通，只好另找出路。

兄弟兩人合作多年，心意相通，迅速交換了一瞥目光，兩人同時暴吼一聲，身形如矢般激射起，看似再度撲向凌醉，但在半途中，身形一盤一折，餓鷹一般撲擊向身左一人。

「高公子，看你的了！」凌醉竟然不追不趕，仰首喝了口酒。

站在狠山雙兇左側的，正是高樓劍。

長笑一聲，高樓劍道：「老前輩放心，看在下手段！」

語聲剛起，手中長劍白光如練，竟然硬碰狠山雙兇迎頭擊落，重有三十三斤的狠牙棒。

以一柄份量極輕的長劍，硬迎兩根合起來足有六十六斤，挾萬鈞之勢的狠牙棒，高樓劍是否瘋了。

但站在四下的人，一個也沒有動，似對高樓劍充滿了信心。

劍光如練，迎向兩根狠牙棒。

狼山雙兇見狀，不由心頭狂喜，兩人手上運勁，全力出擊，這二棒，莫說是一柄劍，就算是一塊千斤巨石，也會被擊成粉碎。

高樓劍毫不理會，長劍與兩根狠牙棒相觸的刹那，就像變戲法一樣，白光一閃，竟然在間不容髮間，從兩根狠牙棒中間突入，左右一閃，疾如電光，黑夜中但見兩根狠牙棒突然左右飛揚開去，慘叫聲响起，血光暴現，噴洒出一天血雨，「蓬蓬」兩聲，狼山雙兇摔跌在地。

而高樓劍早巳飄身退後足有一丈。

包圍着狼山雙兇的幾人，現在才看清了地上兩人的情況，兄弟兩人均少了一樣東西，就是握棒的右臂。

高樓劍一劍竟然能將兩人的手臂砍削下來！

那向左右飛揚的狠牙棒，帶着兩人的斷臂，閃沒在這處黑暗中。

狠山雙兇慘哼着，搖幌着站起身軀，要是在白天，一定可以看到兄弟兩人煞白的臉色，可惜現在天黑了，看不清兩人臉上的表情和臉色。

但從兩人的聲音，仍可測知兩人驚懍的程度。

狠山雙兇簡直不相信剛才交手的是人，以爲是鬼魅，兩人一生大小惡戰不下百十次，從未見過如此快速的劍招，快得兩人斷臂的刹那，毫不知覺，直到劇痛攻心，兩人才驚覺右臂巳隨飛揚開去的狠牙棒而斷去！

鮮血不斷從兩人斷臂上湧去，兩人毫不理會，目光閃射出驚懼之光，望着站在丈外的高樓劍，老大褚巨顫聲問：「你……你到底是誰！」

淡淡一笑，高樓劍答道：「說出來你兩人也未必認識。」

「你到底是誰——」老二抖着身軀，嘶聲大叫！

「在下高樓劍。」

「高樓劍？倚劍樓主高樓劍！」兄弟兩人連連蹌退，像前面的高樓劍是鬼魅一樣，慘笑着：「哈哈，俺兄弟看來合該喪命於此。」

猛揚左手，反掌擊在天靈蓋上，「噗噗」兩聲幾乎同時响起，兩人身軀一軟，倒地死去。

高樓劍一見兩人揚起左手，身形一動，縱躍向兩人，想阻止兩人自殺，巳是無及，躍落兩人身前，兩人剛巧氣絕倒地。

凌醉和另四人先後身形一幌，站在狠山雙兇的屍體前。

高樓劍垂首不語。

凌醉望一眼地上兩具屍體，沉聲道：「想不到兩人寧死也不說！」

「兩人作惡多端，死有餘辜。」是祖誼的聲音。

「高公子，這計策果然使得！」是草頭和尚在說。

抬起頭，高樓劍吐了口氣：「從狠山雙兇堅不吐實這點看來，控制他們的人，手段一定很厲害。」

「劍哥，時候還早，是否再動手？」崔菁菁就站在高樓劍身旁，仰臉問。

「當然，」高樓劍回顧一眼凌醉，「老前輩，這次請趙兄帶些弟兄來協助，如何？」

凌醉連聲說好，站在凌醉身旁的趙怨，向衆人一抱拳，如飛而去。

× × ×

兩處火勢經過一番搶救，終於撲滅了，天地帮揚州分舵主對許自强道：「許令

主，兩位護法皆未回轉，如何是好？」

許自強來回踱了幾步：「狠山褚氏兄弟，可能凶多吉少，中了丐帮的奸計，但不管如何，咱們分頭找！」

「是，屬下立刻召集人手！」任發轉身而去。

「慢着。」許自強眼珠一轉，「咱們分作三撥，多帶人手，如遇伏擊，立刻施放旗火，通知其他兩批馳援，咱們再不能有損失。」

轉對站在一旁的金銀重道：「金旗主，你帶手下往西找，本令主帶人往北找，任路主，帶人往南找，不管找到找不到，一律在天亮前在東面會齊。」

說完，帶着從飛雲莊帶來的手下，匆匆出門而去。

金銀重也帶着金銀帮的手下出發。

剩下任發，召集了所有手下，留下一部份人，帶着大半人手，往南面而去。

× × ×

金銀帮在江湖上不過是一個小小帮會，但由於帮主金銀重在江湖上人面廣，所以才能够得巳立足，不被別的帮派所吞併掉。

想不到連這樣的帮派，長髯老者也網羅了。

金銀重這人顧名思義，是個重財輕義的人，今晚，折騰了半夜，還要出來，摸黑找尋狠山雙兇，一路走，一路在肚內不知罵了狠山雙兇多少遍。

他心裏極不想在今夜遇到意外、麻煩，但偏偏他最不想遇到的，竟然遇上。

走在城郊一遍荒凉的野地上，金銀重吩咐手下加倍小心，提防有人突襲。

他今次帶到揚州的人手，全都是帮內精英，亦是他的本錢，所以他極爲重視。

盡管小心在意，一名手下仍被一樣東西絆倒了。

那名手下叫張英，是金銀帮十二高手之一，正行走間被一具軟中帶硬的東西所絆倒，連忙從地上縱起身，轉身注視將他絆倒的東西究竟是何事物。

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不由令他汗毛直豎，雖然經常在刀口上討生活，見慣死人，但在黑夜，驟然見到一具斷臂、死狀可怖的屍體，不驚才怪。

這時，走在他身後的另一名高手也看到了，上前一步，看到地上的屍體，遮掩在雜草間，不由發出了一聲低叫。

叫聲驚動了所有的人，金銀重首先縱掠到兩人的身前：「什麼事？」

「地下有具屍體！」張英用手一指。

這時全部人皆巳聚攏在一起。

金銀重目光及處，果見一具屍體躺在地上，被雜草掩遮了大部份，很不容易看到。

心裏一動，金銀重沉聲道：「幌亮火摺子，看看這人是誰？」

張英從懷中掏出火摺子，幌亮了，彎下腰，撥開草，這時，各人在火光熊熊下，均能看清地上的屍體，首先是張英，像被人抽了一鞭一樣，驚叫了聲，猛然挺直身軀；「是褚大護法。」

金銀重和衆手下也看到了，不由心往下一沉，迅速說道：「快放旗火訊號，散開來再找找，可能褚二護法的屍體就在附近！」

隨着他的話聲，衆手下剛想散開，一名負責放旗火訊號的手下手剛伸入懷中，想掏出旗火發放。

驀然，一聲沉喝在衆人頭頂响起：「哪個動，哪個死！」

衆人聞聲一呆——因爲那喝聲來得太突然了，所有的動作刹那間停止，僵在當地。

隨着那喝聲，如幽靈般，刹那四周閃現出三十多名手執弓箭的人影，箭在弦上，弓開如滿月，一觸即發！

幾支火把如鬼火般不知自何處出現，照亮了現場各人。

金銀重瀏目一覽，巳清楚了形勢，若己方稍有異動，雖不致全軍盡墨，至少也會損折大半人，這是他不願爲的。

「慢慢伸出掏入懷中的手，如敢弄鬼，老花子要你死於亂箭之下。」是凌醉的聲音。

這時候，金銀重也看清楚了將他們包圍起來的人，不由心頭大震，知道今番完了。

包圍着他們，手執弓箭，隨時準備發射的是丐帮子弟，四面分站着四人，有兩個是他不認識的，就是站在一左一右的兩名年青男女！

正面的一個，就是剛才發話的一個，蓬髮亂鬚，腰掛葫蘆，正是「酒丐」凌醉，站在他背後的，是「龍遊四海」祖誼，這兩人他都認識。

那名伸手入懷，想掏出旗火施放的漢子，亦是十二高手之一，名叫侯漢，聞聲渾身一震，他可不敢拿自己的生命來玩，慢慢的，從懷中將手退出！

是一只空手。

「凌老前輩，祖大俠，爲何和金某開這樣大的玩笑？」金銀重巳鎭靜心神，臉上强裝笑意，在攀交情，裝迷糊。

「金銀重，你幾時投靠了天地帮，好好一個帮主不做，聽人指使？」凌醉沉着臉！

金銀重一看勢色不對，忙道：「凌老前輩，在下是身不由己，在下天胆也不敢與貴帮作對，只是上命差遣，不得而已，請老前輩放金某一馬。」

他情急之下，說溜了嘴。

「放你一馬可以，但你要告訴咱們，差遣你的是誰？」站在右面的年青人冷聲問。

金銀重不認識這年青人，但看他英氣迫人，神態高貴儒雅，不由脫口問：「閣下是誰？」

「高樓劍！」

「高樓劍」三個字，如三聲焦雷，震驚得金銀重臉色大變，顫聲道：「你就是五年前一劍蕩羣魔的倚劍樓主高樓劍？」

高樓劍微笑不答。

「正是他！」凌醉沉聲答。

金銀重衆人，不由心神皆震。

蓋因江湖武林中流傳於五年前一劍力殲當時黑道上十多名魔頭的事，很多人都聽說過，差不多每個武林人都聽過，所以，雖不曾見過高樓劍其人，但他的大名，却深印在每個人心中，現在，親眼見到了，怎不心弦震動！

吶吶着，金銀重欲說又止。

高樓劍深深看了金銀重一眼，知道他是個可以用利害關係說動的人，淡笑了一聲：「金帮主，在下知你有難言之隱，但你要清楚一點，你如不合作，就只有像地上的褚巨一樣，你是一個識利害，明事理的人，相信你不會自找絕路吧？」

金銀重臉色一連數變，猶豫道：「但，我如說了，始終難逃一死！」

朗笑一聲，高樓劍道：「你如說了，等於叛背了他們，相信你不會笨到還去找他們，如信得過在下，及凌老前輩，咱們將會全力保護你和貴帮弟子，等事情一了，咱們消滅了那羣爲害武林的人，閣下又可重作貴帮帮主，意下如何？」

金銀重低頭沉思了一會，似是考慮清楚，抬頭毅然道：「好，我將知道的全告訴你們，不過，我所知不多，不知對你們是否有用？同時，你們一定要全力保護我和敝帮手下的安全。」

「這個無問題，咱們一定會全力保護貴帮各人！」凌醉肅聲說。

金銀童剛想開口說什麼，突然，站在他身邊的張英，乘衆人不覺，白光一閃，一七首如電閃般扎向金銀重背心！

事出突然，而金銀重離張英不到二尺，在塲各人驚覺時，巳慢了一步。

金銀重想不到張英會猝然向他下手，臉色大變，想閃避，那裏來得及，刀尖巳觸體。

眼看金銀重被一刀貫背而死，驀的白光一閃，衆人只覺眼前一花，一聲慘叫响徹夜空，衆人定睛細看，一人慢慢倒地。

倒地的不是金銀重，而是張英，一柄長劍彈幌着，從他背心插入，胸前突出一截閃亮的劍尖。

金銀重呆若木鷄般，站在原地，背上插入一把七首，不過，只是插入半寸左右，沒有大碍。

原來，高樓劍見張英猝然發難，搶救巳無及，百忙中只好全力將劍擲出，剛好，在張英七首剛插入金銀重背上時，長劍巳將張英由背貫空，立斃當場，要是慢少少，金銀重非死不可！

金銀重驚魂乍定，高樓劍巳一躍而前，一把從張英背上抽回長劍，一把將金銀重拖退八尺——恐防再有人乘機下手。

果然，一聲慘叫又劃空响起，那名負責施放旗火訊號的高手侯漢，乘衆人驚愕混亂中，倏然伸手入懷，想掏出旗火來施放！

但他怎逃得過凌醉雙目，就在侯漢剛伸手入懷，老花子早在變生的瞬間，將葫蘆取在手中，雙目閃射，溜視金銀帮各人的動靜。

目光暼見侯漢異動，手一拍葫蘆底，一股酒箭如星飛虹渡般，擊射在侯漢伸入懷中的右手手腕脈上，那力道之猛，竟然將手腕擊穿，如箭一般，穿過腹部，透背而出，氣絕當場！

金銀帮中衆高手，想不到刹那間連出事故，目睹高樓劍身手反應之快，匪夷所思，畢生未見，凌醉內功之精純，竟能在丈外，以內力催迫，激射成酒箭，擊殺侯漢，衆人莫不目瞪口呆，一時做聲不得！

高樓劍巳快手快脚，爲金銀重拔下背上七首，掏出隨身携帶的傷藥，爲他敷治包紮妥當。

祖誼與崔菁菁戒備着，恐防有事故再度發生。

「各位最好不要動，否則，莫怪手下不留情！」祖誼沉喝。

金銀帮衆人哪一個想死？乖乖的都不敢動。

金銀重背傷不重，走前兩步，狠狠地看了一眼倒地死去的張英屍體一眼，臉上陰晴不定，好一會，才憤然道：「那老賊好毒辣的手段，竟然暗中收買了我最得力的手下，高公子，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轉對金銀帮帮衆大聲道：「各位，剛才的一切你們都看到了，想不到他們手段如此狠毒，本帮主現在宣佈，決定棄暗投明，不再爲虎作倀，各位有反對的嗎？」

金銀帮衆人都親眼看到了帮主差點被張英行刺而死，皆感心寒，不値幕後之人的所爲，他們本就是一切聽命金銀重，聽他如此說，齊轟聲道：「屬下等悉聽帮主決定！」

金銀重寬慰地一笑：「好，本帮主不會虧待各位的。」

轉身對高樓劍，凌醉，祖誼三人抱拳一揖：「各位，金某悉聽吩咐！」

高樓劍連忙道：「金帮主言重了，這裏不可久留，咱們回去再談如何。」

凌醉等當然讚成，金銀重也想快些離開這令他差點喪命的地方，於是，一行人將地上的三條屍掩埋了，趕回丐帮分舵。

× × ×

回到破毁的分舵，草頭和尚趙恕早巳在分舵內，各人入內坐定，高樓劍將金銀重願意棄暗投明的經過，說了一遍。

草頭和尚拍掌喜道：「想不到這次收獲這樣大，金帮主，和尚恭喜你能毅然作此明智決定，來，和尚敬你一杯！」

滿斟了杯酒，遞給金銀重。

金銀重一口喝乾。

草頭和尚却拿起桌上酒壺，不用杯，仰頭張口，就着壺口，「骨都，骨都」地喝個不亦樂乎。

凌醉忍不住搖頭笑道：「和尚，金帮主不會和你狂喝，小心噎着喉！」

衆人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草頭和尚不知怎的，被酒嗆了喉，一口酒噴在地上，大聲嗆咳起來。

衆人見他那狼狽的樣子，笑得氣也喘不過來。

笑鬧完，衆人重新就坐，高樓劍正經問道：「大師你那方面的事辦成怎樣？」

草頭和尚呵呵一笑：「各位放心，和尚與趙舵主率領人手，沒經什麼抵抗，就衝入了天地帮分舵，放把火將它燒了！」

「和尚，因何天地帮分舵輕易被你們衝進，難道他們沒有什麼人？」

金銀重插口道：「凌老前輩，天地帮分舵確實只有很少人，許自强及任發均帶了大部份人手分別向西、北方向找尋褚氏兄弟。」

高樓劍笑道：「大師，你這次可說輕鬆到極。」

「這是和尚運氣好，有佛祖暗助，那一把火，恐怕現在巳將天地帮分舵燒了個灰飛烟滅，任發及許自强恐怕要露宿街頭

了。」

「凌老前輩，咱們最好能立刻轉移到一個隱蔽的地方，如今帮主叛背了他們，他們還未知悉，這對咱們極爲有利，暫時不能讓他們查知，所以咱們立即遷移！」高樓劍說。

「趙恕，本帮在揚州附近，能找到一處隱蔽的所在嗎？」凌醉問趙恕。

「有，就在揚州南郊十多里處，有本帮一處莊屋。」趙恕答。

「那好，咱們立刻走，趁他們現在亂了章法的時候，放鬆了對這裏的監視。」高樓劍站起身，「趙兄，請多派人手，監視許自強等人的動靜，咱們還要對他們採取行動。」

「趙恕，立刻去調派人手。」凌醉也隨着站起來。

「是！」趙恕轉身出去。

衆人亦跟着出去。

× × ×

許自強，任發兩撥人窮搜了一夜，連褚氏兄弟的一根汗毛也找不到，在東面一處破亭前直等到天色大亮，仍不見金銀重一撥人來到。

許自強不耐煩地來回踱了一會步，停下，一揮手，沉聲道：「莫不是他們也出了事？走，咱們快回去，可能分舵也出了事故，咱們中計了！」

也不等任發有所反應，當先向分舵方向飛馳而去！

任發斷喝一聲：「走！」率着一羣部下，追在許自強身後。

× × ×

望着被燒毀的分舵，許自強臉色鐵青，渾身微顫。

這也難怪他，剛到揚州，還未採取行動，就栽了這樣大的觔斗——狠山雙兇，金銀重一撥人，失却踪跡，生死下落不明，分舵被燒毀，叫他怎向總座交待？面對着分舵殘址，心裏的那份氣恨驚怒，無處發洩。

「許令主，現在怎辦？」任發怔怔地問。

「怎辦？」許自強聞說一怔，「還有什麼怎辦的，這次是栽了，此地不可久留，立刻趕回總壇！」

「但……」任發吶吶道：「褚氏兩位護法，及金旗主一撥人怎辦，不找了？」

「八成出了事！」許自強握拳道：「咱們現在人單勢孤，立身無地，管不了那樣多，如若不立即走，等丐帮等人採取行動，只怕咱們也可能會遭受金旗主等人一樣，從此失了踪！」

語聲一頓，續道：「咱們現在走！」

「是！」任發恭應了一聲。

× × ×

「前面有個鎮集，大師，道長，咱們歇歇脚，可好？」楊邁武身上手上，仍裹紮着，精神看來很好，似沒有大碍，和少林圓智大師，武當冲虛四劍及兩派門下數十名弟子，急步走在一條黃塵大道上。

圓智大師放眼往前看，果見大道左側，房舍一片，一面酒旗，在隨風招展。

「楊帮主，老衲也有點口渴，就歇歇吧！」圓智拿眼瞟向身旁的冲虛。

冲虛不語，微笑點頭。

一行人，奔入鎮集，來到剛才在大道上看見，酒旗招展的食店前，也不進店，就在店前幾張桌旁散坐下來。

招來小二，叫了饅頭素菜，清茶，吃喝起來。

三四拾人，就只得楊邁武一個不是出家人，只好將就。

「大師，各位道長，明天就可到達揚州，不知高公子他們可還在揚州？」楊邁武放下茶碗。

「這就難說了，不過，他們如若走了，也不要緊，揚州有貴帮分舵，而貴帮消息一向靈通，一查問，自會知道他們行踪！」冲虛微笑。

「道長，究竟高公子是怎樣一個人，可否略告一二？」楊邁武由於從未見過高樓劍，只是從江湖傳言中知道高樓劍五年前一劍蕩羣魔的事，心儀已久，很想知道高樓劍的底細。

「楊帮主，何必心急，見到自然知道。」冲虛笑說。

就在他們這桌談笑間，突的，身旁一桌上，少林羅漢堂廣法大師突然的一跳而起：「不好！咱們中了暗算！」

楊邁武這一桌坐着圓智大師，武當四劍六人，聞言霍聲站起。

一聲媚笑傳來：「倒也！倒也！」

但見散座店外桌上的三十多名少林武當弟子，像喝醉了一樣，倒下了足有一大半，剩下十多名武力稍高的，在强自支撑着。

廣法大師也中了毒，不過他功力深厚仍能支持，但臉色蒼白，身軀微微搖晃。

只有圓智大師這一桌六人，沒有中毒的感覺。

六人臉色大變，圓智大師轉身一把將廣法扶住，六人目光及處，一個妖媚的女子正從店內步出，剛才的話就是她說的！

「勾魂娘子，又是妳！」楊邁武一眼就認出妖媚女子是勾魂娘子！

圓智等人皆臉色一變！

「還有咱們！」聲隨人現，店內，店外，刹時冒出三十多人，將他們團團圍起來。說話之人，正是「天地帮帮主一槍斷魂」杜年！

身旁站着阮木，溫君，荀勝，冼伯寧，陸榮中。

店外數丈處，兩名容貌枯槁，但雙目開合間精光隱現的老者，從一羣身穿黃袍的大漢中越出，傲然卓立，神態倨傲，不出一聲，雙目注定在圓智大師，武當四劍身上。

杜年等人，一見兩老者，齊抱拳恭聲道：「屬下見過左右護法使！」

以杜年一帮之主，對這兩老者如此恭敬，可知兩人身份地位比杜年還要高。

冲虛一見兩老者出現，心頭暗懍，他認識這兩名老者，一名嚴烈，一名袁泰，兩人成名於四十年前，一身武功，高不可測，爲人介於正邪之間，却早於十五年前在江湖武林中失了踪跡，想不到現在重現江湖，並做了什麼左右護法使！

楊邁武打狗棒一指，指着勾魂娘子，厲聲喝道：「勾魂娘子，妳陰毒！」

勾魂娘子格格一笑，得意地道：「妾身以爲少林武當有何了不起，原來不過如

此，妾身這略施手段，倒下了一大片！」

這時，幾個功力稍高的少林武當弟子，相繼支撑不住軟到在地昏了過去。圓智挾着廣法，低聲問：「廣法，怎麼樣？」

廣法道：「師叔，弟子還挺得住，頭暈目眩，四肢無力，不知中的是何毒！」

「妖婦！究竟你在食物中弄了什麼手脚？」楊邁武瞪目怒喝！

「臭花子，告訴你又何妨，和尚，道士中了妾身的『迷魂軟筋散』！好笑，個個像餓鬼投胎，一見饅頭就大口咬！」

冲虛及三劍一直沒有出聲，靜觀其變，在暗暗思忖如何將劣勢扭轉，並將中毒的弟子解救！

「楊邁武，本會主今番倒要看看，還有誰來救你！」杜年兇厲地盯着楊邁武！

「這個不勞費心，楊某福大命大，死不了！」楊邁武冷然一哂。

左右護法使之一的嚴烈突然厲聲道：「杜令主，不要和他們多說，通通殺！」

「殺」字一落，身後的黃袍大漢，手執長刀，紛紛仆前，刹那將圓智七人圍起來。另有二十四名身穿土色長袍的大漢，仆向倒地昏迷的和尚與道士，手起刀落，血光飛濺，已有幾名和尚，道士被殺！

廣法大師這時已將中的毒，迫在一處，不令毒性繼續發作，眼見少林弟子被殘殺，暴喝一聲，六十四斤重的禪杖一掄，杖濤如山，擊向身側的三名黃袍漢子！

這一擊之威，摧山撼岳，三名黃袍漢子舉刀迎架，怎擋得了廣法大師這全力一擊，但聞一聲大震，三條人影踉蹌倒退，一條身影，迅快地從三人身側穿過，撲向正在動手欲殺地上少林武當派弟子的黃袍漢子。人未到，杖已到，兩聲慘叫響起，一杖已打殺了兩名黃袍漢子！

就在廣法發動的同時，圓智，冲虛六人，跟着發動，各自全力發出一掌，一片罡風勁氣如山牆巨浪般湧擊向四周的黃袍大漢。十八名黃袍大漢本來皆身手了得，特別是那天罡大陣，一經發動，奧妙無窮，威力無匹，但圓智等先動了手，未容他們發動陣勢，像心意相通般，一齊發出一掌。要知道，六人皆當世高手，特別是圓智，冲虛，更是頂尖高手，猝不及防下，十八名黃袍漢子，如何抵擋得了？身不由主，十八名黃袍漢子，齊皆拿樁不穩，像喝醉酒一樣，紛紛蹌退。左右護法使一見，不由神情一變，估不到對方六人一齊發動，左護法使嚴烈暴喝一聲：「上！」手揮銅拐，撲向正突圍而出的冲元道長。

右護法使袁泰，厲嘯一聲，日月雙輪如兩團白光，撲擊向圓智大師！杜年等七人，聞聲早已紛紛展動身形，撲殺上去！

好好的一家食店現在却變成了戰場。

兵器交擊聲，暴喝聲，響成一片；刀光劍影，夾着血光崩現，形成一片慘烈無比的場面。杜年，冼伯寧，荀勝，三人圍住了楊邁武，槍劍刀齊往楊邁武身上要害招呼。楊邁武身上帶傷，還未痊癒，功力自然打了個折扣，被三人全力狂攻，情況漸見危殆。

圓智大師方面，每一個人都被對方纏住，眼見昏倒在地的門下弟子，又被殺了幾個，心裏恨得不得了，但又欲救不能。

鏖戰繼續着，驀的，一聲如雷大喝響起，「停手！」搏鬥中的各人，聞聲不由一窒，俱停了手。喝聲是右護法使袁泰發出的，一手執起一名少林羅漢堂弟子，手中日輪緊抵在那名弟子頸脖上，厲聲道：「大和尚，老道士，難道各位眞的不顧門下弟子的性命？眼看着他們被殺？」

衆人隨着他的話聲，環顧倒在地上的門下弟子，俱不禁神色震變。

不知何時，對方又多了一批青衣人，個個手執亮閃閃的鋼刀，除了殺去的近十名弟子外，餘下的都被青衣人將鋼刀架在脖子上，只要手一落，剩下的近三十名道士和尚，全部命喪當場。廣法大師心神大震，瞋目喝道：「袁泰！你想怎樣？」

袁泰冷笑道：「不想怎樣，各位如想保住他們的性命，乖乖地，隨咱們走！」

「無恥！你是威脅！」楊邁武叱道。

嚴烈嘿嘿笑道：「無恥，下流，隨你說什麼也好，臭花子，咱們今天決定要留下你們！咱們要成大事就不拘小節，只要能獨霸武林，管他的！笑罵由他笑罵！」

圓智與冲虛，冲元，冲靜，冲清交換着眼色。

「快作決定！」袁泰厲聲道：「是束手就擒，還是眼看門下弟子被殺！」

「大師，道士，你們都是出家人，難道爲了自已救生，眼看着近三十條人命毀在各位手上？」袁泰作出悲憫之狀。

「勾魂娘子，妳爲什麼不將咱們也一併迷到。」楊邁武憤激地大喝。

勾魂娘子嬌聲道：「你以爲妾身不想，只因你幾人皆功力深厚，江湖閱歷深，萬一被你們發現了，豈不是前功盡棄，現在不也如同向你們下了毒一樣嗎？」

楊邁武啞口無言，恨恨不已。

「圓智大師，該下決定了！」袁泰目閃兇光。

門下弟子被挾，圓智大師，冲虛道長等人，怎能坐視，但除了束手就縛一途外，別無他法救得了衆弟子，除非有奇跡出現，佛祖顯聖，但這是無可能的！無可奈何，圓智與武當四劍，楊邁武，廣法等低聲商量了一陣，圓智大師低頌佛號：「阿彌陀佛！」首先將手中的籐杖掉在地上。

武當四劍，楊邁武，廣法大師，跟着將兵器丟棄在地。

「嘿嘿，各位，很對不起，咱們要得罪了！」嚴烈見七人丟下兵器，垂着雙手，不由得意地大笑：「點了他們穴道！」

聲落，人影飛閃，杜年等人出手如電，分別點了圓智大師七人身上三重大穴。

「車來！」袁泰放開了少林弟子。

刹時間，食店屋後，馬蹄輪聲響動，馳出四輛由八匹健馬拖拉，四面密封的大車。車廂後篷布揭開，青衣漢子一齊動手，將地上昏倒的兩派門人弟子，不論死活，全部放進兩輛馬車，另一輛裝了圓智，冲虛等七人，最後一輛，嚴烈與袁泰鑽了進去，篷布又放下，車廂內很黑暗。

屋後有人牽出一大羣馬匹，杜年等人，及十八名穿黃袍，二十四名穿土色長袍的漢子，一齊認蹬上馬，大喝一聲，護住四輛車，疾馳而去。

食店前復歸平靜，要不是地上殘留着的血跡，任誰經過，也不相信這裏曾經發生過打鬥。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七龍傳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衞七龍把蛇頭草帶返藏龍坳，爲昏迷不醒的花雨傲治療毒傷，對症用藥，果然花雨傲立起沉疴。怒龍上人與潘若侯這才鬆了一口氣，花雨傲不但是金陵第一劍，也是北三龍的弟子，因此北三龍之一的怒龍上人對他非常關懷，担心他的武功不知何時始可恢復，乃以此詢問潘若侯。花雨傲聽到潘若侯以「十天內可恢復，但要動手過招則須四十九天後才可」等語，不禁頹然，蓋因他獲知神馬令落入鬼神谷中，急須把神馬令奪回，交給白高飛門下傳人，怒龍上人見他神情沮喪，於問明原委後，即囑花雨傲儘量休養，不必爲此事担心……

游龍性霹靂 怒劈衞七龍

無名探子

（一）

花雨傲黯然道：「都是弟子無能，害苦了他們。」

怒龍上人道：「這也不能全怪你，魚帝之也是個老江湖了，他又何嘗不是中了別人的圈套。」

花雨傲苦笑：「而且這圈套是我們自己套上脖子的。」

金松鼠恰巧在這時候撞進來，聞言接道：「那姓尹的好陰險，初時我們還以爲他是一條草羊，誰知他却是披着羊毛的猛虎。」

怒龍上人忽然長長嘆息。

「小花，你這條性命是金松鼠、衞七龍和潘神醫救回來的，大丈夫講究的是恩怨分明，受人點滴之恩尚且報以湧泉，這救命之德，切切不可忘記。」

花雨傲道：「弟子知道。」

怒龍上人正欲說話，忽聽一人冷冷笑道：「聽上人言下之意，莫非已忘了昔年的賭約？」

怒龍上人忽然大笑，道：「神龍見首不見尾，道兄來無影去無踪，藏龍坳倒像是無人之境了。」

只見一個白髮高冠，五綹長髯的老道人，緩步進入堂中。

花雨傲忙道：「師父。」

金松鼠一凜。

他現在已知道花雨傲是北三龍的弟子，他稱呼這老道人爲「師父」，那麼來者毫無疑問，該是太行山九宮洞主游龍眞人了。

游龍眞人在江湖上的輩份極高，若眞正論輩，連怒龍上人都比他晚一輩。

但他們現在只是以平輩論交，游龍眞人從來都沒有在怒龍上人的面前擺甚麼前輩的架子。

游龍眞人瞧了花雨傲一眼，乾笑道：「爲師曾向你警告，休要目中無人，千萬別看輕敵人的力量，你若曾記住，也不會吃這個虧了。」

花雨傲點點頭，恭聲道：「師父說的是。」

游龍眞人道：「你的大概情況，爲師已知道，若不是衞七龍用盡辦法把蛇頭草弄回來，你休想有救。」

花雨傲又點頭：「弟子明白。」

游龍眞人「咕」的一聲，又道：「衞七龍是南三龍的弟子，也是黑龍姥姥全力調教出來的後起之秀，昔年爲師與甘谷主立下賭約，這件事你也早已知道。」

花雨傲道：「弟子知道。」

金松鼠暗暗不滿。

他覺得花雨傲在游龍眞人的面前，只會說「弟子明白」、「弟子知道」、「師父說的是」等等這種說話，未免太沒有主張了。

他是司空急的弟子。

他這個寶貝弟子，可不是那麼柔馴，雖然心裏很尊敬師父，但言語間却是經常有所衝撞，兩師徒爲了芝蔴綠豆般的小事吵得面紅耳赤，那是司空慣見，毫不足以爲異。

想不到花雨傲在游龍眞人面前，幾乎變成了一條磕頭蟲。

只聽游龍眞人又冷冷的接道：「大丈夫雖然要恩怨分明，但也要明白事有先後，我們既然已和南三龍訂下了賭約，你和衞七龍之戰就絕不能避免！」

花雨傲點點頭道：「師父說的本來很對。」

游龍眞人面色一變，勃然道：「很對就是很對，爲甚麼要說成『本來很對』？難道你覺得很不對嗎？」

花雨傲道：「弟子不想敗在衞七龍的手下。」

游龍眞人道：「當然不能敗在他的手下，否則爲師三人的臉擱到那裏？」

花雨傲嘆息一聲，道：「但弟子也不想擊敗衞七龍。」

「啊！爲甚麼？就是爲了這一株蛇頭草？」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別的原因？」

「有。」

「說出來。」游龍眞人的臉色很不好看。

花雨傲緩緩道：「師父與南三龍訂下賭約，但弟子事前根本不知道。」

游龍眞人道：「你現在知道也是一樣的。」

「不！絕不一樣，」花雨傲沉聲道：「弟子可以爲師父幹任何事，但却不能成爲師父的賭博工具！」

「賭博工具？」游龍眞人差點沒跳了起來，「胡說！簡直是胡說八道！」

花雨傲道：「弟子重傷初癒，精神體力都不很好，這件事弟子不想再提了。」

這一次，游龍眞人眞的跳了起來。

他一跳就跳起丈餘，忽然一手揪着花雨傲的衣襟：「小花，你竟敢對師父這樣說話？」

花雨傲絲毫不懼：「弟子並不是個好弟子，常令師父生氣，你還是一掌斃了弟子罷。」

游龍眞人怒道：「哼！你以爲師父不

敢？」

怒龍上人忽然沉聲道：「道兄是絕對不敢這樣做的。」

游龍眞人瞪目道：「怒龍，你憑甚麼說貧道不敢斃了他？」

怒龍上人道：「理由只有兩點。」

游龍眞人道：「那兩點？」

怒龍上人道：「第一點理由：道兄若殺了小花，南三龍的關係就完了，說不定，龐巨龍還會和我聯手，殺了你爲小花報仇。」

游龍眞人嘿嘿一笑。

「還有第二點理由又怎樣？」

怒龍上人道：「我知道你未必會怕我和龐巨龍，所以，第二點理由才是最重要的。」

游龍眞人冷笑：「何必轉彎抹角兜圈子？快說！」

怒龍上人長長嘆息：「在三個師父之中，道兄樣子最兇，以前還不時動手揍小花，但我和龐巨龍都知道，你比我們還更疼小花，倘若有人動小花一根毫髮，道兄就算拚了一條老命，也非要爲小花出一口氣不可。」

游龍眞人楞住，似乎是聽得傻了。

怒龍上人又再嘆息一聲，緩緩接道：「既然你比我和龐巨龍都更疼愛小花，又怎會瘋得那麼厲害，把小花殺掉呢？」

游龍眞人終於放開了手呆在哪裏，許久許久還說不出半句話來。

他說不出話來，金松鼠却忽然喝采：「好！」

他是爲花雨傲喝采，剛才對花雨傲的不滿也一掃而空。

（二）

藏龍坳是一個樸實無華的地方。

和黑龍谷相比，這裏地方是狹小了一點，人也少得多。

但置身藏龍坳，却和黑龍谷沒有多大的分別。

看來，黑龍姥姥甘碧齡和怒龍上人的性情都很相近。

這是衞七龍的看法。

× × ×

夜靜。

室中一燈如豆。

在這斗室門外，還有一盞昏黃的燈籠，燈籠下站着一個人。

一個寂寞的人。

他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但寂寞却偏偏與他爲伍。

又有誰會眞正甘於寂寞？

× × ×

丁獵不甘寂寞。

他還沒有忘記，自己從前是個怎樣的人。

雖然他並不喜歡出鋒頭，但却也不會老是躲在屋子裏。

但現在，他似連踏出這室子的勇氣都巳消失。

昔年鮮衣怒馬，英俊倜儻的洛陽丁公子，此刻巳變成一個醜陋的男人。

他沒有埋怨任何人，甚至沒有埋怨楚依人。

世間上許多事情，是不能諉過於別人的，倘若眞的要埋怨，也只好埋怨自己的命運不好。

但丁獵也沒有埋怨命運。

雖然他受到極大的挫折，但却不會怨天尤人。

他知道一個男人最大的悲哀，並不是容貌醜陋，而是消極頹廢，一沉不起。

他不願消極，不願頹廢，更不能讓自己就此一蹶不振。

雖然他現在看來似乎連踏足出外的勇氣都巳消失，但實際上，他還有極巨大的潛力，可以隨時發揮出來。

這時候，他在想着七郎。

想起了少年時的七郎，現在的黑衣衞七龍，丁獵的嘴角不由發出一絲興奮的微笑。

他當然沒有忘記，當自己在江湖上騁馳的時候，七郎還是個甚麼都沒有的無名小子。

他沒有錢，沒有良好的背境，甚至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

但丁獵一直都沒有看輕這個小師弟。

身外之物，有沒有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的是志氣。

一個人若有志氣，縱然光棍一條，縱然家徒四壁，縱然衣不蔽體，縱然……都不重要。

因爲有志氣的人，就有將來。

無論你是武林人也好，是讀書人也好，只要有志氣，就有將來。

這些理論雖然老氣橫秋一點，但老氣橫秋的說話，往往也是很實在的說話。

七郎。

這少年已開始成熟，他現在已是名重江湖的劍客。

× × ×

丁獵想了很久，終於決定去找這個小師弟聊聊。

但他的脚步還沒有向前跨出，衞七龍俊美的臉孔已出現在他的眼前。

「七郎！」

「師兄，你還沒有睡覺？」

「睡覺？」丁獵苦笑：「這幾年來，我一直都像是活在夢中。」

「現在夢巳醒了。」

「不錯，夢巳醒，那只不過是一塲可惡的噩夢。」

「師兄有甚麼打算？」衞七龍吸了口氣，道：「我知道你絕不會消沉壯志，無論任何困難，任何挫折，都不能阻攔你的步伐。」

聽見這幾句說話，丁獵的精神好像巳振奮起來。

「七郎，你巳長大，我却還不認老，也絕不會比你的衝勁稍弱半分！」說到這裏，他的眼睛巳有了熱淚。

這不是儒弱的淚，而是豪情激發出來的熱淚。

衞七龍激勵他，他知道。

他也知道衞七龍很關心自己，就像自己以前關心七郎的時候一模一樣。

這不能算是酬謝，但却比任何的酬謝還更珍貴百倍。

「師兄有甚麼打算？」衞七龍又重復地問。

丁獵深深的吸了口氣，才一字一字的說：「我要回洛陽。」

（三）

洛陽城是丁獵無法忘懷的都市——故居。

他無法忘懷的，並不是他在洛陽的千萬財富，而是洛陽城裏的朋友。

假如他只有十個朋友的話，那麼最少有九個現時還身在洛陽。

所以，他必須要回去。

無論他日後要幹些甚麼事，此刻都必須先回洛陽城。

衞七龍完全同意。

「師兄是從洛陽城外失踪的，現在的確應該回去。」

丁獵吸了口氣，忽然道：「再見。」

他居然說走便走，一刻時間也不再逗留。

衞七龍一怔：「你現在就要離去？」

丁獵道：「不錯，此刻夜巳深，我不想打擾上人，明早你代我向他告辭吧。」

衞七龍又是一楞！

丁獵眞的走了。

他回洛陽。

× × ×

不必等到明天，衞七龍很快就見到了怒龍上人。

也不是他去找怒龍上人。

而事實上是怒龍上人忽然出現在他面前的。

「丁獵走了？」

衞七龍點頭。

怒龍上人嘆了口氣，說：「他是應該走的，他要闖天下，該從洛陽城開始。」

衞七龍搖搖頭：「師兄並不是個野心勃勃的人，他也不想闖甚麼天下。」

怒龍上人道：「既然如此，他何必急急要回洛陽？」

「朋友。」

「朋友？」怒龍上人一怔：「他回洛陽是爲了要看看他的朋友？」

衞七龍道：「我想是的。」

怒龍上人微微一笑，目中露出了贊許之色。

他忽然又問：「你和金松鼠是不是老朋友？」

「從小到大，直到將來老、死之後，還是朋友。」

怒龍上人嘆了口氣：「你的老朋友現在並不愉快。」

衞七龍點點頭：「晚輩知道。」

怒龍上人道：「你知道他是爲了甚麼事不愉快？」

「當然知道，」衞七龍神色黯然，「師父落入妖姬之手，身爲弟子的又怎不焦慮？」

怒龍上人道：「金松鼠是和你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朋友，他不愉快，你當然也不愉快。」

衞七龍點頭。

怒龍上人道：「你是不是很想去救他的師父？」

衞七龍道：「這是急不容緩的事，但在未曾有具體計劃之前，却又不能輕舉妄動。」

怒龍上人道：「魚猴雙帝，都在萬毒妖姬掌握之中，要把他們救出險境，必須從這妖婦方面着手。」

衞七龍又點了點頭。

怒龍上人接道：「小花誤抓尹青霖，冀圖以走馬換將之法救出猴帝，誰知連浪裏飛魔魚帝之也落在妖婦手中，小花更幾乎惹來殺身大禍。」

衞七龍默然。

怒龍上人慢慢的說下去：「這是一個教訓，在沒有摸清敵人底蘊之前，切莫輕率行動。」

衞七龍道：「晚輩以後一定會記住這一點。」

怒龍上人忽然盯着衞七龍的臉龐，過了很久才說：「咱們北三龍，曾經和黑龍谷的甘谷主訂下一個賭約，你可知道這件事？」

衞七龍點點頭：「師父早巳對弟子說過。」

怒龍上人淡淡道：「花雨傲就是咱們北三龍的弟子。」

衞七龍又默然。

怒龍上人又問：「你覺得小花這人怎樣？」

「他是一條男子漢。」衞七龍立刻回答。

「不錯，小花看來像個花花公子，但却是個好男兒，」怒龍上人緩緩說道：「你和他的性格看來不相近，但其間却又有不少相似之處。」

衞七龍點頭。

怒龍上人忽然提出一個很特別的問題：「你認爲小花和你，兩者誰會强些？」

衞七龍吸了口氣，道：「我未必不如他，他也未必不如我。」

怒龍上人對這回答似乎微感意外。

但他旋即笑道：「答得好，過份謙虛未免有狡詐之嫌，實話實說，不卑不亢，正合洒家胃口。」

衞七龍面上微微一紅。

怒龍上人嘆了口氣，又道：「據洒家的看法，他的確未必不如你，但這一個賭約，已取銷了，因爲小花巳認輸。」

衞七龍一怔。「他爲甚麼要認輸？」

怒龍上人道：「他不欲與你交手。」

衞七龍眉頭一皺：「他是爲了蛇頭草的事，覺得自己欠下晚輩一份情？」

怒龍上人搖搖頭：「也不獨是爲了這件事，而是他不想成爲咱們北三龍的賭博工具。」

衞七龍吁了口氣：「他說得很合理，晚輩也一直覺得，將來若要和花花公子一戰，那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即使是互相印證武功，但有了爭强好勝之念，那就很容易傷了和氣。」

怒龍上人忽然握住他的肩：「南三龍收了一個像你這樣的弟子，眞是福氣。」

衞七龍赧然一笑：「三位前輩有花公子這等傑出的高徒，更是值得驕傲。」

怒龍上人大笑。

大笑聲中，忽然身形展動，向上飛掠丈二！接着厲聲道：「給洒家滾下來！」

呼！

如雷般的掌聲响起，一股凌厲的掌風，向屋簷後隱蔽之處猛然劈去。

掌力千鈞，看來躲在簷後的人非要大吃苦頭不可。

「唷！」

一人悶哼，接着，骨碌骨碌的跌了下去。

（四）

從屋簷上跌下去的，是個穿上了夜行勁裝的漢子。

他的眼睛細小，鼻樑高挺，臉上帶着一種說不出猥瑣的神態。

「說出你的名字。」

「無名氏。」

「無名氏？」怒龍上人臉上湧起一股怒意，「你胆敢在洒家的地方鬼鬼祟祟，還不說實話，莫非不想活了？」

無名氏中了一掌，但依然是毫不在乎的樣子：「我已說了我是無名氏，就算你再問千百遍，我的回答也是不會改變。」

怒龍上人冷哼一聲：「你的嘴眞的那麼硬？」

無名氏冷冷道：「總硬不過一把刀，但你的刀若砍下來，我也只好一死了之，即使一張嘴巴給你們砸個稀爛，我也不會知道，也不會和你們計較了。」

怒龍上人眉心一聚，道：「是誰指使你到這裏刺探消息？」

無名氏說：「他也叫無名氏。」

「又是無名氏？」怒龍上人嘿嘿一笑：「似乎再問下去，必然會問出個無名帮、無名山、無名谷、無名洞諸如此類的話兒？」

無名氏冷然苦笑道：「上人果有先見之明。」

怒龍上人盯着他：「你以爲洒家眞的沒有辦法對付你？」

無名氏道：「我此刻是如肉在俎，要剮要殺，那是任悉尊便，但想問些甚麼，倒要勸你省回一點氣力。」

怒龍上人忽然伸出右手食指。

「洒家要挖你一隻眼睛，你喜歡保存那一隻？」

無名氏臉色不變，冷冷道：「我的右眼比左眼看得更清楚一點。」

怒龍上人道：「洒家就讓你看得清楚些！」

一下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聲响起，無名氏的左眼巳給生生的挖了出來。

他痛的渾身顫抖，臉上的肌肉扭曲成一團。

但他仍然筆直的站在那裏，連悶哼也沒發出一下。

怒龍上人冷笑：「這滋味如何？」

無名氏咬了咬牙：「還不錯，只要我一天不死，這滋味永遠難忘。」

怒龍上人道：「你武功不如洒家，所以根本不作反抗打算，確有自知之明。」

無名氏臉上忽然露出了譏屑之色，冷冷道：「別人說北三龍怎樣了不起，原來也不外乎爾爾。」

怒龍上人冷笑着：「不必把話題扯開去，是誰指使你到這裏？」

無名氏冷冷道：「早巳說過，他也是無名氏。」

怒龍上人忽然又伸出右手食指。

指上血跡猶未乾，無名氏雖然强作鎭定，但被挖去一目，畢竟是極爲嚴重的傷勢。

他現在的身子顫抖得更厲害，看來有搖搖欲墮之感。

怒龍上人淡淡道：「不必害怕，洒家絕不會傷害你唯一的眼睛，因爲你若完全瞎了就看不見許多足以令你心寒的事。」

無名氏挺胸怒道：「你殺了我罷！」

怒龍上人乾笑兩下：「殺你不難，易如反掌耳，但你只是個無名小卒，洒家又何必親自動手？」

無名氏忽然舉右掌，自拍天靈。

怒龍上人急阻。

無名氏這一掌沒有拍在天靈上，但左手却忽然以極快的速度，從懷中取出一顆黑色的藥丸，拋進口中。

「使不得！」衞七龍急呼。

怒龍上人也看出了他這一着，急點他左脅下五穴。

無名氏頓時無法移動身子分毫。

怒龍上人以手張開無名氏的嘴巴，要把那顆藥丸挖出。

但遲了。

這種毒丸入口立即溶化。

接着，無名氏的臉色變得有如一堆腐肉。

雖然他的臉色巳變得很難看，但却還是格格地大笑。

「藏龍坳很快就會被夷爲平地，看你還能兇多久？……」

怒龍上人和衞七龍都是面色一變。

這人雖然並非武功絕頂之輩，但這股寧死不屈的氣概，却也不由使他們爲之動容。

× × ×

無名氏來也無名，去也無名。

雖然他來的鬼祟，但去的時候却是令人佩服。

怒龍上人傳召蒼平。

蒼平是個老奴的名字。

他年輕的時候，是個很有名氣的崑崙奴。

雖然他現在巳老得連腰都挺不起來，但他只是花了很短的時間，就爲無名氏挖了一個坑。

怒龍上人說：「這人不愧是條漢子，他不該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蒼平爲他挖墳，也爲他立碑，但碑上却是一片空白。

× × ×

墳前，氣氛肅穆。

怒龍上人在墳前站立了很久，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七龍，你可知道這個無名探子，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衞七龍也在嘆息：「除了鬼神谷鬼影組的探子，晚輩實在想不出，江湖上還有甚麼人能如此倔强，寧願給人挖一目，甚至自盡身亡，也不肯吐露半點口風。」

怒龍上人點點頭：「洒家也認爲，這人是從鬼神谷來的。」

衞七龍道：「上人之意，無名氏是受鬼神二尊者的指使？」

「沒有鬼神二尊者的同意，他豈敢潛進藏龍坳？」怒龍上人臉上露出了不快之色，「但鬼神二尊者的胆子再大，也不敢與北三龍爲敵。」

衞七龍道：「上人認爲在鬼神二尊者背後，還另有他人指使？」

怒龍上人冷冷說道：「這是無可懷疑的！」

衞七龍道：「倘若如此，我們應該怎辦？」

「不怎麼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們也去闖一闖鬼神谷？」

「不錯，」怒龍上人盯着衞七龍，一字字的問：「你敢不敢和洒家一起去？」

衞七龍眉頭一皺。

怒龍上人面露不悅之色：「你是怕洒家打不過鬼神二尊者？」

「晚輩絕不是這個意思，」衞七龍嘆息着，道：「但魚猴雙帝身陷險境，晚輩若去了鬼神谷……」

怒龍上人冷笑道：「你以爲洒家是個老糊塗？這是兩件事，不能混爲一談，也不能只由一個人去幹。」

衞七龍忙道：「上人巳有了應付之策了？」

怒龍上人道：「牛鼻子巳到了這裏，他和猴帝、浪裏飛魔俱有極深厚的交情，他知道魚猴雙帝被萬毒妖姬擄去，恐怕比你和金松鼠還更焦急。」

衞七龍一怔，一時間弄不清「牛鼻子」是誰。

怒龍上人又道：「牛鼻子雖然心高氣傲，脾氣比洒家還壞，但他的心腸實在不錯，還很够義氣，你若碰上了他，不妨讓他幾分，切莫與他衝突。」

直到現在，衞七龍還不知道怒龍上人說的「牛鼻子」是誰。

忽聽怒龍上人一笑：「才說着他，他就來了！」

一個老道人，神色冰冷的走過來，一雙鋒刀般的眼睛不住地刮着衞七龍的臉。

「你就是南三龍的寶貝弟子黑衣衞七龍？」老道人的語氣很不客氣。

衞七龍一怔，隨即點頭：「晚輩衞七龍，道長……」

老道人沉聲道：「貧道叫牛鼻子！」

他說着這六個字的時候，目光一轉，盯在怒龍上人的臉上。

怒龍上人只訕訕一笑，甚麼話也沒有說。

他沒有甚麼話可說，也不敢說甚麼。

他還沒有忘記，若眞的論起輩份，這老道人比他還要高出一輩。

看這境況，衞七龍巳知道這老道人是誰了。

「眞人有甚麼事，儘管囑咐，晚輩自當盡力而爲。」

老道人冷冷道：「甚麼『眞人』、『假人』的？貧道叫牛鼻子，老牛鼻子！」

他的話說到這裏，怒龍上人巳不能再保持緘默，只好對衞七龍道：「這位道長，就是咱們北三龍之首的游龍眞人，論起輩份，洒家比他還晚一輩。」

游龍眞人「哼」的一聲：「既知輩份低，說話就得小心一點。」

怒龍上人微微一笑：「晚輩知道。」

衞七龍也同樣地說了一聲：「晚輩知道。」

游龍眞人瞧着這一老一少，臉上的表情再也兇不起來。

他忽然對衞七龍說：「說聽神龍張這幾年來，一直都過着很不妙的日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衞七龍一怔。「三師父生活正常，健康正常，連吃喝都很正常，有何不妙之處，晚輩却是從未有所聽聞。」

怒龍上人笑了笑，說：「你在黑龍谷中，只顧練功，對神龍張師父的事，自然知之不詳，但洒家却知道的不少。」

游龍眞人凝視着他，問：「你知道些甚麼？」

怒龍上人淡淡的說道：「神龍張在五年前，討了一個老婆。」

游龍眞人道：「他又不是和尚，娶妻生子，那是人之常情。」

怒龍上人笑了笑道：「他討了這個老婆之後，就一直很不妙了。」

「如何不妙？」

「嘿嘿！送龍入獅口，自然不妙之又不妙。」

「獅口？」游龍眞人拈鬚沉吟，忽然一笑，「這就是了，娶妻求淑婦，然而淑婦難求，討個潑婦回來，那可的確不妙之又不妙也……」

聽到這裏，衞七龍忍不住道：「晚輩師母幽嫻淑德，人所共知，眞人幸勿以耳代目，顚倒是非。」

「斗胆！」游龍眞人臉色一變，厲聲喝道：「本眞人面前，豈容爾等小輩大放厥辭，甚麼以耳代目？顚倒是非？簡直是無目尊長，放肆！放肆！」

衞七龍雖然面對着游龍眞人的厲言疾色，目中却無半點畏懼之意。

怒龍連忙阻止游龍眞人，勸道：「他是敬護師母，才有過火之辭，道兄休怪！休怪！」

游龍眞人瞪着他，冷冷道：「你是他的師父？還是他的乾爹？何以要勞煩閣下向本眞人說好話？」

怒龍上人道：「這不是好話、壞話，而是實話。」

游龍眞人喝道：「這事與你沒半點關係，滾開去！」

怒龍上人陪笑道：「在這地方上，洒家總算是個不大不小的主人，强賓不壓主，固然不在話下，以老欺少，也是大大不該！」

游龍眞人怒斥道：「胡言亂語，不知所謂，小花不肯跟他交手，貧道却要看看，南三龍究竟教出了一個怎樣的寶貝弟子來？」到說這裏，猛然劈出一掌，直接攻向衞七龍的面龐！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盧令·圖

留香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韓瞎子帶領荆一非、盧若蘭等人來到飛鼠谷，只見滿目瘡痍，飛鼠谷遭到狼人的襲擊，已無一人生存，韓瞎子憤怒不已，荆一非等人就留在谷中，並改名爲飛龍谷，一心要帮韓瞎子報此大仇……不久，一批神秘人放了大批毒蛇入谷，荆一非當機立斷，立即撤出飛龍谷，在谷口，他們大戰一批狼人，韓瞎子爲報滅門之仇，出手狠辣，手杖揮至之處，必然會血肉橫飛，不多久，這批狼人潰不成軍，荆一非等人第二度和狼人交戰又取得勝利，飛龍谷已成毒蛇窩，荆一非等人只有奔向武都紫霞宮去。

練成絕世功 更享齊人福

荆一非等人走出山口，但正要進入松林之際，一隻响箭忽然由頭頂飛了過去。

荆一非道：「小杏子，這是甚麼？」

小杏子道：「是警告，也是詢問，外人到此止步，本宮的人應該回答。」

荆一非道：「妳會回答？」

小杏子道：「當然會。」

她取出一隻小小的竹哨，吹出一股十分動聽的鳥叫之聲，然後微微一笑道：「走吧，公子，我想夫人會來迎接你的。」

荆一非道：「妳適才吹出的哨音告訴我來了。」

小杏子道：「哨音沒有那麼多的變化，只能表明小婢是誰，我想夫人會猜到是公子來了。」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進入森林，這是一條經人工整修的林間大道，可以容納兩車並行。

前行二十餘丈，四名懷抱長刀的勁裝大漢匆匆迎了上來，荆一非向他們瞥了一眼，不由神色一呆。

原來這四名勁裝大漢全都身帶劍傷，神情上也顯得頗爲疲乏。

小杏子奔上前去，對其中一名短髭大漢道：「甄大哥，出了甚麼事？」

短髭大漢道：「本宮遭到連續三次攻擊，最近一次，是四天以前，咱們傷亡頗重……」

小杏子面色一變道：「會有這種事，夫人還好吧？」

短髭大漢道：「夫人也受了傷，行動頗不便，所以令愚兄代表迎接荆公子。」

小杏子替荆一非介紹道：「他們四位是同胞兄弟，姓甄，在本宮担負巡山使者的任務。」

甄氏兄弟立即雙拳一抱道：「見過荆公子。」

荆一非道：「不敢當，小杏子，咱們快看妳們夫人去。」

小杏子道：「甄大哥你們辛苦了，公子，咱們走。」

在小杏子帶領之下，他們很順利的進

入紫霞宮，這是一座城堡式的宮殿，那輝煌的建築之上，還殘留着許多惡戰後所留下的痕跡。

沿途所見的男女，大多身帶劍傷，可見紫霞宮的三次保禦戰是如何的慘烈了。

紫霞宮的總管是一位綺年玉貌的方玉鑑姑娘，經小杏子的介紹，她熱烈的招待這批遠來的客人。

八名花容月貌的少女，像蝴蝶穿花一般，在大殿上爲客人服務，態度的親切，使人有着賓至如歸之感。

稍作歇息之後，荆一非忍不住道：「方總管，愚夫婦想瞧瞧夫人的傷勢，可以麼？」

方玉鑑道：「當然可以，荆大俠荆夫人請。」

在一間富麗堂皇的寢室之內，荆一非夫婦見到了紫霞夫人，這位豪放不讓鬚眉的姑娘，面色慘白，神情委頓，受傷似乎不輕。

但在荆一非踏進寢室之後，她竟然精神一振，伸手掀開錦被，呼的一聲坐了起來。

「兄弟，你終於來了……」

終於來了的另一面是期待已久，此等赤裸裸的表現，她竟然當着別人的妻子，毫無保留的傾吐出來。

荆一非有點不安的咳了一聲道：「快躺下去，姊姊，妳的傷勢似乎不輕。」

紫霞夫人苦澀的一笑道：「的確不輕，不過傷在我流雲飛袖之下的一流高手共有二十一名，姊姊賺的很多……」

嗆的一聲，她咳出一口鮮血，嬌軀往後一仰，已然暈了過去。

荆一非大吃一驚，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縱身躍上錦榻，扶起紫霞夫人讓她盤膝坐好，再以雙掌貼住她的脊心，將內力向她體內緩緩送去。

江湖兒女是洒脫的，他們並不拘泥於世俗的禮教，荆一非的作爲不只紫霞宮的人不以爲怪，連盧若蘭也認爲理應如此。

她們悄悄退出房外，並以嚴密的戒備替他們護法，直待兩個時辰之後，才算大功告成。

荆一非輕輕放下紫霞夫人，替她蓋好錦被，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出房外。

方玉鑑迎上來道：「多謝荆大俠，夫人她……」

荆一非道：「她的傷勢已無大碍，只要每天早晚帮她行功兩次，最多半個月就可復元。」

方玉鑑道：「夫人當日受傷之後，小妹就要用內功替她療傷，但她說甚麼也不肯，今後還得仰仗荆大俠多多開導。」

荆一非道：「總管放心，我想她會接受的。」

她的確接受了，因爲她不想死，原先她不接受方玉鑑的建議，是由於紫霞宮的部屬沒有一個具有以內力療傷的功力。

現在由荆一非盧若蘭輪番替她療傷，再助以專治內傷的靈藥，不到十日她已經能够起床行走了。

這天晚餐之後，荆一非夫婦陪着紫霞夫人在花園中閒聊。

荆一非向紫水上空的霞光瞥了一眼道：「紫霞映輝，水天一色，這等美麗的景色，實在是天下少見。」

紫霞夫人嫣然一笑道：「你喜歡紫霞宮？」

荆一非道：「當然喜歡。」

紫霞夫人道：「送給你。」

盧若蘭道：「那妳得改個名號，不能再叫紫霞夫人了。」

紫霞夫人道：「改就改，紫霞夫人也不是甚麼金字招牌。」

盧若蘭道：「小妹想到了一個十分恰當的名號，不知姊姊願是不願？」

荆一非道：「小妹，別瞎謅，紫霞夫人也是趙家姊姊成名的字號，怎麼可以隨便更改！」

盧若蘭道：「這個我當然知道，不過我想到的這個名號，縱使放棄成名的紫霞二字，姊姊也會願意的。」

紫霞夫人道：「哦，妳說說看。」

盧若蘭道：「法不傳六耳，妳附耳過來。」

紫霞夫人見盧若蘭神秘兮兮的，當眞附耳過去。

荆一非聽不到她們在說些甚麼，但見紫霞夫人面色一紅，罵了一聲「小鬼找打」，盧若蘭就笑嘻嘻的逃了開去，然後一個逃，一個追，滿園追逐，如同彩蝶飛舞，如非顧慮紫霞夫人的傷勢，他眞想讓她們一直鬧下去。

不過他瞧得出，紫霞夫人行動遲笨，證明她的傷勢還沒有全部復元。

「好啦，小妹，趙姊姊還沒有復元，別讓她累着了。」

盧若蘭不逃了，牽着紫霞夫人的手在一張石椅之上坐了下來，但仍悄聲打趣的道：「聽到了麼，姊姊，世上男人千千萬萬，眞正能够關心妳的並不多見。」

紫霞夫人白她一眼道：「小鬼，妳敢再說？」

盧若蘭道：「好，算我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不過妳以後可別求我。」

此時荆一非已經走了過來，接口道：「求妳，趙姊姊有甚麼要求妳的？」

紫霞夫人道：「咱們在說笑，你別管，只是有一件事咱們得好好商議一下。」

荆一非道：「甚麼事？」

紫霞夫人道：「前後一月之間，就有三批人向紫霞宮展開襲擊，我相信如果不是你們趕到，紫霞宮只怕已經烟飛火滅，江湖上不再有咱們這個字號了，你知道這是爲了甚麼？」

荆一非道：「這還不簡單，消除異己，妄圖奴役天下武林。」

紫霞夫人一怔道：「你說的是神秘組織？」

荆一非道：「不錯，除了他們還會有誰？」

紫霞夫人道：「不會，紫霞宮遭到三次攻擊，但最兇猛的一次，並不是神秘組織。」

荆一非啊了一聲道：「會有這種事？他們是誰？」

紫霞夫人道：「他們是由泰山白馬神君率領，包括巫山，密宗，華山，青城等四大門派。」

荆一非愕然道：「妳跟他們有仇？」

紫霞夫人道：「沒有。」

荊一非道：「那是爲了甚麼？」

紫霞夫人道：「爲你。」

荊一非一怔道：「怎麼說？」

紫霞夫人道：「我獲得地獄花，天門水，可以使白玉鷄心現出乾坤一擲絕代武學，但乾坤一擲只適於男子練習，我得到它並沒有甚麼用處……」

盧若蘭道：「我明白了，妳想留給小哥？」

紫霞夫人道：「不錯，我想留給妳的小哥，可惜事機不密，紫霞宮才遭到空前的災害。」

盧若蘭神情緊張的道：「姊姊，這兩樣寶物還在麼？」

紫霞夫人道：「當然還在，他們縱然毀掉紫霞宮也休想得到這兩樣寶物。」

荊一非道：「多謝妳，姊姊，地獄花天門水究竟是甚麼東西？」

紫霞夫人道：「地獄花是從煤鑛中長出來的，也就是煤的精英，它只有酒杯那麼大小，白如羊脂，堅逾金鋼，任何寶刀寶劍也休想動它分毫。」

荊一非道：「這果然是一種人間異寶，那天門水又是甚麼？」

紫霞夫人道：「地獄花中有一層厚厚的結晶，只要用內力一摧，它就變爲天門水了。」

盧若蘭道：「這些姊姊是怎麼樣知道的？」

紫霞夫人道：「靈猴安雲身負重傷，仍在被人追殺，我將他由白馬神君的手中救出，不幸他仍然死在紫霞宮裏……」

荊一非道：「他臨死前將地獄花送給妳，並說出它的一切？」

紫霞夫人道：「是的。」

盧若蘭道：「小哥，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去青海。」

荊一非道：「再等幾天吧，等趙姊姊的身體好一點咱們再走。」

紫霞夫人道：「不，我支持得住，咱們明天一早就上道。」

荊一非道：「好吧。」

× × ×

紫霞夫人久居邊陲，不只是明白邊疆民族的習俗，也懂得他們的言語，有她一道自然方便得多了。

他們扮作販賣騾馬的藏民，趕着幾匹牲口，由武都向青海奔去。

這一路倒是安靜得很，一直到達青海東岸的海晏縣城，都沒有發生甚麼意外。

他們落店之後，先把趕來的騾馬賣掉，荊一非原想與盧若蘭同上海心山拜謁師父的，但盧若蘭以海心老人嚴禁外人上山，未經稟告不敢帶他前去，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只好跟紫霞夫人在店裏等候了。

好在盧若蘭並未多作耽擱，來去匆匆，三天就已回到客棧。

她是回來了，但荊一非却感到有點不對。

「小妹，沒有拿到白玉鷄心？」

「你就只記得白玉鷄心，爲甚麼不問爹……」

「對不起，小妹，這是小哥的疏忽，師父他老人家……」

荊一非語意猶未盡，但他却說不下去了。

因爲盧若蘭已經淚若奔泉，最後竟然放聲大哭起來了。

紫霞夫人道：「不要傷心，小妹，究竟出了甚麼事？快跟姊姊說。」

盧若蘭哽咽着道：「我爹……去世了，爹……」

荊一非神色一呆，淚水也忍不住洒了出來。

「小妹，他老人家是幾時去世的？」

「已經半年多了，遺骸就葬在海心山上。」

「我想去他老人家的墳前一拜。」

「我提過，海心老人不准，連我今後也只能在搬爹遺骸時上山一次。」

「爲甚麼要這麼限制，這豈不是不近人情？」

「他要是通達人情，怎麼會幾十年不離那座小山？」

失怙之痛，盧若蘭是悲傷的，但她終於抑制着，並取出一塊長約兩寸，寬約一寸的白玉鷄心交給紫霞夫人道：「就是這個，姊姊用天門水試試。」

白玉鷄心明澈潔白，光可鑑人，是一塊十分可愛的古玉，它的厚度非常薄，很像一塊紙片。

紫霞夫人道：「這麼薄，要是不小心弄破了怎麼辦？」

盧若蘭道：「姊姊放心，妳就是用鐵錘砸也砸它不破。」

紫霞夫人道：「眞的？天地間會有砸不破的玉石？」

盧若蘭道：「我不敢說它是不是玉石，但砸不破却是眞的。」

荊一非道：「砸不砸得破都無關重要，姊姊還是先用天門水試試再說。」

紫霞夫人道：「好的。」

她取出酒杯大小，潔白如玉的地獄花交給荊一非道：「你用內力摧它一下試試看。」

荊一非接過地獄花，將它置於右手的掌心之上，然後默運菩提九轉神功，向掌心緩緩送去。

花心之內是一層淡紅色的粉狀物體，當荊一非的內力到達花心之後，它應該發生預期的變化。

它是有了變化……

粉狀的物體化了，不過它不是化成水，而是化爲一股輕烟。

此時的風向是對着荊一非，這股輕烟自然直撲他的面門。他沒有防到會有這一意外的變化，在神色一怔之際，輕烟已經隨着呼吸進入肚腹之中了。

輕烟散盡之後，花心的粉狀物體也沒有了，如果荊一非繼續輸送內力，除了將它燒紅，絕對不會生出半點水份。

荊一非放下地獄花，嘆了一口氣道：「莫非咱們弄錯了？」

盧若蘭懊喪的道：「八成是弄錯了，我想咱們在事前應該先放一點水進去。」

這話的確有點道理，花心中淡紅色的粉狀物質，可能就是天門水在水份乾枯之後所留下的沉澱，如果加上一點水，再以內力蒸發，它不就是天門水了麼？

他們現在想到了，可惜沉澱已經化成輕烟，沮喪之情就不必說了。

像地獄花，天門水這種怪異的東西，很難再有第二個，就算有，不見得就能找得到它。

爲了白玉鷄心，盧家花了無可估計的代價，想到家破人亡的情景，盧若蘭就忍不住泫然欲啼。

只是她忽然一呆，原是悲傷的神色，忽然變作一片驚詫。

「小哥，你怎麼啦？」

原來荊一非面如巽血，雙目噴火，她的小哥竟然出了問題。

紫霞夫人也看出荊一非有些不對，急忙一把抓着他的手腕，發覺他全身火熱，脈象宏大，不由大吃一驚道：「兄弟，你感覺怎樣？」

荊一非道：「頭疼，胸口發悶。」

紫霞夫人道：「快坐下運功，我帮你疏導。」

荊一非依言坐到床上闔目運功，紫霞夫人盤膝坐在他的身後，以雙掌貼着他的脊心，輸給他一股眞力。

荊一非習過菩提九轉神功，內力原本十分强大，此時竟有一股剛陽無比的熱力，在他經脈之內亂竄，他那强勁的內功，竟無法控制那股熱力。

紫霞夫人能够使用流雲飛袖，內功也非一般泛泛可比，在她全力協助之下，那股熱力依然難以控制。

盧若蘭見荊一非的情況並未改善，連紫霞夫人也將陷入險境，她不能再替他們護法，只得也投入他們危險的漩渦。

經過兩大高手的協助，終於使那股剛陽無比的熱力控制下來，不久他們三人就一起進入忘我之境了。

此時如果有人對他們動手，他們必然沒有還手之力，那麼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天下的事就是那麼奇怪，怕甚麼偏偏就會遇到甚麼。

微風輕拂，一條人影已經穿窗而入。

她是王大娘，七巧火蓮燈身邊的那個神秘女人。

她先向荊一非等瞧了一眼，嘴角挑起一股殘酷的冷笑，再擰轉身形，將桌上的地獄花抓到手裏。

她當然是爲了白玉鷄心來的，得到地獄花她自然不會感到滿足。

只是她目光流轉，却找不到那白玉鷄心。

這女人的臉色一向是陰森森的，任何人只要瞧她一眼，就會由心底生出一股寒意。

現在她那陰森森的臉色之中，更蒙上一片凌厲的殺機。

莫非她要殺人？

不錯，她的確要殺人，因爲她已經去拔她長劍。

「大娘，請手下留情。」

兩條人影適時撲出客房，王大娘只得退後兩步。

「琴韻，小蕙，妳們要幹甚麼？」

後來的兩條人影的確是齊琴韻主婢，她們一路跟踪王大娘，終於找到了荊一非。齊琴韻向趺坐床上的荊一非瞥了一眼道：「大娘想做甚麼？」

王大娘道：「我要殺他！」

齊琴韻道：「不行，妳不能殺他。」

王大娘道：「爲甚麼？」

齊琴韻道：「因爲他是我的師兄。」

王大娘哼了一聲道：「他是妳甚麼師兄？難道你不明白妳爹只是想利用他？」

齊琴韻道：「妳胡說，我爹不是那種人。」

王大娘道：「妳何不去問問妳爹？」

齊琴韻道：「好，咱們一起去問爹，如果眞像妳說的，今後我就不管他了。」

王大娘道：「那不行，我必須先殺了他。」

齊琴韻道：「不，在沒有證實爹的同意之前，他還是我的師兄，我不許任何人傷害他。」

王大娘冷哼一聲道：「連妳爹都得聽我的，妳敢違抗我的意旨？」

齊琴韻叱道：「我知道妳對我爹暗中下了毒，今天齊琴韻就要向妳討回公道，馬上拿出解藥，本姑娘放妳一條生路。」

王大娘冷笑一聲道：「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我倒要替妳爹管管妳。」

話落招出，寒芒急閃，長劍顫起三朵銀光，分襲齊琴韻身前的三大要穴。

齊琴韻已然獲得七巧火蓮燈的眞傳，還習得佛門絕學南斗六式。

但雙方一經接觸，她竟然無法接下王大娘一劍，這不是齊琴韻功力太差，是她太過大意。

她以爲王大娘是她爹身邊的人，不看金面看佛面，王大娘不會殺她，也不敢殺她。

這是她一廂情願的想法，因而在防守上只是虛應故事。

這是一個錯誤的估計，這一錯誤竟使她遺恨終天，追悔莫及。

噗，噗，噗，連續三劍全部擊中齊琴韻身前的要害，一劍已經足以要命，三劍齊中她那裏還有命在！

小蕙與齊琴韻原是相同的想法，認爲王大娘絕對不敢將她的小姐怎樣，及齊琴韻中劍倒地，她幾乎心胆皆裂。

「妳敢殺死小姐，姑娘跟妳拚了。」

小蕙的功力原本不弱，也同樣習得南斗六式，可惜她在急怒攻心之際，忘了使用佛門絕學，只是以獨門劍法「七竅紅」向王大娘展開狂攻。

王大娘是七巧火蓮燈的身邊人，她能够支使齊煉，更有胆量殺死齊琴韻，何在乎齊門絕學「七竅紅」？

小蕙一口氣攻出七招，七竅紅並未發生預期的效用，她的攻勢只不過微微一頓，一抹銀芒已經射向她的喉際。

小姑娘心頭一懍，明知是要命的一招，她却無力逃避，只得雙目一閉，來接受這殘酷的事實。

她只不過剛剛閉上雙眼，便聽到一聲驚天動地的巨响，她驚訝得睜眼一瞥，不禁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王大娘不見了她，她的喉頭却完整無恙。

地面洒着一片鮮血，木板牆壁穿了一個大洞。

莫非王大娘被人一掌擊飛，震破木板牆壁，穿出房外去了。

天地間竟有如此雄渾的掌力？

她有點不敢相信，却無法推翻鐵一般的事實。

不過她不想再深思下去，因爲她要瞧瞧齊琴韻的傷勢。其實不必她瞧，已經有人瞧過了，而且正在悲傷不已。

他是荊一非，適才一掌震飛王大娘，將小蕙由鬼門關上拉回來，他却眼睜睜的瞧着齊琴韻被殺而無力援救。

這當然不敢怪他。王大娘進房之時，他運功正在緊要關頭，任何一點意外的動作，就能够叫他走火入魔。

齊琴韻捨生救了他，他及時救了小蕙，這是命，他却禁不住淚洒藍衫，悲痛不已。

此時紫霞夫人還在調息，盧若蘭已然運功醒來，她猜出了齊琴韻主婢的身份，一面勸解荊一非節哀，同時招呼店家請他料理善後。對江湖仇殺，一般人都不願過問，有人肯花銀子叫他料理善後，他已經在唸阿彌陀佛了。

當荊一非與小蕙在協助店家，料理齊琴韻及王大娘的善後之際，房裏只剩下紫霞夫人與盧若蘭兩個。

紫霞夫人已運功醒來，她却賴着不肯起身。盧若蘭有點不解，忍不住詢問道：「姊姊，妳是怎麼啦？」

紫霞夫人面色一紅道：「眞糟，我那個來了……」

盧若蘭呆了一呆，道：「是月信來了？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紫霞夫人道：「是那女人進來行兇的時候來的，我一急，來的就特別多，只怕連白玉鷄心都弄髒了。」

盧若蘭一怔道：「白玉鷄心怎麼會跑到那裏去的？」

紫霞夫人道：「我知道那女人不懷好意，當時白玉鷄心正在我的身旁，我就抽出一隻手將它悄悄撥到腿下，誰知道會……會這麼巧法……」

巧是巧了一點，但也算不得怎樣出奇，只要是發育成熟的女人，每月總要來那麼一次的。

不管怎麼說，她總不能老是賴在那兒坐着，起來拾奪一下，不是沒有事了麼？她當然要起來。只不過她剛要起身，荊一非忽然一頭鑽了進來。

「你們都沒有事了吧？咦，紫霞夫人怎麼啦？快讓我瞧瞧。」

紫霞夫人紅潮滿面，神情不安，這麼久還坐在床上，荊一非自然要關心的一問。但……

「唉，你不要過來……」

「妳到底怎麼啦？」

盧若蘭忍不住噗哧一笑道：「你先出去，待會再告訴你。」

「哦，好吧！」荊一非雖然不明白究竟，看情形八成是沒有事，他也知道女人的花樣多，只好先出去再說。

他出去了，約莫盞茶時分，盧若蘭在房裏緊張的叫道：「小哥哥快進來……」

荊一非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點足彈身，奪門而入，及見她們全都沒有事，才吁出一口氣道：「小妹妹，妳可嚇掉我的魂了，究竟是怎麼回事？」

盧若蘭遞過白玉鷄心，道：「小哥，你瞧，字跡現出來了。」

荊一非哦了一聲，接過白玉鷄心一瞧，果然出現密密麻麻的鮮紅字跡，白底紅字，顯得醒目已極。

紫霞夫人拉了一下盧若蘭的衣袖道：「兄弟，你好好的仔細瞧看，先記熟再運功，咱們姊妹到外面替你護法。」

不待荊一非回答，她們就退了出去。

荊一非在極端興奮之中，也無暇查問字跡是怎麼顯露出來的，而且他必須按照紫霞夫人的意見，先記熟那些字跡，以免它突然消失。

於是他先吸了一口長氣，調勻呼吸，穩定心情，再盤膝趺坐，將全部心力投入那些字跡之中。時間在慢慢溜走，由白天而黑夜，再由黑夜至天明，一晃七天，荊一非連手指都沒有動過一下。

這就苦了這對姊妹花了，她們不只是要嚴密的保護他，還担心他七日不飮不食，體力能否支持下去。只是她們又不敢打擾他，就這麼忐忑不安的挨過了七日。

在第七天的傍晚時分，他終於醒來了，此時在房裏輪班照顧他的是紫霞夫人。

「啊，兄弟，你醒來了，恭喜你大功告成。」

他輕輕的一提丹田之氣，身體原姿不動就已昇起一尺，然後兩脚一伸，由床上跨了下來。不必借用任何力量，只要輕輕提氣就能凌空拔起，具有此等功力之人，武林中已是絕响。

他握着紫霞夫人的一雙玉手，無限感激的道：「辛苦妳了……」

紫霞夫人不願意他說感激的話，掙開一隻手撫着他的嘴唇，嬌軀同時向他的懷裏偎去道：「我不許你說感激話。」

「好，我不說。」

「七天沒有飮食，只怕餓壞了，你坐一下，我叫小二送飯菜來。」

「甚麼？我入定了七天？」

「一點不錯，七天零一個半時辰。」

「難怪我餓得有點難受，小妹呢？叫她來咱們三人一塊吃飯。」

「小妹今晚輪夜班，所以先睡了，我去叫她。」

× × ×

這頓飯比任何一頓都香甜，他們的情緒比任何一個時辰都要愉快，因爲荊一非已經練成「乾坤一擲」千古絕响，放眼天下將不作第二人想了。

今後行仁義，除强梁，快意恩仇，必然是得心應手，天下還有甚麼比這樣更愉快的？

待酒足飯飽之後，荊一非忽然想到一個問題。

「小妹，我有點弄不明白，天門水的沉澱變成了輕烟，白玉鷄心的字跡是怎樣現出來的？」

盧若蘭瞥了紫霞夫人一眼，然後哈哈一笑道：「這個麼？可就巧得很……」

紫霞夫人忽然面色一紅道：「小妹，不許妳說。」

盧若蘭道：「聽到了麼？小哥，她不准。」

荊一非道：「瞧妳們神神秘秘的，究竟怎麼回事？」

盧若蘭道：「這件事關係十分重大，你要我說可以，但必須先作一項承諾。」

荊一非道：「承諾甚麼？妳說。」

盧若蘭道：「趙姊姊不避艱險，千里

追隨，這是爲了甚麼？你心裏應該有一個底？」

荊一非的心裏自然有底，不過被盧若蘭這麼當面一提就難了，既不便承認也不便否認，除了裝聾作啞，實在別無他法。

盧若蘭接着說道：「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咱們姊妹已經心意相連，就要看你的了。」

荊一非略作沉吟道：「我除了受寵若驚，還能說些什麼？」

盧若蘭道：「好，那我就告訴你。」

敢情當時紫霞夫人由床上起身，墊褥上已經遺下一片血漬，白玉鷄心正好泡在血污之中。

侍她收拾好一切，再將白玉鷄心放到木盆中去洗滌，這一洗竟然發現了奇蹟。

荊一非聽完整個故事之後，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哦！原來天門水地獄花竟是……」

紫霞夫人羞得不敢抬頭，却嬌聲叱喝道：「不許你說下去……」

荊一非忍不住笑聲道：「好，不說，不過如非天緣湊巧，就算找遍五湖四海，也找不到天門水地獄花這兩樣寶物，飮水思源，咱們應該感謝王大娘才對。」

紫霞夫人撇撇嘴道：「差點被她害死了，還說感謝！」

荊一非道：「哦！小蕙呢？怎麼沒有瞧到？」

盧若蘭道：「她一個人住在東廂，本來她也要參加替你護法的，咱們不敢相信她，所以沒有答允。」

荊一非道：「齊琴韻爲救我而死，小蕙也成了齊氏門中的叛徒，妳還沒有丫頭，何不把她收留下來？」

盧若蘭道：「她會肯麼？」

荊一非道：「她已經無家可歸，爲甚麼不肯？妳何不叫小二把她找來問問？」

盧若蘭道：「好吧！」

她叫店小二把小蕙找來，小丫頭正無家可歸，荊一非夫婦肯收留她那有不願之理。

飯後他們商議明晨啓程，目的既已達到，自然沒有再留下去的必要。

但紫霞夫人却又提出了一項問題。

「兄弟，咱們返回家中，緊接着可能是一個正邪雙方爭取生存的血腥拚鬥，咱們能不能戰勝邪惡，就要看你是不是眞的習會了乾坤一擲。」

「姊姊是想小弟試試？」

「我正是這個意思。」

「好，咱們去山區找一個人跡罕到之處試驗，以免驚世駭俗。」

他們來到一座杳無人跡的山谷，荊一非暗凝功力，一記南斗六式，向四丈外一株巨樹的樹幹劈出一掌。

這一掌他只用了八成眞力，任他的估計這八成眞力的一掌，必然可以刮掉一層樹皮。

因爲他雖是以南斗六式出掌，使的却是乾坤一擲，他不明白這項武功究竟具有多大的威力，所以只能說是估計。

看來這項武功並不怎樣，他這八成眞力的一掌，並沒有甚麼嚇人的威勢，惟一發人駭異的是一股扣人心弦的銳嘯之聲。

掌力擊中樹幹，樹枝只是輕輕抖了一下，好像連樹皮都沒有刮下一塊。

這樣的結果自然使他們三人都有些失望，荊一非剛待再試一下，一項意外使他停了下來。

原來被他以掌力遙擊的巨樹沒有怎樣，這株巨樹的後面却克察連聲，一連倒下五六棵大樹，只見枝葉橫飛，塵土四濺，聲勢極端驚人，原先被擊的巨樹終於耐不住他攔腰而斷的倒了下去。

盧若蘭呆了一呆道：「小哥哥，這是怎麼回事？」

荊一非道：「我也不知道。」

紫霞夫人道：「這項武功有點古怪，咱們仔細查看一下就知道了。」

經過一番查看，他們明白了，荊一非一聲歡呼，雙手左右一摟，將一對姊妹一起抱了起來。

敢情他一掌劈出，是將前面的巨樹攔腰劈斷，斷處約有兩寸厚薄的樹幹被掌力擊出，它挾着强勁的餘威飛奔，一連砸斷五六株大樹，它的力道才告消失。

這那裏是掌力，幾乎比彈丸的力道還要强勁，如非親眼目睹，只怕誰也不會相信。

紫霞夫人道：「兄弟，今後武林是咱們的天下了，不過江湖詭詐，人心難測，武功高不見得就能事事如意，所以咱們還是應該小心謹愼。」

荊一非道：「姊姊說的是。」

紫霞夫人道：「乾坤一擲威力絕倫，一般輕兵刄你能够趁手麼？」

荊一非道：「如果輕兵刄能够趁手，當年習得此項武功的前輩就不會使用大鐵錐了。」

盧若蘭道：「小哥哥你也想使用大鐵錐？」

荊一非道：「是的，只有大鐵錐才能發揮乾坤一擲的威力。」

紫霞夫人道：「那容易，咱們明天就找鐵匠去打造，不過如此一來，咱們在此地就得躭擱一些日子。」

盧若蘭道：「爲甚麼？咱們多花一點銀子，叫鐵匠日夜趕工，最多兩天必定可以完成。」

紫霞夫人道：「他從沒有使用過大鐵錐，咱們要給他一段時間去練習。」

盧若蘭道：「邊走邊練吧，我對留在紫霞宮的人有些放心不下。」

紫霞夫人何嘗不是心懸兩地，經盧若蘭一提，他們更不敢在路上躭擱了。

兩天之後大鐵錐打成了，錐身重三十五斤，錐尾連接一條一丈長的鐵鏈重二十斤，全重五十五斤。

第三天一大早他們就帶着小蕙往回趕，沿途並未發生甚麼事故，只聽到一些令人心煩的消息。

第一個消息是少林，武當，華山，峨嵋，當代四大門派，在三個月不到的時間之內，連續遭到神秘組織的襲擊，最慘的是華山，竟然滿門死難，只有一名弟子逃生。

峨嵋也幾乎精英盡失，經掌門宣佈封山，十年之內門下弟子不履江湖。

少林武當兩派也有很大的傷亡，不過神秘組織在這兩處並未佔到多少便宜。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火龍寨內到處戒備森嚴，大法師擺起七星燈陣對付留侯，留侯盛怒之下恃强硬闖，破了三重燈陣，但也耗去不少眞元，蕭十三搭箭急射留侯，但已來不及，而讓留侯逃去。但留侯逃去不遠，他仍然不願離開，距離天亮也有一段時間，他還要再作嘗試……紅葉小樓中，楚輕侯守衞着昏睡中的紅葉，從小窗口中楚輕侯向外望，可見到留侯的一切，看見留侯逃去，很想過去追殺留侯，但他還是堅守崗位，不敢離開紅葉一步，留侯又來繞着燈陣移動，準備把剩下的五重燈陣擊破，同時口中不斷嗡動，不知在咒詛什麼……

再踹七燈陣　突圍狼狽逃

驟來大風雪

蕭十三盤膝在大法師身旁坐下，再沒有作聲，只是盯穩了留侯。

大法師手數佛珠，嘴唇亦微微嗡動起來。

蕭十三一旁聽得清楚，那是大法師平日慣誦的經文，只不過語聲低沉，聽來却有異平日。

他也沒有忘記，大法師曾經說過，誰若是心神不能安寧，最好就將那篇經文暗誦一遍，自有如藥到病除。

——難道琵琶也有心神不安寧，而需要如此誦經抑制的時候？

蕭十三實在難以相信。

但大法師的修為，應該用不着誦經的了。

留侯越退身上的碧光便越淡，似乎他那樣倒退，更耗眞元。

蕭十三終於察覺。

這時候留侯已遠離了燈陣十丈。

誦經悠然停下，大法師忽道：「你察覺沒有？」

蕭十三道：「留侯退得非常耗力。」

「不錯，還有。」

「還有什麼？」蕭十三奇怪的回顧一眼。

「風——」大法師站了起來。

蕭十三心頭一凜。「不錯，風好像越來越大了，」一頓驚問：「這難道也是留侯的影响？」

「我有這種感覺。」大法師繼續在數

動佛珠。

蕭十三面色一變。「難道他竟然能够呼風喚雨？」

大法師一聲歎息，道：「希望就不能够了。」

語聲無可奈何，蕭十三心頭震動，不覺站起身子。

急風吹起了他的頭髮，衣袂亦獵然飛揚，蕭十三面色一變再變。「難道他竟是要馭風吹滅了這些燈籠？」

大法師沒有回答。

急風中，那些燈籠不住的晃動，燈光一片閃動，就像是波濤般翻滾。

蕭十三目光一掃，一聲暴喝：「兒郎們聽着，小心火把，以備隨時將熄滅的燈籠點起來。」

衆武士齊應一聲。

蕭十三回顧大法師，奇怪的，大法師並無任何的表示。

× × ×

風更急，那一片燈海波濤洶湧，在燈海裏的每一個人無不有如置身驚濤駭浪之中。

燈籠晃動得很厲害，但竟然沒有一盞熄滅，每一個人都已被這搖晃的燈光耀得眼睛發花，連蕭十三也沒有例外。

大法師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蕭十三雖然在他的身旁，亦一些也看不出來。

急風中，忽然响起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那好像在留侯那邊傳來，突然間，漫天舖地，都是那種聲音。

每一個人都聽到，却沒有一個人聽得出那種聲音是什麼聲音。

蕭十三亦只能說：「唷！好奇怪的聲音。」

言語與文字一樣，所能够表達的實在有限。

這「奇怪」二字，已經是言語與文字表達的極限。

那種聲音並不响亮，聽來既不覺得刺耳，也沒有會生出不舒服的感覺。

給人的感覺，只是一種奇怪的聲音。

大法師的神態終於又有了變化，却是更沉重了！

蕭十三一直留意着，忍不住問道：「琵琶，這到底是什麼聲音？」

大法師道：「留侯的。」

「表示什麼？」蕭十三追問。

「不知道。」大法師沉吟了一下。「那也許是一種咒語。」

「我却覺得像是呻吟。」

蕭十三這句話倒也沒有錯，那聽來，的確像是傷痛下的呻吟！

大法師漠然一笑！

呻吟聲不絕，風更冷，黝黑的夜空中，忽然多了無數的白點！

大法師悠然抬手，一片白白的東西落在他掌上，蕭十三即時一呆，脫口一聲：「雪花。」

火龍寨的武士，亦發出了驚訝的叫聲來。

那片雪花在大法師掌中緩緩化爲冰水瀉下，大法師掌一沉，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無收雪花在佛號中飄落。

風寒凜冽。

窗戶門戶都緊閉，寒風吹不進，那種呻吟也似奇怪已極的聲音却能够透進來！

芍藥也在呻吟，這種呻吟並不奇怪，却令人心蕩神搖，魂銷骨蝕！

她的眼睛閉上，長長的睫毛中彷彿凝着淚珠，櫻唇半張，呻吟不絕，一面如痴似醉的神情，也不知道是痛苦還是快樂。

被翻紅浪，她赤裸的身子亦不停在翻騰，一雙手抓着芭蕉赤裸的肩背，指甲深陷在肌肉內，已抓出一條條血痕！

芭蕉完全沒有痛苦的感覺，也是一面如痴似醉的神情，一雙手緊抱着芍藥！

沒有人會驚擾他們，他們也沒有理會，已完全迷失！迷失在留侯的咒詛中。

× × ×

紅葉亦迷失！她在第二重燈陣破滅之前已經輾轉反側，只是眼睛却緊閉不開。

第二重燈陣破滅之後，紅葉更翻騰不休，楚輕侯幾次替她蓋上被子，但旋即又被掙開！

她窈窕的嬌軀在翻騰下是那麼嬌柔，那麼動人，楚輕侯不能不看着她，越看心情便越動盪。

在留侯的咒詛中，紅葉亦呻吟起來，那並非痛苦的呻吟，紅葉的臉上，也並無痛苦的神色，却逐漸現出一種近乎飢渴的表情！

楚輕侯本來在留意留侯的咒詛，但迅速被紅葉的呻吟吸引。

他從未聽過紅葉這樣呻吟，再細看紅葉一眼，不由得一陣心蕩神搖！

紅葉的呻吟充滿了誘惑，這種誘惑比諸香奴施於楚輕侯的，對楚輕侯來說，且不知强烈多少倍！

他的目光不由凝結在紅葉的臉龐上，一陣陣綺念接從心底襲上來。

紅葉一面呻吟，一面翻騰，那一頭秀髮，有如一條條黑蛇也似散開，眼睫顫動着，終於張開來！

楚輕侯看在眼內，却從未見過紅葉的眼睛這樣的誘惑，這樣的令人動魄驚心。

那雙眼睛本來就美麗，現在看來更分明，眼瞳更有如兩團妖火。

楚輕侯的魂魄也開始在這兩團妖火中燃燒。

他的臉不由自主向紅葉接近，越接近越衝動！

一種想將紅葉摟進懷中的衝動！

他還未將紅葉摟進去，紅葉已伸出她的一雙手，雖然沒有說什麼，那種神情已等如叫楚輕侯將她抱着。

楚輕侯脫口道：「紅葉——」

紅葉只是將胸膛挺前，衣襟已半開，紅葉的胸膛有如白玉，燈光下散發着令人目眩的光澤。

楚輕侯目光落下，竟不能移開，紅葉身子突一挺，伸手將楚輕侯摟一個結實！

楚輕侯雙手亦不由摟住了紅葉，兩個人一齊倒在床上。

紅葉間歇的呻吟，櫻唇不住吻在楚輕侯面上！

楚輕侯血脈賁張，反吻向紅葉，吻她的臉，她的唇，她的胸膛！

紅葉呻吟得更急速，伸手拉開了楚輕侯的腰帶，繫在腰帶上那柄龍泉劍從床上滑落，「嗆啷」着地，一截劍鋒亦露了出來，映着燈光，清寒奪目。

這「嗆啷」一聲有如一盤冰水迎頭淋下，楚輕侯混身一震，頓時由迷惘中清醒過來！

他的目光落在劍上，亦自一怔。

紅葉一些也不覺，雙手接觸楚輕侯的衣襟，如痴如醉！

楚輕侯心念一轉再轉，一咬牙，雙手抓住了紅葉的雙手，將紅葉按在床上！

紅葉胸膛起伏，呻吟不休，要抗拒她這種誘惑，實在不容易！

她的身子更同時不住的向楚輕侯接近、摩擦，楚輕侯幾乎又忍不住再將她摟住，纏綿床上！

但他到底還是將那股慾火抑制下來！

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不停滴下，他近乎哀求的呼道：「紅葉，不要這樣！」

紅葉置若罔聞，竭力向楚輕侯接近，那種誘惑你說有多大便有多大！

楚輕侯緊咬牙齦，汗落淋漓，一身衣衫迅速被汗水濕透！

他的目光再落在那柄龍泉劍上，神智再一清，「霍」地騰出一手，將劍拿起來，將劍背壓在紅葉額上。

紅葉的眼瞳那刹那突然露出了驚懼之色，雙手猛一鬆，呻吟聲亦斷。

之後她眼睛一閉，又昏迷過去。

楚輕侯大吃一驚，伸手探向紅葉的鼻子，發覺呼吸仍繼續，才鬆過口氣。

他伸手一拭額上汗水，爬下床，替紅葉稍理衣襟，再替她將被蓋好。

然後他束好腰帶，將劍繫上，移步到窗前！

窗外白雪紛飛！

「雪——」楚輕侯不禁怔住！

× × ×

雪越下越大，燈籠雖未免蓋上了一層雪，亦變得黯淡！

大法師一直沒有作聲，突然一聲長嘯，疾掠了出去，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目光應聲一齊集中大法師身上！

大法師身形飛快，在燈籠上迅速的起落，雙手不停，迅速的一連撲滅了七六五四，四重一共二十八盞燈籠。

第三重燈陣他却沒有動，身形倒飛而回，落回那座木台之上！

蕭十三大感詫異。「琵琶，你……你這是——」

大法師長吁了一口氣。「總算還來得及。」

「你這是幹什麼？怎的將燈籠陣弄滅了？」

大法師一笑道：「你還不明白，燈籠蓋上了雪，暗下來，留侯很容易瞧出其中的變化。」

蕭十三恍然。「他驅來這場大雪，目的就是如此？」

「還有一個目的。」

「又是什麼？」

「這一場大雪下來，明天一天絕不會溶化，在積雪之上，我們要將他藏身的所在找出來，是不是難比登天？」

蕭十三聳然動容！

「明天入夜，我們找他不到，他再來，既然已瞧出燈陣變化，不消片刻便能够破去，也就有足够的時間對付我們了。」

大法師語聲深沉！

蕭十三脫口一聲：「好厲害的一個妖魂。」

大法師搖頭。「蒼天何忍，容他一百年，再予他如此魔力？」

蕭十三一聲冷笑。「我早就說過蒼天無眼，誤盡蒼生！」

「口孽——」大法師手數佛珠，一聲佛號。

「不是麼？現在即使是天降神佛，立滅留侯於雪地，也救不了楚安的命及死在留侯手上其他人的命！」

大法師無言！

「別的且不說，玉硯只是一個小孩子，自幼拜在你門下，有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你總該清楚。」蕭十三顯得甚為衝動。「若是他前生作孽，又何必讓他下來塵世，在這個小年紀再魂歸幽異？」

大法師苦笑一下。

「還有楚安，一個老僕人，善良、正直，又做過什麼違背天理的事情。」蕭十三目光一掃。「還有我這些手下，替天行道，殺的是惡徒，流的是俠血，他們難道又違背天理？」

大法師搖頭。「你這樣問我，我且不知道怎樣答你，善惡生死，原就是極之矛盾的事情。」

蕭十三連聲冷笑。「你深居的白雲之中，當然沒有聽過多少人在叫——天理何在？」

大法師口誦佛號！

蕭十三仰天嘶聲道：「我平生只恨刀不够快，殺不盡人間惡徒，恨無路直闖九霄，問天理何在？」

語聲轟轟發發，傳出老遠。

火龍寨的武士只聽得滿腔熱血奔流，一齊振刀，發出了一聲吆喝！

蕭十三語聲雖然雄壯，却遠比不上衆人齊聲一喝！

大法師感慨之極，目光一轉，嘟喃道：「我佛慈悲，阿彌陀佛——」

蕭十三說出了那番話，心頭的鬱悶亦一掃而空，轉問大法師。「琵琶，現在你明白，為什麼聽了你那麼多佛經佛理，我總是不感與趣。」

大法師苦笑一下。「那大概是我看走了眼，你根本與佛無緣。」

蕭十三笑道：「但你若是能够救得紅葉，毀去這妖魂，我倒是不在乎做你的徒弟！」

大法師只有苦笑！

蕭十三目光一轉。「只剩下這一重燈陣，留侯再過來，如何應付得了？」

大法師道：「一重燈陣，已經足够的了。」

蕭十三懷疑的望着大法師。

大法師道：「弄來了這一場大雪，留侯已耗去不少魔力，縱然能够破得了這重燈陣，相信亦難以傷人，到時只怕他不留下，否則今夜便得在這裏灰飛烟滅。」

蕭十三目光再一轉，一望。

留侯停留在十數丈外，白雪紛飛中雖然碧芒罩體，但已淡得要很留神才能够看得出來！

「這是說，我們反倒是要希望他過來的了。」蕭十三目光轉回大法師面上。

大法師點頭。

蕭十三想想，忽然道：「我看我們無妨追過去，他耗力既巨，走起來未必有方才的迅速，若是擺脫不了，給我們追到天亮，不是……」

大法師白眉一揚，截口道：「可以一試！」

蕭十三雖然提出，却想不到大法師竟然會同意，於是立時吩咐道：「準備馬匹追擊！」

他只怕語聲太大，驚動留侯，但他的命令，縱然再微弱，也能够迅速傳開！

馬匹早已經繫在楓林中，鞍亦經已上好，隨時可以出發。

一接命令，部份武士立即紛紛走向坐騎！

兩個武士隨即將蕭十三的坐騎送到木台下，蕭十三身形一瀉，正落在馬鞍之上，策騎緩緩向林外奔去。

那些武士紛紛上馬，一聲不發，催騎奔前。

蕭十三策騎到了楓林出口，楊天沈宇兩騎已左右奔至，那些武士亦一字排開。

燈光下，每一個武士都是一面堅毅之色，蕭十三目光一轉，右手一抬，倏的落下，霹靂接一聲暴喝：「殺！」

聲落，坐騎四蹄暴開，箭也似衝出了楓林，沈宇楊天左右齊上，那些武士喊殺連天，亦紛紛衝了出去！

留侯於霹靂喝聲中混身一震，目光一亮，面上竟然現出了惶惑的表情。

那只是一刹那，留侯的身子開始倒退，這之前，他身子一動，有如箭矢般飛逝，而現在却連一半的速度也沒有。

雙方的距離迅速縮短，蕭十三看得很眞切，打了一個哈哈，張弓搭箭，疾射留侯！

沒有火，箭鏃寒芒一閃，直射留侯的胸膛！

留侯原勢倒退，那枝箭比奔馬當然迅速得多，迅速接近！

那刹那，留侯的後背已然撞上一面牆壁，眼看一箭便穿胸而過。

留侯的身子突然壁虎也似，貼着那面牆壁遊竄了上去！

「奪」的一箭射在牆壁上，入牆七寸，「拍」一聲斷折，這一箭的力道可想而知，如何驚人！

留侯身形不停，凌空三翻，已上了瓦面。

蕭十三率衆如飛趕到。

留侯在瓦面上拔起，掠向另一幢屋子的瓦面。

火龍寨之內的屋子排列得並不整齊，每一幢俱都是獨立，屋與屋之間都留着丈許距離，所以建築成這樣，最初原是為了應付衝過來的敵人，有相互呼應的作用。

這些屋子驟看之下，縱橫交錯，雜亂無章，但仔細一看，不難發覺甚有系統，赫然就是參照諸葛武侯的八陣圖來排列。

江湖上懂得八陣圖的人並不多，火龍寨的人却早已習慣，全都懂得在這些屋子之間穿來插去，而絕對不會迷失方向，更

不會出不了來。

蕭十三看見留侯挺前，知道大法師所言不差，驅來那一場大風雪，留侯已耗去不少眞元。心念再一動，他立即大聲吩咐：「亂箭射殺！」

那些武士這時候已經分開兩路兜截，聽得吩咐，立時亂箭向留侯射去！

留侯身形三個起落，方再拔起，一道箭網已然撒過來！留侯非人，雖無心，仍有魄，身形半空一凝，往下沉去，在兩幢屋子中落下。

蕭十三命令一下，身形已然拔起來，拔離馬鞍，凌空落在瓦面上，一手抓着弓箭，一手拔刀出鞘！

燈光到這裏已經很弱，那些屋子除了向光的那面牆壁，全都在黑暗之中。

沈宇楊天左右包抄，率領武士迅速將那些屋子包圍起來，不等蕭十三下令，已紛紛將火把燃點起來，長刀亦紛紛出鞘！

火光驅散黑暗，蕭十三居高臨下，看得眞切，留侯正站在一幢屋子的門前。

「在那兒——」蕭十三刀一揮，當先向留侯掠去，那些武士立時亦兩個一組，策騎從屋與屋之間的通道衝入。

楊天沈宇只恐蕭十三有失，雙雙亦自掠上了瓦面，向蕭十三那邊靠去，手中各握着一枝火把。

雪未停，風仍急，那幸虧都是特製的火把，並沒有在風雪中熄滅。

火光輝映中，留侯一張臉靑靑白白，散發出來的碧芒雖淡，雙瞳仍鮮紅如血。

他看着蕭十三撲來，突然道：「你以為我害怕你們，錯了！」

蕭十三冷笑。「是錯是對你儘可以給我們證實。」聲落人落，凌空一刀，當頭向留侯斬去！

那柄刀寬闊非常，凌空一劈，又是何等威力，留侯看着這一刀劈下，面色倏的一變，偏身讓開。蕭十三人刀緊追在留侯身後，連劈十七刀！

留侯身形飛閃，閃開蕭十三十七刀追斬，退出了兩丈，蕭十三猛打了兩個哈哈：「若是不害怕，何不站在那裏，挨我一刀。」

留侯悶哼未絕，楊天沈宇已凌空撲下來，緬刀長劍，左右襲向留侯要害！

留侯一聲輕嘯，長身拔起，蕭十三同時拔起來，半空出刀，急刺留侯咽喉！

這一刀最少也可以有七個變化，留侯偏身一閃，不待第一個變化出現，已貼着瓦面一旁掠開。蕭十三緊追不捨。

留侯翻過三重屋脊，身形一沉，又失去踪影。

蕭十三瓦面過瓦面，緊接到了留侯消失的地方，居高望去，一片空蕩，並不見留侯在。

楊天沈宇左右包抄過來，顯然都沒有遇上留侯，而旁邊屋子大門緊閉，也不覺有異。

三人方在奇怪，兩聲慘叫突然傳來。

蕭十三面色一變，立即向聲音來處撲去，楊天沈宇的身形亦左右齊動。

聲音從東面的一條巷子傳來，蕭十三撲到那條巷子的時候，却只見兩個火龍寨的武士倒斃地上，咽喉鮮血淋漓。

兩匹健馬亦倒在一旁，咽喉竟亦被割開。

這短短的片刻，要殺兩個火龍寨的武士已經不容易，何况還要殺兩匹馬。

除了留侯，誰還有這本領？

楊天沈宇迅速趕來，睹狀亦皆震驚，蕭十三立即長身而起，一聲暴喝：「各人小心！」

這一聲暴喝，兩旁的屋子也為之震動，除了聾子，這附近只怕沒有人聽不到。

語聲甫落，他還未飛身拔上瓦面，數十個火龍寨武士經已循聲四方八面策騎奔來。

蕭十三目光一掃，兩條濃眉不由一皺，從那些武士奔來的方位推測，留侯無論從那一個方向離開，都難免與他們遇上，但看他們的樣，却顯然沒有。

——難道竟然是藏進了這些屋子內？

蕭十三心念一動，方待下命令將這附近幾幢屋子包圍起來，一聲木碎聲响已傳至。

驚呼聲接起，聽來却是那麼遠。

蕭十三面色驟變，身形往上空拔了起來。楊天沈宇左右相隨，那些武士亦紛紛勒轉坐騎，向驚呼聲响處疾奔了過去。

馬蹄聲雜沓，那些武士却一聲不發，他們平日訓練的嚴格可想而知。

× × ×

木碎聲竟是從最外層的一幢屋子响起來，碎的是一個窗戶。

碎木橫飛中，一個錦衣人穿窗而出，守在那之外的一個武士連看也未看清楚，已給那個錦衣人撞在身上，飛離馬鞍，摔落在一旁。

馬驚嘶，錦衣人一勒韁繩，飛騎疾奔了出去！

兩個武士策騎左右上前截擊，可是才接近，便已給一袖打在面上，翻身墮馬。

錦衣人却是馬不停蹄。

蕭十三人已在瓦面上，只見漫天風雪中，錦衣一騎，迅速去遠！

「好一個留侯！」蕭十三咬牙切齒的，疾向那邊追前去，楊天沈宇的身形也不慢。

「方才還是在這兒，怎麼突然又到了那邊？」楊天一面奔前一面嘟喃。

沈宇道：「這個留侯又不是人，怎能以常理推斷？」

楊天不能不同意，蕭十三冷冷接道：「現在他只懂得逃命，可見得魔力已無多，我們非要趁這個機會，將他抓住除去不可！」

聲落人落，正落在馬鞍上，策騎急追，楊天沈宇的身手一樣矯活。

那些武士有些早已追前去，其餘的亦紛紛追隨着蕭十三他們，放騎追出！

鐵蹄過處，積雪飛濺。

那些屋子隨着火把的移開，迅速暗下來，一扇門也就在這時候打開，留侯竟然從這扇門內一閃走出來。

在門前石階下倒着兩匹馬，那兩個武士的屍體也仍在。

蕭十三的推測其實沒有錯，留侯的確是躲進了其中的一幢屋子。

他來到那兩個武士的屍體之前，抬手一招，兩股鮮血立時從那兩個武士咽喉的傷口內飛出來，飛注進他的嘴唇之內。

這兩股鮮血噴下，他本來已黯淡的眼瞳立時又亮起來，身形一退，又倒退回屋內。

那兩扇大門隨即無聲的關上。

留侯在這裏，那破窗而出，策馬飛奔的又是什麼人？

× × ×

雪花飛舞，錦衣人飛馬衝出火龍寨，回頭一望後面追來的武士，咧開大嘴，發出了幾聲怪笑。

蕭十三楊天他們距離仍遠，否則只聽這笑聲，已能够肯定這個人不會是留侯。

這笑聲楊天更應該聽得出，乃是蝙蝠的笑聲。

蝙蝠非獨換上了一襲錦衣，就是披散的頭髮，也束起來，一身裝扮，與留侯完全一樣。

這當然亦是留侯的主意，他雖然自負，但並沒有忘記給自己留下一條後路。

他進入火龍寨，蝙蝠亦隨着進來，躲在那些屋子內，現在接到留侯的命令，立即衝出，將蕭十三等人引開。

留侯的魔力雖然消耗不少，但憑蕭十三他們，只怕還奈何他不了，可是他也顧慮到萬一擺脫不下，到天明的時候，給蕭十三他們發覺藏身所在。

他雖然暴躁，但肯定不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而且很狡猾。

蝙蝠的身材與他差不多，風雪下更難分辨，雖然他在東消失，蝙蝠在西出現，

小啓：「玉笛雙英」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原諒。·編者·

他仍然相信，蕭十三他們一定會追下去。

因為在蕭十三他們的心目中，他是魔，任何不合理的事情由他做出來都會變成合理。

他也不担心蝙蝠會違背他的命令。

蝙蝠體內流的並不是常人的血，而天賦魔性，到現在，已變成他最忠心的僕人了。

也是他惟一的僕人。

× × ×

風急吹，蝙蝠瘋狂催策，那匹馬一面悲嘶，一面飛快往前奔。

馬嘶中充滿了恐懼，蝙蝠的面上却透着一種近乎白痴的表情，不時發出一兩聲恐怖的笑聲。

出了火龍寨，蝙蝠策騎一直往山林那邊奔去，這也是留侯的吩咐。

那邊一共有三條岔路，蕭十三他們勢必要分開來追趕。

留侯對蕭十三不無顧慮，會不會將力量分散，三路追趕，已經成問題，而即使追下去，以蝙蝠的武功輕功，也應該可以應付得來。

留侯是這樣分析，就算他完全不理會蝙蝠的安全，蝙蝠也一樣會服從命令，接受留侯支配。

蝙蝠並沒有懷疑留侯的說話，也不會懷疑，他雖然仍然有意識，與白痴其實已相差無幾。

留侯却是眞的為蝙蝠設想，他已經沒有了香奴月奴，再失去蝙蝠，很多方面勢必都難以兼顧得來。

事實他也很需要一個可以信賴的手下，而沒有比蝙蝠更合適的了。

× × ×

馬快如飛，奔進了右邊那條岔路，也就在那刹那，蝙蝠凌空拔離馬鞍，掠進了旁邊的樹林。

健馬空着鞍子，繼續前奔，蝙蝠却自當中那條岔道掠去。

他沒有落在地上，雙袖展開，在樹木叢中起伏，蝙蝠也似飛掠前去。

那不過片刻，蕭十三一衆已然趕至，輝煌的火光照亮了那三條岔路的進口，也照亮了積雪上的馬蹄印。

蕭十三目光一掃，戟指道：「是右邊那條！」

火光下，一行蹄印向右邊那條岔路深入。

楊天應聲道：「只怕有詐。」

蕭十三一言驚醒，嘟喃道：「不錯，這厮雖然不是人，却一樣狡猾。」

楊天道：「我們何不分三路追趕？」

沈宇亦道：「不錯，那個鬼王侯倉皇逃命，可見得已成强弩之末，我們就是分成三路，亦相信已經有足够的力量將他拿下！」

楊天催促道：「事不宜遲，請大哥當機立斷！」

蕭十三一咬牙。「好，我帶十二騎往右追踪，其餘的人分成兩撥，你們各領一撥，分頭追趕！」

語聲一落，順手點了十二個火龍寨武士，一聲吆喝，飛騎向右邊奔去。

十二個武士策騎左右奔前，緊隨在蕭十三身後，其餘武士亦迅速分成了兩撥。

楊天一聲：「小心！」別過沈宇，領着一撥人追進當中那一條岔路。沈宇應聲亦自領人往左邊岔道奔去。

他們對這附近的情形當然熟悉得很，黑夜中飛騎急追，只是對路兩旁仍然留上心。

× × ×

雪花不住的飄落，却還未有足够的時間將積雪上的蹄印蓋去。

火光照耀下，蹄印宛然在目，蕭十三等十三騎急追了一程，遙遙已然聽到了蹄聲。

「在前面！」蕭十三一聲暴喝，催騎更急，濺起了連串積雪。

前行數十丈，他們遠遠已看見那匹馬，却看不見馬鞍上有人。

蕭十三濃眉一皺，又一陣急催，胯下健馬箭也似迅速奔前。

相距越近蕭十三看得越清楚，那只是空馬一匹，並無人在。

那匹馬養在火龍寨之內，知道同伴追來，放緩了脚步，蕭十三一騎瞬息奔至。

希聿聿馬嘶聲中，蕭十三勒住了坐騎，也將那匹健馬勒住，十二騎隨後趕來，迅速將那匹馬包圍在當中。

蕭十三即時一聲嘟喃。「是走另一條路還是藏在這條路上的森林中？」

一個武士趨前道：「大爺，要不要進林中搜索？」

蕭十三沉吟道：「留侯若是棄騎步行，絕不會比我們馬快。」一頓喝道：「立即放信號，看看另外兩路可有發現？」

（未完）

武俠傳奇中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大奇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鞏慧龍從青溪小姑廟的太眞口中得知白雲天可能由泗陽而來，遂到泗陽追查，來到山間紅柿林中，一灰衣幪面人攔住鞏慧龍去路，並傾全力要殺鞏慧龍，生死關頭，鞏慧龍使出一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迫得幪面人倉惶逃去，但鞏慧龍也受了傷，她好一位婦人前來，正是公孫玉鳳的母親葛氏，葛氏爲他療傷，鞏慧龍也把皇甫千里在外的罪惡行徑道出，葛氏憤怒不已，恰在此時皇甫千里回來，鞏慧龍連忙躲避，皇甫千里見葛氏神色有異，加以盤問，知慧龍來過，且將一切告知葛氏，立刻拔劍要殺葛氏，葛氏閃避，情況危急……

是非由人說　善惡可分明

那灰衣幪面人一步跳過去，截住她的退路，手中單刀「呼」的揮出，大笑道：「我索性助你一臂之力吧！」

葛氏差點被她一刀砍下，她和公孫奇做了幾年夫妻，跟着公孫奇學了一身武功，尤其是輕功身法上成就相當不凡，故能即時避開。但剛剛躲過灰衣蒙面人的一刀，皇甫千里的利劍已緊跟着刺到，對準她的胸部疾刺而落！

「拍！」

葛氏手中包袱横甩，正好掃中他的利劍，又解去一次危機。

皇甫千里一哼，左脚飛起，砰然一响，踢中了她膘部，登時把她踢倒在地。

正待補上一劍之際，忽聽林中有人發出一聲宏亮的大笑：「皇甫千里，莫傷我的下堂妻！」

公孫奇到了？

皇甫千里和灰衣蒙面人如被雷殛，兩人全身都是大大一震。

他們兩人的武功也許不及公孫奇，但絕非相差懸殊，要是兩人合力對付公孫奇，說不定尙操勝劵，但一來兩人都是「做賊心虛」，而且又怕來的不是公孫奇一人，因此聽到公孫奇的發話，頓如驚弓之鳥，皇甫千里長劍疾撤，一個縱身飛上茅屋，再一個横飄越過屋脊，往屋後的山坡上逃了。

灰衣蒙面人也跟着一仰身，隨在皇甫千里後面飛遁而去。

葛氏死裏逃生，却無半點喜悅之情，她爬起身來衝入屋中，從房中取出一把長劍，抽劍便往自己頸子上抹去。

「住手！」

一條人影飛閃而入，即時奪下她手中的劍。

來人不是公孫奇，而是鞏慧龍！

葛氏哭道：「你讓我死吧，我沒臉見他！」

鞏慧龍急道：「他沒來，剛才發話的是小可——夫人請速去江都通知我二叔三叔，就說我找到了兇手，小可這就追踪他們去，小可將在路上留下記號，請他們循箭頭指示的方向追踪！」

語畢，轉身奔往屋後，施展輕功緊追下去。

× × ×

皇甫千里和灰衣蒙面人一前一後，疾若流星一路往西飛縱，一口氣跑了五、六十里路，來到一處荒山之中，確定後無追兵，才一齊停下來。

然後，兩人面對面而立，靜靜的對峙良久之後，皇甫千里才開口道：「你本事不小，居然能够找到我，但不知有沒有本事殺死我？」

灰衣蒙面人說道：「我並不是打算殺你……」

皇甫千里嘿嘿冷笑起來，道：「是麼？爲甚麼不打算殺我？」

灰衣蒙面人道：「我要跟你談談。」

皇甫千里道：「沒甚麼好談的，今天的局面是：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嘿嘿一笑，又道：「而你是殺不了我的，所以依我看你應該自求了斷。」

灰衣蒙面人道：「也許你說得對，我是應該自求了斷，可是我死了後，你又能得到甚麼呢？」

皇甫千里道：「滿足。」

灰衣蒙面人道：「滿足之後呢？」

皇甫千里道：「那是以後的事。」

灰衣蒙面人道：「你沒有以後了，鞏家人不會放過你，聞人嬌也不會放過你，甚至你自己也不會放過自己！」

皇甫千里哈哈笑道：「我自己怎麼會不放過自己呢？」

灰衣蒙面人道：「因爲你殺了自己的兒子！」

皇甫千里大笑道：「你錯了！月展翼，我的兒子沒有死，他活蹦鮮跳的住在一個地方！」

鞏慧龍沒有說錯，灰衣蒙面人果然是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月展翼！

現在，月展翼一聽皇甫千里之言，全身觸電似的震動了一下，驚聲道：「哦……你的兒子沒死？」

皇甫千里笑道：「不錯，我怎麼會傻到去殺害自己的親生骨肉呢！」

月展翼靜靜的注視他良久，忽然長嘆一聲道：「你好陰險！」

皇甫千里帶着諷刺的語氣說道：「你呢？」

月展翼又靜靜注視他一會，才問道：「說吧！你到底打算怎樣？」

皇甫千里道：「公佈一切罪狀！」

月展翼道：「甚麼罪狀？」

皇甫千里道：「當年謀害我的一切經過，把它公開出去。」

月展翼道：「包括你成爲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暗中坐地分贓的秘密麼？」

皇甫千里道：「那當然不能說。」

月展翼冷冷一笑道：「你打算復活，取我之地位而代之？」

皇甫千里點頭道：「對！」

月展翼道：「如何向大家做合理的交代？」

皇甫千里道：「這是我的事，我自有辦法說服大家。」

月展翼道：「你有沒有想到你這樣做會毁了我們江南第一家？」

皇甫千里道：「江北第一家已經垮了，江南第一家有何理由生存下去？」

月展翼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皇甫千里道：「我不在乎名譽，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應遺臭萬年！」

月展翼道：「二老尙在，只怕容不得你胡作胡爲吧？」

皇甫千里道：「他們已是風燭殘年，來日無多了，我不怕！」

月展翼嘆息說道：「你現在混得很不錯，如果你需要的是金錢，我願意盡我所能……」

皇甫千里截口道：「不！我要的是權力，也要你的命！」

月展翼又嘆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皇甫千里哈哈大笑道：「是啊！你既知這個道理，當年爲何要謀害我？」

月展翼道：「你品行不端，我是爲了月家的聲譽而不得不那樣做。」

皇甫千里笑道：「說得太好聽了！」

月展翼忽然跪下說道：「大哥，我求你原諒，爲了我們月家，我求你適可而止吧？」

皇甫千里冷笑道：「我已經很厚道了，你只要公開當年謀害我的經過即可。」

月展翼道：「別無他途？」

皇甫千里道：「是的！」

月展翼悲聲道：「那你莫如殺了我的好！」

皇甫千里道：「我如要殺你，早一兩年就下手了，何必等到今天？」

月展翼道：「你殺了我，然後你便可繼續以皇甫千里活在這個世界，幹你喜歡幹的事。」

皇甫千里搖搖頭道：「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家去，把當年謀害我的眞相告訴家人。」

月展翼道：「不，我今天找到你，只想求取你的原諒，如果不能，我便死在你的面前。」

皇甫千里一哼道：「這樣就能解決一切麼？」

月展翼道：「是的，我死了後，一切便死無對證，任你怎麼說，大家都不會相信你的話。」

皇甫千里大怒道：「月展翼！我們月家出了兩個敗類，一個就是我，一個就是你，而你比我更陰險狡詐，卑鄙無恥！」

月展翼突然大笑，說道：「也許你說得對，但我當年殺你是爲了保全我們月家的聲譽，我那樣做，自認對得起父親在天之靈！」

語至此，拔刀便向自己的心房刺下！

「住手！」

皇甫千里大喝一聲，飛快的撲上前，抬脚横掃，欲將他的刀踢開。

但月展翼的刀巳刺入，血巳流出，人巳向後倒了下去！

皇甫千里憤怒巳極，探掌一把抓起月展翼，猛力搖撼他，厲聲叱罵道：「月展翼！你這個狗東西！你以爲……」

剛說到這裏，忽覺腹部一痛，不禁大吃一驚，急忙順手推倒月展翼，縱身暴退下去。

低頭一看，只見自己的腹部已然裂開一個大傷口，血如噴泉而出！

月展翼却從地上跳起來。

原來，他那一刀並沒有當眞刺入自己的心房，只不過刺傷了皮肉而已！

他陰沉沉一笑，仗刀向皇甫千里迫去道：「這是你逼我的，可怪不得我了！」

皇甫千里手按腹部傷口，一連倒退數步後，忽然轉身便跑……

× × ×

在這座無名的荒山之中，有一座無名的莊院，它座落於一片樹林茂盛的山谷中間，由於附近數十里內均是貧瘠之地，故沒有居民在此落戶，因此從來沒有人發現這裏有一座莊院。

這座莊院不小，四周有高大的土牆圍着，牆內房舍約有二十多間，庭院建造美觀，看樣子是相當富裕的人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却座落在這貧瘠而沒有名氣的荒山之中。

現在是黃昏，只見庭院上正有兩個小孩練習射箭，一個約十二歲，一個僅五、六歲，所使用的是近乎玩具的小弓箭。

兩人正練得起勁之際，忽見一條人影從莊後園牆上飛了進來，這人滿身是血，飛入牆內雙脚着地時，竟收勢不住，一個踉蹌仆倒在地！

那年約十二歲的孩子一見大驚，叫了聲「爹！」拔步疾奔過去。

他見兒子奔到，連忙抬頭道：「快……快叫人來！」

那孩子嚇壞了，大叫道：「來人哪！來人哪！」

聲落不久，便見從房舍裏衝出五個人，他們循聲趕到後面庭院，一見皇甫千里倒臥血泊，大驚失色，一齊騰身飛撲過去。皇甫千里掙扎爬起，手按腹部呻吟道：「月……月展翼追上來了，你們快準備迎戰！」

話聲甫落，牆頭上已出現一個人——正是眉月門的掌門人月展翼！

他已無蒙面，就以本來面目仗刀立在牆頭上。

趕到皇甫千里跟前的五人，年紀有四十多歲和五十多歲，個個生相驃悍，體形健壯，從他們剛剛飛撲的身法上看，分明均是武林高手。

他們看見月展翼現身牆頭上，面色均是一變，其中一個長着酒糟鼻的頗有應變能力，他立刻沉着的開口道：「老四，扶大哥入內敷傷！」

接着對那兩個小孩喝道：「你們也進去！」

兩個孩子却呆呆的看着站在牆上的月展翼，那年紀大的嘴裏喃喃道：「二叔……他是二叔……」

酒糟鼻的厲聲道：「快進去！」

兩個孩子面上佈滿驚疑，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去。

被稱爲「老四」的扶起皇甫千里，快步進入院中，順便也將兩個小孩子叫了進去。

月展翼仍站在牆上，看着皇甫千里被扶入房後，才開口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昔日太行山的天狗寨主董必成！」

酒糟鼻的面含悍笑道：「不錯，正是董某人！」

月展翼道：「還有另外四位呢？」

董必成道：「一個是北雁蕩山的燕寨主，一個是十萬大山的井寨主，一個是九連山的海寨主，剛走的那個是三頭六臂管玫。」

月展翼道：「在江都前後兩度圍攻我的五個蒙面客，想必就是你們五位了？」

董必成道：「既然你月掌門人已找到此處，我們也不必否認了。」

月展翼微微一笑道：「很好，從現在起，你們要乖乖的留在莊內，誰敢離莊一步，我必叫他血濺五步！」

語畢，仰身一縱，瞬即不見！

董必成四人只道他會入莊動手，見他忽然離去，均感不解，相顧愕然。

燕寨主道：「要追上去麼？」

董必成表情轉爲凝重，沉思有頃，搖搖頭，說道：「別急，先去看看總瓢把子再說！」

四人進入屋中，只見管玫正在爲皇甫千里治療腹部之傷，董必成趨前問道：「嚴重麼？」

管玫道：「還好沒傷到腸子，只是流血過多，我已爲他止住了流血……」

皇甫千里由於流血過多，神智已陷入半昏迷狀態。

董必成低頭輕問道：「總瓢把子，你能不能說話？」

皇甫千里嘴唇微動，但却沒有說出話來。

董必成皺眉道：「眞是奇怪，他怎麼會傷在月展翼手裏？」

管玫道：「那姓月的走了？」

董必成道：「是的。」

管玫道：「怎麼回事？」

董必成道：「不知道。」

井寨主道：「他胸前有血跡，可能也受了傷，不能再戰，因此看見咱們五人在場便知難而退。」

管玫道：「董兄，你去切幾片人參來，讓總瓢把子啣在口中，這樣會好些。」

董必成應聲而去。

這時，那年約十二歲的小孩怯怯的向管玫問道：「管叔叔，我爹會死麼？」

管玫道：「不會。」

小孩困惑地道：「我二叔爲甚麼要殺我爹？」

管玫沒有回答，而向一旁的燕寨主說道：「燕兄，這兩個孩子不宜在此，你把他們帶到地下室去，暫時不要讓他們出來，也免得他們碍手碍脚。」

燕寨主便領着兩個孩子出房而去。

不久，管玫已將皇甫千里的腹傷包紮好，也就在此時，董必成拿着一些人參片回到房中，管玫將一片人參塞入皇甫千里的口中……

一會之後，皇甫千里神智已漸漸恢復，董必成便問道：「總瓢把子，你怎麼會傷在他手裏？」

皇甫千里面上浮起憤恨之色，緩緩答道：「那狗賊，他……他鬼計多端，跪下向我求情，後來又假裝自殺……」

他失血過多，元氣大傷，斷斷續續的說了好一會，才將經過情形說完。

董必成又問道：「他又怎麼找到你的呢？」

皇甫千里道：「他不知從何打聽到我與葛氏住在一起，今天和那翟慧龍先後到達紅柿林……」

又費了一番力氣將被發現形踪，以及和月展翼一起逃到山中的經過說了一遍。

董必成道：「他是不是受傷了？」

皇甫千里道：「沒有，他胸上的傷口是他假裝自殺造成的。」

董必成道：「他剛才沒有入莊，留話說要我們乖乖的留在莊中，就走了，總瓢把子認爲他……」

皇甫千里微露冷笑道：「別怕，他必是因胸上之傷不敢入莊動手，怕敵不過你們五人，絕對不會去求援的，他絕對不敢這樣做。」

管玫道：「他不敢麼？」

皇甫千里道：「是的，他當年謀害我，他不願這個秘密爲人所知。」

海寨主接口道：「這麼說，他可能打定主意要殺人滅口了？」

皇甫千里道：「不錯，但你們放心，他一人之力絕對做不到。」

董必成道：「現在總瓢把子打算怎麼辦？」

皇甫千里道：「我的傷幾時可癒？」

管玫道：「最快也要二十天。」

皇甫千里道：「好，這二十天你們甚麼都別做，只在一旁保護我，等我傷癒之後，自有對付他之策。」

董必成道：「只怕他會暗中去通知翟家人，透露總瓢把子在此，那就不妙。」

皇甫千里道：「不會，依我看他八成會躲在附近，伺機下手殺害你們，再不然便是去殺害翟慧龍，總之他的個性我了解，他現在是月家的掌門人，最怕的是被揭發當年謀害我的秘密，以致身敗名裂。」

董必成道：「那翟慧龍是否也追上來了？」

皇甫千里道：「我和他一路跑到這裏，並未發現他，那小子身中一把柳葉刀，可能沒力氣追踪，怕的是那公孫奇……」

一聽公孫奇，董必成四人臉色都變了，因爲他們自知絕非公孫奇之敵，果眞公孫奇跟踪而至，那是非常可怕之事。

皇甫千里發現他們面有懼色，微微一笑道：「不過，在紅柿林發話『莫傷我下堂妻』那人，說不定不是公孫奇，可能是翟慧龍那小子冒充的，我一時不察上了他的當，如是公孫奇，他早就追上來了。」

董必成道：「如果確是公孫奇呢？」

皇甫千里道：「那也不用害怕，月展翼自會設法對付他，要知道，他現在比我更害怕見到任何人。」

說到這裏，他疲倦的閉上眼睛，不再開口了。

夜色漸漸降臨，董必成點起一盞油燈，然後便和管、海、井三人在一旁悶坐，過了一會，井寨主忽然起疑道：「好像有些不對勁……」

董必成道：「怎麼呢？」

井寨主望望窗外道：「太安靜了。」

海寨主接口道：「正是，一點聲音都沒有，有些古怪。」

董必成起身走到房門口，四下望了望，開聲道：「燕寨主，你在哪裏？」

剛才，燕寨主領着兩個小孩去地下室，他知道那地下室很安全，燕寨主沒有陪伴保護的必要，這時久久不見燕寨主回房，他感到有異了。

皇甫千里聽他在叫燕寨主，便睜開眼睛問道：「甚麼事情？」

董必成道：「燕寨主帶那兩個孩子去地下室至今未還，不知是怎麼回事。」

皇甫千里說道：「井寨主，你去看一看。」

井寨主應了一聲，拔劍在手，舉步出房而去。

剛聽得他的步聲轉入對面屋後，忽聽他「哎呀！」叫了一聲，好像一下失足掉入千丈深淵，頓時就沒了聲响！

皇甫千里面色一變，喝道：「誰？誰在叫？」

董必成呆了半晌，才答道：「是井寨主，他……他好像……」

皇甫千里急道：「快去看看——不！不要出去，你們都留在這裏！」

董、管、海三人面面相覷，臉色陣陣蒼白，他們知道井寨主必是遭了月展翼的毒手，也猜到燕寨主凶多吉少，心中爲之戰慄起來了。

「哈哈哈！」

驀地，房外响起一陣大笑，只聽月展翼笑道：「叫你們乖乖留在房內，你們爲何不聽？好啦！六去其二，現在只剩下你們四人啦！」

皇甫千里又驚又怒，忍不住大喝道：「月展翼！你這個混帳，有種滾進來！」

月展翼在外面哈哈大笑道：「別急，我要一個一個來！」

皇甫千里怒不可遏，便要出去與他拚命，董必成連忙按住他，低聲道：「不成，總瓢把子現在不能動，等天亮之後，我們三人再出去鬥他一鬥。」

「可是那兩個孩子……」

「他再殘暴也不至於殺害自己的侄兒吧？」

月展翼的笑聲又在外面响起：「哈哈，現在誰先出來呀？」

董必成走出去把房門關上，然後與管、海二人各守一處角落，提防月展翼突然衝入攻擊。

但月展翼沒有採取行動。

雙方就這樣僵持着，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驀聞「轟！」的一聲巨响，一顆斗大的石頭打上房門，將房門打破一個大洞！

隨聽月展翼在對面屋上大笑道：「各位早啊！現在該是決定生死的時候了，首先我要殺死這個孩子！」

董必成趨近門側向外窺望，發現月展翼站在對面屋上，一手執刀，一手抓着那十二歲大的孩子，不禁大吃一驚，回對皇甫千里低聲道：「總瓢把子，他眞要傷害你的兒子呢！」

皇甫千里掙扎下床，命他將房門打開，然後一步一步慢慢走到房門口，對着站在屋上的月展翼冷笑道：「展翼，看來我還是鬥不過你，你的智計勝我一籌，你的心也比我狠……」

月展翼笑道：「你錯了，大哥！如果你不誤入歧途的話，你現在仍是月家的掌

門人!」

皇甫千里苦笑道：「我誤入歧途，因此你便在巫峽乘我酒醉時鑿破船底?」

月展翼道：「不錯，爲了維護月家的聲譽，我只有讓你死於意外，却不料你命大，竟未葬身江中，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事。」

皇甫千里道：「我爲了報仇，便化名投入聞人堯門下，原打算等練成一身絕藝之後再慢慢整治你，沒想到最後還是敗在你手裏。」

月展翼道：「大哥，你壞事做絕，你不能再復活於人世了!」

皇甫千里嘆道：「好，我自知滿身罪孽，萬死不足以贖罪，不過我希望你網開一面，不要殺我的兒子。」

月展翼道：「好，我答應你。」

皇甫千里慢慢轉身面對董、管、海三人，苦澀一笑道：「三位，我原計劃跟你們轟轟烈烈的幹一場，豈知事與願違，眞是抱歉。」

董必成面呈狐疑，說道：「總瓢把子，你……」

皇甫千里長嘆一聲道：「他說得對，我應該好好幹我的月家掌門人，而不該認識你們這些朋友，我眞是個賤骨頭……」

海寨主忽然接道：「這可不是我們的錯，總瓢把子一再說過只當個月家掌門人沒意思，須得成爲武林第一人才過癮。」

皇甫千里道：「不錯，我一心夢想征服黑白兩道，這個野心太大了。」

海寨主問道：「現在總瓢把子打算怎樣?」

皇甫千里太息一聲道：「自己的親生骨肉落在別人手中，我現在才知道這世上最可貴的是甚麼，爲了救我兒子……」

說到此處，驀地舉掌往自己的額頭上拍落，一聲骨碎音响，鮮血隨從額上汩汩而下!

他「哼!」的一笑，隨即軟倒在地，兩脚一蹬，立告氣絕。

董、管、海三人阻止不及，一見他已死亡，三人互相驚望一眼，便欲奪門逃出，那知就在這一瞬間，月展翼已從屋上撲落，似一道閃電掠至，手中單刀揮處，便將第一個跨出房門的董必成迫回房中。

三人倉皇後退時，月展翼已然一閃入房，伸出左手將房門關上，準備在房中殺人了。

海寨主見他面上佈滿殺氣，心頭一慄道：「月掌門人，他已自殺死亡，你還想怎樣?」

月展翼手撫刀鋒，微微而笑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董必成三人一聽此言，立時拉開架式，準備拚死與他一搏了。

原來，這間房子是木頭建造的，四壁堅牢無比，房中雖有三個窗，但窗口不大，人無法越窗而出，而唯一的出路已被月展翼擋住，因此他們三人除了拚命之外，已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月展翼目光在他們臉上流動，含笑道：「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三人之中只要有一人逃出此房，我月展翼便只有死路一條。」

刀光一閃!

他發動攻擊了!

× × ×

這是一場大屠殺，而鞏慧龍是這場大屠殺的唯一目擊者。

他藏身於一座屋頂上，正在窺視着房內的激戰，事實上由於月展翼和董、管、海三人一直在房中搏鬥，因此他只聽到搏鬥的聲音而看不見搏鬥的情形，但從聲音可以想像雙方搏鬥劇烈無比。

一直到現在，鞏慧龍還是渾渾噩噩理不出一個頭緒來，他只知皇甫千里是那十二歲大的孩子的父親，以及知道那兩個孩子是月家的後代，除此對一切「來龍去脈」仍茫無所知。

爲甚麼皇甫千里是那孩子的父親?

那孩子既然是月家的小孩，皇甫千里怎麼不姓月而複姓皇甫?

還有，月展翼何以說皇甫千里原可好好充當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

皇甫千里曾經是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麼?

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在月展翼之前是月展仁，在月展仁之前是月展輝，在月展輝之前是眉月刀的創始人月偉，可沒聽說過有個皇甫千里啊!

鞏慧龍頗有一種置身五里霧中之感，不過他隱隱約約的覺得皇甫千里和月展翼都不是好東西，覺得他們是狗咬狗一嘴毛，因此他不想現身去援助任何一方。

他聽着那房中的打鬥聲，視綫則不斷的瞟向躺臥在那一間屋上的那個十二歲的孩子——對了，我何不去問問那個孩子?

此念一生，正擬飛向那屋頂之際，忽聽那房中傳出「啊……啊!」兩聲慘叫，分明已有兩人死在月展翼的刀下。

接着，只聽月展翼陰惻惻的冷笑道：「董寨主，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了，你想不想活下去?」

「月……月掌門人如肯高抬貴手，網開一面，董某人願意……願意……」

「好，我可以不殺你，但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

「是，董某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知道他的底細之人，除了你們之外，還有誰?」

「沒有了。」

「葛氏知不知道?」

「她不知道。」

「我大哥只有你們五個部下，如何能够征服黑白兩道?」

「令兄的部屬當然不只我們五人，南七北五七十二山寨已全在令兄的控制之下，只不過只有我們五人是令兄的心腹，經常隨在他身邊聽候差遣。」

「哦，南北綠林七十二寨已盡在我大哥的控制之下?」

「是的。」

「這麼說，他只要再消滅月、鞏二家，就幾乎可控制整個武林了?」

「正是。」

「他打算怎麼對付我?」

「他原想逼你自殺，他認爲你一定很害怕被揭發當年謀害他的那件事，那天他在江上和你相見，你一擊不成掉入江中，他以爲你已經畏罪自沉江底了呢。」

「哼……」

「月掌門人，這件事董某人一定守口如瓶，你放心便了。」

「好。」

這個「好」字一落，便聽董必成發出一聲悽厲的慘叫，接着是斷斷續續的怒罵：「月展翼!你這個……狗……狗娘養的……你好狠……好狠……」

怒罵聲漸漸低落時，只見月展翼開門而出，他手上的單刀染滿血跡，身上也濺滿血跡，但是他的態度仍然很從容，臉上仍然帶着微笑!

他步出房外，四顧一眼，隨即縱身上屋，將那十二歲大的孩子抱下來，放在地上。

那孩子顯然被點了穴道，除了兩顆眼睛睜得大大之外，全身動彈不得。

月展翼注視他一會，忽然伸手拍開他的穴道，含笑道：「君疇……」

× × ×

君疇!

月君疇!

一個多月前，月家的兩個小孩被殺，一個就是月展仁的兒子月君疇。

另一個，是月玉虎的兒子月君瑞。

這兩個孩子當時被發現斷了頭，只留尸身躺臥於血泊中，而現在，一個活生生的月君疇却在此地出現!

× × ×

他是月君疇麼?

不錯，他是月君疇!

他慢慢的從地上爬起，帶着驚駭的表情道：「二叔，我爹呢?」

月展翼道：「死了。」

月君疇「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月展翼沒有去安慰他，在他面前來回踱着步，似乎心中在盤算着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直到月君疇哭聲漸歇，才停止踱步，長嘆一聲道：「君疇，你知道你爹做了一些甚麼事麼?」

月君疇沒開口，只是抽泣不已。

月展翼又輕嘆一聲道：「如果你不知道，讓叔叔來告訴你好了。你爹原是我們月家的掌門人，可是他很奇怪，竟不以當江南第一家掌門人爲滿足，暗中結交一些黑道人物……」

月君疇突然吼叫道：「不要說了!」

月展翼怔了怔，微微一笑道：「好，在你面前批評你爹的確不對，不過有一件事我還是應該告訴你，你爹偷偷帶你離家時，曾經弄來一具無頭的小孩屍體冒充你，這件事你知道麼?」

月君疇緊抿着嘴唇，道：「我完全不知道!」

月展翼一笑道：「還有你堂弟君瑞，你爹也是以同樣方法把他弄來，你爹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挑起月、鞏兩家的戰火，進而置我於死地。」

月君疇憤恨地道：「我爹說你當年在巫峽謀害他，搶他掌門人的位置!」

月展翼點頭道：「對，但那是不得已的措施，我不能眼看着我們月家的聲譽毀於一旦，所以……唉!總之你爹誤入歧途是我們月家最大的不幸，而事情發展到這步田地，我眞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置你和君瑞了。」

月君疇又哭起來，道：「我爹不是壞人!他是被你逼得無路可走——」

月展翼突然怒喝道：「住口!」

月君疇發足向倒在房門外的父親的遺體奔去。

月展翼追上去拉住他，道：「不要看了，你聽我說……」

月君疇奮力掙扎，想甩掉他的拉扯，一面大叫道：「你放手!我要見我爹!我要見我爹!」

月展翼冷笑道：「要見你爹，那就得到黃泉路上去，你和君瑞在我們月家已是死了的孩子，我不能讓你們活着回去。」

月君疇見他滿面殺氣，不禁嚇得面色發白，道：「你……你要殺死我麼?」

月展翼嘆道：「叔叔很不願做這種事，但事已至此……」

說到這裏，手中單刀一抬，便要痛下殺手——

「住手!」

鞏慧龍從一座屋脊上冒起身形，縱身跳了下來。

月展翼一見之下，登時面色大變，失聲道：「你……你怎麼找到了這裏?」

鞏慧龍笑道：「小可昨天下午就已到了。」

月展翼變顏變色，目中凶光大露。

鞏慧龍已知其心意，微微一笑道：「月掌門人，請你放了那孩子，今天在這地方所發生的事，我是唯一的目擊者，若你想一手遮天，還得先殺了我，我鞏慧龍不死，你殺了那孩子是沒用的。」

月展翼聽了這話，果將月君疇放開，仗刀向鞏慧龍走過去，笑道：「不錯，月某人是應該先殺你，不過我現在改變了主意，你我不妨好好來談一談。」

鞏慧龍步步後退，保持一個距離，道：「要談，站着談好啦，不要再走過來，否則——」

一語未了，月展翼的刀已如電遞出，向他胸部猛劈過去!

於是，一場激戰展開了。

鞏慧龍本可不必現身，因爲他自覺沒有獲勝的把握，但是他不能看着月君疇被殺，因此才硬着頭皮現身應戰，這時見他攻勢凌厲，心知他已打定主意要殺自己滅口，故不敢怠慢，當即全神運劍迎戰。

他家學劍法造詣不凡，又練成了武魔聞人堯的「天羅地網十二大式」，若論身手，已是武林中罕見的高手，但是他現在的對手是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情況可就不一樣了。

不論是內力、火候或經驗，他都遠不及月展翼，因此交手不及十招，他已被月展翼的刀逼得團團轉。

月展翼的刀勢如怒濤奔騰，一路猛劈猛砍，不停滯不間斷，簡直就像發了瘋一般。鞏慧龍全力防守，但經過數度接觸之後，他的一條右臂已被月展翼強有力的內力震得陣陣痠麻，出招更感困難了!

他連連後退，而月展翼則是有進無退，刀光霍霍，排山倒海似的向他逼進，再逼進!

月展翼對這一仗是志在必得，因爲他如不將鞏慧龍殺死，後果就不堪設想，而如果殺了鞏慧龍，那麼一切便無問題，他仍然可以以「正人君子」的姿態活在世上

，是以出手不遺餘力，傾力搶攻。

翟慧龍奮力接了他二十多招，才獲得一個脫身的機會，連忙一個橫竄往旁飄開數丈，大大的透出一口氣。

月展翼冷笑一聲，再度撲上攻擊，但見刀光連閃，似一尾鯉魚翻到他面前，跟着「刷！」的一聲，對準他頭上直劈而下，快得就像從天而降的一道閃電！

翟慧龍大喝一聲，施展「天羅地網十二大式」中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全力迎出。

剎那間，劍光如網飛抛，月展翼攻出的一刀好像遇上一襲軟棉棉的網子，被絞了進去。

他心中一驚，急忙抽刀暴退！

他前天已曾領教過翟慧龍這門「獨特」的劍法，至今想不出破解之策，這時見翟慧龍再度發出的威力更爲精妙，心中震驚已極，忍不住衝口道：「小子，這門劍法不是你們翟家的功夫吧？」

翟慧龍笑道：「不是，這門劍法是我從一位武林異人那裏學來的，名叫『天羅地網十二大式』，所謂『天羅地網』的意思，即是一個人犯下該死之罪時，不論他有通天鑽地的本領，照樣叫他死在我的劍下。」

月展翼冷冷地一笑，說道：「這樣厲害？」

翟慧龍道：「當然，尤其我發現用來對付你最爲適合——看劍！」

話聲中，運劍猛進，迅速無比地展開反攻。

月展翼陡地一騰身形，凌空三丈，空中反腕抖刀，頓時舞出一片光圈，似傘對準翟慧龍直罩下去。

這一攻勢，倒眞像極了一張天網！

翟慧龍就地一蹲臥，來個「盤龍刺虎」，手中長劍向上冲出——

「叮！」的一聲响，刀劍碰個正着，在上面的月展翼經這一撞擊，整個人已向上飄起數尺高。

但次瞬間，只見他身子在空中一個倒翻，單刀再度抖出一大片耀眼的光圈，再度向翟慧龍罩下。

翟慧龍身子一轉，再以同樣的「盤龍刺虎」奮力向上刺去。

又是「叮！」的一聲，這次月展翼的身子飄起更高，好似紙紮的人迎風上飄，竟飛在四丈高的空中！

翟慧龍料定他還有更加厲害的殺手鐧在後頭，自己只怕抵擋不住，當下便大聲叫道：「月君疇，快帶着你弟弟月君瑞逃走！」

一語未畢，半空中突然爆現起滿天刀光！

難道月展翼又以同樣的招術三度下擊麼？

不是！

這次是十八把柳葉刀！

他從空中發下十八把柳葉刀，似一陣刀雨般「刷！」的落了下來！

昨天，在紅柿林，他也曾打出十八把柳葉刀攻擊翟慧龍，被翟慧龍躲過了十七把，但這一次却是從空中往下打的，其威力與在地上發出大不相同，其速度更快，其範圍也更廣！

翟慧龍沒有想到他會在空中發射柳葉刀，等到發覺時，欲待躲避已嫌不及，心中暗叫一聲：「完了！」

但他自然不肯坐以待斃，當即身形一蹲，揚劍揮舞，使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絕招，迎擋如雨而下的柳葉刀。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劍招發出之際，驀聞「呼！」的一聲風响，繼之好像飛來了一片烏雲，正好迎上了月展翼的十八把柳葉刀。

一片「篤篤篤」聲中，十八把柳葉刀的半數盡被飛來的東西擋住，正好解了翟慧龍一場危岌。

飛來的東西是甚麼東西呢？

是一片門板！

這一片門板從旁邊平飛了過來，飛到翟慧龍頭頂上方時，正好接住了九把柳葉刀。

雖是救了翟慧龍一命，却也使他吃了一大驚，他在瞥見「一朵烏雲」飛到之際，立即就在地上一個打滾，滾出了兩丈開外。

月展翼也嚇了一大跳，他從空中飄落地上時，已看清了來人，而看清了來人給他的感覺就如腦門挨了一棒，使他突感眼前一陣黑暗……

來人不只一個，而共有七個之多！

他們是月家二老月輝、月煜；翟家的北銀、北銅；以及萬柳居士公孫奇、下堂妻葛氏，女兒公孫玉鳳。

七個人好像從地上冒出來似的，赫然就已圍立在院子四周。

月家二老一臉冷峻！

翟家二兄弟也緊繃着臉！

只有公孫奇和公孫玉鳳面帶微笑，站在公孫玉鳳身邊的葛氏則是滿臉的淒苦與尷尬。

翟慧龍這一見之下，立即大喜而呼道：「二叔！三叔！公孫姑娘！你們全都來啦！」

公孫奇輕哼一聲道：「目無尊長！」

公孫玉鳳本想走過去，聽見父親這麼哼了一聲，她那跨出的一隻右脚又縮了回去。

這時候，最感無地自容的當然是月展翼了，他呆如木鷄的立着，面色一陣陣蒼白。

月輝臉色冷峻的注視着他，冷冷的問道：「展翼，現在——你得好好解釋一下了。」

月展翼仍是呆立不動。

月煜厲聲道：「你說話呀！」

月展翼又沉默了片刻，才開口道：「小侄無話可說。」

說了這句話後，他突然掉轉手中的刀鋒，噗的一聲，刺入自己的心窩！

×　×　×

一切結束了！

誰惡？

誰善？

誰對？

誰錯？

這世上常常有許多事情無法定出是與非，所好的是：該死的人死了，有人會拍手稱好！不該死的人死了，自會有人懷念他。

（全文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無顏與任三陽押送寶藏下山，任三陽走在前頭，爲駝羣引道，而海無顏則負責殿後，迤邐的駝隊，徐徐進發。一路上，相安無事。一日，任三陽途宮一刀，未及交手，就被宮一刀殺死。海無顏聞聲馳救，可惜遲來半步，眼見良朋慘死，不禁悲憤填胸，怒視宮一刀，新仇舊恨，湧上心頭，即向對方攻擊。宮一刀拔刀迎戰，不幾個回合，已被海無顏劍傷左肋，海無顏原可一鼓作氣，置敵於死，但爲等待宮一刀施展醉金烏身法，故才暫未下手……

十載積年恨　一劍化烟雲

宮一刀的傷口又在汩汩的出血了。

那是因爲他運施的內在氣功太過於强烈的緣故，雖然事先封閉了「止血」的穴路，亦由不住會有少許流血外溢——他非出手不可，如果在氣機內充的一定時間之內不與以緩和，將會有難以預料的可怕後果。

於是，在他最後一口長氣吸進的同時，脚下情不自禁的顯現出蹣跚形像。

海無顏依然是倒握着劍把，劍尖下垂，他的一雙眼睛這時忽然收成了兩道細縫，由那裏向對方緊緊的逼視着。

宮一刀終於揮出了他的第一刀！

白雪覆蓋着他的身子，這一刀看來甚是令人費解，似乎並非是奔向海無顏，却是向距離他體外尺許左右地方削落下去！

緩慢的一刀，却似有風雷之勢——只是那麼沉實有力的慢慢落下去！

海無顏聳立的身子，那麼直挺挺的站立着，彷彿對落下的這一刀無動於衷。

宮一刀發出了第二刀，依然是不着邊際的一刀！

這一刀却是由下向上翻起來的，配合着他踉蹌的身法，刀身斜捲而出，成了一個半圓的弧度。

大片的刀風，自這個弧度範圍裏向外溢出，頃刻之間海無顏竟然被籠罩在這個弧度之內。

海無顏情不自禁的爲之打了一個寒顫！忽然體會出盈育在對方刀身之內的凌厲殺招。

他的劍，却也在這時猝然揚起，一道寒光射處，直向宮一刀肩頭上劈落下去！

然而，海無顏立刻就覺得這一劍失策了。

敢情配合着醉金烏身法所施展的刀功，竟是那麼虛玄，這一劍竟然在對方似實又虛的閃動之中落了空招！

一招落空之下，海無顏大覺不妙，耳邊上响起了對方凌厲的刀風，只覺得半邊身子已籠罩在對方冷森森的刀氣之中。

「嗖！」這一刀擦着他半邊膀臂，似乎在貼着他面頰的情況下滑了開去！

雖是沒有劈中，却不禁嚇了他一身冷汗，可眞是驚險萬狀，千鈞一髮！

海無顏在一連閃過了對方三招之後，由不住發出了他的第一招，掌中劍在一聲清脆的龍吟之下，抖出了一朵劍花，直向着對方心窩上扎去！

原來如今海無顏較諸昔日功力又自不同，自從深習二天門武功絕學之後，已是身兼數家之長。

——這一劍看似無奇，其實却聚集着「二天門」中深奧的「快劍分花」功力！

宮一刀那裏識得厲害！——一刀落空之下，正待第二次運刀向對方進攻，眼前奇光耀眼，已吃對方劍上光暈吸住，慌不迭向上一提刀，大蓬刀光乃與對方劍光迎在了一塊，「嗆啷啷！」刀劍交碰聲中，雙方俱都由不住向後退出了一步！

那裏知道，海無顏這一招「快劍分花」伎倆何止於此？隨着他落下的劍身第二次跳起，空中登時炸開了三朵劍花、「波——波——波——」

大蓬劍光耀眼裏，三劍分別是「點前心」「掛兩肩」，隨着海無顏踏上的脚步

，霍地直向着宮一刀正面猛攻了過去！

宮一刀長嘯一聲，霍地擧刀迎上，掌中刀，施出「醉擺乾坤」一招，再次發出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磕開了對方左右雙劍！

同時他刀鋒中挺，以雷霆萬鈞之勢，直向海無顏面門劈去，以此疾烈之勢，意圖化解對方奔心之一劍。

——饒是如此，却仍然慢了一步。

一團劍光旋處，帶起了宮一刀破碎的胸衣——這一劍雖賴宮一刀及時抽身，未遭剖心之禍，却在他前胸處留下了一圈劍痕[illegible]碗大的一塊胸肌隨着海無顏旋出的劍尖飛了出去！

宮一刀「啊！」的一聲驚呼，整個身子旋風也似的轉了出去。

當此要命關頭，他兀自忘不了要向對方施以殺手，一口刀指向當空，忽地大吼一聲，整個身子筆也似直的，直向着當前倒了下來！

這一刀在「醉金烏」刀法中，名叫「醉倒斜陽」，大是可觀。

宮一刀在兩處重創之後，猶能如此施展，確屬不易，他似乎豁出一條性命，也要將對方斃之刀下。

海無顏偏偏不叫他稱心如願！

在透過漫天飛雪的稀薄天光之下，兩條人影似乎疊成了一個角度。

由是，宮一刀壓下的影子，看來便與海無顏重合一處——在這個角度裏，上衝的刀光，形成了一道經天長柱，直直的向着海無顏劈身直下。

這麼猛烈的刀勢，似乎自有「刀法」以來，還是僅見，凌厲的刀風，在刀勢方出的一剎，已形成了極爲銳厲的殺傷力道，以至於刀氣之下，白雪紛飛，雪地裏立刻形成了深深的痕跡！

身處在刀勢之下的海無顏看來似乎是莫能爲力了！

此時此刻，閃避、抵擋，均嫌不及，似乎只是死路一條！

兩條人影，竟然就這麼眞的迎合在一塊！

似乎也就在迎合之處，傳來了極爲輕微的一聲刀劍交鋒之聲——「嗆！」

接着電光石火般地，一陣刀劍過往！

雪地裏，兩個人影糾纏着一連打了幾個滾兒，傳出了一連串的刀劍交鋒之聲！

霍地，一條人影有如星丸跳擲般地，自地面上飛彈而起，連帶着的那一聲叫嘯聲，却是那麼的淒厲駭人！

一片血雨，隨着這個人——宮一刀——疾起的身勢裏，洒向當空，連帶着却有一件物什自空中拋落而出！

「叭打！」墜落雪地！

——那是一隻拿刀的手！

刀仍然緊緊的握在手上！只是那隻手却已經脫離了身軀！

顯然地，海無顏的劍，斬下了宮一刀僅有的那一隻手！——他出劍俐落，這一劍齊臂而上，斬下了宮一刀整個的手臂！傷處情形看來與他過去失去的那隻手臂完全一樣！

「血」如泉水般地湧了出來！

那個人——宮一刀！狗也似的在地上滾着，傷軀過處，白雪盡成紅色！

在一陣疾翻猛滾之後——這個看來像「冬瓜」也似的身子，竟然恍恍惚惚的由雪地裏站起來！

對面人影乍閃！海無顏已來到了他的正面。

臉上顯現着冷漠的笑，海無顏這一剎似有無限感觸，他可以輕鬆的擧劍而下，一劍劈死對方！

他却沒有這樣做！

「你……小子……報個萬兒吧！」宮一刀臉色一片鐵青：「讓宮老三臨死也做個明白鬼兒！」

「放心，你還死不了！」

緊接着海無顏抖動手中劍！

「叭！叭！叭！叭！」

空中爆出了四團劍花，却並非取對方性命。

四股劍風，分別點中了宮一刀身上四處不同的穴道，立刻止住了對方的流血。

「小子……你好狠！嘿嘿……好狠的心！」

宮一刀咀裏詛咒着，全身抖成一氣：「就算你行行好，給我個痛快吧！」

「你可以不必死！」

「我……想死……」

「好死不如賴活着，」海無顏冷漠的說：「你功力不錯，這一手金烏墜刀法，大概併世無雙……留着一口氣，傳授給誰吧！」

宮一刀身子還在打抖。

「小子……你到底是誰……」他幾乎是在要求了：「求求你，告訴我吧！」

海無顏「嗆！」一聲合劍入鞘——他原想轉身離開，却是中途止住。

「好吧！也許是你帶口訊兒回去的時候了！」

微微停了一下，他深深的吐出了一口氣，緩緩的接下去道：「我們以前見過，你竟然忘記了！」

「是……麼？」

深深吸了一口長氣，宮一刀突地向後面退了一步，那雙睜大的眼收小了又睜大，睜大了又收小，打量了對方好幾次，依然是看不出一些苗頭。

「我不認識你……哼……哼……不認識你！」

「你認識的，十年前，在你們不樂島上見過！」

「那是不可能的！」宮一刀痛心死心之餘，似乎也剩下了這口氣了：「這個世界上據我所知，還不會有一個不樂島的敵人能够活着離開那裏！」

「那麼我大概就是一個例外吧！」

「你到底是誰？」

「海無顏——」海無顏臉上顯現出無比的愉快——這個世界上再沒有把積年的隱恨一下子吐出來那麼愉快的事了，他接着上前一步，吐字清晰的告訴對方！

——「十年以前，我險些喪生在你們醉金烏的手法之下，大概你以爲我死了……其實我又活了！」

「海……無顏……海無顏……」宮一刀終於記起來了，微微點了一下頭：「不錯……我記起來了……記起來了！哼……你竟然還活着……」

「還沒有死……回去吧，宮老三！我與你私人之間的仇恨，在你這隻獨臂掉下來之後，已經完全勾消了！」

「我謝謝你了……」

一面說，這個活似冬瓜一樣的人，遂即緩緩的轉過身來，就在他將轉未轉之間，突地右足頓處，飛出了一股雪箭，銀光一現，直向着海無顏臉上射來！

海無顏冷哼一聲，右手翻處，袖影略閃，已將飛來白雪全數捲入袖內，微微一抖遂即散落地面！

宮一刀直直的瞪視着他，滿臉無助神情，恨到極處，只管死命的咬着牙根，却是無計可施，涔涔淚水，却是淌了滿腮都是！

「你也有傷心的時候麼？」

海無顏冷冷的說道：「這多少年以來，你們不樂帮作了多少壞事？殺了多少無辜？你可曾想到過？宮一刀，這就是你的報應！我能够留下你一條活命，實在已是天大的恩典了！走吧！」

這一次宮一刀倒像似把話聽進去了。聆聽之下，他發出了長長的一聲嘆息，遂即苦笑道：「海無顏，你眞的要來不樂島？」

「我一定會去的！」

「君子一言，如皂染白！」宮一刀臉上帶着淒慘的笑：「我等着你！」

說完搖幌着身子徐徐轉身自去！

—他似乎對一切都死心了，走在雪地裏一脚深一脚淺，漸漸的才消失了。

× × ×

離開了「布達拉宮」的這些日子，只覺得身上輕飄飄的……什麼牽掛都好像沒有了。

大批的寶藏都交到了布達拉宮，交給了第十五王扎克錫活佛，爲了愼重計，他還特別要求對方成立了一個專司掌管這批寶藏合理運用分配的組織，由當今藏王扎克錫活佛總司其責，下設六位喇嘛大臣，今後有關這批寶藏的任何運用，都需要此六人合商辦理！

爲避免人心的腐蝕，金錢的濫用，海無顏更保留了不定期的審核抽查權力，這樣一來，便不懼有中飽貪污的現象了。

完成了這件事，他心理鬆快多了。

擺在他眼前面的似乎就只有最後這一宗了——去不樂帮！把那個當今最稱强樑霸道的黑道組織挑散了，了結多年的宿仇，救出無憂公主及其家人。

這件工作當然不容易，可是事已至此，已是無從選擇，終將要破釜沉舟的一幹了。

今夜，他孤獨一個人坐在這裏——已入中原的一個鷄毛小店裏！

所謂「鷄鳴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正是這個時刻——他靜靜的坐在這裏，由敞開的窗子望出去，那種灰濛濛的白，烏壓壓的黑，兩相交接之處，長長的拉出去，那便是天地相接的地平綫了。

一方方的旱田，豆腐干也似的平舖着，積雪新化，滙集成汪汪的池泊，那麼靜靜的陳列在那裏，就像是平舖着的白銅鏡面，從而將天上的白雲星斗都映入其中。

海無顏已慣於早起！

每天在日出之前的一個時辰之內，就像眼前這個時候，他就起來了。

面對着東方，練了一陣子吐納功夫，頭腦益加空明——一陣陣的草藥氣息，在眼前徐徐擴散着。

他緩緩站起來走過去！在屋角的那個小紅泥爐子上拿起了藥罐子，把裏面的藥汁緩緩斟出來！

那是半碗墨綠色的藥汁。

海無顏擧碗待飮，忽然眉頭輕皺道：

「什麼人？」

隨着他放碗，騰身，有如鴻鳥也似的掠了起來。

窗外人影一閃，一條人影更較他爲快的掠了進來，海無顏原本待將縱出的身子，霍地向後一個倒折，斗室內大風震盪，「轟！」然聲中，先後兩條人影，俱都落了下來！

一個是翩翩風采的俊秀奇俠！

一個是長身玉立，面現憂怨的楚楚少女！

四隻眼睛甫一交接之下，彼此都似有些不自然的避開了目光——

「幼廸——是妳……？」

「我果然沒有猜錯，你原來身上的病……一直都沒有好？」

一面說着，潘幼廸緩緩地走過去，低頭看了一下桌子上的藥碗，眸子裏淚光瑩瑩！

「你到底得了什麼病？還是受了什麼傷？……這麼多年了，爲甚麼一直都沒有好？……」

海無顏搖了搖頭，一副不欲多說的表情！

潘幼廸呆了一下，拿起了桌上的藥碗，在鼻子上聞了一下，實在也無從窺知，她越是費解，越是想要探知究竟。

面對着灰濛濛的東方，海無顏深深的呼吸了一下，搖搖頭，冷笑道：「有些事我可以告訴妳，有些事妳也不必要知道……就像這個天地下，有太多的奧秘，妳我始終無從得知……一樣！」

潘幼廸呆了一下，緩緩走過去，用着神秘的眸子打量着他：「你這些話又是什麼意思……？難道你的事情，我不該知道的……？」

「不錯！」海無顏有意避開了她的眼睛：「我……不希望妳對我知道得那麼清楚……」

「爲什……麼？」

在潘幼廸憂怨怪罪的目光之下，海無顏那張臉忽然飛起了一泛紅色！

「不爲……什麼！」

一種難以抑制的怒火，使得他忽地怒顏轉向潘幼廸，——那是一種自尊心遭到了貶傷之後的自然反應，潘幼廸由不住爲之吃了一驚！

只是——面前的這個人，關係她一生太重要了，他的一切對她來說也太重要了，偶然，她發現到了這碗藥，這碗小小的藥却似乎關係着對方長久以來，一直隱藏着，不欲爲外人所知的隱秘——那麼這件秘密是否能爲對方過去對自己的疏遠；冷漠；以及諸多的不盡情理，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呢？

老實說，這才是潘幼廸一心想要探測知道的！

她好不容易自認爲已經接近到了事情

的關鍵，自不會便為對方的一番疾顏厲色嚇退！

「不——你一定要告訴我！」

一個半生柔順，只知道逆來順受的女人，並不表示她本性就是軟弱的，正如同我們不能以羊的外形來斷定牠不會發怒一樣的愚蠢！

潘幼廸的轉變，其實在她與朱翠邂逅結拜爲姐妹之時，就已經明朗了，她似乎已經擺脫了昔日的那種逆來順受，一切處諸命運安排的弱女子作風，她要對一切面對現實！

「你一定要告訴我！」忽然，她抓住了海無顏的一隻胳膊；「你身上到底有什麼病？我們想辦法找人治……不會治不好的！」

海無顏這一刹，臉色漲得通紅，他原思發作，但是當她接觸到潘幼廸那張臉，想到了過去年月對她的種種冷漠無情，儘管是「事出有因」，却也心懷愧疚，總至於一腔悲怨，難以發洩——

「唉……妳這又是何苦？……」

閉上了眸子，他那張漲紅了的臉，漸漸地又變爲白皙，却讓一隻臂腕，緊緊地被抓在對方手上！

「無顏……你不能這麼對我……你不能……」

她緊緊的咬着下唇，幾乎都要咬出了血來……

「難道你眞的是一個忘情無義的人……？我不信我這雙眼睛會看錯了人……我不信……」

邊說邊搖着頭，點點淚水，由兩邊腮上滑落下來。

「我死了也不信……請你告訴我……這一些是爲了什麼？……爲什麼？」

邊說邊自掩耐不住，終於垂下頭嚶嚶哭泣了起來！

點點淚水，順着她的腮滴下來，滴在了他身上——立刻濕了一大片——她訝然警覺到不妥，忙自用手去拭，不意却被海無顏的一隻鐵掌握住了！

潘幼廸就像是忽然爲之觸了電那樣的感覺。

一陣羞澀，臊紅了她的臉——畢竟這動作大出她意料之外，使她覺得一時有些張惶失措。

羞澀、驚喜，說不盡的委屈……不知道有多少的感觸。一股腦的岔集着她……她再也掩飾不住，情不自禁的再次哭了起來——

長久以來，她就想這個樣的大哭一場了，難得這一刹得償所願，更何況在心上人身邊，一時再也忍不住，遂即撲向對方懷裏！

——那是一個男人寬敞而結實的胸脯，足足可以容得下她的臉，甚至於整個身子！

他只是那麼默默的接受着，木訥的臉上，似乎沒有一些兒表情，只是用力的握着那隻鐵掌，幾乎把對方的一隻纖纖柔荑爲之溶化了！

這一陣子哭泣足足繼續了小半盞茶之久，才化有聲爲無聲，却是那般有一下沒一下的抽搐着！

也不知什麼時候，海無顏的另一隻手，已經緊緊的摟着了她——這隻抱着她的手，也同於那隻握着她的手一樣的有力，緊到彼此間能够互相感受到彼此的心跳！

潘幼廸的臉色再一次的紅了。

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待抽泣少住，她才緩緩地自對方胸上抬起了臉盤兒，那麼近的向對方注視着。

她實在看不出這張臉上含蓄着多少熱情！依然是冰冷一片。

正當她心懷不解的當兒，却有兩滴大顆的淚水，自對方微呈呆滯的眸子裏滾了下來，不偏不倚的滴在了海無顏的兩腮之上！

「你……哭了？」

潘幼迪想一下子由對方懷裏掙脫開，可是對方那隻緊緊勒住她的鐵腕，却是力道奇大，連續掙了幾下，都沒有掙開，反倒是對方摟得自己更緊了。

潘幼廸幾次沒有掙開，也就乾脆不再掙動，只緊緊地貼着對方胸上，傾聽着對方規律的心跳！

「告訴我……海……」她喃喃的向對方傾訴着：「你的傷可要緊？……」

海無顏微微搖了一下頭，臉上却掛着一絲欲言又止的苦笑！

潘幼廸仰起臉來看着他，心裏更不知是一番什麼感受。她兀自解不開心裏的這個疑團。

「你有什麼要告訴我……的麼？」

海無顏仍然是黯然的搖搖頭！

「那……這一切又是爲了什麼？」潘幼廸輕輕嘆息了一聲：「你變了……」

海無顏依然不發一言，深邃的目光，顯示着他似乎在思索着什麼！

潘幼廸停了一下，幽幽的道：「難道說，你連一句話也沒有要告訴我的？」

海無顏那一雙深邃的眸子終於垂下來，近近的向她注視着！

「我有話要告訴你！」

潘幼廸臉上一刹間有了喜色：「什麼話？你快說！」

海無顏微微點了一下頭：「我……要告訴妳的是……往事已矣——妳把我忘了吧！」

「……」潘幼廸簡直是怔住了：「這……又爲了什麼？」

她忽然施展全力，一下子由海無顏懷中掙開來！

「不——這是辦不到的……」

方已忍住了的淚，一時又如缺了堤的河水，點點滴滴的順着眼角更滑落下來。

「告訴你……你要我忘了你，這輩子休想！」

她陡地翻過身子來，用力的抓住海無顏的一雙肩頭：「這是辦不到的，除非是我死了……就算是我死了變成了鬼，我也會……想着你……」

海無顏長長的發出了一聲長嘆。

「妳眞的要知道爲什麼？」

「我……」潘幼廸有些意外的打量着他，下意識裏却有些害怕，害怕對方說出來讓自己承受不了的話。

然而，她却不願意失去這個對方自願向自己訴說的機會。

「你告訴我吧——爲什麼？」

海無顏緊緊地咬了一下牙，吶吶道：

「因爲——」

一下子，他用力推開了她，力道之猛，幾乎使她難以招架，差一點摔了一跤！

潘幼廸打了一個踉蹌，有些兒吃驚！

海無顏岔岔的立在窗前，遠遠眺望着已有些微紅光的東方——這一刹他內心似乎鬱集着過多的憤恨，傷感，那一雙十分俊秀的眉毛，一直緊緊的蹙着。

潘幼廸像是等待着一個「晴天霹靂」那樣的害怕的向他注視着。

「你說吧……」她冷冷的道：「即使你眞的變了心，愛上了另一個人，我也不會怪你的……」

「我……不能……」

牙齒緊緊的咬着下唇，幾乎咬出了血來。

「我……的傷……」

「你的傷？」

潘幼廸表現出十分驚訝的神態，遂即鬆下了一口氣，微微一笑道：「這又算得了什麼？」

轉念一想，她立刻又吃了一驚，道：「難道你得了不治之症……？你傷在那……裏？」

海無顏看着她苦笑了一下，重新把目光移向窗外。

「你怎麼不說話？……莫非……眞的是……」

海無顏倏地轉過臉來，正視着她，目光灼灼逼人，潘幼廸幾乎嚇了一跳，對方這樣的神情，她還從來沒有接觸過，直覺的感覺到，對方似乎要宣佈什麼大事了。

「我不妨告訴妳……也讓妳對我死了這條心！」海無顏那麼冷森森的說：「我雖非得了絕症，却也相去不遠……」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已經是一個廢人……」

這幾個字說的語音低沉，顯示着他內心的岔恨，歉疚，加以無可奈何……

「是一個……廢……人？」

潘幼廸一時如墜五里霧中。

怎麼會是一個廢人呢？——他不是明明好好的站在眼前面嗎，怎麼會是一個廢人？

海無顏說了那句話，默默地向她注視了一眼，在對方還在玩味着這話時，他已陡地轉身步出。

也許是太過突然的緣故，潘幼廸竟然沒有去阻攔他，等到她忽然覺出對方已經不在眼前時，海無顏顯然已經走了！

× × ×

海浪一個接一個的打上沙灘，打上岩岸，打上花崗石所砌壘而成的城堡……白雪似的浪花，一堆堆的反傾過來。

日光穿透過蒸騰而起的水霧，所見的一切是那麼的微妙，一切都在顫抖之中扭曲着。

這片海岸，城池，堡壘——曾經是人們心目中的長城，不倒的金湯。

然而，似乎有一種微妙的趨勢正在作祟，使人偶然的會感覺到，它不再是那麼堅固了。

似乎也不再是那麼神秘了。

曾經有人在那麼的傳說——

說是這個世界上，除了這個島——不樂島，這個帮派——不樂帮，他們自己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二個人能够活着離開。

也曾經有人過份的誇揚這島上的三個首領，把二男一女三個首領人物，形容得出神入化，簡直已成了無所不能的神仙人物。

當然，在人們的心目之中，這二男一女三個帮主，絕非是濟世救人的活神仙，他們是魔鬼！「魔鬼」的意思就是誰見到了，誰就要倒霉，事實上的情形，也確實正是如此！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不樂島上的不樂帮開始向島外的中原所在地，屢行徵召起他們那個所謂的「不樂之捐」來了！

也正是這個「不樂之捐」，給這個島帶來了惡運，壞名聲。

於是，不樂島在人們的心目中有了一個印象——不過是一個黑道的强盗組織而已。

既然是「强盗」，就不會永遠的存在，邪不勝正，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

× × ×

不樂島上顯然發生了大事。

尤其是當他們的大頭子——「白鶴」高立，三頭子宮一刀相繼轉回之後，這裏的氣氛更加顯得壞透了。

會議是不知什麼時候召開的！

——就在眼前這座濱海倚立，全以花崗石砌壘而成的古堡裏——不樂島上上下下，幾個有鼻子有眼兒的人物全部都到齊了！

浪花不停的捲起來，又落下去，像是在高歌着蘇東坡的那首絕妙好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雖然這麼多的人聚集在此，却是上上下下聽不見一些兒聲音。

偶然傳出幾句話聲，也只是沉悶的獨白——會議似乎自一開始就是這樣的進行着。

太單調，太沉悶了。

大廳上三把金交椅上，照例的坐着三位島主——高立，風來儀，宮一刀。

三個人面色都很沉重。

昔日的自豪，並非盪然無存，然而當他們其中某人的目光，不經意的飄向座中的頭目之一——宮一刀時，就會情不自禁的令他們打上一個冷顫，那一絲自命不凡立刻爲之冰消瓦解！

——身上披着一襲玄色的「玄狐」長披，宮一刀坐在那裏狀若木塑石雕。

這種表情，這張臉，其實打他自西藏鐵羽而歸後，壓根兒可就沒有改變過。

那是一張「灰白」顏色的臉，這個天底下只有死人才會有這樣顏色的臉。

他的身材原本就够瘦的，現在看來像是更瘦了！

雖然那一襲「玄狐」長披，緊緊的包裹着他的軀體，但是只要有眼睛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身體上的明顯缺點。

敢情他雙臂盡失。

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說，都算得上是凄慘之事，尤其是一個「施刀」的人！

施刀的人沒有了手，這個刀又怎麼個拿住？

每一個人，當他們目光飄過宮一刀時，都會情不自禁的爲他浮起一絲悲哀——

這一切對於宮一刀本人來說，似乎全無感觸。

在他自己本人的感觸裏，他早已不把自己再當成一個活着的人了。

他已經死了！

——只有這麼認爲，宮一刀的內心才像是稍微舒服一些，他只當是自己已經死了！

死人應該完全沒有了思想才是。

宮一刀還不能作到這一點。

事實上，他腦子裏念念不忘的只有一個人，一件事！

人——海無顏。

事——最淒慘的斷臂之事。

在過去，宮一刀對敵時的絕技之一，最喜歡第一刀取人手臂，如今他自己却是再一次的身受其痛了。

這幾天以來，無論黑天白日，縈繫在他腦子裏，使他念念不能忘懷的就只是這一人一事。

那個人——海無顏，施展着那口劍，那麼出神入化的一劍，削下了自己的那一隻獨臂。

一想到這裏，宮一刀都會全身發冷，心如冰炭，眼睛裏簡直都要滴出了血來！

回來的目的，無非是帶上了海無顏所交代的一句話，除此以外，他的活着，眞似乎是多餘的了。

「白鶴」高立的心情也不好——

然而，他這個人不愧是黑道一個魁首人物，拿得起，放得下，事情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自毀長城！

他也確實氣餒過——當他由西藏初返的那一陣子！

現在，他却又恢復了自信！

——就在眼前這個大廳裏，他的精銳幹部，一流身手的手下都到齊了！

這些人幾乎沒有一個是弱者，衆志成城，又何患於一個海無顏？

輕輕發出了一聲咳嗽，說話的是一身紫紅緞袍，年過七旬，皓首紅顏的島上總管事——劉公！

劉公似乎沒有名字，反正自他接管不樂島上的管事以來，大家就一直這麼稱呼他！

——他在島上的身份極高，除了三位島主之外，就算是他們夫婦了，有時候就連三位島主本人，也要對他怯畏三分，這個島上的一切，他當得了一半家。

「姓海的要來就讓他來吧！」劉公那雙微顯惺忪的眼睛裏，隱隱交織着怒光。

「其實他不來，我們也要找了去。」頓了一下，他用那一根戴有漢玉板指的手指，敲着大理石的檀木枱面，叮叮有聲的道：「我們不樂島丟不起這個臉，往後的日子還要過下去。」

他的那位妻子——黃髮蠅面的劉嫂，用力的頓着她手上的籐拐道：「海無顏……海無顏……我怎麼就一點記不起這個人物……？」

劉公冷笑道：「妳記不記得，都無所謂，問題是眞的有這麼一個人。」

劉嫂白過眼來盯着他：「有這個人又怎麼樣？堂堂不樂島，上千的人，還會怕了他一個毛孩子？」

劉公冷笑了一聲，忽然接觸到二島主風來儀略似責怪的目光，頓時就不敢再吭聲！

幽幽的發出了一聲嘆息！

這一聲嘆息正因爲是發自衆所敬仰的二島主風來儀嘴裏，才會引起了衆人的注意！

「劉公劉嫂——你夫婦武功高强，不在本座之下……缺點是目無餘子，把別人不看在眼睛裏……」

劉氏夫婦情不自禁的對望了一眼，各自垂首不語！

劉公嘆口氣，表示敬服的點了一下頭道：「二島主責備得極是，愚夫婦正是有這個毛病！」

風來儀苦笑了一下，一雙細長的鳳眼，有意無意的在高立身上一轉。

「其實……我也是一樣……我們大家好像都有這個毛病，大家仔細想想看，在過去的年月裏，我們所作所爲，是不是只知有我，何曾想到過別人？」

像是一聲當頭棒喝！

誰也沒有料到，在這個節骨眼上，這位二島主竟然會說出了這麼一番話來，却是有些令人大吃一驚。

「不是我說一些掃興的話……我們所作所爲，確實太過份一點了……」

飄了一眼「白鶴」高立，有些話礙於他在現場，確實有些難以出口，却又忍不住不說出來。

「大家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風來儀靜靜的目光，緩緩掃過了大廳內的每一個人，最後却落在自己的一雙腳尖上。

「宮島主的斷臂之仇是一定要報的……姓海的這個人，當然不容他活着離開這個島……」苦笑了一下，她淡淡的接下去道：「話似乎說得遠了，我的意思是，今後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應該變一變了！」

「哼——」

這聲冷笑，立刻打消了風來儀所帶給大家的一絲「反省」之意！

衆人的目光，情不自禁的俱都向着冷笑來處——「白鶴」高立投望過去！

——身坐在第一把金交椅上的高立，永遠顯得那麼盛氣凌人。冷峻的目光閃爍着陰狠與沉着，似乎永遠都使人猜不透他是盤算着什麼！

「二妹子，妳那種悲天憫人的老毛病可又犯了……收了妳那付菩薩心腸吧，現在不是那個時候！」

風來儀揚了一下眉毛，回過眼睛向高立怒視着。

在這個島上，似乎也只有她，才敢向這位威風八面的大島主頂撞。他們也曾意見相左，幾乎爲之反目過，只是那却是在背人的時候！

今天，礙於他大島主的尊嚴，風來儀也就不再多說什麼，苦笑了一下，她把眼睛移向別處！

「白鶴」高立冷笑道：「姓海的這一次要是眞敢來，我已給他算好了命了！」

停了一下，高立接下去道：「這叫上天有路他不去，地獄無門自來投！他不來則已，來了就別想再能隨便的回去！」

皓髮紅顏的劉公點點頭附和的道：「不是卑職胆敢小瞧了這個人，卑職是在想

．這個天底下又有誰能隨意出入不樂島？無視於三位島主以及卑職夫婦窮數十年之智力，聯手所佈下的這些微妙陣勢？」

劉嫂冷笑着道：「別的不說，光祇是那『放射八道』中的『靑奇八象』，我就不信他能破得開？」

於是乎衆家各管事，舵主便紛紛談將開來！——總括之意是完全充滿了自信，一時衆情激烈，戰志昂然！

風來儀那細長的眉毛，微微地皺了一下——

劉嫂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手中的籐杖，輕輕在地上頓了三下！頓時現場回復了平靜，一時鴉雀無聲。

風來儀向着劉嫂點點頭道：「劉嫂妳先帶他們去熟悉一下陣法，這裏前前後後十一堂陣勢，除去三處禁區以外，其它各陣希望大家都熟悉一下，一旦敵人來犯，便可全力對付！」

劉嫂微微一怔，再看丈夫劉公，正向自己在使眼色，頓時心裏明白，想是三位島主等幾個高層人士，還有什麼機密事有待商量，不欲爲衆人知道，是以假口熟練陣法，要自己打發他們離開，自己這邊，既有丈夫參加，也等於自己參加一樣。

當下忙自座位上站起，向三位島主抱拳應命告退，帶着數十位海陸分舵舵主離開。

原本極爲熱鬧的大廳，刹那間便只是剩下了幾個人。

除了高、風、宮三位島主之外，下餘的幾個人分別是——

總管事劉公。

水管事——「鬧海銀龍」李銀川。

陸管事——「守宮」晏七。

山管事——「野老」婁空。

另外巡島火器營管事郭百器無端暴斃之後，劉公特別情商風來儀之後，擢昇了一個叫「夜貓子」杜明的人來担當此一重任！

除了這幾位之外，現場一直還未曾發話，事實上却是身份極爲隆重的一個人——吳明！

——他是前天才由內陸轉回島上的！

這個年輕人事實上已繼承了三位島主的武學菁英，他在島上的身份，極爲特殊，由於他所負担的使命，多半是代替三位師尊，以不樂島「特使」的身份，週旋於中原內陸，身份極爲崇高，不樂島上的經濟命脈，一直皆是由他掌管輸入。

這位以「無名氏」三字，代不樂島執行權命的年輕傑出弟子，此次是奉緊急召喚返回來的！

當吳明轉回海島，目睹一切，親眼看見了三位師尊之一的宮一刀的奇慘遭遇之後，內心之沉痛自是可想而知。

對於「海無顏」這個人他雖然昧於無知，可是內心深處却在猜測着一個人，似乎有越來越多的跡象，把這個「海無顏」與他所猜測的那個人拉在了一起！

——這就是致使他悶悶不樂，深爲煩惱的原因之一！

大廳裏由於走了這麼多人，一下子回復了安靜——好幾雙眼睛俱都向着第一把交椅上「白鶴」高立身上看去！等待着他即將要宣佈的什麼大事！

而高立的一雙眼睛，卻直直的看向吳明！

「小子！你怎麼啦？」高立冷冷的道：「出了一趟門，回來把胆都嚇破了，沒出息的東西！」

吳明平日被他消遣慣了，聆聽之下倒也不以爲忤，苦笑了一下，吶吶道：「弟子只是在想這個姓海的，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這麼厲害？」

風來儀插口道：「難道你沒見過？」

吳明楞了一下，有點不大瞭解風來儀何至於有此一問，一呆之下，遂即搖搖頭道：「弟子萬幸，沒有遇見這個人，要不然只怕這一次回不來啦！」

一旁的高立怒哼一聲道：「好小子，教養了你十幾年，今天竟然會說出了這種話來，哼哼！要不是當着這麼多人，今天我非揍你一頓不可！」

吳明看着他笑笑，一言不發！

接下去遂即由高立，風來儀就本島之防務問題，分別給各人以週密的嚴格指示，會議足足延續了一個時辰。

宮一刀由於受傷過重，雖然兀自能保持不死之身，可是看來已是極爲微弱，會議中途，先自退出休息，餘人繼續就各方面之可能發生情況，續作討論，直到日影偏西，才告一段落。

「白鶴」高立這才轉向劉公道：「郭管事的死，可察出什麼不對麼？」

劉公冷哦了一下，雙眉斜搭下來道：「這件事正要向二位島主報告，卑職懷疑郭管事的死，可能與住在這裏的『無憂公主』有所關聯！詳細情形，還有待卑職進一步才能調查清楚！」

高立聆聽之下，冷笑了一聲，轉向風來儀道：「妳的看法如何？」

風來儀淡淡的道：「這件事確是費人猜測……朱翠還只怕沒有這個本事……我不以爲是她所爲！」

高立冷笑道：「那麼又會是誰？」

風來儀道：「這件事要慢慢的調查……我懷疑另外有人！」

大家俱都爲之一怔！

劉公道：「二島主的意思是……莫非咱們這個島上還窩藏得有內奸不成？」

風來儀哼了一聲道：「這也並非全然不可能之事……」

這句話說得各人頓時爲之毛髮聳然，俱都神色大變！

職掌「水」路管事的「鬧海銀龍」李銀川，聆聽之下霍地站起來道：「啓稟二位島主，總管，這件事如果是眞的，那今後咱們的處境，可是太危險了。」

火器營管事——「夜貓子」杜明站起來道：「卑職以爲這件事是不可能的……請想，凡是能進來總壇效力的，無不經過本帮內外嚴格的考核——卑職以爲，這件事要是一經傳揚開來，人人都免不了背上嫌疑，這樣就不大好……」

劉公哼了一聲道：「話雖如此，可不能明知不問，這件事我自會暗中調查！」

「夜貓子」杜明咬牙切齒的道：「果眞要是自己人所爲，這個人被找出來，要挖他的心！」

劉公遂即轉向另一個未曾發話的「守宮」晏七道：「晏先生，你的看法呢？」

——這個晏七，生得一表斯文，一襲青布長衣，頭紮方巾，年在五六旬之間，滿臉皺紋，却有很濃重的書卷氣息——他是這個島上最精於九宮八卦，各門五行生尅易理的一個奇人！

當年三位島主借助他之力佈陣按樁，設宮伏陷，功不可沒——他也是這個島上，平常看來最爲悠閑的一個人，正因爲他有一身奇學，這個島上包括三位島主在內，對他都極爲優容！

這位號稱「守宮」的晏七，在總管事劉公詢問之下，一副慢條斯理的樣子。

——他輕輕哼了一聲，剔了一下長而晶瑩的指甲，徐徐的道：「這件事，我正要向二位島主及總管事說明，我以爲咱們這個小島上，確實是窩藏着一個厲害的人物！」

「白鶴」高立揚了一下長眉，用着極濃重的川音說道：「朗格（怎麼）厲害法子？」

晏七慢條斯理的道：「這件事若不是二島主提起，我也不想說，這幾天我巡查山道時，發現有幾處厲害的埋伏，都有人進出過，這就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兩位島主顯然一驚。

高立哼了一聲：「說下去！」

晏七一隻白皙的手，輕輕順了順他的三綹羊鬚，道：「這幾處暗卡，除了三位島主，劉公以及我之外，並無外人知道，那裏面設計深奧，若非是深知關竅之人，萬難如意進出，奇怪的是，這個人竟然似乎能夠來去自如，眞令人驚愕了！」

高立轉向劉公道：「你可曾進出過這些關卡？」

劉公點點頭道：「卑職與山荊雖然常有進出，那也只是例行的巡視，莫非是我們弄亂了關卡的暗伏？」

晏七搖搖頭道：「不是……不是……這件事一時也說不清，反正絕非三位島主與總管夫婦的手腳……這一點我是可以斷定！」

風來儀不禁喃喃道：「莫非眞是那個丫頭？」

劉公「哼」了一聲道：「這位公主顯然是個高明的人物……卑職以爲讓她及其家人住在島上，終將是一個隱憂！」

高立冷冷一笑，目光向着風來儀看了一眼，因爲這件事一直是她與宮一刀所堅持，對朱翠以及其家人與以破格優容的——當初如果按照高立的想法，純是以朱氏家屬爲人質，好與朝廷當局勒索金錢，想不到這件事進行得並不順利，尤其是風來儀後來的轉變，顯然違背了初衷，非但沒有積極進行這件交換事，反倒對那位落難的無憂公主生出無限關愛之情，在白鶴高立以及劉公等人眼中，顯然是「捨本逐末」了。

經過這幾個人先後一說，風來儀心裏也有些懷疑了。

（未完）

指壓自療法

手指的壓法・運用法

蔡大夫・文



第1圖　手的部份名稱

第2圖　母指接觸皮膚的部分

第3－1圖　母壓指

第3－2圖　單手母指壓

第4－1圖　雙手母指壓

第4－2圖

有關母指壓

母指壓操作是指壓的主體。可分爲單手母指壓、八字型雙手母指壓（雙手兩母指的外側指頭相接成八字型）和雙母指重疊指壓。

前頸部一定要用單手母指壓施行。但對於幼兒，有時候可以用單手母指壓施予全體的。通常都用八字形雙手母指壓爲主，不過集中加壓時，就以重疊母指壓行之。

第5－1圖　重疊雙母指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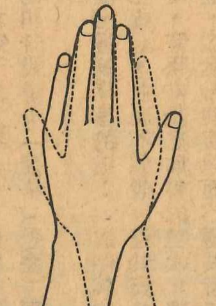
第5－2圖

有關二指壓、三指壓

二指壓是臉部指壓上，用在鼻子兩旁或自己指壓操作時，用於上下眼窩及鼻子兩旁的。此外，幼兒的背部指壓時，要把食指和中指恰當地打開，以免壓到脊椎骨地用指紋部加適當壓力才行。

三指壓是用在腹部觸診及掌壓和自己指壓操作時的頸部、太陽穴、胸部、肩胛上部、腹部時。

第9圖　單手掌壓



第10圖　雙手疊掌壓





第8圖　雙指重疊壓



有關掌壓

要把壓力集中在手掌全部施術。單手掌壓是用在側臥背部掌壓及往下撫擦、腹部掌壓時。兩手掌壓是用在背部完成操作時，和腹部掌壓、震顫壓、眼球掌壓、坐位指壓的側頭部時。雙手重疊掌壓是用在背部完成操作時，和腹部震顫壓時。



第6－1、2圖　三指壓

第11圖　十字掌壓、十字震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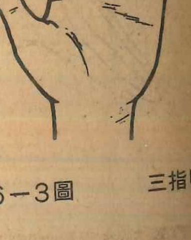
第12圖　十字掌壓、十字震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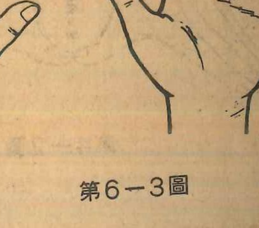
有關母指、四指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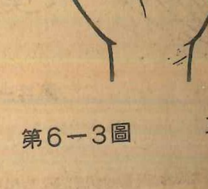
用母指和四指要抓似地壓。這時候，母指和四指的左右壓力要平均。用在側頸部、後頸部、腿肚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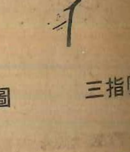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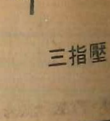












第6－3圖　三指壓

第7圖　O＝指壓

第13圖　四指、四指壓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元壽救了謝小紅與公羊懋，謝小紅一聽到艾天澤與龍九淵談及「天龍萬刦鞭」之事，因她知道該鞭殺傷力非常厲害，所以急忙拉着葉元壽，公羊懋即狂奔離開盤龍峽。來到一處，葉元壽將謝小紅、公羊懋啞穴解開，略進飲食後，公羊懋對謝小紅私語，要她珍惜與葉元壽所建之交誼，並以「良材難得，佳婿難求」八字作臨別贈言，說罷即行告別。公羊懋離去後，葉元壽即詢問謝小紅，究竟是男是女。謝小紅知無可再隱，遂索性卸却頭飾，登時烏髮披肩，嬌態畢露。葉元壽乍睹結義兄弟，竟是紅顏知己，一時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傷紅顏夭折　喜愛徒有成

我爲卿狂

葉元壽「謝」了半天，仍未「謝」出半句話兒來，因爲他連極簡單的「謝姑娘」三字稱呼都想不出來，竟幾乎又對謝小紅叫了一聲「謝兄」？

謝小紅見自己業已悽然落淚，葉元壽仍無半句安慰之詞，遂銀牙一咬，霍然轉身地疾奔而去。葉元壽見狀愕然，等他悟出謝小紅發怒離開自己，而趕緊追去之時，兩人之間距離，已在四十丈外。

謝小紅一身輕功，在當世武林中，已可算得上是一流高手，如今更在羞怒悲憤等情緒交集之下，拚命狂馳，自然快得宛如電掣風馳，使葉元壽不易追上。

葉元壽想不到謝小紅竟跑得這般快捷？劍眉深蹙，施展出十二成功力，一連用了幾式「壺公縮地」「蓬島飛仙」等絕世身法，方算超出了謝小紅之前，猿臂雙伸，擱住了她的出路！

謝小紅滿面淚漬，螓首微低，咬牙疾馳，想不到葉元壽竟凌空飛身搶到前面。

等她發現之時，業已收不住脚地，把嬌軀撞在葉元壽的雄健胸膛之上！

葉元壽恐她再度躲開自己，遂乘機猿臂一攏，把謝小紅緊緊抱住！

溫香入抱，軟玉投懷，這種令人魂消骨蝕的奇妙感覺便使那未經滄海、初識溫柔的葉元壽的一顆心兒，在他那雄健胸膛之內，不住騰騰亂跳。

謝小紅事實上既掙不脫葉元壽的雙臂神力，心情上更不願掙脫，只是發自女孩家撒嬌本能，把嬌軀扭了兩扭，便似受了無窮委屈地，淚如雨落！

葉元壽看她哭得好不可憐，又不敢放開手兒，加以撫慰，反急得也自目中含淚地惶然叫道：「謝……謝……嚴兒，你爲甚麼這樣傷心？你若是再哭下去，我也哭了！」

謝小紅帶着滿面淚痕，螓首略抬，向葉元壽看了一眼，訝然問道：「你不是已經知道我是小謝紅了麼？怎麼還叫我謝兄

呢？」

葉元壽滿臉通紅地，囁嚅說道：「我……我……我口才太笨，又……又從來沒和女……女人交過朋友，故而不知道怎樣叫你？」

這幾句老實無比的話兒，倒把謝小紅聽得忍俊不禁地，破涕爲笑起來，白了葉元壽一眼，佯嗔說道：「你眞是個笨得可憐又可恨的大笨蛋！叫我的方法太多，可以叫『謝小紅』『謝姑娘』，『小紅』『紅妹』……喔！不行、不行，『小紅』和『紅妹』，不許你叫！」

葉元壽雖然初歷情場，但「情」之一字，却具有誘發當事人智慧，或迷惑當事人心神，正反兩面的神奇魔力，葉元壽如今是極爲幸運地，獲得正面魔力，使他突變得知情識趣起來，向懷抱中的謝小紅柔聲笑道：「我覺得叫你『謝小紅』似乎太不客氣，『謝姑娘』則太嫌生分，『紅妹』又有些肉麻？還是『小紅』最好！以後我就叫你『小紅』好麼？」

謝小紅聽完話後，那張剛剛破涕爲笑的美俏臉龐之上，又復轉爲悲戚地，幽幽垂淚說道：「以後，我們之間還有甚麼以後，你不是表示以後不再理我了麼？」

記得筆者曾於拙著「霹靂薔薇」之中引述過一段「女人哭笑與現代戰術有關」的輕鬆雋語！這段語雋是：「女人的笑是『攻勢』，哭是『守勢』，欲笑先顰，是敵前登陸，破涕爲笑，是敵後迂廻，必須弄到她啼笑皆非，才算是獲得勝利地，使對方全軍覆沒！」

話雖如此，但這種情場勝利，幾乎比戰場勝利還要艱難！許多自命高明的風流能手，往往都會在紅粉將軍一顰一笑的攻守之間卸甲丟盔，葉元壽這等情海新雛，那得不全軍覆沒，無法抵抗地，向謝小紅上降書降表？

他見謝小紅一雙妙目之中，又已淚光漣漣，不禁莫名其妙地？苦笑說道：「小紅，怎麼冤枉我呢？我什麼時候向你表示過不再理你？」

謝小紅噘着嘴兒，星眸微瞪，含淚說道：「還敢怪我冤枉你麼？我剛才問，你是不是以後不再理我，你難道不會連連點頭？」

葉元壽這才恍然大悟，滿口呼冤地，苦笑說道：「我方才那裏聽清楚你說些什麼？只覺得你恢復女裝以後，更爲好看，遂在出神之下，糊裏糊塗地，點了點頭，却怎麼想得到連點頭都會點出毛病呢？」

謝小紅聽得「噗哧」一聲，破涕爲笑地，向葉元壽佯作嬌嗔說道：「你佔够便宜沒有？怎麼還把我抱得這樣緊緊地，不肯放開？」

葉元壽聽得俊臉通紅，耳根發熱，但仍不肯放開謝小紅，只是涎着臉兒向她傻笑說道：「小紅，我怕我放開手兒以後，你又要跑呢！」

這兩句話兒，雖是傻話，但其中所含情意却頗眞摯，聽得謝小紅芳心以內，頗覺安慰地，白了葉元壽一眼，失笑說道：「大傻瓜，你既然不是不再理我，我又怎會跑呢？」

葉元壽聞言，只好滿心捨不得地，把懷中所抱的這團溫香軟玉放開，但仍拉着謝小紅的一雙纖手，含笑說道：「小紅，你不跑就好，你知不知道你剛才那樣哭法，差點把我急死？」

謝小紅一來因已對葉元壽芳心許可，深願獲得這樣一位英雄夫婿，二來知道「風雷神乞」公羊懋的看法不錯，葉元壽雖然武學絕世，却無甚心機，是塊可以任人彫鑿的璞玉渾金，故而也不計較甚麼禮法！任憑他拉着自己一雙素手，不住親熱安撫，只是佯嗔說道：「你急什麼？你的武功比我高明多多，我就是想跑，也還不是被你一抓就能抓到的麼？」

葉元壽目光中，自自然然地，流露出一片眞情，搖了搖頭，謝小紅嬌靨以上，凝視不瞬，緩緩說道：「小紅，我不怕你人跑，而是怕你心跑，因爲人跑了，可以抓得回來，心跳了，却到那裏去找？何況抓回來的，沒有意思，一定要彼此心甘情願，才……」

謝小紅想不到葉元壽居然說得出這幾句使人聽得甜甜蜜蜜的話來，不禁心中愛意頻添地，低聲含笑問道：「才甚麼？你怎麼不說下去？」

葉元壽紅着臉兒答道：「這句話兒，我不會說，總之，從今以後，我不是不再理你而是不再離開你，換句話說，也就是請你不要再離開我了！」

謝小紅銀牙微咬下唇，想了一想，目注葉元壽，與他同坐在一個在樹椿以上，便正色問道：「你當眞想要我從今以後，不再和你離開？」

葉元壽神情誠懇地，點了點頭答道：「你可以把『當眞』兩個字去掉，我向來心口如一，心裏剛剛想完，就會從嘴裏說出。」

謝小紅點頭笑道：「我相信你這種說法，但你可以猜猜我，會不會答應你的要求？」

葉元壽連想都不想一下，便自斷然答道：「不用猜，一定會！」

葉元壽這種充份自信的過份肯定答話，幾乎激起謝小紅發自少女矜持本性的反抗心，但她在柳眉微揚以後，却想起公羊懋臨別贈言的「良材難得、佳婿難求」八字，遂仍壓制了女孩兒傲氣，使其變成一種好奇心情，看着葉元壽，嫣然一笑說道：「你憑什麼這樣自信？」

葉元壽微笑搖頭答道：「不是我有自信，是你告訴我的。」

謝小紅聽得訝聲叫道：「我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葉元壽兩道含情的炯炯目光，凝注謝小紅那張嬌美絕倫的臉龐以上，含笑低聲答道：「你不是用舌頭告訴我的，而是用眼淚告訴我的！假如你不喜歡我，或是不願意和我長相厮守，那會在誤會我不再理你之後竟那樣傷心流淚？」

謝小紅玉頰微紅，忍俊不禁地點頭笑道：「你這大傻瓜，怎也聰明起來？但要我答應你這項請求，却必須依從我一樣條件？」

葉元壽證實了自己所猜，不禁高興得眉飛色舞地，搖撼着謝小紅的香肩叫道：「小紅你說，就是一萬個條件，我也答應你！」

謝小紅出於葉元壽意外地厲聲說道：

「我不許你想做『武林第一人』！」

葉元濤聞言之下，不禁雙眉緊皺地，面呈苦笑！

謝小紅見狀，冷冷「哼」了一聲說道：「還說一萬個條件都……」

葉元濤搖手接口說道：「小紅不要生氣，我答應你不想做『武林第一人』，只想做『武林第二人』，總行了麼？」

謝小紅冷冷說道：「第二人也不行，根本就不許存着要做『武林第幾人』的這種可笑想法！」

葉元濤不服問道：「這種想法，是我師傅遺命，却有什麼可笑？」

謝小紅冷笑說道：「你師傅是誰？大概是個既害了自己，又想害盡武林人物的大混蛋！因為學習武功主旨，對己來說，是想健體強身延年益壽！對人來說，却是濟民救世，除暴安良，倘若是為了想做『武林第幾人』，豈不是像隻瘋狗一般，信口亂咬，並且春夏秋冬，東南西北，不論時間，不論地點鎮日都在尋人鬥狠拚命，你不妨閉起眼睛，想上一想，這樣一個瘋人狂漢，算是甚麼東西，我會答應和他終身相伴地不分離麼？」

葉元濤起初聽謝小紅罵他師傅是個大混蛋時臉上頗有怒色，但聽到後來，却「哎呀」一聲，惑然道：「小紅，你說的這些話兒，好像蠻有道理。」

謝小紅跟隨令狐楚楚闖南走北，世面見得太多，對於這業已深墜愛河的葉元濤，加以擒縱起來，自然得心應手，聞言之下，遂又把滿面秋霜，化作滿面春風地，嫣然笑道：「你既然覺得我所說有理，就應該乖乖聽話！否則便天南地北從茲別，君問瀟湘我問秦！」

葉元濤把謝小紅的一雙素手，握得緊緊地，點頭說道：「小紅，你不要天南地北從茲別地，和我分離，我會乖乖聽你話兒的！」

謝小紅芳心欣慰地，雙現梨渦，揚眉笑道：「你打算乖到什麼程度？」

葉元濤滿面誠懇神色，含笑道：「乖到不能再乖，你叫我往東，我不往西，你叫我打狗，我不罵鷄，你不許我起來，我就躺在床上睡覺！」

謝小紅忍俊不禁地，搖頭笑道：「你只要肯在大的事兒方面，聽我話兒就好！誰要你變成一個完全被入操縱的膿包模樣。」說到此處，忽又含笑問道：「你為甚麼這樣想和我在一起？」

葉元濤搖頭答道：「我也不大明白，只是覺得我和你好像是一個人，你流淚我就悲傷，你歡笑我就高興！」

謝小紅聽葉元濤這樣說法，不禁高興得眼中濕潤地，索性把嬌軀緊緊偎向葉元濤懷中，讓他多領略一些溫柔的滋味。

葉元濤正在遍體栩栩，心神欲化之際，謝小紅又自嬌笑低聲叫道：「元濤，你雖然喜歡我，但我的缺點頗多，恐怕配不上你？譬如，武功方面……」

葉元濤不等謝小紅話完，便自接口笑道：「小紅，你的武功，已是上乘身手，我們以後一同參研，彼此教益切磋，自然會更有進步！」

謝小紅星眸微颺，暈生雙頰地，幽幽說道：「在身份方面，我也有些自慚形穢，因為我只是我主人令狐楚楚身旁的一名侍婢！」

葉元濤雙眉一挑，目閃神光說道：「主人也是人，侍婢也是人，這有什麼關係？假如你覺得受了屈辱，我就把那『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打服，讓你作主人，她作侍婢！」

謝小紅聞言，急得柳眉倒剔地，怒聲叱道：「葉元濤，你再敢說出半句這種大逆不道之言，我便永遠不會理你！我主人令狐姑娘對我和聶小青姐姐，撫養教育，恩同山海，你也該把她當作主人看待！」

葉元濤皺眉說道：「小紅，你要我也把那『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看作主人一般……？」

謝小紅見他眉宇間頗有不服神色，遂冷笑道：「你不願意……」

話完，陡然打了一個寒顫，便花容變色地，瑟縮在葉元濤懷抱之中，全身不住發抖！

葉元濤以為謝小紅是因為自己不願意聽她話兒，把「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也當作主人看待，所以才氣得這樣全身發抖！遂趕緊好生憐惜地，點頭說道：「小紅，你不要這樣生氣，我聽你的話兒，一定把那『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也看做主人就是！」

葉元濤雖然如此說法，但謝小紅的嬌軀，却抖顫得更為厲害！

原來「百臂殃神」艾天澤用指甲劃破謝小紅頸後，所下的慢性劇毒，如今業已漸漸發作！

葉元濤見自己業已向她賠了不是，謝小紅的全身抖顫，不僅絲毫不停，反而越來越覺厲害，方自發現有異地，失聲問道：「小紅，你是生病了麼？」

謝小紅強忍臟腑間的奇異翻騰痛苦，顫聲苦笑說道：「我……我像中……了劇毒，必定是那『百臂殃神』艾天澤，在放我之時，做……了什麼手脚？」

葉元濤聞言，大驚失色說道：「小……小紅，這可怎麼辦呢？因為我不怕任何劇毒，身邊也就從來沒什麼解毒靈藥？」

謝小紅額間冷汗涔涔地，咬牙說道：「縱然有……有甚靈藥？恐怕也救……救不了我了！這種毒力，委實太……太厲害了！」

葉元濤一籌莫展，急得只有抱起謝小紅的嬌軀，要想趕緊馳回「盤龍峽」，去向「百臂殃神」艾天澤，或是「禿頂蒼龍」龍九淵，逼討解藥！

謝小紅急聲叫道：「濤……濤哥哥，你千萬不要動我！若不動我，我還可以多……多活片刻，否則，可能會……馬上就死？」

這一聲「濤哥哥」，若在謝小紅毒發以前，聽來足使葉元濤為之魂消，但如今却使葉元濤入耳心酸，悽然淚下！

謝小紅略為調勻呼吸，慘然笑道：「濤哥哥，你不要哭，小紅在……在……在未死之前，還有幾句話兒要對你……你……說……」

葉元濤此時業已抽噎得不能發語，只是淚漬模糊地，看着謝小紅，不住把頭連點！

謝小紅苦笑問道：「濤哥哥，你的小

紅不……不能再……陪你了，你還……肯聽我的話麼？」

葉元濤痛哭失聲，抱緊謝小紅的嬌軀，連連點頭示意！

謝小紅氣息微弱地，含笑緩緩說道：「濤哥哥，你以後游俠江湖之事，要……要把北嶽、東嶽、南嶽、中嶽等各派人物，當……當作朋友……看待！因……為……他們都……都是好人……」

葉元濤話不成聲地點頭答道：「小紅，你……你儘管放心，我……我……我……我會記下的！」

謝小紅頗為寬慰地，嫣然一笑，雙眼眼神微滯，看着葉元濤，又自勉強提力說道：「西嶽派，以及世……世外八……八凶等，則都是壞蛋，可以……不……不對他……們客氣！」

葉元濤淚落如珠，抽噎說道：「我知道了，『西嶽派』和『世外八凶』，都是壞蛋！但……但小紅，你……你……你能不能……」

謝小紅玉頰以上，突然顯得異常紅潤地，微笑說道：「濤哥哥，我又何嘗想死？更不願和你分離，但毒力難熬，肝腸欲斷，大概彼此即將永別了！你把我抱得緊點吧！我還有最重要的話兒，不曾對你說呢！」

葉元濤見她不僅臉色紅潤，中氣亦甚充沛，語音也未顫抖斷續，不禁喜上眉梢地，含笑叫道：「小紅，你不要說這些傷心話兒！你好像比剛才好得多了！」

謝小紅苦笑說道：「濤哥哥，我這種突然略見好轉現象，就是世俗所傳的『迴光返照』，換句話說，人到此時，定已去死不遠！」

葉元濤聽得一陣心酸，英雄情淚，滾滾雙垂地，悲聲說道：「小紅，你方才說的是有甚麼最重要的話兒要對我說？」

謝小紅點了點頭，含笑說道：「濤哥哥，我活着的時候，你肯聽我的話！但我死了以後……」

葉元濤淚落如珠地，悲聲接口說道：「小紅，請你放心，假若你當眞死了……你叫我聽誰的話，我就聽誰的話！」

謝小紅聞言，滿心安慰地，微笑說道：「濤哥哥，你對我竟能這樣好法？小紅在九泉以下，也……也……也可以甘……甘……心……瞑……目……」

葉元濤見謝小紅臉色漸漸由紅轉白，並又有些氣促起來，情形委實不妙，遂偎着她的頰兒，異常溫柔地，低聲說道：「小紅，你……你……你說，你要我聽誰的話？」

謝小紅胸頭起伏頗劇地，未曾答話，只是嘴角微現悽然笑容，緩緩抬起右臂，出了三個手指！

葉元濤會意說道：「你要我聽從三個人的話兒麼？我知道，其中定有一人，就是你把她叫做主人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謝小紅點了點頭，喉音低弱地，又自說道：「還有兩個人是——是嚴慕光——和——和聶小青！」

葉元濤點頭示意，謝小紅却仍似不太放心地，搖着他的手兒說道：「濤哥哥，你——你——你背一遍給我聽聽——」

葉元濤如今那裏還忍心拂逆她的任何心意？遂點頭說道：「好，我背給你聽是令狐楚楚、嚴慕光、和聶小青，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見，服從他們指揮命令就是！」

謝小紅聽他這樣說法，臉上立時在悽慘神色之中，浮現了一種充滿安慰的祥和笑意！

但她臉上雖然含笑，酥胸却是起伏得越發劇烈起來，朱唇漸張，妙目徐闔，一點香馥馥的舌尖，則在唇齒之間，微微舔動！

葉元濤見狀，含淚惶然叫道：「小紅，你——你你感覺怎樣？」

謝小紅的一雙玉頰，紅得像熟透了的蘋菓一般，星眸半睜半閉，語音極低的喃喃說道：「濤哥哥，我——我渴死了！我要喝——喝——水——。」

葉元濤放眼周圍，看不見有甚泉水池潭，身邊所需飲水，更復早已用完，不禁皺眉說道：「小紅，你又不讓我抱你離開，這附近沒有水呢！」

謝小紅好似費了很大力量，才把一雙星眸，睜開少許，用那精神顯已渙散了呆滯目光，向葉元濤看了一眼，便自緩緩閉闔！

葉元濤以為謝小紅業已香消玉殞，不禁淚落如泉地，顫聲叫道：「小紅——小——紅——小紅——。」

謝小紅躺在葉元濤懷抱中的嬌軀，微微動了一動，但星眸仍然無力睜開地，用低微得幾乎令人難辨的語音說道：「濤哥哥，你——你——你——你好——好狠心！小紅就——要死了，你——都不——不肯給——給我一點水喝！」

葉元濤見狀，知道謝小紅在這茫茫濁世以內，確實只有片刻勾留，遂兩淚如傾，濕透衣衫地，把左手小指，伸入口中，鋼牙猛合，生生咬斷一截！

斷指一截，自然血湧如泉，葉元濤立即把斷指湊向謝小紅唇邊，異常憐惜地柔聲說道：「小紅，我把水找來了，你——你趕快喝上一些！」

謝小紅此時口乾舌燥，五內如焚，遂立即含着葉元濤的斷指，把他指上所湧鮮血，一口一地，吞下喉去！

艾天澤對她所用奇毒，厲害非常，既係慢性發作，發作後更令人慢慢死去，但却絕無解救！也決不令人立斷肝腸，故而連死後都不會顯出是中毒情狀！

謝小紅強撐至此，只賸奄奄一息，神智早已昏迷，那裏還分辨得出口中所飲的，到底是血？是水？只是一口一口地，慢慢向腹中嚥下！

葉元濤見她自從有血解渴以後，便在那紅蘋果似的臉兒之上，漸漸現出了安慰笑容，遂不僅不縮回手指，反而微凝功力，催動氣血，聚向左手，使斷指上的鮮血，不住泉流，儘量讓謝小紅喝得舒暢！

約莫半盞茶時過去，謝小紅的嬌軀，極為輕微地，動了一下，香唇以內，便自溢出鮮血！

這種現象，是謝小紅全身機能，業已休止，無法再嚥下鮮血，才使葉元濤寶貴血液，自她唇間溢出！

這種現象，是可憐絕代紅粧俠，已化情郎夢裏人！

葉元濤本來就在狂跳的一顆心兒，驀然住下一沉，好似從百丈峯頂，沉向無底深淵，又像是被無數鋼刀，剁成粉碎！

他木然地，從謝小紅口中，縮回斷指，湊向她的鼻間！

果然，謝小紅香息已絕！

葉元濤忍不住了，把謝小紅的遺體，緊緊抱在懷中，放聲大哭！

一面痛哭，一面却用自己的泉流珠淚，替謝小紅洗滌掉唇角之間的模糊血漬！

從此鴛鴦成死別，人間天上兩消魂！

葉元濤一面傻傻的哭，一面低低的說：「小紅，你在天上等我！我如今便開始尋找『百臂殃神』艾天澤，替你報仇！最遲在『白龍堆大會』之上，定能如願，我就可以趕來找你，我們再也不分離了！」

痴語既了，葉元濤立即爲謝小紅動手挖墳，以他那身功力自然不消多時，便挖出一個深深墓穴。

葉元濤挖好墓穴，便輕輕抱起謝小紅的嬌軀，要把她放入穴內！

但剛剛走到穴邊，葉元濤突然先看看懷中謝小紅含笑而逝的絕代嬌容，再看看穴邊所堆泥土，不禁搖了搖頭，垂淚自語說道：「小紅，像你這樣天仙般的人兒，我不忍把你埋……埋葬在這骯髒泥土以下，我……我……我一定要替你找一個乾乾淨淨的長眠之所！」

一面流淚自語，一面便緊抱着謝小紅的嬌軀，在峯崖澗壑之間，上下飛馳，苦苦尋找！

常言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又道是「皇天不負苦心人」，果被葉元濤在一條深壑半腰，尋着了一處看來頗爲乾淨的深邃洞穴。

葉元濤悲中含喜地，把謝小紅抱進洞穴內，妥放在洞中一塊巨大平坦的青石以上。

謝小紅長眠之處，雖已找到，但葉元濤却仍捨不得就此離去！

但他忽然想起，此時若立即再闖「盤龍峽」？或許艾天澤與龍九淵，尚不及逃遁躲避，豈非可以立殲大仇，一快心意？

葉元濤報仇之念一起，心中片刻難耐，遂跪在那塊大青石前向躺在石上的謝小紅耳邊，低聲說道：「小紅，你乖乖在此睡覺，濤哥哥去替你報仇！只要我能弄到艾天澤的人頭，便馬上回來，陪你永在一起！」

說完，又向謝小紅頰上親了幾親，才滿腹傷心，戀戀不捨地一步一步地往後退去！

退到洞口，葉元濤又自帶着滿面淚漬，悲聲叫道：「小紅放心，我記得你的話兒『東嶽、南嶽、中嶽』等派武林人物，都是朋友，『西嶽派』與『世外八凶』都是壞蛋，葉元濤今後對於朋友，必然客客氣氣，對於壞蛋，却要殺他們一個乾乾淨淨！」

語音至此微頓，想了一想，繼續悲聲叫道：「小紅，我沒有忘，我已把『令狐楚楚、嚴慕光、聶小青』等三個名字，牢牢記在心頭，倘若相逢？便遵從他們的一切指示！他們便要我上刀山，下油鍋，葉元濤也毫不皺眉，立即照做！」

把話說完，心頭酸楚難禁，淚如雨墜，遂趕緊退出洞外，尋來一些大小石塊，費盡心思地，把洞口封好，免得有什麼蛇獸侵入？損傷了謝小紅的遺體！

封洞完畢，葉元濤一聲厲嘯，驅散了悲悽情思，高揚起憤怒仇火，身形展處，宛如瘋虎餓獅般地，重撲「盤龍峽」，要把「百臂殃神」艾天澤及「禿頂蒼龍」龍九淵等「世外雙凶」殺以洩憤！

但葉元濤畢竟來得晚了一步，「禿頂蒼龍」龍九淵業已携同盟弟「百臂殃神」艾天澤，離開「盤龍峽」內！

原來龍九淵自從知道艾天澤曾對謝小紅下毒以後，斷定只要謝小紅一死，葉元濤必來報仇，何況自己還要置辦鑄造專門對付葉元濤的厲害武器「紫光死珠」所需的各種難得材料，遂趕緊携同艾天澤離峽他往。龍九淵自己雖需浪跡天涯，但他却未把雙腿俱廢，行動不便的艾天澤，帶到遠處，他只將艾天澤安排到距離「盤龍峽」不遠的另一小規模的別府之內，畫好圖樣，吩咐巧手工匠，替他鑄造一雙靈活假腿，及兩根精奇鋼杖！

葉元濤趕到「盤龍峽」內，撲空失望之下，不由盛怒難洩，厲嘯一聲，雙掌齊分，首先把向他答話的兩名龍九淵手下凶徒，打得臟腑盡碎，屍橫就地！

若依他天生剛烈本性，眞想把「盤龍峽」內所有人物，一齊殺得乾乾淨淨！但葉元濤曾見那兩名凶徒的慘死形狀以後，便自想起謝小紅規勸自己不要仗恃武學，胡亂殺人之言，終於慢慢用理智制壓感情，平抑下胸怒火！

殺人之念雖平，出氣之心難抑，葉元濤遂雙掌翻飛，見屋拆屋，見樹斷樹，把整座「盤龍峽」中打得到處都是碎瓦頹垣，一片狼藉！

最慘的是費盡龍九淵畢生心力，所佈置的「須彌洞天」及「七曜璇璣坪」等處巧奪天工所在，更被葉元濤毫不留情地，加以澈底摧毀！

葉元濤搗毀了「盤龍峽」後，胸中惡氣漸消，遂海角天涯地追尋艾天澤、龍九淵等兩人蹤跡！

關於他滿胸仇火，天涯追踪之事，暫且擱下，先行敍述「阿爾金山」境內的「血河幽谷」！

苦練絕藝

「血河幽谷」之中，除上次羣雄爭覓「血神經」時，曾有一番熱鬧以外，可說是亙古少有人跡！

但如今却在這亙古少人的「血河幽谷」以內，住有二人！

其中一人，便是對他冷落已久的「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另一人則是嚴慕光的師傅「冷竹先生」查一溟。

查一溟自從偶游「祁連」把嚴慕光救出「幽靈鬼女」陰素梅的無邊情網以後，便對這唯一愛徒，嚴詞斥責，要他自此痛揮慧劍，盡斬情絲，專心研練「北嶽派」鎭派神功「蕩魔神音」及「一元神劍」！

這「蕩魔神音」及「一元神劍」是冷竹先生查一溟新近在「北嶽絕頂」發現一片石碣上所載的兩種極上乘武學，若能苦心參研，貫通妙諦？便足可與當世中最高名手，一爭長短！

查一溟便因有此奇遇，才特意離開「北嶽」尋找愛徒，欲加傳授！

嚴慕光一來不知令狐楚楚嫁與諸葛朗之事，是她故意與自己賭氣，情感上早就受了莫大打擊，二來對於與「幽靈鬼女」陰素梅墜入慾海一舉，委實內疚神明，三來感於恩師！遂跪在查一溟面前，立下重誓，决心永絕兒女私情，並朝夕不懈地苦練「蕩魔神音」及「一元神劍」，務期在「白龍堆大會」之上，傲視羣雄，光揚「北嶽」威望。

查一溟見愛徒有此志向，自然大喜，因恐陰素梅來尋嚴慕光再爲情擾，遂索性於來此逞凶，而死在自己手下的「南荒玉霸王」羅靜石墳前，樹立了一方「嚴慕光之墓」石碑，以絕來人之念！

但誰知「幽靈鬼女」陰素梅未曾尋來，聶小青與謝小紅等「青紅二婢」却來到「冷竹坪」上！

查一溟應付走了「青紅二婢」知道「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即將隨後前來，遂趕緊離開「冷竹坪」去到嚴慕光藏身洞穴之中，向他正色說道：「光兒，你的脂粉魔刦又臨，有人到『冷竹坪』上，找你來了呢！」

嚴慕光大吃一驚，紅着一張臉，期期問道：「師父，來……來人是誰？是……是『幽靈鬼女』陰素梅？」

查一溟知道他對於與陰素梅同墜慾海之事，內疚極深，遂故意不說實情地，點頭答道：「是她？是『幽靈鬼女』陰素梅找你來了！」

嚴慕光臉色一變，咬牙說道：「師傅，我今生……決不見她，你……你老人家應該帶她去看我那座假墳，使陰素梅永遠斷念！」

查一溟搖了搖頭，冷笑道：「陰素梅絕頂聰明，假墳之計，最多只能暫時把她騙過而已！」

嚴慕光皺眉苦笑問道：「師傅，你老人家有何妙策？」

查一溟目光如電，冷注愛徒，沉聲問道：「光兒，你究竟是否願意在練成絕技，光揚『北嶽』門戶之前，不復再談兒女私情？」

嚴慕光急得目中含淚地，應聲說道：「師父怎的還對光兒生疑？我不是業已立下重誓……」

查一溟搖手截住嚴慕光的話兒，點頭說道：「光兒既有決心，事便好辦，我們趕緊離開『北嶽』遠走天涯，尋個幽僻所在埋頭苦練，使任何人都難覓踪跡！」

嚴慕光自然點頭遵命，師徒兩人，遂收拾了些應用之物，悄悄離開「北嶽」！

查一溟見愛徒事事恭順，心中頗爲高興地，含笑問道：「光兒，你近年以來，南北東西，江湖行俠，足跡所經，遨遊甚廣，不妨想想，有什麼絕無塵擾的幽僻之處？」

嚴慕光深思甚久，揚眉笑道：「光兒覺得『阿爾金山』中的『血河幽谷』，亙古便少人跡！如今『血神經』既已出現，更復毫無引人注意價值，似乎是個隱居練功，遠避塵擾的理想幽僻所在？」

查一溟點點頭笑道：「這『血河幽谷』，確實理想，恰好使你在把『蕩魔神音』，及『一元神劍』等兩樁絕技，練到火候以後，出面參與『白龍堆』的『清明大會』！」

嚴慕光苦笑說道：「光兒自從習練『蕩魔神音』，及『一元神劍』以來，深覺這兩樁絕學，大爲深奧，必須有極厚內功，極強眞氣，才易施爲，雖朝夕不輟，努力用功，却怕在明年清明之前，難有太高成就！」

查一溟微笑說道：「光兒不必對此顧慮，我爲了使你能藝壓天下羣豪，光揚『北嶽』門戶，已有妥善安排，你只有專心一志，苦苦參研，自會水到渠成，如願以償！」

嚴慕光聞言，自然更感恩師，師徒二人遂西出「玉門關」，到「血河幽谷」之中，潛修苦練！

查一溟除了嚴厲督促嚴慕光苦苦用功以外，並於每日子午兩時，以本身「純陽眞炁」，隔體傳功，把愛徒全身經脈，打通游走一遍。

這樣一來，嚴慕光內修外練，且夕不懈，自然進境如飛，但那位「冷竹先生」查一溟，却日甚一日地，形容枯槁！

嚴慕光見恩師彷彿有病在身，一再關懷問疾，查一溟均笑說無妨，自己有特殊靈丹，可以療治！

他這種靈丹，是一葫蘆朱紅藥丸，查一溟每逢子午兩時，要對嚴慕光行隔體行功時，便即服一粒。

這丹藥果眞具神效，查一溟一經服食，行功時罡炁瀰沛，精神旺極，但行功完畢之後，却又立告委頓不堪！

嚴慕光對於這種事情雖然頗爲担憂，但又拗不過恩師盛意，只得聽憑查一溟擺佈一切！

原來查一溟前些時候靜坐用功之際，忽然發現身攖無法醫治隱疾，最多年餘，壽元必盡！

他知道此事之後，便特地煉了那一葫蘆，專門搜源竭本，但可臨時大大提強精力的朱紅毒丹，準備早死半年，而每日服丹提氣，把平生功力，轉注到嚴慕光身上，使愛徒習練「蕩魔神音」及「一元神劍」之舉，可以事半功倍！

嚴慕光那裏知道恩師「冷竹先生」查一溟，成全自己的這片苦心，只以爲是自己盡摒外擾，一志潛修，內外功行才一日千里的突飛猛進！

幽谷苦練，歲月如飛，根本不知過了多少時日，只見「冷竹先生」查一溟的葫蘆朱紅丹丸，僅僅剩下六粒！

查一溟眞元早竭，人若遊魂，全仗這朱紅毒丹，透支全身精血，苟延殘喘！

毒丹六粒，可服三個子午，換句話說，這位寧願犧牲自己，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愛徒身上的「冷竹先生」查一溟，在三日之後，便將與嚴慕光，天上人間，師徒永訣！

這日查一溟爲嚴慕光行功完畢，看了看葫蘆中所剩的六粒毒丹，不禁黯然一笑，向嚴慕光緩緩說道：「光兒，你能在魑魅橫行的江湖之中，博得『玉笛金弓神劍手』的美號，已頗不易，以後，務必對這七個字兒，及『北嶽』聲威，全力發揚光大！」



嚴慕光聽出師父言語之中，似有訣別之意，不禁一面點頭，一面向「冷竹先生」查一溟訝然凝目！

查一溟微笑問道：「光兒，你那張金弓何在？」

嚴慕光耳根一熱，赧然低頭答道：「那張金弓，遺留在『幽靈鬼女』陰素梅之處，當日跟隨恩師，立離魔窟，以致未及取走！」

查一溟點了點頭，微笑說道：「光兒，你去把我那具長長行囊取來！」

嚴慕光如言取來，只見其中裝貯着一張金漆「陰沉竹」弓身，一根蛟筋弓弦，以及七隻隱泛烏光的奇形長箭！

查一溟取起弓來，雙目中閃射出慈愛光輝，向嚴慕光含笑說道：「光兒，我自從在『北嶽絕頂』，發現本派前輩宗師，所留石碣，抄錄下碣上鐫載的『蕩魔神音』練法，及『一元神劍』圖解之後，知道『北嶽』門戶，雖僅你我師徒二人，但只消把這兩樣絕學練成，便即有藝冠武林，光揚天下之望！」

嚴慕光見師父非但說得高興，臉上也現出一片煥發神光，不禁暗嘆無論任何武林高人，也難於淡盡名心，消除門戶之見，其實練成絕學，旨在濟人救世，健體延年，即對於武林正氣，亦應衆力扶持，何必定想成爲天下第一人，或使本派聲威，凌蓋於其他派別之上？

嚴慕光因感情上深受打擊，加以朝夕苦參絕學，摒絕萬緣，故而襟懷冲朗，漸生道心，但他却不忍打斷恩師「冷竹先生」查一溟的興頭，只是神態恭敬地，靜聽究竟。

查一溟揚眉笑道：「我年歲已老，無法再下苦功，何況即令有成，也宛若風前之燭，瓦上之霜一般，光彩不了多少時日，故一得奇寶，立即遠離『北嶽』，海角天涯，尋你回山，再傳絕藝！」

嚴慕光深感師恩，聽得有動於中，自然而然地，雙睛濕潤，珠淚欲落！

查一溟看了愛徒一眼，含笑說道：「光兒誰知路過『中條』，月夜下偶然發現一座古塚，竟在塚中又有所獲，尋得一張『陰沉竹寶弓』，及七根無堅不摧的『射陽神箭』！」

嚴慕光對於弓箭一道，原懷絕技，聞言之下，遂向恩師手中的這張「陰沉竹寶弓」，盯了幾眼！

查一溟微曲「陰沉竹寶弓」弓身，掛上蛟筋弓弦，遞交嚴慕光，含笑說道：「光兒，你不妨先試試這張寶弓，究有多少勁力？」

嚴慕光左手推弓，右手拉弦，試了兩試之後，不禁失驚說道：「這張寶弓的勁力太强，大概沒有三千斤左右眞力，決難將其拉圓，光兒若非特蒙恩師指點，近來功力猛進，眞還用它不得！」

查一溟滿臉寛慰笑容，取起一根「射陽神箭」向嚴慕光說道：「光兒，你且試用這根神箭，射那三十來丈之外，背倚石壁的古松左側橫枝！」

嚴慕光接箭搭弦，凝足神力，便即覷準查一溟所說古松橫枝，開弓射去！

「嗡」的一聲弦響，「射陽神箭」化成一綫烏色精光，帶着懾魂銳嘯，電掣掠空。

這不僅把古松橫枝，一射而斷，並且暼見無數石火星飛，約有半根箭身，「叮」然深入石壁。

距離三十來丈以外，一箭之威，居然如此！

眞使嚴慕光驚奇得目瞪口呆，對於手中這張罕世寶弓，有些愛不釋手！

查一溟等嚴慕光取回「射陽神箭」，方又微笑說道：「光兒，我因另獲寶弓神箭，並欲相贈，故而前往『祁連山』中，才逼你立即隨我離去，不必再取那張金弓，以免與陰素梅多作牽扯！」

嚴慕光聽得抱着那張「陰沉竹寶弓」，驚喜欲絕！

查一溟繼續笑道：「光兒，你知不知道我爲何今日才把獲得這張『陰沉竹寶弓』，及七根『射陽神箭』之事告你，並以相贈？」

嚴慕光感激萬分，流淚答道：「恩師對光兒愛護太深，大概是怕光兒倘若得寶弓神箭，可能會驚喜分心，以致減弱了參研『蕩魔神音』、『一元神劍』等兩樁絕藝成就！」

查一溟點頭笑道：「這就是我的用意，但你在『血河幽谷』，苦煉迄今，雖已把『一元神劍』的精微奧妙，完全融會貫通，對於『蕩魔神音』，也有了約莫九成以上火候，却未完全如了我的心願！」

嚴慕光苦笑問道：「恩師是否嫌光兒在『蕩魔神音』之上造詣尚淺？但……」

查一溟連連搖手，截斷嚴慕光的話頭，含笑說道：「你對於如此高深絕學，能在如此短促時日以內，參研到具有九成以上的火候造詣，業已應該大爲獎勉，我那裏還會糊塗得對你再加責怪不滿？所謂未曾如願之事，只是嫌你不能名副其實！」

嚴慕光聽不懂恩師語意，不禁愕然！

查一溟笑道：「光兒是否不懂我嫌你名不副實之語？」

嚴慕光點了點頭，愧然答道：「光兒愚蒙，請恩師明白指點！」

查一溟含笑問道：「光兒，當世武林人物，送給你什麼外號？」

嚴慕光眼皮一垂，雙頰微紅地，赧然答道：「玉笛金弓神劍手！」

查一溟揚眉笑道：「這外號氣派不小，我頗滿意，如今你有了這張『陰沉竹寶弓』，及七根『射陽神箭』，可以符合『金弓』威號，學會『一元神劍』，可以當得起『神劍』之名，唯獨在『玉笛』方面，缺乏震壓羣雄的特殊造詣，豈非美中不足？」

嚴慕光想了一想，愧然說道：「光兒有位紅粧好友『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曾經傳授光兒一套『玉笛』招術『韓湘八式』，似乎尚稱精妙……」

查一溟雙眼一翻，佯怒說道：「我要你比『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更强，却怎能以獲得她所傳，便覺滿足，何況我見過你練的那『韓湘八式』，雖然尚稱精妙，但共只八招，也不夠仗以會盡舉世高手！」

嚴慕光靈機一動，含笑問道：「恩師是否在『玉笛』方面，對光兒另有高深傳授？」

（未完）

常服

紫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